

御製貞觀政要序

朕惟三代而後。治功莫盛於唐。而唐三百年間。尤莫若貞觀之盛。誠以太宗克己勵精。圖治於其上。而群臣如魏徵輩。感其知遇之隆。相與獻可替否。以輔治於下。君明臣良。



其獨盛也。宜矣。厥後史臣吳兢采其故實。編類為十卷。名曰貞觀政要。有元儒士臨川戈直。復加考訂。註釋附載。諸儒論說。以暢其義。而當時大儒吳澄。又為之題辭。以為世不可無。其信然也。朕萬幾之

暇。銳情經史。偶及是編。喜其君有任賢納諫之美。臣有輔君進諫之忠。其論治亂興亡利害得失。明白切要。可為鑒戒。朕甚嘉尚焉。顧傳刻歲久。字多訛謬。因命儒臣重訂正之。刻梓以永其傳。於戲。太宗

在唐為一代英明之君。其濟世康民。偉有成烈。卓乎不可及已。所可惜者。正心修身。有愧於二帝三王之道。而治未純也。朕將遠師往聖。先迪大猷。以宏至治。固不專於是。編然而嘉尚之者。以其可為行

遠登高之助也。序于篇端。讀者鑒焉。

成化元年八月初一日

貞觀政要集論題辭

夏有天下四百五十餘年。商有天下六百三十餘年。周有天下八百六十餘年。三代以後享國之久。唯漢與唐。唐之可稱者。三君而已。太宗文皇帝身兼創業守成之事。納諫求治。勵精不倦。其效至于米斗三錢。外戶不閉。故貞觀之盛。有非開元元和之所可及。而太宗卓然為唐三宗之冠。史臣吳兢類輯朝廷之設施。君臣之問對。忠賢之諍議。萃成十卷。曰貞觀政要。事覈辭質。讀者易曉。唐之子孫。奉為祖訓。

聖世亦重其書。澄備位經筵時。嘗以是進講焉。夫過

唐者漢孝文之恭儉愛民。可鏡也。超漢者夏大禹之好善言惡。旨酒可規也。繼夏者商成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可師法也。周監二代。郁郁乎文。文武之德。且奠之猷。具載二南二雅。周頌之詩。名誥立政。無逸之書。義理昭融。教戒深切。率而由之。其不上躋泰和。景運之隆乎。然辟之行遠。必自邇。辟之登高。必自卑。則貞觀政要之書。何可無也。庶士戈直。考訂音釋。附以諸儒論說。又足開廣將來進講。此書者之視聽。其所裨益。豈少哉。前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吳澄題辭。

二帝三王之治。後世莫能及者。順人之道。盡乎仁義也。唐太宗以英武之資。克敵如拉朽。所向無前。天下甫定。魏鄭公力排封德彝之繆。以仁義進。雖太宗未能允迪。其實有愧於脩齊。然四年之間。內安外服。貞觀之治。亦仁義之明效歟。史臣吳兢類為政要。凡命令政教。敷奏復逆。詢謀之同。謬誇之異。所以植國體而裕民生者。赫赫若前日事。江右戈直。集前賢之論以釋之。翰林草廬吳公叙其首。以屬於余。值拜奎章。召命道廣陵。謀於憲使。日新程公。將有以廣其傳也。程公慨然。即以學廩之羨。餼諸梓。嗚呼。仁義之心。亘

古今而無間。因其所已然，勉其所未至，以進輔於
聖朝。則二帝三王之治，特由此而推之耳。觀是編者
尚勗之哉。

至順四年歲在癸酉正月辛卯前中奉大夫江南諸
道行御史臺侍御史奎章閣大學士郭思貞書

貞觀政要者唐太宗文皇帝之嘉言善行良法美
政而史臣吳兢編類之書也。自唐世子孫既已書
之屏帷銘之几案祖述而憲章之矣。至於後世之
君亦莫不列之講讀形之論議景仰而做法焉。夫
二帝三王之事尚矣。兩漢之賢君六七作何貞觀
之政獨赫然耳目之間哉。蓋兩漢之時世已遠。貞
觀之去今猶近。遷固之文高古爾雅而所紀之事
略。吳氏之文質樸該贍而所紀之事詳。是則太宗
之事章章較著於天下後世者。豈非此書之力哉。
夫太宗之於正心脩身之道。齊家明倫之方。誠有

愧於二帝三王之事矣。然其屈已而納諫，任賢而使能，恭儉而節用，寬厚而愛民，亦三代而下絕無而僅有者也。後之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豈不交有所益乎？惜乎是書傳寫謬誤，竊嘗會萃衆本，參互考訂，而其義之難明，音之難通，字為之釋，句為之述，章之不當分者，合之不當合者，分之自唐以來，諸儒之論，莫不采而輯之，間亦斷以己意附於其後，然後此書之旨頗為明白。雖於先儒窮理之學，不敢妄議，然於國家致治之方，未必無小補云。後學臨川戈直謹書。

貞觀政要序

唐衛尉少卿兼脩國史修文館學士吳兢撰

按兢，汴州浚儀人。少厲志，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惟與魏元忠、朱敬則游。唐長安中，二人者當道薦兢才堪論撰，詔直史館，脩國史。神龍中，為右補闕，累遷衛尉少卿，兼脩文館學士。復脩史於闕下，是采摭太宗朝政事之要，隨事載錄，以備勸戒。合四十篇，上之，名曰貞觀政要。開元中，為太子左庶子，又嘗私撰唐書、春秋，兢居官多忠諫，叙事簡核，有古良史之風。嘗撰則天實錄，直筆無諱，當世謂今董狐云。

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陽公中書令河東公，以時逢聖明，位居宰輔，寅亮帝道，弼諧王政，恐一物之乖，所慮四維之不張，每克已勵精，緬懷故實，未嘗有乏太宗

時政化良足可觀。振古而來未之有也。至於垂世立教之美。典謨諫奏之詞。可以弘闡大猷。增崇至道者。爰命不才。備加甄錄。體制大略。咸發成規。於是綴集所聞。參詳舊史。撮其指要。舉其宏綱。詞兼質文。義在懲勸。人倫之紀。備矣。軍國之政。存焉。凡一帙一十卷。合四十篇。名曰貞觀政要。庶乎有國有家者。克遵前軌。擇善而從。則可久之業。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豈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已哉。其篇目次第列之于左。

第一卷

論君道第一

論政體第二

第二卷

論任賢第三

論求諫第四

論納諫第五

第三卷

論君臣鑒戒第六

論擇官第七

論封建第八

第四卷

論太子諸王定分第九

論尊敬師傅第十

論教戒太子諸王第十一

論規諫太子第十二

第五卷

論仁義第十三

論忠義第十四

論孝友第十五

論公平第十六

第六卷

論誠信第十七

論儉約第十八

論謙讓第十九

論仁惻第二十

慎所好第二十一

慎言語第二十二

杜讒邪第二十三

論悔過第二十四

論奢縱第二十五

論貪鄙第二十六

第七卷

崇儒學第二十七

論文史第二十八

論禮樂第二十九

第八卷

論務農第三十

論刑法第三十一

論赦令第三十二

辯興亡第三十三

論貢賦第三十四

第九卷

議征伐第三十五

議安邊第三十六

第十卷

論行幸第三十七

論畋獵第三十八

論災祥第三十九

論慎終第四十

集論諸儒姓氏

柳氏芳

字仲敷蒲州人唐玄宗時進士肅宗時綴緝國史

劉氏煦

字晉時丞相撰舊唐書

宋氏祁

字子京安陸人宋仁宗時進士翰林學士撰新唐書列傳

孫氏甫

字之翰許昌人宋仁宗時進士為諫官撰唐史記及唐史論斷

歐陽氏脩

字永叔廬陵人宋仁宗時撰新唐書至參知政事太子少師撰新唐書紀志有

文集

曾氏鞏

字子固南豐人宋神宗時擢中書舍人有文集

司馬氏光

字君實涑水人宋哲宗時拜左僕射贈太師撰資治通鑑

孫氏洙

字巨源廣陵人宋神宗時進士為諫官有文集

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C.C.

范氏祖禹

字淳父成都人宋哲宗時為翰林學士撰唐鑑

馬氏存

字子才宋哲宗時進士有文集

朱氏黼

張氏九成

字子韶開封人宋高宗時狀元為待制撰史論

胡氏寅

字明仲建安人宋高宗時進士為諫官撰讀史管見

呂氏祖謙

字伯恭東萊人

唐氏仲友

字正則永嘉人

葉氏適

字少穎三山人

林氏之奇

字希元建安人

真氏德秀

字伯厚三山人撰史斷

陳氏惇備

括蒼人撰通鑑綱目發明

尹氏起莘

未詳名字撰通鑑精義

程氏祁

呂氏

貞觀政要

戈直集論

愚按貞觀者唐太宗表年之號也。易大傳曰：天
 地之道，貞觀者也。猶言天地之號，文理主於正，以
 示人也。政要者，唐史臣吳兢類輯貞觀間君臣
 之嘉言善行，良法美政之大要也。唐史本紀曰：臣
 太宗姓李氏，諱世民，隴西成紀人。為涼武昭王
 八世孫。高祖次子也。母曰穆皇后。竇氏生而
 不驚，方四歲，有書生謁高祖，曰：公貴人也，必有
 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日之表也。其年幾
 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既去，乃采其語，名之曰
 世民。及長，聰明英武，有大志，能屈節下士，結納
 豪傑。佐高祖以定天下，禪國號唐。明元政，元武
 德封世民為秦王。九年，立秦王世民為皇太子。
 聽政。是年八月，即皇帝位。明年，改元貞觀。在位
 凡二十三年。八月，即皇帝位。明年，改元貞觀。在位
 之盛，與夫任賢使能，代之賢君，其言行之美，政
 皆聚此書也。後文宗讀書，此方從諫，樂善之道，大
 初政，踴躍為清，明則宗書也。不無補於治云。和

貞觀政要卷一

貞觀政要卷一



貞觀政要卷第一

論君道一

論政體二

君道第一章 凡五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音淡一作脛啖腹飽而身斃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若耽嗜滋味玩悅聲色所欲既多所損亦大既妨政事又擾生人擾亦作損且復出一非理之言萬姓為之解體怨讟既作讟音瀆離叛亦興朕每思

此不敢縱逸諫議大夫

唐制掌諫諭得失

魏徵

詳見任賢

篇對曰古者聖哲之主皆亦近取諸身故能遠體諸

物昔楚聘詹何

楚春秋時國名僭稱王詹何楚詹尹之後隱於釣楚莊王聞而異之召而

問焉出問其理國之要詹何對以脩身之術楚王又

問理國何如詹何曰未聞身理而國亂者陛下所明

實同古義

按通鑑武德九年太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

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

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

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嘗以此思之故不敢

繼也與此章辭異而旨同故附見于此

愚按中庸九經脩身為先大學八目脩身為本

古者二帝三王之治未有先正其身而能正

天下者德也故堯必克明俊德而後能黎民時雍

先而後能。朔南暨聲教。湯必懋昭大德。而後能表正萬邦。武王必建其有極。而後能作民父母。蓋身者表也。天下者景也。未有表正而景曲者。也。身者源也。天下者流也。未有源清而流濁者。也。後之人君。若漢高之約法除苛。文景之幾致刑措。宣帝之綜核名實。光武之恭勤儉約。明帝之明察善斷。孝章之寬厚長者。其愛民之心。治民之具。蓋亦有合乎先王者矣。特其本原之地。有未純焉。者。爾。由此觀之。身心與家國天下為一者。三代以上之治也。身心與家國天下為二者。三代以下之治也。唐太宗以英武之姿。當大亂之後。芟除群雄。拓定四海。一旦君臨南面。首告其群臣曰。安天下。非三代以下之身也。魏徵斯而影曲者。斯言也。非三代以下之身也。魏徵斯時。正當告之。以中庸之九經大學之八目。于以闡揚聖學之奧。于以發明心術之微。可也。顧乃以得聞二帝三王之學。必將終始如一。而無晚斯年之悔。內邪。惜乎太宗無宮闈之愧矣。豈特貞觀之治而已邪。惜乎太宗無宮闈之愧矣。豈特貞觀之

能贊美之而不能發明之也。夫抑有所感也。夫於開卷之首。其有所取也。夫抑有所感也。夫

貞觀二年太宗問魏徵曰。何謂為明君暗君。徵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詩云。先人

有言詢于芻蕘。雖賤而不棄也。人詩作民蓋避太宗諱。故以人代。此昔唐虞之理。堯曰。陶唐氏舜曰。有虞氏

以理代治。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謂開四方之門。以

來聽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壅蔽也。是以聖無不照。故共

徒不能塞也。共音恭。音哀。共工。唐虞官名。古之世

也。謂靜言庸違。靖與靜同。回亦違也。秦二世則隱蔽其身

也。謂靜言庸違。靖與靜同。回亦違也。秦二世則隱蔽其身

捐隔踈賤而偏信趙高及天下潰叛不得聞也音

也秦二世始皇少子名胡亥嗣位。踈二世皇弟趙高秦宦者二世用之為相。二世常居禁中。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二世

世後為高所弒。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舉兵向闕

竟不得知也王受齊禪。國號梁。朱异任梁為散騎常侍。侯景為大將軍。及景反叛。朝野共怨。异武帝後為景

所逼。餓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而諸賊攻城剽邑亦不

得知也劉音漂劫也。隋煬帝姓楊名廣。文帝次子也。賊告者皆不以實聞。由是盜賊競起。陷沒郡縣。皆弗之知。煬帝後為宇文文化及等所弒。郡是故人

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

太宗甚善其言

范氏祖禹曰善哉太宗之問魏徵之對也。可以謂得

其要矣。夫聖人以天下為耳目。故聰明庸君以近

習為耳目。故暗蔽明暗之分。惟在於遠近大小而已矣。

唐氏仲友曰兼聽則公正。忠謹進。偏信則

浸潤膚受。行此魏徵論聽納任用之本。愚按太宗問明君

者暗。茲言固簡而當矣。然兼聽偏信。此自外至

者也。明之與暗。又有存於中者焉。堯之欽明。舜

之聰明。乃其中高澄徹。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妍

媸輕重。隨物而見者。也。彼昧者昏者。反是。此又

明暗之所分。蓋偏信固易於蔽。而兼聽亦有

當擇之。惟明足以燭理。何施而不可哉。君天下

者欲進於堯舜之明。當自格物致知之學始。

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成孰

難守成亦作尚書左僕射尚音常射音夜。凡言尚書

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取其領事之誼也。唐制尚書省置左右僕射掌統理六官為令之貳。令闕則總省

事宰相房玄齡詳見任賢篇對曰天地草昧易屯卦彖傳曰天造草昧

草雜亂昧群雄競起攻破乃降下江切戰勝乃剋由此言

之草創為難魏徵對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亂覆彼昏

狡百姓樂推樂音洛四海歸命天授人與乃不為難然

既得之後志趣驕逸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百姓凋

殘而侈務不息國之衰弊恒由此起恒胡登切常也以斯而

言守成則難太宗曰玄齡昔從我定天下備嘗艱苦

出萬死而遇一生所以見草創之難也魏徵與我安

天下慮生驕逸之端必踐危亡之地所以見守成之

難也今草創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者當思與公

等慎之

按通鑑係十二年又云玄齡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

范氏祖禹曰自古創業而失之者寡守成而失之

者多周公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

知稼穡之艱難故禍亂未嘗不生於安逸也然

非特創業之艱難守成亦難其後嗣守成尤難也

林氏奇曰創業之難雖庸人亦知其然守成之

難雖明者亦有所忽周宣王六月出師不以難

而末年庭燎鄉晨以視朝為不易漢高帝好謀能

聽從諫若轉圜之易而未年欲易太子以聽言為

甚難是以文帝之世賈生有厝火積薪之戒

唐氏仲友曰太宗之問禍福之機房魏之對更為

本末若言創業易太宗問禍福之難此不可罔若言

守成易太宗必謂難者吾猶身濟之難急忽生

矣太宗悟二臣之意加謹於守成之難明哉

愚按自古人君創業守成鮮有身兼之者周武

漢高創業而不及守成康文景守成者

也而不及創業惟神禹在帝位十年成湯在帝

位而不及創業守成之難也然以書傳攷

十三年兼創業守成之難也

之。禹不以治水敷土為難。而以本固邦寧為難。湯不以升陟伐桀為難。而以時忱克終為難。豈創業果易而守成果難乎。蓋創業逆境也。可以進德守成順境也。易以喪德。太宗身兼創業守成之事。不以其已能者自滿。而以其未能者為懼。其致貞觀之治也宜哉。

貞觀十一年特進漢世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位三公下。唐制因之。

魏徵上疏曰。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

雄一作傑南面臨下易說卦傳曰。聖人南面而治。嚮明而治。皆欲配厚

德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支百世。傳祚無窮。祚。祿位也。

然而克終者鮮也。上聲。少也。後同。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

之。失其道也。殷鑒不遠。詩大雅蕩篇之辭。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也。

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彊銳。一作盛三十

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為他人

之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惡。烏去聲。不欲社稷之長

久。故行桀虐。以就滅亡哉。桀名履癸。夏末淫暴之君。湯伐之而死。恃其

富彊。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而自奉。採域

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苑是飾。臺榭是崇。徭役

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嚴重。內多險忌。讒邪者必受其

福。諱。能也。切。諧也。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揜蔽也。君臣道

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

手。殞。羽敏切。歿也。子孫殄絕。殄。音腆。盡也。為天下笑。可不痛哉。聖

哲乘機。拯其危溺。拯。之慶切。救也。八柱傾而復正。淮南子曰。地有九州。

八柱。地象曰。崑崙山為柱。地之中也。四維弛而更

張。弛音矢。廢也。更平聲。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遠肅邇安不

踰於期月。期與朞同。謂周一歲之月也。論語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勝殘去

殺無待於百年。勝平聲。去上聲。論語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今宮

觀臺榭盡居之矣。觀去聲。去聲。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

媛盡侍於側矣。媛美女也。音援。四海九州盡為臣妾矣。若能

鑒彼之所以失。一作亡。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雖休

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武王克商。紂走反入。登鹿臺。蒙命南宮括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

毀阿房之廣殿。阿始於何切。房讀曰旁。秦始於何切。房讀曰旁。秦

鹿臺之財。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自殿下直抵南山。表閣道絕。漢後為楚所焚。懼危

亡於峻宇。夏書五子之歌曰。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思安處於

卑宮。處上聲。後同。論語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則禹吾無間然矣。謂禹薄於己而勤於民也。則

神化潛通。無為而治。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即仍其

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桂棟。參玉砌以土

堦。堦堯舜之朝。土堦三等。茅茨不剪。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

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群生仰而遂性。德之次

也。若惟聖罔念。周書曰。惟聖罔念。作狂言。雖聖亦為狂矣。不慎厥終。

忘締構之艱難。締音帝。結也。締音始。成也。謂天命之可恃。忽采椽

之恭儉。椽音傳。榱音桶也。追雕墻之靡麗。因其基以廣之。增其

舊而飾之。觸類而長。音掌。不知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

是聞斯為下矣。譬之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暴易亂。

與亂同道，莫可測也。測一作測。則後嗣何觀。夫事無可觀，則

人怨。夫音扶。後同。人怨則神怒，神怒則災害必生。災害既

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鮮矣。順

天革命之后，將隆七百之祚。隆一作基。左傳曰：成王

卜年七百。天所命也。貽厥子孫，傳之萬葉，難得易失。易以政可

不念哉。按通鑑係十一年正月。上此疏。是月徵又上疏曰。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

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

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理，臣雖下愚

知其不可，而况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神器，帝位也。

居域中之大。老子曰：域中有四大，道將崇極天之峻，

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

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

者也。凡百元首，虞書曰：元首明承天景命，莫不殷憂

而道著。殷憂，憂之盛也。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

者蓋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

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

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胡越者，極南北之間，言至異可同也。

傲物則骨肉為行路。言至親反疏也。雖董之以嚴刑，董，督也。虞書曰：

董威震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

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家語曰君者舟也庶

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也奔車朽索其可忽乎朽詩九切索蘇各切

夏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君人者誠

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

人念高危則思謙冲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

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樂音洛後同盤遊畋獵也夏書曰不敢盤于遊

田三驅者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易比卦六五王用三驅失前禽蓋猶

成湯祝網之義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

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

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

茲九德虞書皋陶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

彊而義言人之德見於行者九蓋知人之事也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

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効其

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孟子曰一遊一豫為

諸侯度豫樂遊也言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惠及民而諸侯所取法不敢慢遊以病民也可以養

松喬之壽赤松王喬皆古仙人之有壽者鳴琴垂拱不言而化家語曰舜

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垂拱者垂衣拱手無為而治也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

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按通鑑係十一年四月魏徵上

此太宗手詔答曰省頻抗表省悉井切視也誠極忠款苦管切誠

也言窮切至披覽忘倦每達宵分夜半非公體國情

深啓沃義重啓開也沃灌溉也商書高宗命傳說曰啓乃心沃朕心豈能示以

良圖匡其不及朕聞晉武帝自平吳已後晉武帝複姓司馬名

炎家世仕魏封晉王受魏禪國號晉吳國名三國孫權之後晉武滅之務在驕奢不復

留心治政何曾字穎考仕魏為司徒晉受禪以曾為太傅退朝謂其子劭

字敬祖曾之子也仕晉為司徒曰吾每見主上不論經國遠圖但說

平生常語此非貽厥子孫者爾身猶可以免指諸孫

曰此等必遇亂死及孫綏果為淫刑所戮綏字伯蔚曾之孫也

仕晉為尚書後為東海王越所殺前史美之以為明於先見朕意不

然謂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為人臣當進思盡忠退

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孝經傳曾子之辭所以共為

理也曾位極台司三公上應三公之位也名器崇重當直

辭正諫論道佐時今乃退有後言進無廷諍以為明

智不亦謬乎危而不持焉用彼相去聲焉於虔切論語孔子告冉求曰

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公之所陳朕聞過矣當置之凡

案事等弦韋弦弓韋柔皮也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

必望收彼桑榆期之歲暮不使康哉良哉獨美於往

日美亦作盛虞書舜臯陶賡歌之辭曰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若魚若水遂爽於當

今蜀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得水也遲復嘉謀犯而無隱遲去聲禮

而無朕將虛襟靜志敬佇德音按太宗此詔通鑑係在十一年七月魏徵

累上疏

孫氏甫曰。魏公以忠直稱。歷數百年而名愈高。李
翽論修史之法。則曰。假如傳魏徵。則記其諫諍之
詞。足以見正。直是魏公得諫諍之道。其言足以傳
信於後也。此二疏乃諫諍之著者。魏公事英主。力
贊治道。已成太平之主。天下未治。其君或有大過。
防其甚。如事中之常。主。天下未治。其君或有大過。
諫道。危切至此。不安危大計。必忘身以爭也。蓋輔相
之道。不至此。不足以為忠。後之為相者。宜詳之。
呂氏祖謙曰。魏徵教太宗十思。使太宗能以是十
思而充之。則當時之治。不惟貞觀而已。雖並隆於
堯舜可也。然魏公之十思。可以與
孔子之九思同垂訓於萬世矣。

愚按。魏徵之於諫也。可謂難矣。不惟大事能諫。
雖小事未嘗舍也。不惟初年能諫。雖末年未嘗
輟也。史稱其平生諫疏二百餘篇。而是年一月
之中。見於諫疏者凡二焉。見於書者如此。則其
見於言者可知矣。臣不以數諫為嫌。君不以數諫
世者亦可知矣。臣不以數諫為嫌。君不以數諫

為忤。其致貞觀之治。有以也。夫。今所以二疏觀之。
一以為當監隋之所失。念唐之所以得。一以
為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實寡。夫能懼得失
而後能慎。慎終始。則有得而無失矣。二
疏之言。相為表裏者也。吳氏
合二疏為一章。厥有旨哉。

貞觀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守天下難易。侍中

唐制門下省侍中。掌出納帝命。相國儀。凡國家
之務。與中書令參總。而顯判國事。宰相職也。魏徵

對曰。甚難。太宗曰。任賢能。受諫諍。即可。何謂為

難。徵曰。觀自古帝王在於憂危之間。則任賢受諫。及

至安樂。必懷寬怠。言事者惟令兢懼。日陵月

替。以至危亡。聖人所以居安思危。正為此也。安

而能懼。豈不為難。

愚按太宗以間世之才。內芟群雄。外清四夷。其視取天下。有不足為者。况於守天下乎。故魏徵因其問。而對以甚難。魏徵豈欲難人之所易哉。蓋自古人主。在憂危。則思敬畏。思敬畏。則亂者治矣。居安樂。則懷寬怠。懷寬怠。則治者亂矣。周宣能謹於北伐之日。而不能謹於庭燎鄉晨之時。晉武知謹於平吳之先。而不能謹於天下統一之後。明皇首誅諸韋。安居而祿。山之亂生。憲宗平蕩淮蔡。休兵而弘志之禍作。唐虞盛治。兢業業於一日。萬機者。豈徒然哉。昔定公問一則。魏徵之言。其一言與邦者乎。

政體第二 凡十章

貞觀初。太宗謂蕭瑀。

字時文。後梁明帝子也。高祖入關。招之。授光祿大夫。武德初。遷

內史令。貞觀初。拜太子少師。遷僕射。又遷御史大夫。參預朝政。後拜太子少傅。卒。謚曰恭。帝以性忌。改謚。貞觀初。太宗謂蕭瑀。瑀曰。朕少好弓矢。去聲。並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

十數。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

心不正。則脉理皆邪。皆一作多。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

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猶

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淺得為理之意。固未及

於弓。弓猶失之。而况於理乎。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

京官。謂京都官。唐制。五品以上。皆以名聽制。授更宿中書內省。更。平聲。唐制。中書內省。在

禁中。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

教得失焉。

范氏祖禹曰。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太宗因識弓之未精。而知天下之不自用。此其所以興也。

胡氏寅曰。太宗射藝絕世。矢無虛發。若使弓材不良。發矢不直。則當危幾。交急之時。所欲斃者。不能應弦而倒。而賓於殆也。又矣。工人之意。則不為是。蓋見太宗之微。故借弓為喻。所以規之也。猶曰。君心不正。則言行皆邪。勢雖尊嚴。而出政不善。云爾。執藝之言。所謂伯牙之彈。而太宗聞之。異乎子期之聽邪。太宗英才蓋世。群臣亦一時豪傑。多不足以望清光。而造弓者乃自外而窺其內。衆不可拊。蓋如此。人君可不慎哉。凡人能反求諸己者。實難。太宗雖愧於聽德之聰。然能因是召見京官。問民疾苦。政事得失。是亦為君之道也。

愚按古者工執藝事以諫。因時見於傳。不謂唐之弓工。能見太宗之微。而有木心不正。表裏皆邪之語。斯言也。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董子曰。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遠近莫不一於正。不知太宗果能因工人之言。而觸類於經傳之言乎。

貞觀元年。太宗謂黃門侍郎

王珪曰。中書所出

黃門侍郎。貳侍中。職掌祭。王珪詳見任。曰。中書所出

詔勅。中書省名。武德三年。改內書省。曰。中書省。唐制。

馬。置令二人。侍郎二人。右諫議大夫四人。右補闕六人。令之貳也。其屬則有舍人六人。右散騎常侍二人。

錯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書門下。省名。唐制。門下省。

則與中書參總焉。置侍中二人。黃門侍郎二人。侍中二人。給事中四人。起居。弘文館亦隸焉。本擬相防過誤。人

之意見。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為公事。為去。或有護

己之短。忌聞其失。有是有非。銜以為怨。切。戶監。或有

苟避私隙。相惜顏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施。平。難違

一官之小情。頓為萬人之大弊。此實亡國之政。卿輩特須在意防也。隋日內外庶官。政以依違。而致禍亂。人多不能深思此理。當時皆謂禍不及身。面從背言。一起家國俱喪。雖有脫身之人。縱不遭刑戮。皆辛苦僅免。甚為時論所貶。黜卿等特須滅私徇公。堅守直道。庶事相啓沃。勿上下雷同也。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故曰雷同。

胡氏寅曰。古者論一相而止。至成王雖以周公位冢宰。然亦與召公同相。為左右。何者。周公不敢自聖。獨專相事。又將訓後世。為人心不同。大賢難得。則參錯並行。相輔相正。歸於無失而已。自漢以來。

或置左右丞相。或並置三公。不拘一相之文。至唐而法意猶密。既有左右僕射。又有侍中。中書尚書兩令。左右丞。又以官未及而人可用者。參預朝政。而其大綱。則俾中書出令。門下審駁。而尚書受成。領之有司。當貞觀時。君明臣忠。朝希批政。不數年坐致太平。其集材並用之效。如此。諸葛武侯曰。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難相違。覆而得中。猶棄弊屨。而獲珠玉也。嗚呼。為君如太宗。為臣如武侯。公心望治。可為後世法也。

愚按。胡氏謂古者論一相而止。至周召始並相。以書傳考之。殆不然也。何則。虞廷之使宅百揆。宰相之職也。若契之敷教。龍之納言。則不可以有司言之。豈非輔正宰相。參預朝政者乎。湯以伊尹仲虺。並為宰相。紂以鄂侯西伯。並為三公。豈待周召。而後有並相之事哉。唐制。俾中書出令。門下審駁。尚書受成。蓋所以集衆人之善。而防一己之辭。私真唐虞三代之遺意也。觀太宗戒王珪之辭。首言護短避隙之私。次言隋朝依違之

禍是不惟法度之善其申傲戒
飭於法外者豈不尤深切矣哉

貞觀二年太宗問黃門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理國多劣於前古何也對曰古之帝王為政皆志尚清靜以百姓之心為心近代則唯損百姓以適其欲所任用大臣復非經術之士漢家宰相無不精通一經如宣帝時丞相韋賢通禮魏相學易之類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經決定由是人識禮教理致太平近代重武輕儒或參以法律儒行既虧行去聲淳風大壞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學業優長兼識政體者多進其階品累加遷擢焉

胡氏寅曰上既泛問珪亦泛對如是則無切磋之益矣前古九幾古近世九幾世珪宜復帝曰不知陛下所指為何代請得論之如是則有因事獻替之功矣若魏晉而下則無足言若自兩漢則西京文學之美不如東漢名節之邵而風俗厚薄治化淳漓無不本於人君者忠臣事君必勉其所未能而獎其所未至兩漢盛時太宗所可及也禹湯文武之業豈不在所希慕乎

愚按太宗近代劣於前古之問自三代以下之善哉問也王珪首以漢為對而謂近代重武輕儒果何所指也夫古者臯夔稷契伊傅周召此所謂儒也以明體適用之學濟斯世於極治者也豈特漢之經術比哉太宗以學業優長兼識政體者進其階品不知學業優長者果真儒乎

貞觀三年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實重詔勅如有不穩便皆須執論比來音比惟覺阿旨順情唯唯苟過音韋並遂無一言諫諍

鼻

者豈是道理。若惟署詔勅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何

煩簡擇。以相委付。自今詔勅疑有不穩便。必須執言。

無得妄有畏懼。知而寢默。按通鑑是年四月。上始御

太極殿。謂侍臣曰。云云。房

玄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

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

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

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

范氏祖禹曰。朝廷設官分職。非徒使上下相從。欲

交備其所不逮也。故書曰。百官備職。苟取充位而

奉行上令。則是胥史而已。不明之君。自以無過。惡

人之言。是以政亂而上不聞。太宗勅責而使之言。

雖欲不治。不可得也。

呂氏。曰。武王諤諤。而昌商紂。唯唯。而亡。蓋朝

廷之上。和而不同。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此諤諤之

風也。朝廷以諤諤為風。則正人進。而佞人退。安得

而不昌乎。其或君臣上下。有非不諫。務相順從。以

為雷同。此唯唯之風也。朝廷以唯唯為風。則佞人

進。而君子退。安得而不亡乎。是道也。豈武王與紂

為然。秦人唯唯而亡。漢家諤諤而昌。隋人唯唯而

亡。唐家諤諤而昌。未有唯唯而不亡。亦未有諤諤而

者而不昌者也。

愚按舜命龍作納言。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說

者謂後世中書門下之職。即納言也。夫出者受

上言。以宣於下。納者聽下言。以聞於上。而允者

當於理之謂也。下情上達。上情下孚。一切以帝

命之公。而無讒說之私。此非擇才不能也。

彼阿旨順情。唯唯苟免者。豈惟允之義乎。

貞觀四年。太宗問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隋文帝

姓楊。名

堅。弘農人。後周朝以元舅輔政。對曰。克己復禮。

孔子

位相國。封隋王。受周禪。國號隋。對曰。克己復禮。

孔子

去。顏淵問仁之辭。言克己復還天理也。勤勞思政。每一坐朝。潮音。或至

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宿衛之士。傳飧而食。孫音

孫音

孫音

孫音

也。雖性非仁明，亦是勵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

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扶音心暗則照有不

通。至察則多疑於物。又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隋文帝受

禪之時。周宣帝既喪。靜帝幼冲之日也。恒恐群臣內懷不服，不肯信任

百司。每事皆自決斷。雖則勞神苦形，未能盡合於理。

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相去聲。後同。惟即

承順而已。朕意則不然。以天下之廣，四海之衆，千端

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畫於事，穩

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一日萬機虞書曰：一日二日萬

至淺而事至多也。獨斷一人之慮也。且日斷十事，五條不中。

去聲。後同。謂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繼月乃

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豈如廣任賢良，高居深

視，法令嚴肅，誰敢為非。因令諸司因令之若詔勅頒

下有未穩便者，必須執奏，不得順旨，便即施行。務盡

臣下之意。

范氏祖禹曰：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

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為

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勝

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此萬事所以墮也。當舜之

時，禹為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

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

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

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也。是以隋文勤而無功。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道。而此得其道。故也。

愚按古之君天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人。未有身代群臣之事。而自以為勵精者也。隋文帝天資苛察。多疑。自任。欲以一身之耳目。而周知天下之務。以一亂後世。道學不明。故隋文自以為勵精之事。蕭瑀亦稱之為勵精之主。夫堯之兢。堯之勵。精也。舜之舜。舜之勵。精也。堯舜之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堯舜之勵。精。勞於求賢而已。豈以其身代群臣之事哉。瑀又謂其能克已。復禮。斯顏子之所勉行也。豈非文之所能乎。失之遠矣。太宗深視。但令百司不得順旨。務盡臣下之意。故貞觀之治。較之開皇。相去懸絕者。有以也。夫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治國與養病無異也。病人

覺愈。彌須將護。若有觸犯。必至殞命。治國亦然。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驕逸。必至喪敗。今天下安危繫之於朕。故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於卿輩。既義均一體。宜協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極言無隱。儻君臣相疑。不能備盡肝膈。實為國之大害也。按通

年。康國求內附。太宗因有是言。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呂氏祖謙曰。魏徵之於太宗。救其惡多矣。而未嘗不將順其美焉。故其言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夫既將其居安思危之美。俾其居安思危之心。永永不忘。則其將順正救之道。豈不兩盡乎。

愚按太宗謂治國與養病無異。竊嘗因其言而推之。天下猶一身也。人君為元首。大臣為心腹。

其次為股肱。又其次為耳目。又其次為爪牙。天下之疲癯殘疾。則癢病疾痛。舉切吾身者也。唐虞三代。康強無事之時也。春秋戰國。病困危篤之時也。三國南北。朝病蹶。盤辟者。隋亡。唐興。其病愈新起之時乎。慎其起居。節其飲食。兢競焉。保護之可也。一有觸犯。不惟病之復作。且不可復愈矣。雖然。先儒嘗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已。如手足痿痺。氣已不貫。鳥乎。使太宗而已。知此義。又豈特貞觀之治而已。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興有衰。猶朝之有暮。皆為蔽其耳目。不知時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諂者日進。既不見過。所以至於滅亡。朕既在九重。平聲。君。門九重。不能盡見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無事。四海安寧。便不存意。可愛非君。

可畏非民。虞書。舜告禹之辭。言君可愛。而民可畏也。天子者。有道則人推

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魏徵對曰。自

古失國之主。皆為居安忘危。處理忘亂。處上聲。所以不

能長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內外清晏。能留心理道。常

臨深履薄。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水。喻可畏之甚也。國家曆數。曆數者。帝王相繼之

次第。猶歲月氣節之先後也。自然靈長。臣又聞古語云。君舟也。人

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陛下以為可畏。誠如聖旨。

愚按書曰。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所以通下情。而防壅蔽也。太宗以廷臣為耳目。有合於此。歟。又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所以畏民心。而保君位也。魏徵以水能載舟。覆舟有得於此歟。君臣之相儆戒。如此。誠有天下者之鑑也。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焉用彼相馬於虔切相去聲見君道篇註君臣之義得不盡忠匡救乎朕嘗讀書見桀殺關龍逢音旁桀夏桀見君道篇註關龍逢夏之賢大夫諫桀被殺漢誅鼂錯上音潮下音措鼂錯潁川人漢景帝時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吳楚七國遂反爰未嘗不廢書歎息公等但能正詞直諫裨益政教終不以犯顏忤旨忤音午逆也妄有誅責朕比來比音鼻臨朝斷決亦有乖於律令者公等以為小事遂不執言凡大事皆起於小事小事不論大事又將不可救社稷傾危莫不由此隋主殘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蒼生罕聞嗟痛公等為朕思隋

氏滅亡之事為去聲後同朕為公等思龍逢鼂錯之誅君

臣保全豈不美哉

林氏之奇曰君臣之間其安危禍福之所在未嘗不相與共之也夏桀為一己之欲故不恤關龍逢之計故不諫既誅而桀亦不免於亡虞世基為一己於禍夫夏桀之殺龍逢過煬帝既亡而世基亦不免已之意為自得哉及其危禍之至而煬帝俱以不免太宗所以戒其臣使之為已思煬帝之亡也亦為之念龍逢之死也由是言之君之納諫臣之進諫豈非相為謀而後能相保乎
愚按君臣一心則君體其臣臣體其君上下交泰之時也君臣二心則君不恤其臣臣不恤其君君上時不交否之時也太宗欲為群臣思龍逢鼂錯之誅是君能以臣之心為心也又使群臣為已思隋氏滅亡之事是臣能以君之心為心也君以臣之心為心臣以君之心為心其上心

之交泰乎宜其致貞觀之治也

貞觀七年太宗與秘書監唐制秘書省置監一人掌邦國經籍圖書之事有二

局曰著作曰大史皆率其屬而修其職少監為之貳魏徵從容論自古理政得

失從即容切從容從和緩貌因曰當今大亂之後造次不可致理造到切後同造

亡則思理思理則易教易以鼓切後同然則亂後易教猶飢

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勝平

徵曰此據常人不在聖哲若聖哲施化施平上下同

心人應如響不疾而速朞月而可信不為難三年成

功猶謂其晚論語曰苟有用我者暮太宗以為然封

德彝名倫以字行觀州人初仕隋為起居舍人佐虞世基以諂承主意後與宇文士及降唐以秘策

干高祖為秦王參謀軍事貞觀初拜等對曰按通鑑右僕射卒謚曰明後以邪佞改謚繆

作非三代以後一作一人漸澆訛上古聊切薄也故秦

任法律謂秦之治專用刑漢雜霸道謂漢之治以王

言不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說

論一作恐敗亂國家徵曰五帝史記謂黃帝顓頊帝嚳

國書序以少昊顓頊高辛三王夏殷周創業之主不

易人而理易如字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於當時

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

唐虞為五帝未詳孰是

唐虞為五帝未詳孰是

七十餘戰其亂甚矣既勝之後便致太平黃帝名軒轅

號有熊氏蚩尤古諸侯之無道者蚩尤作亂黃帝和九

黎亂德顓頊征之既克之後不失其理九黎蚩尤之

高陽氏黃帝之孫也國語楚觀射父曰少皞氏之衰

也九黎亂德人神雜糅不可方物顓頊帝承之乃命南

正黎司地以屬人神火桀為亂雲而湯放之在湯之代

即致太平桀夏王名履癸湯殷主名履桀不務德而

而死湯乃踐紂為無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

平紂殷王名受武王周文王之子名發紂淫亂日甚

克殷二年太子武王遂率諸侯伐之紂死於鹿臺武王

誦立是為成王若言人漸澆訛不及純樸至今應悉

為鬼魅應平聲寧可復得而教化耶德彞等無以難

之難去聲然咸以為不可以上文按通太宗每力行

不倦數年間海內康寧突厥破滅突厥沒切厥九勿

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夏曰獫狁商曰鬼方周

曰獫狁其別部凡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與中國抗衡

歷代為患悉臣服於唐因謂群臣曰貞觀初人皆異論云當今

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

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突厥自古以來常為中

國勅敵勅音繫強也今酋長酋慈由切長音並帶刀宿衛

部落皆鬣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也顧謂

徵曰玉雖有美質在於石間不值良工琢磨與瓦礫

不別礫音的若遇良工即為萬代之寶朕雖無

美質為公所切磋言其多切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勞公約朕以仁義弘朕以道德使朕功業至此公亦

足為良工爾按史傳曰帝納其言不疑於是天下大

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賫糧取給於道帝謂群臣

曰此徵勸我王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孫氏甫曰帝王興治道在觀時而為之觀時在至

明至明在至公至明則理無不通至公則事無不

正通於理故能變天下之弊而正其事故能立天下

之教弊變教立其治不勞而成矣孔子曰如有用

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則聖人之意可見

矣但後之為天下者雖欲興起治道多非聖哲之

才不能通究時弊以道變之務速其功以行一時

之事故所為駁雜莫復前古之治也觀魏公之一時

誠得聖人之意文皇能納其言而亂之感茲人之論

力變時弊以行王道嗚呼明哉大亂之後興立教

法不急其功致時大平

德流於後嗚呼公哉

范氏祖禹曰太宗可謂能審取舍矣魏徵之仁義之

言也欲順天下之性而治之夫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

勞而欲天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拂矣

欲治天下則順之而不從德彛行之而能治之未之聞也

太宗從魏徵而順之德彛行之而能治之未之聞也

義之效如太宗乎及其成功復歸於下此前世帝王

之所不為太宗乎及其成功復歸於下此前世帝王

及也胡氏寅曰德彛言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未為甚失

魏徵言若果澆訛當為鬼魅則非也書契以來

觀之三代之時固不若唐虞之世周之文勝俗又

若虞夏之質兩漢風俗豈敢望周而唐室風俗又

安能及漢耶若謂民常淳樸無有澆訛是結繩之

治一亂天地之氣大數也亂極人少則氣厚而人

盈虛消息後世誠不減及古遠矣若夫人之所氣

人出於本心不可泯滅者則古猶今耳是故可以

懷之以仁。理之。以義。先之。以教。讓之。示之以好惡也。
魏徵有見於此。故其效。止於人。有士君子之器也。
未亡者。故其效。止於人。有士君子之器也。
無以進矣。固不能使人。有士君子之器也。

愚按仁者。心之德。而愛之。理之本。然人心之固。有也。
之宜。二者皆出於天。理之本。然人心之固。有也。
古之聖人。體之於心。行之以於身。措之於家。國。始如天。
下。操存於未發之時。持守於隱微之地。終始如一。故
一。無須。史之。離也。表裏如一。無毫髮之間。也。故
能。使。天。地。自。為。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
此。豈。可。以。偽。而。為。之。襲。取。之。哉。周。道。既。衰。聖
學。榛。塞。孟。子。於。戰。國。之。時。汲。汲。然。以。仁。義。說。齊。
梁。之。君。則。見。謂。迂。闊。而。莫。之。行。也。自。時。厥。後。則
自。謂。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者。有。之。矣。崇。尚。黃。老。
不。信。儒。術。者。有。之。矣。仁。義。不。過。尊。之。以。美。名。待。之。以。
者。有。之。矣。其。視。千。載。唐。太。宗。以。英。武。間。世。之。姿。
當。撥。亂。反。正。之。運。獨。能。黜。抑。封。倫。之。言。力。行。魏。
徵。之。刑。措。故。亦。可。謂。仁。義。之。效。矣。然。太。宗。之。於。野。宿。
幾。於。刑。措。故。亦。可。謂。仁。義。之。效。矣。然。太。宗。之。於。野。宿。

義也。慕其名。而不得其實。喜其文。而不究其本。
知求之。於紀綱。政事。而不知反之。於吾身。方寸。
之。間。知求之。於外廷。朝著。而不知行之。於宮闈。
隱微。之際。故始以。從諫。為美。而不知行之。於宮闈。
失。外。以。出。官。女。為名。而內。不免。懷。贏。之。累。內。外。
扞。格。終。始。衡。決。其。於。聖。人。之。仁。義。蓋。外。似。而。內。
違。名。同。而。實。乖。也。夫。自。成。康。八。百。餘。年。而。後。有。
漢。漢。八。百。餘。年。而。後。有。太。宗。天。之。生。賢。君。如。此。
其。不。數。也。幸。而。有。力。行。仁。義。之。君。而。較。之。於。
聖。人。之。道。則。又。若。砥。硤。之。於。美。玉。稊。稗。之。於。美。
稼。焉。豈。非。聖。道。不。明。有。君。
無。臣。之。所。致。乎。烏。乎。惜。哉。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隋時。百姓。縱有財物。豈得
保此。自朕有天下。已來。存心。撫養。無有所科。差人人
皆得營生。守其資財。即朕所賜。向使朕科喚不已。雖
數資賞賜。亦不如不得。魏徵對曰。堯舜在上。百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隋時百姓縱有財物豈得保此自朕有天下已來存心撫養無有所科差人人皆得營生守其資財即朕所賜向使朕科喚不已雖數資賞賜亦不如不得魏徵對曰堯舜在上百

姓亦云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含哺鼓腹而云帝何力

於其間矣堯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

我今陛下如此含養百姓可謂日用而不知又奏稱

晉文公晉春秋時國名文公晉君名重耳出田逐獸於碭徒浪入大

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

將安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文公出澤而

受之於是送出澤文公曰今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

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厭而徙之小澤則有

鰓丸之憂鰓音曾夫也鼃鼃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必有

釣射之憂射音石今君出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

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從去聲漁者曰君何以

名君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國慈愛萬人薄賦歛去聲

輕租稅臣亦與焉與去聲君不尊天不事地不敬社稷

不固四海外失禮於諸侯內逆人心一國流亡漁者

雖有厚賜不得保也遂辭不受太宗曰卿言是也舊言本

此章附忠義篇今按其言於政體尤切故附於此

愚按惠王移民移粟孟子不許其仁子產濟人

漆洧孟子譏其不知為政夫使梁國有九年之

儲子產有與梁之政安用區區之小惠哉善乎

太宗曰人得營生即朕所賜若科差不已雖賞

賜不如不得此可謂知為政之本矣愚觀後世

夫耕田鑿井之民尚不知帝力之何有彼有限之賜何足以周無窮之民乎

貞觀九年太宗謂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師師衆也周

世因以天子建都之地曰京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

滿煬帝意猶不足徵求無已徵平聲兼東西征討窮

兵黷武黷音瀆百姓不堪遂致亡滅此皆朕所目見故

夙夜孜孜並音茲惟欲清淨使天下無事遂得徭役

不興年穀豐稔百姓安樂音洛夫治國猶如栽樹音夫

扶本根不搖則枝葉茂榮一作君能清淨百姓何得

不安樂乎

愚按孟子曰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人莫不然而君夫下者尤甚焉大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虐嚴酷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伐自古亡國喪家之君未

有不由多欲者也禁以多欲而亡成湯反之而興紂以多欲而亡武王反之而興煬帝多欲而亡太宗反之而興夫太宗之寡欲非能如湯武也不過勉強行之耳猶能身致盛治歷年數百况於真知實踐者乎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或君亂於上臣理於下

或臣亂於下君理於上二者苟逢何者為甚特進魏

徵對曰君心理則照見下非誅一勸百誰敢不畏威

盡力若昏暴於上忠諫不從雖百里奚伍子胥之在

虞吳不救其禍敗亡亦繼一作促虞吳二國名百里

以伐虢欲并取虞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後果為晉所滅伍子胥名負楚人吳之賢臣吳王

夫差伐越越請和子胥諫吳王不聽與越平復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吳王又不聽太宰嚭譖子胥於王

王賜劍使自死後吳太宗曰必如此齊文宣昏暴楊

為越王勾踐所滅太宗曰必如此齊文宣昏暴楊

受魏禪國號齊楊遵彥名愔仕齊為尚書令文宣以

功業自矜遂嗜酒淫泆肆行強暴而能委政楊愔總

攝機衡百度修飭時人皆徵曰遵彥彌縫暴主救理

倉生纔得免亂亦甚危苦與人主嚴明臣下畏法直

言正諫皆見信用不可同年而語也

林氏之奇曰君者臣之綱君正則臣正未有綱之

不正而能使其目之正者然則君苟自亂安能使

其臣之治也鄭公之言可謂得夫正綱之道而太

宗乃以齊文宣得楊遵彥為君亂臣治之比殊不

知彼之所為才能救其亡耳鳥足以為治哉孔子

言衛靈公之無道康子曰夫如是奚其不喪孔子

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

如是奚其喪是亦君亂而臣治然止於不喪而已

安能以興邦乎

愚按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

民敏德君臣相湏以成至治此元首股肱所由

以取喻也太宗之言未為知要夫君亂臣理此

季世之所見也求之古先盛時太甲欲敗度繼

敗禮可以言亂必有元聖大臣如伊尹之匡救

遂終為賢君降此則魏徵所謂才得免亂爾若

夫君理臣亂尤無是理君能理矣明其政

刑臣何自亂臣之亂政由君之未理也

貞觀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觀古來帝王驕矜而

取敗者不可勝數上平聲下上聲不能遠述古昔至如晉武

平吳見君道隋文伐陳陳後主之已後心逾驕奢自

矜諸已臣下不復敢言政道因茲弛紊上音失下音

朕自平定突厥破高麗已後高麗平聲九言高麗並同

高麗東夷國名本扶餘

兼并鐵勒席卷沙漠以為州

縣也。太宗既平其國。即其部落列置州縣。踰為羈縻。

以其首領為都督刺史。皆得世襲。凡四夷內屬者皆然也。

夷狄遠服聲教益廣。朕恐懷驕矜恒自抑折。

舌音日。肝而食。晚音幹。坐以待晨。

每思臣下有讜言直諫。亦直也。可以施於政教者。施

當拭目以師友待之。友一字無。如此庶幾於時康道泰。

爾幾平聲

愚按是時魏既死。諫諍之臣漸少。高麗雖破。念兵之興未已。既破鐵勒。自謂雪耻。酬百王除

兇報千古。其驕矜滿溢之意。固形於歌詠矣。然猶能日肝而食。坐以待晨。俾群臣讜言直諫。欲

以師友待之。嗚呼。此所以克終盛治不失令名。有晉武隋文之禍歟。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早為災。米穀踴貴。突厥侵擾州

縣。騷然帝志在憂人。銳精為政。崇尚節儉。大布恩德。

是時自京師及河東。古冀州之域河南。古兗州之域

隴右。古梁州之域饑饉尤甚。饑音飢。饉音僅。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一

匹絹纒得一斗米。百姓雖東西逐食。未嘗嗟怨。莫不

自安。至貞觀三年。關中豐熟。漢書關中左穀。函右隴

此為關西。唐建都之地也。今陝西省咸自歸鄉。竟無一人逃散。其得人

心如此。加以從諫如流。雅好儒術。一作學。好去聲孜孜求士。

務在擇官。改革舊弊。興復制度。每因一事。觸類為善。

初息隱海陵之黨。息隱高祖長子也。名建成。初立為

皇太子。海陵高祖第四子也。名元

吉初封齊王。建成荒色嗜酒。畋遊無度。見秦王功高。與元吉謀害秦王。秦王知之。遂殺二人。既即帝位。乃封建成為息王。謚曰隱。同謀害太宗者數百千人。事元吉為海陵王。謚曰刺。

寧復引居左右近侍。心術豁然。不有疑阻。時論以為能斷

決大事。得帝王之體。深惡官吏貪濁。惡鳥去聲有枉法受

財者。必無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賊者。皆遣執奏。隨其

所犯。寘以重法。由是官更多自清謹。制馭王公妃主

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屏音餅無敢侵欺細

人。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圄音零。圄音語。周獄名也。馬牛

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米斗三四錢。行旅自京

師至于嶺表。五嶺之外。今二廣之地。自山東至于滄海。山東古冀州之

域今濟南等路。滄海東海之名也。皆不賫糧。取給於路。入山東村落。

行客經過者。過平聲必厚加供待。供平聲或發時有贈遺

去聲。饋送也。此皆古昔未有也。

歐陽氏備曰。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

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

來。未之有也。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屠。好大喜功。

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為。然春秋之法。責

備賢者。是以後世君子欲成

人之美者。莫不嘆息於斯焉。

曾氏鞏曰。太宗之為君也。屈己從諫。仁心愛人。可

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

任官。以才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

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

善行。離於未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

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

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田野日以闢。

以行其法備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有餘。數人自厚。幾於刑措。可謂有天下之效。有是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樂之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取。天下莫不以武而非親。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古所未及。所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以政者。莫不服。此。其得失。可睹矣。如。司馬氏。光曰。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驅策英雄。而措之。有餘。刑措不用。盜賊化為。渠。繫。頸。闕。庭。北。海。誣。之。濱。悉。為。州。縣。蓋。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之。有。也。范。氏。祖。禹。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其。材。畧。優。於。漢。高。而。規。摹。不。及。也。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迹。其。性。本。強。悍。而。能。畏。義。而。好。賢。屈。已。以。從。諫。刻。厲。矯。揉。力。於。為。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夫。

人主之所行。其善惡是非。在後世。當其時。不可得。辨也。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之。得。師。其。不。善。而。戒。之。足。以。為。資。矣。程。氏。邠。曰。太。宗。舉。兵。五。年。定。海。內。率。天。下。於。仁。壽。富。庶。之。域。者。亦。以。天。下。之。才。為。天。下。之。務。而。已。觀。其。任。王。珪。魏。徵。於。仇。讎。任。褚。亮。李。百。藥。於。舊。虜。起。劉。洎。馬。周。於。疎。遠。起。張。玄。素。孫。伏。伽。於。耆。舊。委。之。以。政。責。之。以。功。諫。無。不。從。謀。無。不。獲。且。太。宗。之。才。固。非。天。下。之。所。能。及。然。而。不。以。此。驕。天。下。之。士。惴。惴。然。常。若。有。所。不。逮。此。其。所以。能。為。三。百。年。之。基。也。愚。按。太。宗。之。為。君。可。以。為。賢。矣。貞。觀。之。治。可。以。為。盛。矣。今。即。其。行。事。觀。之。內。除。群。雄。外。定。四。夷。身。經。百。戰。未。嘗。負。比。後。世。一。曰。謙。虛。納。諫。二。曰。知。人。善。任。三。曰。恭。儉。愛。民。後。世。一。曰。謙。虛。納。諫。二。曰。過。馬。者。也。定。租。庸。調。以。為。取。民。之。制。定。府。兵。十。六。衛。以。為。養。兵。之。制。後。世。一。曰。謙。虛。納。諫。二。曰。用。刑。則。有。笞。杖。徒。流。之。制。後。世。一。曰。謙。虛。納。諫。二。曰。

貞觀政要卷第一

加也。命房杜以為相。英衛以下。至孫思邈之醫藥。
 褒鄂之驍勇。虞褚之詞翰。莫不至也。夫功也。德
 李淳風之曆數。袁天綱之相法。莫不至也。夫功也。德
 度越千古。後世人才之盛。莫能及也。夫功也。德
 也。制度也。人才也。其盛如此。而卒不得與於二
 帝三王之盛者。何哉。蓋嘗觀之。古先帝王。雖其
 天資之美。未有不學。猶班班可考。若高宗之學
 于古訓。而有獲。成王之學。有緝熙而光明。泰和
 盛治。冠冕百王。有以也。夫太宗外親瀛洲之賢。
 內立弘文之館。未嘗不學也。特非二帝三王之
 學耳。使其能從事於二帝三王之學。又豈特貞
 觀之治而已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貞觀政要卷第二

戈直集論

論任賢三

論求諫四

論納諫五

任賢第三章 凡八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房玄齡 杜如晦 魏徵 王珪

李靖 虞世南 李勣 馬周

房玄齡。名喬。以字顯。父彥謙。仕隋。歷刺史。玄齡少警

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誅殺。亂嫡庶。競僭侈。終當
滅亡。父驚曰。無妄言。年十八。舉進士。授羽騎尉。校讎
秘書。侍郎高孝基曰。此郎當為國器。恨不見其聳壑
昂霄耳。中原方亂。慨然有憂天下之志。既事秦王。王
曰。漢光武得鄧禹也。餘見下文。我得齊州臨淄人也。齊州今濟
玄齡猶禹也。餘見下文。我得齊州臨淄人也。齊州今濟

東臨淄縣名初仕隋為隰城尉隰音習隰城今隰州隰河東唐制縣置尉隰隸河東唐制縣置尉

掌親理庶務分判眾曹割斷追催收率課調令之佐也坐事除名徙上郡太宗

徇地渭北渭水之北今陝西之地玄齡杖策謁於軍門太宗一

見便如舊識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唐制掌軍府表啓書疏之職

玄齡既遇知己遂罄竭心力是時賊寇每平眾人競

求金寶玄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謀臣猛將

與之潛相申結各致死力累授秦王府記室兼陝東

道今河南大行臺考功郎中唐制掌百官功過善惡之職玄齡在

秦府十餘年恒典管記隱太子巢刺王以玄齡及杜

如晦詳見下章為太宗所親禮甚惡之惡鳥去聲諳之高祖諱淵

字叔德由是與如晦並遭驅斥及隱太子將有變也太

宗召玄齡如晦令衣道士服令平聲衣去聲潛引入閣謀議

及事平太宗入春宮東宮也武德九年六月初為皇太子擢拜太子

左庶子唐制東宮左春坊左庶子掌侍貞觀元年遷

中書令唐制中書省之長掌佐天子三年拜尚書左

僕射監脩國史唐制史館有監脩封梁國公實封一

千三百戶唐爵九等一曰王食邑萬戶二曰郡王食

國郡公食邑二千戶五曰開國縣公食邑千五百戶

六曰開國縣侯食邑千戶七曰開國縣伯食七百戶

八曰開國縣子食五百戶九曰開國縣男食三百戶既總任

百司虔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聞人有善

若已有之明達吏事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寬平

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叙無隔踈賤

論者稱為良相焉相去聲十三年加太子少師少去聲

制太子少師少傅少保掌曉三師之德玄齡自以一居端

揆端使禹宅百揆也十有五年頻抗表辭位優詔不許

十六年進拜司空唐制太子制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仍

總朝政依舊監脩國史玄齡復以年老請致仕太宗

遣使去聲謂曰國家久相任使相如一朝忽無良相音朝

昭如失兩手公若筋力不衰無煩此讓自知衰謝當

更奏聞玄齡遂止按史傳玄齡抗表陳辭太宗遣使

懼盈滿知進能退善自足前代羨之公亦欲齊
往哲實可嘉尚然國家久相任使一朝忽無良相
失兩手玄太宗又嘗追思王業之艱難佐命之匡

乃作威鳳賦以自喻因賜玄齡其見稱類如此按新

書皆曰太宗追思王業艱難佐命之力作威鳳賦以

命功臣未詳孰是愚謂其所紀姓名雖不同而太宗眷

辭曰有翰一威鳳也翻朝陽晨遊紫霧夕飲玄霜資長

風以舉翰庚天衢而遠翔西翥則烟氛閉色東飛則

日月騰光化垂鵬於北裔訓群鳥於南荒珍亂世而

方降應明時而自彰俛翼雲路歸功本樹仰喬枝而

見猜俯修條而抱靈同林之侶俱嫉共榦之傳並忤

無桓山之義情有炎洲之凶度若巢葦而居安獨懷

危而履懼鳩鴉乎側葉燕雀喧乎下枝慙己陋之

至鄙害它賢之獨奇或聚味而交擊乍分羅而見羈

晨暉霜殘綺翼露點紅衣嗟憂患之易結嘆增繳之

難遠。期畢命於一死。本無情於再飛。幸賴君子以依。以恃。引此風雲。濯斯塵滓。披蒙翳於葉下。發光彩於枝。裏仙翰。屈而還。舒靈音。推而復。起職八極。以遐。翦。徘徊。感德。顧慕。懷賢。憑明。哲而禍散。託英。才而福全。後。惠。終。前。情。彌。結。報。功。之。志。方。宣。非。知。難。而。行。易。思。今。流。慶。而。畢。萬。葉。而。芳。傳。之。

朱氏黼曰。人主以任相。為職。宰相。以任人。為職。使。所。以。相。高。宗。也。太。宗。嘗。謂。玄。齡。當。廣。求。賢。人。隨。材。授。任。可。謂。知。任。相。矣。玄。齡。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居。端。揆。十。五。年。不。以。己。長。格。物。可。謂。知。相。也。竊。嘗。論。之。宰。相。非。量。材。受。任。一。財。計。難。而。為。國。用。人。之。不。易。真。觀。之。刻。嘆。而。不。國。計。苟。且。以。不。具。真。寧。受。吝。權。之。譏。而。不。忍。材。之。刻。嘆。而。不。國。計。苟。且。以。不。具。真。寧。受。吝。權。之。譏。而。不。忍。材。

冒昧。以與下。此。其。數。呂。氏。祖。謙。曰。房。玄。齡。之。相。太。宗。王。魏。以。善。諫。而。為。直。英。衛。以。善。兵。而。立。功。玄。齡。乃。斷。於。上。而。為。一。事。矣。觀。其。以。度。支。無。它。技。而。能。有。容。足。以。任。天。下。之。得。乃。自。領。之。其。材。固。足。以。辦。天。下。之。事。而。能。不。自。用。也。由。是。言。之。無。它。技。而。有。容。固。足。為。貴。至。於。材。不。自。用。而。能。用。人。之。材。則。玄。齡。之。賢。所。以。能。用。人。之。材。也。及。太。宗。定。天。下。及。終。相。位。真。氏。德。秀。曰。梁。文。昭。公。佐。太。宗。定。天。下。及。終。相。位。九。三。十。三。年。其。持。身。也。敬。其。謀。國。也。忠。蓋。庶。乎。古。大。臣。之。風。矣。至。於。用。人。則。委。諫。爭。於。王。魏。付。征。一。於。英。衛。使。眾。善。畢。集。於。君。退。然。若。無。能。為。者。此。一。節。蓋。秦。漢。以。來。未。有。能。及。之。者。後。之。君子。其。用。梁。公。之。用。心。當。端。拜。師。之。愚。按。昔。漢。高。祖。初。入。關。也。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府。而。蕭。何。獨。收。相。府。律。令。圖。書。竟。為。開。基。之。根。本。夫。蕭。何。起。秦。之。刀。筆。吏。而。高。見。遠。識。如。此。為。興。王。名。相。豈。偶。然。之。故。哉。房。玄。齡。杖。策。謁。軍。門。

太宗一見如舊識。賊寇每平。衆人競求金寶。玄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其知所先務與蕭何收相府圖書。同一高見遠謀。與王相業。蕭不專美於漢。風雲感召。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之使。

杜如晦。字克明。少英爽。以風流自命。內負大節。臨機

棟梁。用願保令。京兆萬年人也。萬年。縣名。今奉元路。德餘見下文。

武德初為秦王府兵曹參軍。唐制。掌王府武官。簿書考課儀衛假

使等。俄遷陝州。今仍舊。總管府長史。長音掌。唐制。假

以統軍。長史。時府中多英俊。被外遷者衆。太宗患之。

記室房玄齡曰。府僚去者雖多。蓋不足惜。杜如晦聰

明識達。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無所用之。必欲

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自此彌加禮重。寄以心

腹。遂奏為府屬。嘗參謀帷幄。時軍國多事。剖斷如流。

深為時輩所服。累除天策府從事中郎。祖以秦王功

高古。官。踰。不足。以。稱。乃。加。踰。天。策。上。將。位。在。兼。文。學。

王公上。開府。置官。屬。從事。中。郎。其。屬。職。也。

館學士。太宗為天策上將。亂稍平。乃嚮儒宮。城西。作

隱太子之敗。如晦與玄齡功第一。遷拜太子右庶子。

唐制。東宮。右。春。坊。右。庶。子。掌。侍。從。俄。遷。兵。部。尚。書。制。唐

兵部。掌。武。選。地。圖。車。馬。進。封。蔡。國。公。實。封。一。千。三。百

戶。貞觀二年。以本官檢校侍中。唐制。檢校。其。官。者。三

年。拜。尚。書。右。僕。射。兼。知。吏。部。選。事。唐。制。吏。部。掌。文。選

勳。封。考。課。之。政。知。

猶主仍與房玄齡共掌朝政至於臺閣規模典章文

物皆二人所定甚獲當時之譽時稱房杜焉如按史傳

僕射久之以疾辭職薨贈司空謚曰成手詔虞世南

為碑文言痛悼意它日食瓜美輟其半奠焉後夢如

無少衰後詔功臣世襲贈密州刺史徙國菜禮

柳氏芳曰房杜佐太宗天下號為賢相然無迹可

善諫諍而房杜讓其賢英衛善將兵而房杜

行其道致太平善歸人主為唐宗臣宜哉

劉氏煦曰房杜皆以命世之才遭逢明主謀猷允

協以致升平議者以比漢之蕭曹信矣然杜之見

用能籌之所舉也太宗嘗與玄齡圖事則曰非如晦

能斷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謀禪謀草創東里潤

色相頌而房成俾無悔事賢達用心良有以也若以

往哲方之房則管仲子

產杜則鮑叔罕虎矣

宋氏祁曰太宗取孤隋攘群盜天下植已平用房杜

輔政大亂之餘紀綱弛而能興仆植僂使蹄令

典刑絜然罔不完可謂宰相代天者也輔贊彌縫

而藏諸然使斯人由而不知彼揚己

取名瞻然使戶曉者殆房杜之細耶

張氏九成曰太宗身屬桑韉以基帝業閭外之臣

皆以功為尚而房杜隱然為國名臣自後世觀之

任公竭節身處要地如玄齡者誰人也臨

機獨斷吐胸中之奇若如晦者誰人也

呂氏祖謙曰房杜輔相太宗成貞觀之治而後世

觀之無迹可尋此則近於無聲無臭之至矣是故

漢之文景無可載之功而為西都之仁君

唐氏仲友曰太宗與房杜君臣契深矣謂之明

良相遇可矣而古之王者必有師臣湯之於伊尹

武王之於尚父是也成王畏相房杜之於太宗可

以為名相矣未

以為名相矣未

以為名相矣未

以為名相矣未

愚按蘇文忠公有言。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今以史傳攷之。則褚遂良嘗謂玄齡自義旗之始。翼贊聖功。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勤。玄齡為最。高祖謂玄齡論事。千里外猶對面。長孫后謂玄齡奇謀秘計。未嘗宣泄。是玄齡之功。猶可得而知也。至於如晦之為人。則世稱玄齡善謀。如晦善斷。每有大事。玄齡輒曰。非如晦不能斷。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是如晦不可得而知也。然世豈以如晦之謀也。故如晦之功。不可得而知也。玄齡之謀也。故如玄齡哉。嗚呼。後之大臣。幸而與賢者同列。耻已之短。而求加於人者。真如晦之罪人也。哉。

魏徵 字玄成。孤貧。落拓有大志。不事生業。出家為道士。好讀書。尤屬意縱橫之說。大業末。李密見徵。所為文。召之徵進。十策密竒之。而不能用。後竇建德攻陷黎陽。獲徵。署為起居舍人。及竇建德就擒。與裴矩西入關。隱太子聞其名。引鉅鹿人也。順德郡名。今直隸馬。甚禮之。餘見下文。

鉅鹿人也 鉅鹿。郡名。今順德路鉅鹿縣。今屬滑州。

近徙家相州之內黃 相。去聲。相州。今彰德路。鉅鹿縣。今屬滑州。

武德末為太子洗馬 洗。音洗。漢有是職。太子出左春坊。司經局置洗馬。掌經史子集四庫圖籍。刊緝之事。凡天下之圖書。上東宮者。皆受而藏之。 **見**

太宗與隱太子陰相傾奪。每勸建成早為之謀。太宗既誅隱太子。召徵責之曰。汝離間我兄弟。何也。 間。去聲。

衆皆為之危懼。徵慷慨自若。從容對曰。從即皇太子若從。臣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宗為之斂容。厚加禮異。擢拜諫議大夫。數引之卧内。 數。音朔。 **訪以政術。徵雅有經國之才。性又抗直。無所屈撓。太宗每與之言。未嘗不悅。徵亦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又勞之曰。** 勞。去聲。慰也。 **喻卿所諫前後二百餘事。皆稱朕意。** 稱。去聲。 **非卿忠誠也。**

奉國何能若是。三年累遷秘書監。參預朝政。深謀遠

算多所弘益。太宗嘗謂曰。卿罪重於中鉤。我任卿逾

於管仲。中去聲。管仲名夷吾。齊卿也。初齊襄公被弒。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魯道。射中小白帶。

鉤。糾至齊。小白已立。是為桓公。管仲請囚鮑叔牙。請公用之。公以為大夫。後為相。遂霸天下。近代君臣相得。寧有似我於卿

者乎。六年太宗幸九成宮。隋仁壽宮也。宴近臣。長孫無忌

曰。長音掌。凡言長孫並同。長孫復姓。無忌其名也。字輔機。文德皇后之兄。從太宗征討有功。累擢比部

郎中。貞觀初遷吏部尚書。封齊國公。復進策司空。為太子太傅。高宗時以沮立武后削官爵。置黔州卒。

王珪魏徵往事息隱。臣見之若讎。不謂今者又同此

宴。太宗曰。魏徵往者實我所讎。但其盡心所事。有足

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慙古烈。徵每犯顏切諫。不許

我為非。我所以重之也。徵再拜曰。陛下導臣使言。臣

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龍鱗。觸忌

諱也。史記韓非傳曰。諫說之士不可不察。夫龍可擾

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逆鱗則幾矣。太宗大悅。各賜錢十五萬七

年。代王珪為侍中。累封鄭國公。尋以疾乞辭。所職請

為散官。太宗曰。朕拔卿於讎虜之中。任卿以樞要之

職。見朕之非。未嘗不諫。公獨不見金之在鑛。古猛切。金璞也。

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為器。治陶鑄也。便為人所寶。朕方

自比於金。以卿為良工。雖有疾。未為衰老。豈得便爾

耶徵乃止。後復固辭。聽解侍中。授以特進。仍知門下省事。十二年。太宗以誕皇孫。詔宴公卿。帝極歡。謂侍臣曰。貞觀以前。後我平定天下。周旋艱險。玄齡之功。無所與讓。貞觀之後。盡心於我。獻納忠讜。安國利人。成我今日功業。為天下所稱者。惟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於是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庶人承乾。太宗初立長子承乾為太子。後以罪廢為庶人。在春宮。不修德業。魏王泰。字惠宗。第四子。封魏王。好士善屬文。後貶王。濮謚曰恭。寵愛日隆。內外庶寮咸有疑議。太宗聞而惡之。鳥去聲。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蹇無如魏徵。我遣傳皇太子。用絕天下之望。十七年。遂

授太子太師。唐制。太子太師。掌以道德輔導皇太子。知門下事。如故。徵自陳有疾。太宗謂曰。太子宗社之本。須有師傅。故選中正。以為輔弼。知公疹病。可卧護之。徵乃就職。尋遇疾。徵宅內先無正堂。太宗時欲營小殿。乃輟其材為造。為去聲。五日而就。遣中使。去聲。賜以布被素褥。遂其所尚。後數日薨。太宗親臨慟哭。臨去聲。贈司空。謚曰文貞。太宗親為製碑文。復自書於石。特賜其家食。實封九百戶。太宗後嘗謂侍臣曰。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

矣。因泣下久之。乃詔曰。昔惟魏徵每顯予過。自其逝也。雖過莫彰。朕豈獨有非於往時。而皆是於茲日。故亦庶僚苟順。難觸龍鱗者歟。所以虛已外求。披迷內省。悉井切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誰之責也。自斯已後。各悉乃誠。若有是非。直言無隱。按史傳。徵疾甚。藥膳賜遺。無筭。上親問疾。語終日。後復與太子至。徵加朝服。拖帶。上悲懣。拊之。將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時公主後。上曰。公強視新婦。徵不能謝。及旦。薨。帝臨哭。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詔內外百官朝集。皆赴喪。晉王奉詔致祭。陪葬昭陵。劉氏煦曰。魏公與文皇討論政術。往復應對。凡數十萬言。其匡過弼違。能近取譬。博約達類。皆前代不阿權倖。內不侈親族。外不為朋黨。不以逢時改

節。不以圖位賣忠。前代爭臣。一人而已。宋氏祁曰。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睿。身沒未幾。猜譖遽行。始徵之諫。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覆言之。以邪佞之亂忠也。久猶不免。故曰。皓皓者易汙。燒燒者難全。自古所歎云。曾氏鞏曰。太宗屈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爭。雖其忠直。所自至。亦得君以然也。或謂三代遺直者。言其以至公為心。而不以私事。形迹為美。以後言為戒。而不以即應為嫌。任強直之責。而不顧擅權之議。為忠謹之論。而不畏誹謗之譏。此太宗貞觀之治。獨歸於徵勸行仁義之效者。其以此歟。唐氏仲友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謂吾君不能。謂之賊。此孟子之諫爭。徵有之矣。真氏德秀曰。魏公始終以規諫為己任。唐史以為前代爭臣。一人而已。豈不信哉。然攷其學問淵源。

殆不可見。文中子世家謂魏徵嘗從其學，受王佐之道。先儒疑之。觀其勸太宗行仁義，則必有所本。然嘗論之，有仁義之體，有仁義之用。正其心，修其身，而達之於國家天下，無往而非仁義。此二帝三王之所以行兼體用之全者也。心未必正，身未必修。假仁義以行之，而不免於利欲之雜，然其愛人利物之功，禁暴止亂之政，亦有補於世教。此齊桓晉文之所行，依倣於仁義之用，而體則未純，故其用亦未盡也。太宗除隋之難，身致升平，可謂偉矣。然由心而身，由身而家，皆有慚德觀魏公之所謂論諫，即事而言者多，即心而論者少。正救於已形者多，而變化於未形者少。君臣之間，相與策勳者，龜勉於仁義之用，而已。故貞觀之治，雖有志於三王，迄未能大異於五伯。魏公正君之功，雖秦漢以下，所難及。而揆之伊傅周公，則猶可憾焉。或以為出於縱橫之學，則又有未然者。蓋戰國策士多邪諂之說，而魏公所陳皆正大之論。是豈可同日語哉。叔玠以魏鄭公並稱，考觀本末，蓋亦其流亞云。

為愚按魏鄭公之諫自兩漢以來一人而已。史不稱

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蓋更已。非心存焉，吾恐不勝其去。小人非也。今觀魏公之諫，疏大槩能裨益於政事，而更不能匡正於本原，能規諫於臨時，而不能涵養於平昔。律以孟子之言，殆所謂過適而用之非。於平昔律以孟子之言，殆所謂過適而用之非。非問乎政之失，而已。無乃於格心之道，猶有所未至乎。故程子謂其能正君而論者少，不能養德，真氏謂其即事而多變化，於未形者少，不知言哉。於已形者多，變化於未形者少，不知言哉。王珪字叔玠，志量隱正，能安於貧賤，交不苟合。開皇末，為奉禮郎。季叔頗坐事被誅，珪當從坐，遂亡匿。積十餘歲，高祖入關，相府司錄李綱薦珪，諒有器識。引為世子府諮議參軍。及東宮建，除中舍人。尋轉中允。餘太原祁縣人也。隸河東祁縣。今冀寧路。武德中，為隱太子中允。唐制，東宮官屬掌侍從贊相，甚為建成所禮。後以連其陰謀事，流于雋州。雋音髓。武德末，高祖以太

子與秦王有隙。責珪等不能輔導。皆被流。建成誅後。貶雋州。屬羅羅斯地。今為建昌路。隸雲南。

太宗即位。召拜諫議大夫。每推誠盡節。多所獻納。珪

嘗上封事切諫。封事實封言事也。太宗謂曰。卿所論皆中朕

之失。中去聲。自古人君莫不欲社稷永安。然而不得者。

祇為不聞已過。為去聲。或聞而不能改。故也。今朕有所

失。卿能直言。朕復聞過。能改。何慮社稷之不安乎。太

宗又嘗謂珪曰。卿若常居諫官。朕必永無過失。願待

益厚。貞觀元年。遷黃門侍郎。參預政事。兼太子右庶

子。二年。進拜侍中。時房玄齡。魏徵。李靖。詳見下章。溫彥博

字大臨。并州人。警悟而辯。隋末。幽州總管羅藝以州降。彥博預謀召入為郎。戰突厥。厥被執。貞觀始。始得還。

尋檢校吏部侍郎。時譏其煩碎。後遷戴胄。字玄胤。相

尚書右僕射。卒。追贈特進。謚曰恭。戴胄。州人。性明

正。善簿最。王世充謀篡。胄以大義說之。秦王引為府

士。曹參軍。貞觀初。遷大理少卿。又遷尚書左丞。臨

職。拜諫議大夫。杜如晦遺言。請以選與珪同知國政

舉。委胄。遂檢校吏部尚書。卒。謚曰忠。嘗因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精通。尤善談論。自玄

齡等咸宜品藻。定其差品。文質也。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量

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每以諫諍

為心。耻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才兼文武。出將入

相。臣不如李靖。將相並去聲。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

溫彥博。處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胄。處上聲。至如

激濁揚清。嫉惡好善。好去聲。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

太宗深然其言群公亦各以為盡已所懷謂之確論

按史傳珪後進爵郡公八年卒上素服舉哀詔魏王泰
定五禮兼魏王師十三年卒素服舉哀詔魏王泰
率百官臨哭贈吏部尚書諡曰懿

劉氏煦曰王珪履正不回忠讜無比君臣時命胥
會于茲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叔玠有之矣
陳氏博修曰太宗嘗歷數諸臣之得失以誇大於
一己而復使王珪商確人物珪亦盡因是而進戒
曰知人之道堯以為難陛下不敢以知人為能子
貢方人夫子謂不暇臣亦不敢以知人自負昔臯
陶陳謨分為九德亦欲問而臣亦安可輕對惜乎
珪不知也今陛下安可輕問而臣亦安可輕對惜乎
之知人如此且復一一而珪之品藻如此其當天下之
賢否善惡皆不足辨而珪之品藻如此其當天下之
也然則太宗之為君固而有愧於帝堯而王珪之徒
臯陶者矣

愚按太宗既正位東宮首以魏徵為詹事主簿
珪為諫議大夫是珪為諫官在徵之先也時
前宮齊府之黨多懷反側不安珪首請太宗坦
懷待之以示無間是珪之論諫在徵之先也厥
後與徵上下其論卒得與徵齊名豈偶然哉然
嘗觀宋末真氏論後世賢臣悉以四事律之一
曰正己觀之則論謀國用人王魏不如房杜論
正己正君房杜不如王魏四賢如耳目股肱
正相資為用其致不真觀之治不亦宜乎

李靖字藥師姿貌魁奇少立事有功每曰大丈夫若
遇主逢時必當立事立功以取富貴其舅韓擒

安縣功曹歷駕部員外郎楊素牛弘皆器之餘見下
文京兆三原人也京兆見前註三原縣名大業末為

馬邑郡丞大業隋煬帝年號馬邑郡今會高祖為太原

留守靖觀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鎖上變詣江

留守靖觀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鎖上變詣江

都今揚州路江至長安即關道塞不通而止高祖克

京城執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呼去公起義兵除暴亂

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斬壯士乎太宗亦加救靖高

祖遂捨之武德中以平蕭銑銑音跣輔公柝柝音

後梁宣帝曾孫也隋末起兵巴陵自稱梁王靖陳十

策高祖命副趙郡王孝恭討之遂降輔公柝名。為

淮南道行臺僕射武德中據丹陽反歷遷揚州大都

督府長史長音掌揚州見上註唐制總十太宗嗣位

召拜刑部尚書唐制刑部掌律令刑法徒貞觀二年

以本官檢校中書令三年轉兵部尚書為代州行軍

總管代州今仍舊隸腹裏唐制武進擊突厥定襄城

破之定襄郡名今突厥諸部落俱走磧北走音奏沙

在塞北擒隋齊王暕之子暕古切楊道政及煬帝蕭后

送于長安突利可汗來降汗音韓凡言可汗並同降下

猶漢時稱單于中國稱天子也突利可汗始畢可汗

之子名什鉢苾嘗自結於太宗請入朝太宗禮見良

厚拜右頡利可汗慶羅可汗之名莫賀咄設牙直

僅以身道太宗謂曰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

匈奴李陵字少卿漢武帝時為侍中將尚得名書竹

帛卿以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克復定襄威振北狄實

古今未有足報往年渭水之役矣以功進封代國公

此後頡利可汗大懼四年退保鐵山西北遣使入朝

謝罪使去聲請舉國內附又以靖為定襄道行軍總

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請降而心懷疑貳詔遣鴻臚

卿秦官典客漢武時更名大鴻臚郊廟行禮讚道唐

儉字茂系并州人聞隋政日亂攝戶部尚書唐制戶

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尚將軍安修仁安

脩仁慰諭之靖謂副將張公謹字弘慎魏州人仕

史。挈城歸高祖授檢校鄆州別駕李勣等啓秦王引

入府貞觀初為代州都督某侯頡利有功封鄆國公

改封州都督以日詔使到彼虜必自寬乃選精騎賚

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襲之公謹曰既許其降詔使

在彼未宜討擊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遂督軍疾

進行至陰山在西北極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

隨軍頡利見使者甚悅不虞官兵至也靖前鋒乘霧

而行去其牙帳七里頡利始覺列兵未及成陣單馬

輕走虜眾因而潰散斬萬餘級殺其妻隋義成公主

俘男女十餘萬斤土界自陰山至于大漠北邊廣遂

滅其國尋獲頡利可汗於別部落餘眾悉降太宗大

悅顧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

草創突厥強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頡利朕

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

者暫動偏師無往不捷單于稽顙單音蟬漢時蕃王

之號猶可汗也

耻其雪乎群臣皆稱萬歲漢武帝禮祭中嶽太室從

者三後世臣下尋拜靖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賜實

封五百戶又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征吐谷渾胡昆

谷渾西域國名本遼東鮮卑徒河涉歸大破其國改

封衛國公及靖身亡有詔許墳塋制度依漢衛霍故

事衛青霍去病皆漢武時為大將軍討匈奴有大築

闕象突厥內燕然山燕平吐谷渾內磧石二山以旌

殊績按史傳十四年靖妻卒故有墳塋之詔及靖身

東靖入閣賜坐謂曰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慕

容惟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何對曰臣往者憑藉天

景謚曰武

張氏九成曰當隋氏喪鹿之際承唐祖騰龍之時

而能依功名若其顯也觀其用兵善於料敵速

於應機故所嚮有功南平吳北破突厥西走吐谷

渾功大寵盛乃能闔戶自守以謝過厥西走吐谷

全矣始能免俘戮終能保厥躬勝於韓信遠矣自

愚按太宗資英武善戰無敵一時群臣皆不

足以仰望清光帝之所推服而師問者獨李靖

一人而已蓋自孫武以來能將法度之師者獨

諸葛武侯與靖耳今世傳武經雖未必出靖之

手要必有近者其論霍邑之戰謂建威幾敗特

為奇兵太宗旁擊為正兵大意謂唐之戰勝特

也異時太宗伐遼無功而歸謂靖曰吾以天下

之力屈於小夷何也靖不答所問顧曰茲事道

宗知之蓋指駐蹕之戰請分兵襲平壤之事也

嗚呼即其稱要之李勣非靖之匹彙倫伍也世

虞世南

字伯施。性沈靜寡欲。篤意學問。與兄世基。仕隋。俱有重名。時人方晉二陸。累遷至秘書郎。

起居舍人。從字文化。及至聊城。又陷于竇建德。偽授黃門侍郎。太宗後滅建德。引為秦府參軍。餘見下文。

會稽餘姚人也

會稽音檜。稽音基。會稽郡名。今紹興路。餘姚縣名。今陞為州。隸浙東。

貞

觀初太宗引為上客。因開文館。館中號為多士。咸推

世南為文學之宗。授以記室。與房玄齡對掌文翰。嘗

命寫列女傳

去聲。以裝屏風。于時無本。世南暗書之一

無遺失。貞觀七年。累遷秘書監。太宗每機務之隙。引

之談論。共觀經史。世南雖容貌懦弱。如不勝衣。

懦弱乃亂切。

一音儒。勝字平聲。

而志性抗烈。每論及古先帝王為政得失。

必存規諷。多所補益。及高祖晏駕。

漢書曰。宮車晏駕。註謂天子當晨起。

早作。而方崩殞。故稱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晚出也。按高祖以貞觀九年五月崩。

太宗執

喪過禮

喪。平聲。後同。

哀容毀頓。久替萬機。文武百寮。計無

所出。世南每入進諫。太宗甚嘉納之。益所親禮。嘗謂

侍臣曰。朕因暇日。每與虞世南商榷古今。朕有一言

之善。世南未嘗不悅。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悵恨。其懇

誠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太

宗嘗稱世南有五絕。一曰德行。去聲。二曰忠直。三曰博

學。四曰詞藻。五曰書翰。及卒。

子聿切。

太宗舉哀於別次。

哭之甚慟。喪事官給。仍賜以東園秘器。

葬具也。贈禮部

尚書。

唐制。禮部掌禮儀祭享貢舉之政。尚書其長也。凡既沒而加之以官。曰贈。謚曰文懿。

太宗手勅魏王泰曰。虞世南於我猶一體也。拾遺補

闕。無日暫忘。實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吾有小善。必將

順而成之。吾有小失。必犯顏而諫之。今其云亡。石渠

東觀之中。無復人矣。觀去聲。漢置石渠閣。東觀皆歲圖籍秘書之所。痛惜豈

可言耶。未幾。聲平。太宗為詩一篇。追思往古理亂之道。

既而嘆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列子曰。鍾子期與伯牙為友。伯

牙鼓琴。子期善聽。子期死。伯牙絕絃。以世無知音者。朕之此篇。將何所示。因令

平聲。起居官名。唐制。門下省置起居郎。中書省置起居

後同。起居舍人。掌錄天子之動作法度。以修記事。之史書。以授

之。于國史。馬。褚遂良。字登善。杭州人。博涉經史。工楷

大夫。兼起居事。後授太子賓客。高宗。詣其靈帳。讀訖。時拜。僕射。因沮立武后。后立。被與卒。

焚之。其悲悼也若此。又令與房玄齡。長孫無忌。杜如

晦。李靖等二十四人。圖形於凌煙閣。按史傳。十七年。詔趙國公長孫

無忌。河間元王孝恭。萊國公成。杜如晦。鄭國公文貞公。魏徵。梁國公房玄齡。鄂國公尉遲敬德。衛國公李靖。

宋國公蕭瑀。裴志壯。公陵。志玄。夔國公劉弘基。蔣忠。公屈突通。鄭節公。殷開山。譙襄公。柴紹。邳襄公。長孫

順德。鄭國公張亮。陳國公侯君集。鄭襄公。張公。謹。盧國公程知節。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劉政。會。寶。二。十四。人。可。並。圖。畫。於。凌。煙。閣。

張氏。九。成。曰。世。南。始。以。五。絕。見。稱。而。論。議。規。諷。固。多。安。方。之。二。陸。在。唐。以。五。絕。見。稱。而。論。議。規。諷。固。多。

忠。稱。補。過。彌。違。有。犯。無。隱。上。贊。明。聖。之。德。下。植。生。民。之。利。宜。其。眷。眷。勤。密。而。見。於。夢。想。君。臣。之。情。何。哉。其。厚。

愚按世南信為德行忠直文章之士。唐興之儒

臣也。終身以正事君。將順匡救。其弘多矣。雖君

臣相得之深而未臻大用太宗止嘆息以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亦可惜也夫

李勣本名世勣字茂功永徽中初以犯曹州離狐人也

曹州今仍舊隸腹裏離狐縣名後改南華今廢本姓徐初仕李密為左武侯

大將軍李密字元邃其先遼東人大業末韋城人程

謀事及玄感敗亡命雍丘勣說讓奉密為主號魏公

密後殺讓而人心始離武德初入關見高祖拜光祿

卿復以密後為王世充所破王世充字行滿本西域

反誅其姓仕隋為民部侍郎陰結豪傑自為太尉隋主侗策禪位殺侗自立武德初破李密高祖詔秦

王攻之擒歸長擁眾歸國勣猶據密舊境十郡之地

密舊境東至于海南至于江西北至魏郡時未有所附勣並據之武德二年謂長

史郭孝恪曰長音掌郭孝恪許州人初附密為長史

遷大總管破龜茲國魏公既歸大唐今此人眾土地

為流矢所中而卒魏公既歸大唐今此人眾土地

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則是利主之敗自為已

功以邀富貴是吾所耻今宜具錄州縣及軍人戶口

總啓魏公聽公自獻此則魏公之功也不亦可乎乃

遣使啓密後同聲使人初至高祖聞無表惟有啓與

密甚恠之使者以勣意聞奏高祖方大喜曰徐勣感

德推功實純臣也拜黎州總管黎州今瀋州隸腹裏賜姓李氏

附屬籍于宗正唐制宗正府掌親屬封其父蓋為濟

陰王濟上聲固辭王爵乃封舒國公授散騎常侍唐制

掌規諷過失侍尋加勣右武侯大將軍唐制武衛之職及李

從顧問之職

密反叛伏誅勸發喪行服喪平備君臣之禮表請收

葬高祖遂歸其屍於是大具威儀三軍編素三軍上

也上軍葬於黎陽山在今禮成釋服而散朝野義之尋

為竇建德所攻陷於建德又自拔歸京師竇建德貝

農材力絕人大業中募兵伐遼補隊長後據渤海自

立為夏王建元置官屬武德初擒化及於魏縣進兵

政勸力屈降之收勸父為質令勸復守黎陽三年勸

自拔歸京師四年從太宗平建德於是獲而斬之

從太宗征王世充竇建德平之貞觀元年拜并州都

督并州即太原唐制武德七年令行禁止號為稱職

稱去突厥甚加畏憚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不解精

選賢良解音鎮撫邊境惟遠築長城廣屯將士將去

以備突厥隋大業三年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而情

識之惑一至於此朕今委任李勣於并州遂得突厥

畏威遠遁塞垣安靜豈不勝數千里長城耶其後并

州改置大都督府又以勣為長史長音累封英國公

在并州凡十六年召拜兵部尚書兼知政事勣時遇

暴疾驗方云鬚灰可以療之太宗自剪鬚為其和藥

為和並去勣頓首見血泣以陳謝太宗曰吾為社稷

計耳不煩深謝十七年高宗居春宮轉太子詹事唐

東宮官掌統三加特進仍知政事太宗又嘗宴顧勣

曰朕將屬以孤幼屬音思之無越卿者公往不遺於

李密今豈負於朕哉勸雪涕致辭因啞指流血俄沉

醉御服覆之覆音其見委信如此勸每行軍用師籌

筭臨敵應變動合事機自貞觀以來討擊突厥頡利

及薛延陀北狄國名本延陀部與薛種雜居號薛延陀貞觀中拔灼立勸滅其國置為州縣

高麗等並大破之太宗嘗曰李靖李勣二人古之韓

白漢將韓信秦衛霍見前豈能及也按史傳二十三年帝疾謂太子

曰李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怨不能懷服我今

黜之若其即行侯我死汝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

顧望當殺之乃授疊州都督受詔不至家而去高宗

立召進僕射後欲立武昭儀為后畏大臣異議未決

帝密訪勣勣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

詔勣奉冊立武氏總章二年卒贈太尉謚曰貞武

范氏祖禹曰太宗以勣為何如人哉以為愚也則

不可託幼孤而寄天下矣以為賢也當任而弗疑

何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之是以

犬馬畜之也豈堯舜親賢之道乎利祿之士可得

而使也又曰高宗欲廢立而猶難於顧命大臣取決於勣

之一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

不諫又勸成之孽后之立無忌遂良之死唐室中

絕皆勣之由其禍豈不博哉太宗以勣為忠故託

以幼孤而其大節如此

知人帝其難之信矣

胡氏寅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蓋人不受其情相

命而信喻矣遠德下衰疑阻猜貳至于刑社軟血

曾未旋踵又已背之是故孔子於春秋不責盟誓

而善胥命取首息欲人之故博信而不為負義者而

勣齧指出血以受太宗之託若不為負義者而於

王武廢興之際以一言喪邦則不必待如里克然

後為臆大節也夫以一言許人者猶恐非其本心勣

受託而無一言徒齧指出血而已使當堯舜之智

豈得遁乎

呂氏初謙曰太宗以勸守邊可謂善用人矣至其
任以託孤之寄則非其所能也按吳起與田文論
功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
起文曰不如此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
曰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
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
乎屬之疑乎起然良久而太宗以子之慶曰文之賢
於長城是亦吳起之所長而太宗以子之慶曰文之賢
任宜其城是亦吳起之所長而太宗以子之慶曰文之賢
敗也其城是亦吳起之所長而太宗以子之慶曰文之賢
葉氏道曰勸本無甚所長只是不負人夫不負人
固可任以事至於關朝廷之重則非不負者能之
如立武氏之說彼豈有意於負太宗者柰何利害
所存彼其不學誠不識此意以周勃之少文幾陷
呂氏之禍以致也况勸以重厚言之失豈知他日之禍
無術所以致也况勸以重厚言之失豈知他日之禍
哉如此

愚按太宗英武將畧優於漢高至於知入料事
不及漢高遠矣其間章較著者李勸之事是

馬周

也。自今觀之勸之為人不能若純慤自任術數非
持太宗不能知至今人不能知何也勸始事翟非
讓讓為李密所誅勸不能死勸始與單雄信誓同死
屈伏請降復不能死勸始與單雄信誓同死
雄信誅又不能死勸始與單雄信誓同死
生則推功死則收葬太宗之將終也勸為壘州
謂可以託孤過矣太宗之行汝用為相勸為壘州
都督謂太子曰勸若即行汝用為相勸為壘州
汝必殺之勸聞命不辭家而去夫太宗之術數
可謂精矣勸知勸之術數又高出於其上哉
後武氏之立竟以勸一信而定而唐之勸亦以
盡於武氏之手蓋大勸一信而定而唐之勸亦以
術數報之固不見於房杜幸勸起家勸亦以
其弟曰我見房杜幸勸起家勸亦以
吾後子孫有交遊非類者汝必殺之勸亦以
舉兵覆宗至毀冢而暴骨嗚呼勸所任之術數
至是而無所施其巧矣是以
君子惡任無智而大居正也
不字賓王家貧嗜學資志曠遠武德中補州助教
不治事而去密州趙仁本高其才厚贈使入關

留汴為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眾異之餘

見下博州在平人也在平縣今仍舊隸山東貞觀

五年至京師舍於中郎將去聲唐制中郎將太子府屬之常何之家常姓何名時太宗令百官上書言得

失後令平聲周為何陳便宜二十餘事為去聲令奏之事

皆合旨太宗恠其能問何何對曰此非臣所發意乃

臣家客馬周也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間凡四度遣使

催促使去聲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授監察御

史唐制掌分察百察巡按州郡獄訟累除中書舍人

唐制掌侍進奏參議表章周有機辯能敷奏深識事端故動無不

中去聲太宗嘗曰我於馬周暫時不見則便思之十八

年歷遷中書令如兼太子左庶子周既職兼兩官處

事平允處上聲甚獲當時之譽又以本官攝吏部尚書

太宗嘗謂侍臣曰周見事敏速性甚慎至一作貞正至於

論量人物量平聲直道而言朕比任使之比音鼻多稱朕

意稱去聲既寫忠誠親附於朕實藉此人共康時政也

按史傳帝嘗以飛白書賜周曰鸞鳳冲霄必假羽翼

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周疾甚詔使視護躬為調藥周

以為也二十二年卒按此章曰貞觀五年周為何陳

便宜與舊史同通鑑考異曰五年周見有詔令百官

政常何陳事舊史或本於

宋氏祁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習憲章者。其自視與築巖一釣渭。亦何以異迹。夫帝銳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不逮。傳說呂望。使後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

世未有述焉。惜哉。唐氏仲友曰。觀太宗待遇馬周。過於房。杜。王。魏。如四使。惟趣飛白。觀之。皆異寵也。惜周不及四子。功

業止此。史氏謂君宰不膠漆而固。信矣。然周之才。豈獨不及說望而已哉。林氏之奇曰。魏無知之在漢。常何之在唐。其才能

技業。初無大過於人。而無知以舉陳平。而獲賞。常何。以舉馬周。而受賜。故無知之名。託於陳平。常何

之名。託於馬周。以為萬世不朽之名。傳由此觀之。人之有善。豈必盡出於已哉。愚按。自耕莘飯牛。築巖釣渭。由匹夫而陞朝。著君臣相得。建事立功者。不多見于後世矣。太宗覽常何之奏。而知其非何所為。何又能以實告。遂以布衣起新豐逆旅。濟濟清要。卒如覽奏之

所見。若馬周。固偉矣。太宗之知人。得可謂有古乎。周固未可以並驅先哲。而太宗則可謂有古遺風焉。

求諫第四 凡十章

太宗威容儼肅。百僚進見者。皆失其舉措。太宗知其若此。每見人奏事。必假顏色。冀聞諫諍。知政教

得失。貞觀初。嘗謂公卿曰。人欲自照。必須明鏡。主欲

知過。必藉忠臣。主若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敗。豈可

得乎。故君失其國。臣亦不能獨全其家。至於隋煬帝

暴虐。臣下鉗口。鉗巨切。卒令不聞其過。卒子聿切。遂至

滅亡。虞世基等。尋亦誅死。前事不遠。公等每看事有

不利於人。必須極言規諫。

愚按太宗之求諫。可謂切矣。而其納諫。亦可以為難矣。非惟能容人之諫。又使人而使之諫。故一時之臣。惟不怒人之諫。小臣如皇甫德參。無不諫也。非特文。非特大臣能諫。外臣如尉遲敬德。亦無不諫也。非特廷。臣能諫。武臣如尉遲敬德。亦無不諫也。非特廷。臣能諫。固也。夷狄之臣。如裴矩。亦無不諫也。非特廷。固也。求諫之誠。納諫之美。未嘗或之先也。觀其而。貞觀之初。自以威容儼肅。故嘗使人以色。則外無拒諫之容。鑒煬帝滅亡。故嘗求人使諫。諍夫能鑒隋之亡。則內有樂諫之實。假人使諫。諍夫能鑒隋之亡。故能化及一時。大咸諫。雖古昔。謗木諫。旌之盛。無以加焉。蓋由初年二者。實有以感召之也。史臣置此於求諫之首。其有深意哉。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

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

內可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匡救。數音朔。冀憑直言

鯁議。鯁音梗。刺在喉也。致天下太平。諫議大夫王珪對曰。臣

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商書傳說告高宗之辭。明諫之不可不受。是

故古者聖主必有爭臣七人。言而不用。則相繼以死。

爭。讀曰諍。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陛下開聖慮。納芻蕘。愚

臣處不諱之朝。聲。上。實願罄其狂瞽。太宗稱善。詔令

自是宰相入內。令平聲。相去聲。平章國計。必使諫官。唐制。諫官左右

散騎常侍四人。掌規諷過失。侍從。顧問。左右。諫議大夫八人。掌諫諭得失。侍從。贊相。左右。補闕十二人。掌

供奉。諷諫。大事。廷議。小事。則上封。隨入。預聞政事。有

所開說必虛已納之

孔氏甫曰太宗之任諫官真得其道夫天下之務至廣也軍國之機至要也雖明主聽斷賢相謀議思慮之失亦不能免當君相論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以關說或有缺失從而正之豈不美乎然大駁論事規正於人君之前安有不從之議茲亦制聞國謀必衆知無過之術耳若以諫官小臣不可救過或已彰而不可言故剛直之臣或有激訐不顧以爭之者君從之猶掩其過或不從則君之過大矣太宗任諫官可謂真得其道胡氏寅曰有失輒許諫官諫止貞觀致治之本凡有天下者皆可行是為王者師也雖然諫官盡如魏徵褚遂良王珪之徒則上不懼人君威嚴下不承大風旨而言可聽矣苟徒有聽諫之名而不擇忠直識治之士則或不許或比陰行其私而人主不得人為

尹氏起莘曰夫官以諫為名所言必本於公而宰相制天下事豈必盡能無失誠使諫官得隨事言之則不待命今已行之而後救之於末流矣雖然諫官之則或命大臣之所樂也必有英明之君體而治之則復見矣

愚按唐制入閣儀最為後世美稱蓋天子既御紫宸殿復移仗御便殿百官隨入曰入閣太宗用王珪言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同三品入閣夫君相一體固也而宰相入內必使諫官隨之則君臣舉無過矣茲太宗所以致治之美歟愚有望後世之君人也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護短而永愚隋煬帝好自矜誇護短拒諫誠亦實難犯忤虞世基不敢直言或恐未為深罪昔箕子佯狂自全孔子亦稱其仁

箕國名子爵也紂之諸父見紂無道諫之紂囚之為奴箕

子因佯狂而受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謂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也及煬帝被殺

世基合同死否杜如晦對曰天子有諍臣雖無道不

失其天下仲尼稱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

矢仲尼孔子字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鮪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事見

家語世基豈得以煬帝無道不納諫諍遂杜口無言偷

安重位又不能辭職請退則與箕子佯狂而去事理

不同昔晉惠帝姓司馬名衷武帝次子也西晉昏庸之主賈后惠帝之后後為趙王

倫所廢矯將廢愍懷太子名適惠帝太子殺趙王倫後謚曰愍懷

司空張華司空三公之官張華字茂先竟不能苦爭

阿意苟免及趙王倫字子彞晉宣帝第九子後以篡逆誅死舉兵廢后

遣使收華使去聲華曰將廢太子日非是無言當不

被納用當去聲其使曰公為三公太子無罪被廢言

既不從何不引身而退華無辭以答遂斬之夷其三

族古人有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於

度切相故君子臨大節而不可奪也皆論語張華既

抗直不能成節遜言不足全身王臣之節固已墜矣

虞世基位居宰輔在得言之地竟無一言諫諍誠亦

合死太宗曰公言是也人君必須忠良輔弼乃得身

安國寧煬帝豈不以下無忠臣身不聞過惡積禍盈

滅亡斯及若人主所行不當臣下又無匡諫苟在阿

順事皆稱美。則君為暗主。臣為諛臣。君暗臣諛。危亡不遠。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盡至公。共相切磋。以成理道。公等各宜務盡忠諫。匡救朕惡。終不以直言忤意。輒相責怒。

愚按太宗之問。歸咎於君。如晦之對。歸罪於臣。可謂兩得其道矣。蓋君知所以歸咎於君。則為君也。必能盡君之道。臣知所以歸咎於臣。則為臣也。必能盡臣之道矣。太宗所以君臣辭令之間。豈非兩得其道哉。然太宗因是而求言於臣。謂終不以直言忤意。輒相責怒。可謂之賢也。已。况斯時也。正年穀豐熟。百姓樂生。適安內肅。上恬下熙。太宗方以行帝王道。有既效之語。固宜望侍臣。以匡救之益也。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此古先哲王之處治安之大猷也。太宗有焉。
貞觀三年。太宗言。自空寂。寂。字玄真。蒲州人。仕隋為晉陽宮副監。秦王方建

大計。未敢白高祖。以寂最善。遂以情告之。寂乃以官人私侍高祖。脅從之。武德初。拜僕射。呼裴監。不名。貞觀初。進拜司空。後坐罪。放靜州。會羗反。或言寂為主。既而寂率家僮破羗。帝念寂。詔入朝。會卒。封河東公。
曰。比有比音鼻。上書奏事。條數甚多。朕總黏之。屋壁出入觀省。悉井。所以孜孜不倦者。欲盡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寢。更平。亦望公輩用心不倦。以副朕懷也。

愚按成湯之聖。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周公之聖。思兼三王。夜以繼日。經綸萬化。皆是心也。聖哲猶爾。况賢王乎。太宗每思政理。或至三更。猶望群臣同心不倦。是心也。坐以待旦之心乎。夜以繼日之心乎。

貞觀五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自古帝王多任情喜

怒喜則濫賞無功。怒則濫殺無罪。是以天下喪亂。莫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嘗不以此為心。恒欲公等盡情極諫。公等亦須受人諫語。豈得以人言不同己意。便即護短不納。若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胡氏寅曰。太宗俾大臣受諫。蓋欲大臣知諫之難。受欲之難。違以明己之不易。然其言則善矣。非惟責其臣以諫君。又訓其臣以正己。切磋之義也。三代人君必有師友。後世師難以正己。得端良正直之士。使誦論經訓。規箴闕失。如三益之友。則亦可以成德而寡過。太宗勉此不怠。其致昇平之治。宜哉。愚按太宗之納諫。真三代以下之所無有也。已能納諫。可以為賢矣。而又勸其臣使受人之諫。可不謂尤賢乎哉。且其言曰。不能受諫。安能諫人。至哉言乎。蓋必己能遷善。而後能告其君。以善。己能改過。而後能正其君之過。是故曹參成清靜之治。資蓋公之一言。仁傑成中興之功。賴

行冲之藥石。傳曰。惟善人能受直言。不能受人之直言。而望其直言。於主。不亦難乎。

貞觀六年。太宗以御史大夫唐制。以掌刑法。典章糾

也。長韋挺京兆人。少與隱太子善。後為太子宮臣。武

臣。遂流雋州。貞觀初。王珪魏王。府事。復改太常卿。帝討遼東。命珪主餉料。運渠

塞。不通。挺以待凍。中書侍郎唐制。貳令之職也。朝廷

則為使。以授之。四夷來朝。則受其表。杜正倫相州人。

秀才。貞觀初。魏徵後行左庶子。漏泄帝怒。太子廢。坐流

驪州。顯慶初。遷中書秘書少監。去聲。唐制。秘

南著作郎唐制。秘書省屬官也。掌修撰碑誌。姚思廉。名

祖。以字。京師。府僚。皆奔。獨思廉。侍王。帝義。代之。授秦王府

文學王即位改弘文館學士。迂著作郎。等上封事稱旨。稱去聲。召而謂曰

朕歷觀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宜盡誠規

諫。至如龍逢比干。龍逢。桀之賢臣。皆以忠諫見殺。紂不免孥戮。

一作仇戮孥子也。戮殺之也。為君不易。以豉切。為臣極難。朕

又聞龍可擾而馴。循音然。嗟下有逆鱗。卿等遂不避犯

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慮宗社之傾敗。每思卿

等此意不能暫忘。故設宴為樂。洛音仍。賜綰有差。

唐氏仲友曰。此太宗見諫者悅而從之。一事也。有功見知。猶悅。况諫諍而見知乎。設宴賜帛。謂思至意。故舉酒相樂。具有鹿鳴燕忠臣嘉賓之意。亦太宗行王道之一端也。

愚按。太宗以廷臣上封事。稱旨。設宴賜帛。所以獎進激勸之道。可謂至矣。而且以觸鱗為喻。使

龍逢比干之誅。事無道之君。而然也。以太宗之

聰明英睿。夫豈有是哉。而能以無道之

太常卿唐制。掌禮樂郊廟社稷之事。韋挺嘗上疏陳得失。太宗賜

書曰。所上意見極是。謹言辭理可觀。甚以為慰。昔齊

境之難。去夷吾有射鉤之罪。蒲城之役。勃鞞為斬袂

之仇。而小白不以為疑。重耳待之若舊。射鉤事見任

賢篇注。勃鞞。晉寺人披也。重耳。晉文公名。晉獻公使

勃鞞殺重耳。晉即位為晉君。懷公之黨欲弒之。勃鞞欲

後重耳歸晉。即位為晉君。懷公之黨欲弒之。勃鞞欲

以告。求見解前罪。文公使人讓之。勃鞞曰。臣不敢以

二心。事君。故得罪。君已反。豈非各吠非主。漢書。桀犬

不仁。特吠志在無二。卿之深誠見於斯矣。若能克全

此節則永保令名如其怠之可不惜也勉勵終始垂
範將來當使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不亦美乎朕
比不聞其過比音鼻未覩其闕賴竭忠懇數進嘉言數音

朔用沃朕懷一何可道舊本此與上章通為一章今按不同分為二章

愚按太宗賜書韋挺示至公用人之道而舉齊之管仲晉之勃鞞為喻夫齊晉二伯主置射鉤斬袂而用二子二子亦能盡忠於其君矣然嘗觀之懷公入國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懷公命突召其子狐突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狐突寧死而毛偃事文公不二若以狐突之言律之則管仲勃鞞又若之何而可哉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閒居靜坐則自內省悉井恒恐上不稱天心下為百姓所怨但思正

人匡諫欲令平聲耳目外通下無怨滯又比見比音鼻人

來奏事者多有怖懼音懼也言語致失次第尋常奏事

情猶如此况欲諫諍必當畏犯逆鱗所以每有諫者

縱不合朕心朕亦不以為忤若即嗔責深恐人懷戰

懼豈肯更言

愚按昔漢賈山曰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導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猶人猶恐懼不敢自盡况震之以此威怒乎太宗每以上言和顏聽納也為人君者思賈山之言充太宗之量何慮人臣之不忠諫哉

貞觀十五年太宗問魏徵曰比來比音鼻朝臣都不論

事何也徵對曰陛下虛心採納誠宜有言者然古人

云未信而諫則以為謗已信而不諫則謂之尸祿論語

子夏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尸祿謂尸位而竊祿但人之才器各有不

同懦弱之人懷忠直而不能言踈遠之人恐不信而

不得言懷祿之人慮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與緘

默俛仰過日太宗曰誠如卿言朕每思之人臣欲諫

輒懼死亡之禍與夫扶起鼎鑊音赴鼎鑊冒白刃亦何異哉

故忠貞之臣非不欲竭誠竭誠者乃是極難所以為

拜昌言語見虞書益稷謨豈不為此也為去聲朕今開懷抱納

諫諍卿等無勞怖懼遠不極言

朱氏黼曰言路通塞關君德之盛衰人主因言者之多寡固可自察其身之得失也諫者多必吾之

能聽諫者直必吾之能容犯顏而不憚必吾無拒

人之色苦口而無隱必吾無好佞之心一或反是

則是吾德之不進吾心之不虛吾之好佞而惡直

樂諛而畏忠也太宗即位之初虛心訪納故論諫

者步隨袂接表疏之進筭溢几盈一日萬機在今

猶昔而論事之誠頓爾銷滅帝而內省當必有以

致此者始導諫中悅從終勉強微屢論矣今猶此

問微以愛身畏罪為言蓋欲使帝自悟耳帝以赴

鼎冒刃為開說之比終不能深自克責復為敷求也

愚按貞觀十一年魏徵謂陛下欲善之志不及

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十三年又謂陛下

下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凡十事則君德

亦少貶矣尚幸勉強欲善之意猶能自克故能

開導聽納至謂群臣近來都不論事則又在魏

徵微戒不克終之後得無或如徵之言乎後之

人君所宜慎始而敬終也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自知者明信為難

矣。如屬文之士。屬音屬伎巧之徒，皆自謂已長，他人不

及若名工文匠，商畧詆訶，蕪詞拙跡，於是乃見。由是

言之人，君須得匡諫之臣，舉其憊過。憊與同一日萬機

一人聽斷，雖復憂勞，安能盡善。常念魏徵隨事諫正，

多中朕失。中去聲如明鏡鑿形，美惡必見。因舉觴賜玄

齡等數人勛之。勛切，勉也。

愚按魏徵以貞觀十七年春正月卒，太宗謂玄齡嘗念魏徵隨事諫正，如鏡照形，美惡必見。舉

觴賜玄齡等數人，以勛之。蓋欲群臣亦如徵之

極言無隱也。然此言恐在徵卒之後，未必在十

貞觀十七年，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昔舜造漆

器。漆，木名，可以髹物。世傳造漆器自舜始。禹雕其俎。俎，薦肉之器。當時

諫者十有餘人，食器之間，何須苦諫。遂良對曰：雕琢

害農事，纂組傷女工。組，音祖，綉作也。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

器不已，必金為之；金器不已，必玉為之。所以諍臣必

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復音太宗曰：卿言是矣。

朕所為事，若有不當。去聲或在其漸，或已將終，皆宜進

諫。比見前史。比音鼻或有人臣諫事，遂答云：業已為之。

或道業已許之，竟不為停改。為去聲此則危亡之禍，可

反手而待也。舊本此與前章通，為一章。今按不同。分

范氏祖禹曰：所貴乎賢者，為其能止亂於未然，開邪於未形也。若其已然，則眾人之所能知也。何賴

於賢乎。危亡之言。惟明主能信。闇主忽焉。是以自古無事之時。常患乎諫之難入也。故聖主能從諫。於未然。賢主能改過。於已然。諫而不聽。斯為下矣。忠臣之事上君也。亦諫其未然。事而中君也。多諫其已然。事闇君也。救其橫流。故有以諫殺身者矣。唐虞之時。群聖聚於朝。無過舉矣。憂其所當憂。戒其所當戒。故常有傲懼之言。其慮患豫防也。至於後世。令王其賢。臣多諫其已然。而防其未然。太宗求諫於群臣。其有意於防未然者乎。

唐氏仲友曰。遂良之對是矣。抑猶有說。舜禹大聖。纖過必箴。與太保旅獒同意。荀卿謂事聖君。有聽從無諫爭。豈知言哉。

愚按。昔商紂始為象箸。箕子嘆曰。彼為象箸。必不盛以土簋。將為犀王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菽藿。衣短褐。而舍於茅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臺廣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遠方珍物。與馬宮室之漸。亦若此也。然所謂滿盈無所復諫之言。其意蓋亦若此也。

則似非忠臣愛君之語。幸太宗之言。有足以救斯言之失也。

納諫第五

凡十章。直諫另為一類。附此篇之後。

貞觀初。太宗與黃門侍郎王珪宴語。通鑑作貞觀二年十二月。以黃

門侍郎王珪為守侍。時有美人侍側。充世婦之數。九員。中上嘗問居與珪語。

本廬江王瑗之姬也。廬江王名瑗。太祖生蔚。蔚生哲。後瑗傳首至京師。瑗敗。籍没入宮。太宗指示珪曰。

廬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取之。為是邪。為非邪。太宗曰。

安有殺人而取其妻。卿乃問朕是非何也。珪對曰。臣聞

於管子曰。管仲著書十齊桓公之郭國。齊桓公名小白。郭小國。齊

於管子曰。八篇。曰管子。齊桓公之郭國。齊桓公名小白。郭小國。齊

滅之也。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

惡惡也。惡上烏去聲。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

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

能去。所以亡也。去。土聲。後同。已上。王珪述。今此婦人。

尚在左右。臣竊以為聖心是之。陛下若以為非。所

謂知惡而不去也。太宗大悅。稱為至善。遽令以美人

還其親族。令。平聲。按新舊史。皆云帝雖不出此美人。

主。既重珪言。何得反棄而不用乎。且美人況待左右。

又非嬖寵著名之人。太宗何愛而留之。此章為是也。

唐氏仲友曰。王珪納諫。皆人主情慾之際。人所難言。可謂無慙於魏徵矣。

愚按春秋傳曰。人誰無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王珪之直言無諱。言人之所難言。太宗之改過

不吝。改人之所難改。王珪進諫之誠。太宗納諫之美。方之古昔。何以尚茲。

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之乾元殿。洛陽。古成周之地。今河南路。乾

元殿。隋所建。以備巡狩。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給事中。唐掌侍左右。分判省事之官。察弘文館繕守也。

張玄素。蒲州人。仕隋為景城縣戶曹。竇建德陷景城。將殺之。邑人號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遂釋之。貞觀初。召問以政

道。歷太子詹事。遷左庶子。會東宮廢。坐罪為民。頃之。召授刺史。麟德初卒。

上書諫曰。陛下智周萬物。囊括四海。令之所行。何往不應。志之所欲

何事不從。微臣竊思秦始皇之為君也。藉周室之餘

因六國之盛。將貽之萬葉。及其子而亡。周之季世。天下大亂。秦并

吞之六國。齊楚燕韓趙魏也。始皇曰。朕為始皇帝。後世以數計。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歿。二

世以數計。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歿。二

世立而趙高弒之子諒由逞嗜奔慾逆天害人者也

是知天下不可以力勝神祇不可以親恃惟當弘儉

約薄賦歛去聲慎終始可以永固方今承百王之末屬

凋弊之餘必欲節之以禮制陛下宜以身為先東都

未有幸期即令補葺令平聲諸王今並出藩又須營構

興發數多豈疲人之所望其不可一也陛下初平東

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撤毀天下翕然同心傾仰豈

有初則惡其侈靡惡烏去聲今乃襲其雕麗其不可二也

每承音旨未即巡幸此乃事不急之務成虛費之勞

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兩都東都洛陽西都長安也勞役

過度怨讟將起其不可三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力

凋盡天恩含育粗見存立粗平聲飢寒猶切生計未安

三五年間未能復舊柰何管未幸之都而奪疲人之

力其不可四也昔漢高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日

西駕漢高祖姓劉名邦沛人伐秦得天下國號漢婁敬齊人高祖在洛陽敬說曰陛下取天下與周

異宜入關而都按秦之故上未決張良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長安賜敬姓劉氏拜郎中豈不知

地惟土中貢賦所均但以形勝不如關內也伏惟陛

下化凋弊之人革澆漓之俗為日尚淺未甚淳和斟

酌事宜詎可東幸其不可五也臣嘗見隋室初造此

殿楹棟宏壯大木非近道所有多自豫章採來豫章郡名

今龍興路。二千入拽一柱。其下施轂皆以生鐵為之。

中間若用木輪動即火出略計一柱已用數十萬則

餘費又過倍於此。臣聞阿房成秦人散。房音旁。見政體篇註。章

華就楚眾離。楚靈王為章華之臺。納亡人以實之。乾元畢工。隋人解體。

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殘之後。役瘡痍

之人。費億萬之功。襲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於煬

帝遠矣。深願陛下思之。無為由余所笑。由余。西戎人。戎王使由余

觀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鬼為之。則勞神矣。人為之。亦苦民矣。公恠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

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云云。出史記。則天下

幸甚矣。太宗謂玄素曰。卿以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

對曰。若此。殿卒興。卒子。聿切。所謂同歸於亂。太宗嘆曰。我

不思量。平聲。遂至於此。顧謂房玄齡曰。今玄素上表洛

陽實亦未宜修造。後必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所

有作役宜即停之。然以卑干尊。古來不易。以豉切。非其

忠直安能如此。且眾人之唯唯。並音韋。不如一士之諤

諤。可賜絹五百匹。魏徵嘆曰。張公遂有回天之力。可

謂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按史傳。此疏有曰。臣聞東都

焚之。陛下謂瓦木可用。請賜貧人。事雖不從。天下稱

為盛德。今復度而營之。是隋役又興。不五六年間。一

捨一取。天下將謂何。帝顧玄齡曰。洛陽朝貢。天下中

雖露坐庸何。苦。即詔罷役。

范氏相禹曰。上之所好者。下之所競也。太宗虛已。

以來直言。故羣臣爭救其失。惟恐其言之不切。太

宗不惟悅而從之。又賞以勸之。此人君

之所難能也。夫如是。何患於有過乎。

張氏九成曰。古人以片言干己。以疏賤投至貴。

非至誠切直。豈足以遇合。始玄索以小吏在擾攘

間。蒙天子訪問。隋唐興替之力。惜乎匪人淫慢。厭疾

後。懇切疏諫。遂有回天之禍。至

此忠誨功無成。而遷播之痛哭也。

呂氏曰。堯舜天下之至善也。故人情莫不

為之。桀紂天下之至惡也。故人情莫不耻言之。世

為之。亦未嘗不非桀紂。而未必不為桀紂之所為。如

是則雖知以堯舜自名。而未必不為桀紂之所為。如

惟聖明之君。知所以為堯舜者。在於力行之。而不在

於空言。苟其行之未善。人雖被以桀紂之名。而不在

怒。夫然後可以進於堯舜。則漢高祖桀紂之名。而不在

謂也。高祖問周昌曰。桀紂何如。對曰。此對桀紂之名。而不在

夫二君受之。雖不能盡如堯舜。而亦堯舜之徒耳。此

二君受之。雖不能盡如堯舜。而亦堯舜之徒耳。此

無他。知以桀紂之歸也。故堯舜而亦堯舜之徒耳。此

不取為桀紂之歸也。故堯舜而亦堯舜之徒耳。此

太宗有一駿馬特愛之。恒於宮中養飼。無病而暴死。

太宗怒。養馬官人將殺之。皇后長孫諫曰。昔齊景公

以馬死殺人。齊景公名杵臼。晏子請數其罪云。數。上聲。晏子。

夫齊大爾養馬而死。爾罪一也。使公以馬殺人。百姓聞

愚按。洛邑為土中。以四方貢賦道里均也。周之都鎬京也。洛為東都。於此而朝諸侯。漢之都長安也。洛有南宮。於此而臨幸焉。唐都長安。視洛陽與周漢同。天下既平。修治洛邑。若未甚害也。然洛陽多隋宮室。制度過侈。非所宜修。太宗納玄素之諫。遽令罷役。善矣。它日飛山翠微。玉華之役。又非洛陽陪京之事勢。能追思玄素之言。則尤善矣。

之必怨吾君爾罪二也諸侯聞之必輕吾國爾罪三也公乃釋罪陛下嘗讀書見此事豈忘之邪太宗意乃解又謂房玄齡曰皇后庶事相啓沃極有利益爾

愚按晏子諫齊景公有三罪之說其意美矣今觀太宗欲殺宮人之事蓋亦有三失焉何也不實賢而寶駿馬則寶非其寶矣不以馬死而欲殺人則刑非官人則任非其任矣以馬死而欲殺人則刑非其刑矣向非文德皇后不能御則天時為官人進乎史稱太宗有壯馬不能御則天時為官人進而言曰妾有三物能御之一曰鐵鞭其背二曰鐵槓槓其首三曰匕首斷其喉太宗壯之夫太宗使宮人養馬不過一時溺於嗜好而已孰知官人之中有善御馬如則天者已潛擬於其後乎吁可畏哉

貞觀七年太宗將幸九成宮隋仁壽宮也散騎常侍姚思

廉進諫曰陛下高居紫極寧濟蒼生應須以欲從人

不可以人從欲然則離宮遊幸此秦皇漢武之

事始皇姓嬴名政國號秦武帝姓劉名徹國號漢故非堯舜禹湯之所為也

言甚切至太宗諭之曰朕有氣疾熱便頓劇故非情

好遊幸好去聲甚嘉卿意因賜帛五十段

愚按漢元欲乘樓船以薛廣德之言而止夫漢元庸君則天欲觀舍利以狄仁傑之言而止夫漢元庸君則天女主尚能改過不吝况如太宗之素號納諫者乎思廉九成之諫非不切也太宗氣疾之喻亦近於過飾非矣且既不免其人臣之直諫可以賄人君之過可以賄賂而免其人臣之直諫可以賄賂而移也太宗之賜思廉之受胥失之矣

貞觀三年李大亮授京兆人令擊盜皆降擢金州司馬

貞觀初授太府卿復出為涼州都督俄為西北道安撫大使以綏諸部降者八年討吐谷渾有功進爵為公拜右衛將軍臨終表請罷遼東役為涼州都督涼州今西涼嘗有臺

使至州境後使去聲見有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

曰陛下久絕畋獵而使者求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

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書曰以卿兼

資文武志懷貞確故委藩牧藩屏牧守也當茲重寄比在

州鎮比音聲績遠彰念此忠勤豈忘寤寐使遣獻鷹

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懇到

覽用嘉歎不能已已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宜守此誠

終始若一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

景福好去聲詩小雅古人稱一言之重侷於千金卿

之所言深足貴矣今賜卿金壺餅金椀各一枚雖無

千鎰之重鎰音益重二是朕自用之物卿立志方直

竭節至公處職當官聲每副所委方大任使如字以

申重寄公事之間宜觀典籍兼賜卿荀悅漢紀一部

博極為政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舊本

此章之首曰貞觀初今按通鑑標年

張氏九成曰事君必以忠立忠必以才行已必以誠三者全備可謂賢矣大亮文武才幹而諫獻鷹

近於忠太宗親任之篤蓋才兼文武而濟之以忠誠耳房喬稱有陵勃之節詎不信夫

愚按太宗之朝。臺閣侍從之臣。獻可替否。必開諭。臺不啻如飢渴之於飲食。是宜列在外服之臣。亦不肯順旨。曲從。敢踰位而言也。若李太亮求鷹之諫。太宗非惟悅從之。又賞賚之。盛哉。太宗之納諫也。然廷臣進諫。猶曰。朝夕論思。日月獻納也。遠方藩臣。不在君側。寧弗旨而不顧。身若大亮者。可謂忠臣也。已。此尤藩臣之所當則效也。

貞觀八年陝縣丞皇甫德參。皇甫德參。復

也。上書忤旨。太宗以為訕謗。侍中魏徵進言曰。

昔賈誼當漢文帝上書云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長

歎息者六。漢文帝名恒。高祖次子也。賈誼。洛陽人。文

所匡建。其略曰。臣竊為事執可為痛哭者六。自古上書率

多激切。若不激切。則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訕

謗。惟陛下詳其可否。太宗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令賜

德參帛二十段。言。平聲。按通鑑。中牟丞皇甫德參。上

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

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耶。欲治

訕謗之罪。魏徵諫曰。云云。上曰。朕罪斯人。則誰敢言

乃賜絹二十四匹。它日徵奏言。陛下近且不好直言。

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與此章雖小。異而詳。故附見焉。

胡氏寅曰。無常者。惟人心乎。太宗初下洛陽。毀隋

宮室。惡其侈也。即欲修建。雖為諫少。輟然。意終不

已。竟使成之。最後并怒。諫者。欲加之罪。何其一。念

之難回也。太宗克己。從諫。終自勉焉。其心術有蔽。不

能自祛。猶如此。况不能克己。從諫者。宜如

何。則亦觸情。縱欲。猶不能克己。從諫者。宜如

愚按。為人上者。甚矣。虛心聽納。之難也。以太宗

之始。怒皇甫德參。而欲罪之。復從徵言。德參遂

不擇高官。膺厚賞。始也。怒人之言。終也。從人之怒

不貴無過。而貴改過。太宗之謂矣。然忤旨之怒。

其中心之發見耶。抑一時磯激而然耶。向非微之忠鯁。其為君德之累。豈少哉。德參區區一縣。尤可為微臣之則效也。此。

貞觀十五年遣使詣西域使去聲。後同。西立葉護可

汗未還葉音攝。葉護。突厥大臣之號也。本曰葉護統。葉護數遣使入貢。秋七月。左領軍將軍張又令人多

資金帛令平聲。後同。歷諸國市馬。魏徵諫曰。今發使以立

可汗為名。可汗未定立。即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為意

在市馬不為尊立。可汗不為之。為去聲。可汗得立。則不甚懷

恩不得立。則生深怨。諸蕃聞之。且不重中國。但使彼

國安寧字使如。則諸國之馬不來自至。昔漢文帝有獻

千里馬者。曰。吾吉行日三十。吉行。謂巡幸祭祀也。凶行日五十。

凶。漢書作師。凶行。謂出兵行師也。鸞輿在前。與。漢書作旗。屬車在後。屬。音

因秦制。大車八十一乘。相屬也。吾獨乘千里馬將安之乎。乘。平聲。之。猶往也。有獻千

乃償其道里所費而返之。又光武名秀。漢中興之君。有獻千

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今陛下凡

所施為施。平聲。皆過三王之上。遼音。奈何至此。欲為

孝文光武之下乎。又魏文帝姓曹。名丕。操之子。受漢禪。國號魏。求市

西域大珠。蘇則曰。蘇。姓。則。名。字。文。師。扶風人。仕魏。為侍中。若陛下惠及

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縱不能

慕漢文之高行。去聲。可不畏蘇則之正言耶。太宗遽令

止之

舊本此章之首曰貞觀中今按通鑑標年

唐氏仲友曰魏徵之諫不使蠻夷窺中國也先王內中夏而外四夷其待之固有其道矣後世不為所亂則為所窺皆起於喜功貪利之故太宗聖明猶不免此徵之所言切中其病而終唐之世困於亂華可不戒哉

愚按禹貢曰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因其織皮之貢而即叙之此大禹之撫四夷也漢武因名馬通大宛而致連年之師光武卻名馬閉玉關而絕西域之使二君之得失蓋可觀矣是宜魏徵之進諫幸太宗克從之也

貞觀十七年太子右庶子高季輔

名馮以字行德州人以孝聞貞觀初

拜監察御史不避權要累轉中書舍人列上疏陳得失特賜鍾乳一劑使人乳通氣生胃謂曰御進藥

石之言

謂其言有益於國猶藥石有益於病也

故以藥石相報

按史傳後

為吏部侍郎善銓叙人物帝賜金背鏡一以况其清鑒焉

唐氏仲友曰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人主勉進臣下之功德欲其不怠如此太宗兩賜季輔得懋賞之意然以季輔文武正直不至宰輔未為盡其才也

愚按藥石所以愈膏肓之疾金鏡可以別姦妍之形太宗嘉人臣之進言比之為藥石望人臣為君臣相與之盛事也

貞觀十八年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夫人臣之對帝

王扶夫音多順從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發問不得

有隱宜以次言朕過失長孫無忌唐倫等皆曰陛下

聖化道致太平以臣觀之不見其失黃門侍郎劉洎

字思道。荊州人。貞觀七年。為治書侍御史。遷右丞。號稱。載十七年。述曰。直東宮。遷侍中。太宗征遼東。詔輔太子監國。洎曰。願無憂大臣有罪。當按法誅之。帝恠其言。及還。遂賜死。對曰。陛下撥亂

創業。實功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有人上書。辭

理不稱者。聲稱去或對面窮詰。無不慚退。恐非獎進言

者。太宗曰。此言是也。當為卿改之。為去聲。按通鑑。是

平官。因有是問。無唐儉名。又載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見其失。上皆納之。

林氏之奇曰。仁人君子之事君。當夫治安之世。而危敗禍亂之言。未嘗一日而忘於口者。蓋不如是。

不足。以維持其治安。而保養其聰明也。舜襲堯之位。行堯之道。可謂治世矣。然益曰。罔失法度。禹曰。

無若丹朱。傲。皐陶曰。元首叢脞。哉。夫舜宣有是哉。

而禹益。皐陶則不可以無是言也。太宗之德。固未

能盡如堯舜。真觀之治。固未盡如唐虞之時。而

欲自聞其過。則其心猶足為堯舜之心也。惜夫太

宗有堯舜好問之心。而長孫無忌之

徒。無禹益皐陶箴規之戒。可勝嘆哉。

愚按。貞觀末年。魏徵既死。在廷群臣。類多諛說

之風。其間諛說之特甚者。長孫無忌是也。太宗

欲群臣直言無忌。則曰。陛下無失太宗欲知其

過。無忌則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

太宗欲聞破高麗之計。無忌則曰。諸將奉成筭

而已。嗚呼。孔子所謂言而莫予違者。其無忌之

謂乎。向非劉洎輩。面折廷爭。庶幾魏

徵之風。則貞觀之政。難乎令終矣。

太宗嘗怒苑西監掌官苑穆裕穆裕名命於朝堂斬之

時高宗為皇太子高宗名治。初封晉王。遽犯顏進諫

太宗意乃解。司徒長孫無忌曰。自古太子之諫。或乘

間從容而言。乘。平聲。間。去聲。從。即容切。今陛下發天威之怒。太子

申犯顏之諫。誠古今未有。太宗曰。夫人久相與處。音夫

上扶。虞。自然染習。自朕御天下。虛心正直。即有魏徵朝

夕進諫。自徵云亡。劉洎岑文本字景仁。鄧州人。貞觀初。除秘書郎。奏籍田

頌。擢中書舍人。號善職。遷侍郎。十七年。文本不欲兼東宮官。乃詔五日一參東宮。後遷中書令。卒。馬

周褚遂良等繼之。皇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見朕心說

諫者。因染以成性。故有今日之諫。舊本。此章與前章通。為一章。今按不

同。分為二章。

愚按高宗之處東宮也。不惟已能納諫。又於其父。何其賢哉。及其在位既久。艷后擅權。諫

臣結舌。李善感一言。至比之鳳鳴朝陽。其不能

納諫。可知矣。夫以一言之身。始則能諫。終則拒

諫。其故何哉。蓋嘗以唐史觀之。高宗以久不聞

諫。問於李勣。勣對曰。陛下所為。盡善無事。可不

嗚呼。高宗始之。能諫。蓋由太宗之德。有以化

直諫附凡十章

貞觀二年。隋通事舍人隋制。掌引鄭仁基女年十六

七。容色絕殊。當時莫及。文德皇后長孫氏。喜圖傳。尚

女則十篇。又為論斥漢馬后。不能檢押。外家使與政

事。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源。恤末事。臨終請帝

納忠諫。勿受讒。省遊畋。作役。訪求得之。請備嬪御。太宗乃聘為充

華。唐制。女官號詔書已出。策使未發。後同。魏徵聞

其已許嫁陸氏。方遽進而言曰。陛下為人父母。書曰。

作民撫愛百姓。當憂其所憂。樂其所樂。音洛。自古有

道之主。以百姓之心為心。故君處臺榭。後同。則欲

民有棟宇之安。食膏粱則欲民無飢寒之患。顧嬪御

則欲民有室家之歡。此人主之常道也。今鄭氏之女
 久已許人。陛下取之不疑。無所顧問。播之四海。豈為
 民父母之道乎。道一作義臣傳聞雖或未的。然恐虧損聖
 德。情不敢隱。君舉必書。所願特留神慮。太宗聞之大
 驚。手詔答之。深自克責。遂停策使。乃令女還舊夫。平令
聲後左僕射房玄齡中書令溫彥博禮部尚書王珪
 御史大夫韋挺等云。女適陸氏。無顯然之狀。大禮既
 行。不可中止。又陸氏抗表云。其父康在日。與鄭家往
 還。時相贈遺資財。初無婚姻。交涉親戚。並云。外人不
 知。妄有此說。大臣又勸進。太宗於是頗以為疑問。徵

曰。群臣或順旨。陸氏何為過爾分踈。徵曰。以臣度之。
度待洛切其意可識。將以陛下同於太上皇。太宗曰。何也。
 徵曰。太上皇初平京城。得辛處儉婦。稍蒙寵遇。處儉
 時為太子舍人。唐制。東宮右春坊置舍人。掌行令書表啓。太上皇聞之不
 悅。遂令出東宮。為萬年縣。見任賢篇註每懷戰懼。常恐不
 全。首領陸爽。陸氏名以為陛下今雖容之。恐後陰加譴
適音摘。責也。所以反覆自陳。意在於此。不足為恠。太宗笑
 曰。外人意見。或當如此。然朕之所言。未能使人必信。
 乃出勅曰。今聞鄭氏之女。先已受人禮聘。前出文書
 之日。事不詳審。此乃朕之不是。亦為有司之過。授充

華者宜停時莫不稱歎

朱氏黼曰。人主以改過為德。而以逢惡為耻。過作非為戒。人臣以格非為職。而以順非逢惡為罪。太宗嘗曰。前世帝王拒諫者多矣。或曰。業已為之。又曰。業已許之。終不為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是以終身導人使諫。從善如流。未嘗少有斬吝也。聘陸氏已聘。之。女。是誠不知而作也。聞魏徵一言。遂罪已。停冊。可謂更也。人皆仰之矣。玄齡輩一時名臣。宜有以將順其美。正救其惡。有以格君心之非。可也。乃曰。大禮既行。不可中止。雖妾婦所以愛主。不當如是。况大臣乎。太宗有改過之德。而玄齡輩不免有逢惡之罪。若魏徵其賢矣哉。

愚按古者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蓋天子所娶之國。嫡為正后。庶為媵。媵正后既終。則其嫡媵攝行。后職。故曰。天子諸侯不再娶。大抵六官之職。一定則不可改。移。不可增。益也。後世嬪正家之道。不明。正后之立。亦多以色而舉。况妃嬪乎。故姝麗之所在。不遠千里。

里求之。雖有夫之婦。有不暇恤。以太宗之為君。文德之為后。亦不能免。魏徵之諫。勉強從之。而巳。厥後士彘之女。亦以色選。孰知牝晨之禍。巳兆於此乎。蓋之戒。舜曰。罔淫於樂。仲虺之稱。湯曰。不邇聲色。後之人君。亦法乎此而已矣。

貞觀三年詔關中免二年租稅關東給復一年

以東尋有勅已役已納並遣輸納明年總為準折去

也給事中魏徵上書曰伏見八月九日詔書率土

同聲後皆給復一年老幼相歡或歌且舞又聞有勅丁巳配

役即令役滿折造餘物亦遣輸了待明年總為準折

道路之人咸失所望此誠平分百姓均同七子但下

民難與圖始日用不足皆以國家追悔前言二三其

德臣竊聞之天之所輔者仁人之所助者信今陛下

初膺大寶

易大傳曰聖人之大寶曰位

億兆觀德始發大號便有

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時之大信縱國家有倒懸

之急猶必不可况以泰山之安而輒行此事為陛下

為此計者

為此之於財利小益於德義大損臣誠智

識淺短竊為陛下惜之伏願少覽臣言詳擇利益冒

昧之罪臣所甘心簡點使

去聲後同

右僕射封德彝等並

欲中男十八已上簡點入軍

勅三四出徵執奏以為

不可德彝重奏

重平聲今見簡點者云次男內大有壯

者太宗怒乃出勅中男已上雖未十八身形壯大亦

取徵又不從不肯署勅太宗召徵及王珪作色而待

之曰中男若實小自不點入軍若實大亦可簡取於

君何嫌過作如此固執朕不解公意

解音徵正色曰

臣聞竭澤取魚非不得魚明年無魚焚林而畋非不

獲獸明年無獸若次男已上盡點入軍租賦雜徭將

何取給且比年

比音國家衛士不堪攻戰豈為其少

但為禮遇失所遂使

後如字人無鬪心若多點取人還

充雜使其數雖衆終是無用若精簡壯健遇之以禮

人百其勇

謂一人可當百夫也何必在多陛下每云我之為君

以誠信待物欲使官人百姓並無矯偽之心自登極

臣聞竭澤取魚非不得魚明年無魚焚林而畋非不獲獸明年無獸若次男已上盡點入軍租賦雜徭將何取給且比年比音國家衛士不堪攻戰豈為其少但為禮遇失所遂使後如字人無鬪心若多點取人還充雜使其數雖衆終是無用若精簡壯健遇之以禮人百其勇謂一人可當百夫也何必在多陛下每云我之為君以誠信待物欲使官人百姓並無矯偽之心自登極

已來大事三數件皆是不信復何以取信於人太宗愕然曰所云不信是何等也徵曰陛下初即位詔書曰逋私宿債欠負官物並悉原免即令平聲所司列為事條秦府國司亦非官物陛下自秦王為天子國司不為官物其餘物復何所有又關中免二年租調去聲關外給復一年百姓蒙恩無不歡悅更有勅旨今年白丁多已役訖若從此放免並是虛荷國恩荷去聲若已折已輸令總納取了所免者皆以來年為始散還之後方更徵收徵平聲百姓之心不能無恠已徵得物便點入軍來年為始何以取信又共理所寄在於刺史唐制

武德初罷郡為州改太守曰刺史掌宣德化歲巡屬縣觀風俗錄囚恤鰥寡縣令唐制縣導揚風化撫字黎氓敦民業崇地常年貌稅並悉委利養鰥寡恤孤貧審冤屈親獄訟之至於簡點即疑其詐偽望下誠信不亦難乎太宗曰我見君固執不已疑君蔽此事今論國家不信乃人情不通我不尋思過亦深矣行事往往如此錯失若為致理乃傳中男賜金甕一口賜珪綬五十匹

愚按孔子曰去食去兵無信不立湯之有天下也首曰彰信兆民武王之有天下也首曰博信明義三代之得天下未有不以信為先者也太宗即位之初首欲以誠信待物可謂能以湯武為法者矣然徒知其為信待物不知其所以信故魏徵歷陳其目謂原免逋債而秦府不與一不信也給散租調已散復徵二不信也簡點丁男不任守令三不信也太宗欣然從徵之言君臣魚

水實始于此終致貞觀之盛有以也哉

貞觀五年持書侍御史

唐制舉劾官品本作治權萬

紀權姓萬紀名京兆人性悻直為治書

侍御史魏徵奏黜之後數年復是官侍御史唐制

承百察及入閣李仁發俱以告訐譖毀

訐居數蒙引

見數音朔音現任心彈射

彈平聲肆其欺罔令在上震怒

令平臣下無以自安内外知其不可而莫能論諍給

事中魏徵正色而奏之曰權萬紀李仁發並是小人

不識大體以譖毀為是告訐為直凡所彈射皆非有

罪陛下掩其所短收其一切乃騁其姦計附下罔上

多行無禮以取強直之名誣房玄齡玄齡嘗掌内外

平斥退張亮鄭州人初玄齡薦為車無所肅厲徒損

聖明道路之人皆興謗議臣伏度聖心度待必不以

為謀慮深長可委以棟梁之任將以其無所避忌欲

以警厲群臣若信狎回邪猶不可以小謀大群臣素

無矯偽空使臣下離心以玄齡亮之徒猶不可得伸

其枉直其餘踈賤孰能免其欺罔伏願陛下留意再

思自驅使二人以來有一弘益臣即甘心斧鉞受不

忠之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崇德豈可進姦而自損

乎太宗欣然納之賜徵絹五百匹其萬紀又姦狀漸

露仁發亦解黜萬紀貶連州司馬

連州今仍舊隸廣東司馬州僚佐也

朝廷咸相慶賀焉。

愚按中庸曰。敬大臣則不眩。先儒曰。信任專而小臣若漢之武宣。隋之高祖。宋之孝宗。既任委大臣。而復信小臣之言。其意蓋慮大臣之專權。而恃小臣之察以防之也。太宗之於萬紀輩。亦若是而已矣。雖玄齡之親密。猶得而間之。况其餘乎。夫天下之權。初無定在。專在於大臣。固足以致亂。移於小臣。尤非所以為治也。唯持敬則足以增一己之聰明。窮理則足以察他人之邪正。人君亦勉於此而已。徒恃小臣之察。欲廣已之耳目者。何其惑之甚哉。

貞觀六年有人告尚書右丞魏徵言其阿黨親戚。太宗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案驗其事。乃言者不直。彥博奏稱徵既為人所道。雖在無私。亦有可責。遂令彥博

謂徵曰。

令平聲。後同。

爾諫正我數百條。豈以此小事便損

眾美。自今已後。不得不存形迹。居數日。太宗問徵曰。

昨來在外聞有何不是事。徵曰。前日令彥博宣勅語。

臣云。因何不存形迹。此言大不是。臣聞君臣同氣義。

均一體。未聞不存公道。惟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

此路。則邦國之興喪。或未可知。太宗矍然改容曰。

矍。驚貌。

前發此語。尋已悔之。實大不是。公亦不得遂。

懷隱避。徵乃拜而言曰。臣以身許國。直道而行。必不

敢有所欺負。但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

太宗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

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

國並喪獨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太宗曰君但

莫違此言我必不忘社稷之計乃賜絹二百匹

也又曰稷契臯陶良臣也胡氏寅曰忠良一道也未有優於忠而劣於良者

亦未嘗有偏於良而短於忠者魏公之言過為分別

不若曰臣願為稷契臯陶諫行言聽不類如龍比

干所謂易地則皆然也自是以警帝意也夫稷契比

敢強諫曰吾效稷契臯陶苟有犯顏苦口面折廷

而欲為忠臣乎則魏公之說啓之矣君苦口面折廷

林氏之奇曰自古君明臣良猶腹心手足一體

必從而責之疑以外者太宗之政無不舉豈拘拘形迹之

何則臣諫而君從之則誠足以警動太宗之心矣

從則亦不失其為龍逢比干之忠則是忠之與不

固未甚相遠也若乃君之聽諫從之則為堯舜不

壞則太宗於此安得而不警乎

愚者何也文武之臣論美矣然攷之文義則有不

然者何也文武之臣論美矣然攷之文義則有不

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專謂之忠臣可也而武王

則曰焚炙忠良此猶渾而之言也子文仕為令

尹身得令終良可以為良臣矣夫子則稱之為忠

奄息殺身殉葬以徵其君豈得為忠臣哉先儒

有言忠良一道也未有優於忠而劣於良者

亦未有偏於良而短於忠者斯言不可易矣

貞觀六年匈奴克平遠夷入貢符瑞日至年穀頻登

岳牧等屢請封禪於山禪祭於地也群臣等又稱述

去聲封禪者封土群臣等又稱述

於山禪祭於地也群臣等又稱述

於山禪祭於地也群臣等又稱述

功德以為時不可失。天不可違。今行之。臣等猶謂其晚。惟魏徵以為不可。太宗曰：朕欲得卿直言之。勿有所隱。朕功不高耶？曰：高矣。德未厚耶？曰：厚矣。華夏未安耶？曰：安矣。遠夷未慕耶？曰：慕矣。符瑞未至耶？曰：至矣。年穀未登耶？曰：登矣。然則何為不可？對曰：陛下功高矣。民未懷。惠德厚矣。澤未旁流。華夏安矣。未足以供事。供平聲。後同。遠夷慕矣。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而爵羅猶密。爵音蔚。積歲豐稔。而倉廩尚虛。此臣所以切謂未可。臣未能遠譬。且借近喻於人。有人長患疼痛。不能任持。療理且愈。皮骨僅存。便欲負一石米。日行百

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為之良醫。除

其疾苦。雖已久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

陛下東封。謂東封泰山也。在今泰安州。萬國咸萃。要荒之外。要平聲。要

服荒服。蠻夷之地也。莫不奔馳。今自伊洛之東。暨乎海岱。岱秦

荏菴。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

進退艱阻。寧可引彼戎狄。示以虛弱。竭財以賞。未厭

遠人之望。厭音淹。足也。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

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邪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誠

懇。亦有與人之論。太宗稱善。於是乃止。按通鑑是年正月文武官

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

皇封禪。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
皇耶。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顛。封數尺之
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群臣猶請之不已。上亦欲
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云云。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
遂寢。

孫氏甫曰。封禪之文。不著於經典。秦漢諸儒用
管仲說。以為帝王盛德之事。無大此禮。故秦皇漢
武行之。儀物侈大。自謂光輝無窮。然封禪之後。災
異數至。天下多事。蓋繁費生靈。千動和氣所致。則
崇尚此禮。惡足以當天意哉。況此禮不著於經典。
也。司馬遷作封禪書。引經典之文。但巡守之禮耳。
帝王巡守。每至方嶽。必燔柴以告。至非謂自陳功
於天也。帝王治天下。能以功德濟生民。致時太平。
則天必佑之。以永久之福。郊祀之禮。足伸其報。何
待自告其功也。太宗嘗謂事天至敬。掃地而祭。何
必登山封土。
此實至論。
范氏祖禹曰。古者天子巡守。至于方岳。必告祭柴
望。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後世學禮者。失其傳。

而諂諛者。為說以希世主。謂之封禪。實自秦始。古
無有也。且三代不封禪。而王秦封禪。而亡。不合法。
代而法秦。以為太平盛事。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
多賢。而佞者。猶倡其議。獨魏徵以為時未可。而亦
不以其事為非也。其後使顏師古議其禮。玄齡裁
定之。徵亦與焉。貞觀之後。未欲東封。以事而止。高宗
愈之。皇遂踵行。憲宗則其餘無足恠者。嗚呼。禮之失
也。久矣。世俗之感。可勝救哉。
胡氏寅曰。自孟子沒。聖學不傳。學者以天人為二
致。不能監觀休咎之符。凡天事尚象。往往以道遠
難知。置於冥漠。而不省昧者。無足恠矣。以太宗之
明。房杜王魏。並侍左右。正旦日食。天變為大。不聞
其胥訓。告胥教誨。以消陰沴。復陽德。而群臣獻諛
侈蕩。上心請登太山。明示德意。太宗口雖不允。實
欲從之。至稱功高德厚。偃然自足。徵雖以空虛勞
費為言。若非數州大水。亦未必為止也。夫大水者
陰氣沴也。日食者陽氣微也。二者君象。尤當敬懼。
而不知戒焉。豈非以天人為二致。不學不知道之懼。

與過

愚按文中子曰封禪其秦漢之侈心乎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虞舜之制五載一巡守成周之盛六年一時巡肆覲群后大明黜陟望秩山川蓋所以盡報本之誠明命討之公也豈泥金刻玉升中告成之謂哉善乎太宗之言曰秦始皇封禪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不及始皇耶厥後惑於諂佞自背其言為魏徵計者惟當擗古據經正名定論于以復先王之常禮于以掃奏漢之謬說不亦偉歟顧以爵羅猶密倉廩尚虛執為未可夫以為未可行則必有可行之時也嗚呼大道不明禮學無據為君者昧於上為臣者惑於下不有聖人出焉孰能祛其謬而正乎

貞觀七年蜀王名惜太子也妃父楊譽存省競婢都官

郎中唐制刑部官掌配役徒隸簿錄俘囚以給衣糧藥料以理訴競雪免凡公私良賤必周知之凡

反逆相坐沒其家薛仁方留身勘問未及予奪予音其

子為千牛後魏官名隋有千牛刀人主防身刀也其職本掌御刀蓋取莊子庖丁為惠文君解

牛十九年所割者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矧石言此刀可以備身因以名官唐制左右千牛衛將軍掌官

殿侍衛及供御儀仗於殿庭陳訴云五品以上非反

逆不合留身以是國親故生節目不肯決斷淹留歲

月太宗聞之怒曰知是我親戚故作如此艱難即令

杖仁方一百解所任官魏徵進曰城狐社鼠皆

微物為其所憑恃故除之猶不易為去聲後同易

也狐不灌社鼠不燠謂其所棲穴者得所憑恃況世家

貴戚舊號難理漢晉以來不能禁禦武德之中以多

驕縱陛下登極方始蕭條仁方既是職司能為國家
 守法豈可枉加刑罰以成外戚之私乎此源一開萬
 端爭起後必悔之將無所及自古能禁斷此事惟陛
 下一人備豫不虞為國常道字為如豈可以水未橫流
橫去聲便欲自毀隄防臣竊思度待洛切未見其可太宗
 曰誠如公言嚮者不思然仁方輒禁不言頗是專權
 雖不合重罪宜少加懲肅乃令杖二十而赦之

愚按仁方之問楊譽雖申屠之屈鄧通董宣之
 抗湖陽不是過也太宗不惟不能賞之又欲加
 刑焉其視孝文光武何其遠哉且既從魏徵之
 諫免仁方之罪可也顧猶杖二十而後赦之是
 猶紕五十臂而曰姑徐云爾攘鄰雞而曰請俟來
 年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從諫之道豈如是乎

貞觀八年左僕射房玄齡右僕射高士廉名倫齊清河王岳之

孫初隱居終南山武德初秦王領雍州牧舉為治中
 及居東宮授右庶子遷益州都督長史勳風俗有聲
 入為吏部尚書拜僕射卒贈司徒於路逢少府監少去聲唐制掌
 百工繕作之政實

德素問北門近來更何營造德素以聞太宗乃謂玄
 齡曰君但知南衙事我北門少有營造何預君事玄

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解陛下責解音懈後同亦不解
 玄齡士廉拜謝玄齡既任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有

所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官司臣所不解且有利
 害役工多少陛下所為善當助陛下成之所為不是

雖營造當奏陛下罷之此乃君使臣臣事君之道論語

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使孔子對魯定公曰。君使玄齡等問既無罪而陛下責

之。臣所不解。玄齡等不識所守。但知拜謝。臣亦不解。

太宗深愧之。

朱氏黼曰。宰相之職。無所不統。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固於朝廷。庶務無不當預也。作洛之役。周召經營。未央之成。蕭何綜理。鳥有營繕之小。而宰臣不知乎。以將軍為內廷。以宰相為外廷。正漢人體統之紊。太宗方鼎新三省。復備六典。獨欲使宰相專立。南牙政事不預。北門營繕。是分朝廷為二。岐內外為兩。以一司而處相臣也。微魏徵盡言。則唐之相職豈正哉。

愚按。王者以天下為一家。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故天下之事。天子無不當與宰相亦無不當與者。豈有南衙北門之分乎。太宗責非其所當責。玄齡等謝非其所當謝。微魏徵之言。君臣蓋莫知其失也。唐中葉以後。中書門下為南衙。以樞密中尉為北司。軍機之密。策立之重。宰相

遂不得與聞。太宗之失言。實啓之矣。

貞觀十年。越王名貞。太宗第八子也。長孫皇后所生太子介弟。

聰敏絕倫。太宗特所寵異。或言三品以上。皆輕蔑王

者。意在譖侍中魏徵等。以激上怒。上御齊政殿。引三

品已上入坐。定大怒。作色而言曰。我有一言向公等

道。往前天子即是天子。今時天子非天子。耶。往年天

子兒。是天子兒。今日天子兒。非天子兒。耶。我見隋家

諸王。達官已下。皆不免被其躡頓。我之兒子。自不許

其縱橫。縱平聲。公等所容易過。得相共輕蔑。易以鼓切。後同。

我若縱之。豈不能躡頓公等。玄齡等戰慄。皆拜謝。徵

正色而諫曰。當今群臣必無輕蔑越王者。然在禮臣
子一例。傳稱傳去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諸侯用
之為公。即是公。用之為卿。即是卿。若不為公卿。即下
士於諸侯也。今三品已上。列為公卿。並天子大臣。陛
下所加敬異。縱其小有不是。越王何得輒加折辱。若
國家紀綱廢壞。臣所不知。以當今聖明之時。越王豈
得如此。且隋高祖不知禮義。寵樹諸王。使行無禮。尋
以罪黜。不可為法。亦何足道。太宗聞其言。喜形於色。
謂群臣曰。凡人言語。理到不可不伏。朕之所言。當身
私愛。當去魏徵所論國家大法。朕嚮者忿怒。自謂理

在不疑。及見魏徵所論。始覺大非道理。為人君言。何
可容易。召玄齡等而切責之。賜徵絹一千匹。

愚按齊桓殊會王世子于首止。春秋大之。胡氏
釋之曰。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
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
其上。正分義也。然則由胡氏分義之說。觀之。魏
徵之言。非耶。曰。皆是也。胡氏之言。謂在外諸侯
也。魏徵之言。謂在內公卿也。胡氏之言。謂世子
輕也。魏徵之言。謂諸王也。為大臣者。苟不能權其
輕重。隨時以取中。又豈足與論春秋之義哉。其

貞觀十一年。所司奏凌敬乞貧之狀。

凌平聲。凌姓。敬
名。初仕寶建德。

為祭太宗責侍中魏徵等濫進人。徵曰。臣等每蒙顧

問。常具言其長短。有學識強諫諍。是其所長。愛生活。

好經營。是其所短。

好去

今凌敬為人作碑文。

為去

教

人讀漢書。因茲附托。回易求利。與臣等所說不同。陛下未用其長。惟見其短。以為臣等欺罔。實不敢心伏。太宗納之。

愚按夫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為滕薛大夫。夫寸有所長。尺有所短。人君用其所長。棄其所短。可也。善乎魏徵之言曰。有學識。強諫。諍。凌敬之所長也。愛生。魏徵之短也。營。凌敬之所短也。太宗既不能用其所長。顧欲因其所短。責及舉者。豈用人之道乎。向非鄭公之諫。太宗好賢之意。荒矣。

貞觀十二年。太宗謂魏徵曰。比來所行得失。政化音比何如。往前對曰。若恩威所加。遠夷朝貢。比於貞觀之始。不可等級而言。若德義潛通。民心悅服。比於貞

觀之初。相去又甚遠。太宗曰。遠夷來服。應由德義所加。應平聲往前功業。何因益大。徵曰。昔者四方未定。常以德義為心。旋以海內無虞。旋平聲漸加驕奢。自溢。所以功業雖盛。終不如往初。太宗又曰。所行比往前何為異。徵曰。貞觀之初。恐人不言。導之使諫。三年已後。見人諫。悅而從之。一二年来。不悅人諫。雖黽強聽受。而意終不平。諒有難也。太宗曰。於何事如此。對曰。即位之初。處元律師死罪。處上聲。後同。元。姓。律師名。孫伏伽。貝州人。武德中。上言三事。帝稱之曰。諫臣。諫曰。法不至死。無容濫加。貞觀中。拜御史遷大理卿。諫曰。法不至死。無容濫加。酷罰。遂賜以蘭陵公主園。直錢百萬人。或曰。所言乃

常事而所賞太厚。答曰：我即位來，未有諫者，所以賞

之。此導之使言也。徐州司戶柳雄。徐州今仍舊隸河南。司戶州屬戶曹。

雄。姓。於隋資安加階級。人有告之者，陛下令其自首。

令平聲。首。去聲。後同。不首與罪。遂固言是實。竟不肯首。大理推

得其偽。將處雄死。罪少卿戴胄奏：法止合徒。唐制。徒

刑。五。一年。三年。陛下曰：我已與其斷。當訖。當去聲。但當與死。

罪。胄曰：陛下既不然，即付臣法司。罪不合死，不可酷

濫。陛下作色遣殺。胄執之不已。至於四五，然後赦之。

乃謂法司曰：但能為我如此守法。為去聲。豈畏濫有誅

夷。此則悅以從諫也。往年陝縣丞皇甫德參上書大

忤聖旨。陛下以為訕謗。臣奏稱：上書不激切，不能起

人主意。激切即似訕謗。于時雖從，臣言賞物二十段。

意甚不平。難於受諫也。太宗曰：誠如公言。非公無能

道此者。人皆苦不自覺。公向未道時，都自謂所行不

變。及見公論說過失，堪驚。公但存此心，朕終不違公

語。

胡氏寅曰：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以天地

日月四時之運，與萬物之盈虛消長，觀焉則見矣。

人之德慧，智術何獨不然。太宗自謂今所為，猶往

年也。是則不逮往年也。譬之日焉，雖在具晡，未嘗

不明。若語其嚮於熙盛，豈若未中之時乎。是故乾

之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

-5 199 46 880" data-label="Text">

日新，又日新。知從事於此者，惟持志存誠，以堯舜

所以入聖域而未成功不

殊。惜乎太宗之未學也。愚按隋煬帝失天下之道不一而莫大於納諫。夫太

唐太宗得天下之道不一而莫大於納諫。夫太宗

宗之納諫豈其天性之本然哉。良由目覩煬帝

之亡。矯揉強勉而行之也。故貞觀之初。天下未

安。則能導人使諫。中年天下漸安。尚能悅人之

諫。末年天下已安。則勉強從人之諫矣。昔者舜

之舍己。從人。禹之聞善。則拜。湯之從諫。弗弗。終

其身於一日。果何道哉。蓋聖人之納諫。由於志

氣之自然。故無始。終之異。太宗之納諫。由於血

氣之矯揉。故少而銳。老而衰也。然則人君欲盡

納諫之道者。可不學哉。

學而務聖人之學哉。

學而務聖人之學哉。

學而務聖人之學哉。

學而務聖人之學哉。

學而務聖人之學哉。

學而務聖人之學哉。

學而務聖人之學哉。

學而務聖人之學哉。

學而務聖人之學哉。

學而務聖人之學哉。

貞觀政要卷第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貞觀政要卷第三

戈直集論

論君臣鑒戒六

論擇官七

論封建八

君臣鑒戒第六凡七章

貞觀三年太宗謂侍臣曰君臣本同治亂共安危若
 主納忠諫臣進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來所重若君
 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國臣亦
 不能獨全其家至如隋煬帝暴虐臣下鉗口卒令不
 聞其過卒子聿切遂至滅亡虞世基等尋亦誅死前
 事不遠朕與卿等可得不慎無為後所嗤



愚按太宗常以隋煬帝為戒。而欲其臣以虞世
基為戒。形之於言者數矣。夫一人雖至愚。未有不
愛其身者。也。煬帝之縱欲肆志。未必不曰。吾知
未必不曰。吾知不暇憂吾民也。世基之緘默保位。
知江都西閣之變。君臣俱不免也。我故君也。以
帝為戒。則凡吾之容受直言。非以愛其臣也。所
以為吾身計也。臣以世基為戒。則凡吾之盡忠
無隱。非以愛其君也。所以為吾身計也。君臣各
為其身計。則炎涼寒燠。無一為吾身計也。君臣各
可以須臾之細微。不謹乎。髮膚齒甲。無一處之非
與嘉惠蒼生者。非以利天下國家也。各愛其身。
而已。太宗斯言。推其意。若出於一己之私。盡其
義。乃所以成天下之公也。

貞觀四年。太宗論隋日。魏徵對曰。臣往在隋朝。曾聞
有盜發。曾音層煬帝令於士澄捕逐。令平聲。後同。於如字。姓也。士澄名。為

恠即恠字

隋將以魏郡降唐。但有疑似。苦加拷掠。枉承賊者二千餘人。

並令同日斬決。大理丞隋獄官之貳職。張元濟恠之。試尋其

狀。乃有六七人盜發之日。先禁他所。被放纔出。亦遭

推勘。不勝苦痛。勝平聲。自誣行盜。元濟因此更事究尋。

二千入內。惟九人逗遛不明。逗音豆。遛音留。遷延也。官人有諳

識者。就九人內。四人非賊。有司以煬帝已令斬決。遂

不執奏。並殺之。太宗曰。非是煬帝無道。臣下亦不盡

心。須相匡諫。不避誅戮。豈得惟行諂佞。苟求悅譽。平聲。

君臣如此。何得不敗。朕賴公等共相輔佐。遂令囹圄

空虛。願公等善始克終。恒如今日。

愚按大學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此言君臣各盡其道也虞廷賡歌帝舜先言股肱此道所以明上下之分更相責難所以明上下之交也今觀前章太宗自以煬帝為戒欲群臣以世基為戒此君臣各盡其道者也此章論隋世濫刑則魏徵歸過於君太宗歸過於臣此君臣更相責難者也二章之旨實相為用於史臣以此居鑒戒之首豈非貞觀致治之本歟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異然周則惟善是務積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罰好去聲不過二世而滅豈非為善者福祚延長為惡者降年不永朕又聞桀紂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則以為辱顏閔匹夫也顏閔字子回

淵閔損字子騫皆孔子弟子以德行稱以帝王比之則以為榮此亦帝王深耻也朕每將此事以為鑒戒常恐不逮為人所

笑魏徵對曰臣聞魯哀公魯君名謂孔子曰有人好忘

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甚於此者丘見

桀紂之君兵孔子名乃忘其身願陛下每以此為慮庶免

後人笑爾

愚按桀紂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則以為辱何辱焉人心之惡惡也顏閔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則以為榮何榮焉人心之善善也孜孜為善顏閔之徒也以匹夫而天下後世所企敬匹夫而帝王矣孜孜為惡桀紂之徒也以帝王而天下後世所羞稱帝王而匹夫矣太宗所論亦知言哉而魏徵之對又明桀紂之分善與惡之間也愚則曰欲知桀紂顏閔之分善與惡之間也

貞觀十四年太宗以高昌平

高昌西域國名都交河城漢車師之地其王麴

文秦是年文秦卒子智盛立平謂征討平定也

召侍臣賜宴於兩儀殿謂房

玄齡曰高昌若不失臣禮豈至滅亡朕平此一國甚

懷危懼惟當戒驕逸以自防納忠謇以自正

謇音蹇言也

黜邪佞用賢良不以小人之言而議君子以此慎守

庶幾於獲安也

幾平聲

魏徵進曰臣觀古來帝王撥亂

創業必自戒慎採芻蕘之議從忠謹之言天下既安

則恣情肆欲甘樂諂諛

樂音洛

惡聞正諫

惡音烏去聲

張子房

漢王計畫之臣及高祖為天子將廢嫡立庶子房曰

今日之事非口舌所能爭也

張子房名良漢封留侯高祖欲廢太子盈立趙

王如意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

曰君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

曰始上在急困中幸用臣策天下已定以愛欲易太

子雖臣等百人何益后強要曰為我畫計良曰此難

以口舌爭遂為太子請終不敢復有開說

下功德之盛以漢祖方之彼不足準即位十有五年

太宗以武德九年即聖德光被今又平殄高昌屢以

齊桓公

齊人皆

四人飲

齊桓公謂叔牙曰盍起為寡人壽乎

為去聲諸侯自稱

曰寡人言寡德之

也叔牙奉觴而起曰

捧音

願公無忘出在莒時

桓公初出

奔於莒鮑

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

桓公立

謂魯曰

叔為之傳

甘心醢之。管仲請囚叔牙。使甯戚無忘飯牛車下時。
迎受之。及堂阜而脫桎梏。歌曰：南山矸，白石爛。中有
甯戚嘗侯桓公出，扣牛角。短布單衣，纒至髀。從
鯉魚長尺半，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纒至髀。從
昏飯牛至夜半。桓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能
公遂召之為相。桓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能
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太宗謂徵曰：朕必不
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為人。也。按通鑑十三
年高昌王麴
文泰遏絕西域朝貢。伊吾既內屬。高昌又與西突厥
共擊之。上徵其臣阿史那矩。文泰不遣。中國人在突
厥者。或奔高昌。詔使歸之。亦不遣。又與西突厥共破
焉耆。上遣使責之。文泰語不遜。於是詔侯君集等擊
之。遂降。由此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
抵大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
萬九百一十八里。
為唐之極盛焉。
愚按唐虞之世。雍熙泰和。帝治之極盛也。聖君
賢相。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凜乎儆戒之言。以

聖君賢相。夫豈有是哉。茲所以保雍熙泰和之
盛也。今觀高昌既平。土宇極盛。太宗有兢兢保
治之言。魏徵有諄諄鑒戒之意。茲所以成貞觀
太平之盛也。然古帝王傳心之學。其要在於欽
而儆戒之際。尤謹於欽之一辭。蓋敬者萬化之
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帝
王授受之際。無荒謹終。如始。為人上者。佩太宗君臣
鑒戒之言。體帝王心學之要。則豈
惟貞觀。可以進於三代之上矣。

貞觀十四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君為元首。臣作
股肱。齊契同心。合而成體。體或不備。未有成人。然則
首雖尊高。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明哲。必藉股肱。以
致理。禮云：人以君為心。君以人為體。心莊則體舒。心
肅則容敬。禮緇衣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

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隋音墮。虞書臯陶賡歌之辭。

然則委棄股肱。獨任胸臆。具體成理。非所聞也。夫君

臣相遇。夫音扶。後同。自古為難。以石投水。千載一合。以水

投石。無時不有其能。開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內盡

心膂。音旅。外竭股肱。和若鹽梅。商書高宗命傅說曰。固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固

同金石者。非惟高位厚秩。在於禮之而已。昔周文王

遊於鳳凰之墟。韞系解。顧左右莫可使者。乃自結之。

豈周文之朝。盡為俊乂。聖明之代。獨無君子者哉。但

知與不知。禮與不禮耳。是以伊尹有莘之媵臣。韓信

項氏之亡命。殷湯致禮。定王業於南巢。漢祖登壇。成

帝功於垓下。若夏桀不棄於伊尹。項羽垂恩於韓信。

寧肯敗已成之國為滅亡之虜乎。媵音胤。垓音該。伊

擊。湯三聘之。遂佐湯伐桀。放桀於南巢之地。有莘國名。送女曰媵。湯妃有莘氏之女也。史記謂伊尹欲行

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韓姓信名也。淮陰人數以策干項羽。羽弗聽。信亡歸漢。高祖用蕭何言。於是擇

日齊戒。設壇場。拜信為大將。後圍羽於垓下之地。

又微子。骨肉也。受茅土於宋。箕子。良臣也。陳洪範於

周。仲尼稱其仁。莫有非之者。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

遂去之。武王克商。封微子於宋。箕子紂之庶兄。諫紂不聽。被囚為奴。武王即位。倍訪之。箕子為陳洪範九疇

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禮記稱魯穆公問於比干。諫而死。子曰。殷有三仁焉。禮記稱魯穆公問於

子思曰。穆公。魯君名顯。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為舊君反服。古歟。為去聲。子

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

泉

隊音墜。泉禮作淵。蓋避高祖諱。故以泉代淵。

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

反服之禮之有

禮檀弓之辭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

事君如之何晏子對曰有難不死

難去聲後同

出亡不送

公曰裂地以封之疏爵而待之

疏平聲

有難不死出亡

不送何也晏子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

而見納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

是妄死也諫不見納出亡而送是詐忠也春秋左氏

傳曰

傳去聲春秋孔子所作而左氏為傳

崔杼弑齊莊公崔杼齊臣崔武子也莊公

名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

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故君為

社稷死則死之

為去聲後同

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

為己亡非其親暱誰敢任之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

興三踊而出

枕去聲踊音勇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孟子曰君視臣如

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

君視臣如糞土臣視君如寇讎

孟子告齊宣王之辭

雖臣之事

君無二志至於去就之節當緣恩之厚薄然則為人

主者

為如字後同

安可以無禮於下哉竊觀在朝群臣當

主樞機之寄者或地隣秦晉或業與經綸

與音預

並立

事立功皆一時之選處之衡軸處上聲為任重矣任之雖重信之未篤則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則心懷苟且心懷苟且則節義不立節義不立則名教不興名教不興而可與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聞國家重惜功臣不念舊惡方之前聖一無所間去聲然但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之心不可以為政君嚴其禁臣或犯之況上啓其源下必有甚川壅而潰其傷必多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手足此則君開一源下生百端之變無不亂者也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禮曲禮篇之辭若憎而不知

其善則為善者必懼愛而不知其惡則為惡者寔繁

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詩小雅巧言篇之辭然則古人之震

怒將以懲惡當今之威罰所以長姦長音掌後同此非唐

虞之心也非禹湯之事也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

周書武王誓師之辭荀卿子名況趙人卿者時人相曰君舟也

人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此本家語之辭而荀子述之也故

孔子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故唐虞戰戰

慄慄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慮之乎

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為國之常也為理

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

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至理，豈可得乎？又政貴有恒，不求屢易。今或責小臣以大體，或責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所據，乘平聲大臣失其所守。大臣或以小過獲罪，小臣或以大體受罰。職非其位，罰非其辜。欲其無私，求其盡力，不亦難乎？難如字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責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為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為所犯皆實。進退惟咎，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大臣苟免，則譎詐萌生。譎詐萌生，則矯偽成俗。矯偽成俗，則不可以臻

至理矣。又委任大臣，欲其盡力，每官有所避忌，不言則為不盡。若舉得其人，何嫌於故舊？若舉非其人，何貴於踈遠？待之不盡，誠信何以責其忠恕哉？臣雖或有失之，君亦未為得也。夫上之不信於下，必以為下無可信矣。若必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矣。禮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禮緇衣篇之辭上下相疑，則不可以言至理矣。當今群臣之內，遠在一方，流言三至而不投杼者，秦甘茂告秦王曰：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臣之賢不及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臣竊思度待洛切未見其人。夫以四海之廣，士

庶之衆豈無一二可信之人哉。蓋信之則無不可疑之則無不可信者。豈獨臣之過乎。夫以一介庸夫結為交友。以身相許。死且不渝。況君臣契合。寄同魚水。若君為堯舜。臣為稷契。音泄。稷農官。舜命棄曰。汝后稷。汝作司徒。敬敷五教。豈有遇小事則變志。見小利則易心哉。此雖下之立忠。未有明著。亦由上懷不信。待之過薄。之所致也。豈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聖明。以當今之功業。誠能博求時俊。上下同心。則三皇可追而四。三皇。史記謂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也。孔安國書序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一說謂天皇。地皇。人皇。未詳孰是。五帝可俯而六矣。夏殷周漢。夫何足數。上聲。

太宗深嘉納之。

范氏祖禹曰。昔衛獻公捨大臣而與小臣謀。故失國。出奔。且大臣之所任者大。小臣之所任者小。而偏聽之。救鮮有遠謀。近此。人君唐氏仲友曰。此魏徵論聽納任用之要。人君必先知此。然後能任君子。去小人。納忠諫。察奸言。以太宗之聰明。惟其道學之淺。至於聽言任用之間。數領鄭公之諫。而非諫之左。挈右提。則移於小人。惑於奸言多矣。此徵最有功於貞觀者。於格非近之矣。愚按。太宗於是臨御久矣。魏徵竭誠進諫。倦於慎終。如始之。言至此。疏復以君臣同心一體。詳譬而曲陳之。甚若致戒於庸君。常主之前。其愛君亦云至矣。且終之曰。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夏殷周漢。夫何足數。皇道尚矣。五帝之德。蔑以加矣。嘗觀典謨所陳。都俞吁咈。於一領則在。欽哉。之一言。君臣同心。其在是也。魏徵

四三皇六五帝之說亦所謂責難於君者歟。

貞觀十六年太宗問特進魏徵曰朕克己為政仰企前列至於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四者常以為稱首朕皆庶幾自勉幾平聲人苦不能自見不知朕之所行何等優劣徵對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行之然則內平禍亂外除戎狄是陛下之功安諸黎元各有生業是陛下之利由此言之功利居多惟德與仁願陛下自彊不息必可致也

愚按太宗以德仁功利歧而言之而魏徵之對亦未得為知言也蓋德仁本也功利用也德與仁則功利在其中所謂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外德與仁而言功利則非聖賢所謂功利矣

昔孟子告梁惠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正以仁義乃所以利之言仁義而利在其中也積德累仁則豐功厚利莫大焉政恐未之能爾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草創之主至于子孫多亂何也司空房玄齡曰此為幼主為去聲生長深

宮長音少居富貴少去聲未嘗識人間情偽理國安危

所以為政多亂太宗曰公意推過於主朕則歸咎於

臣夫功臣子弟夫音多無才行去聲藉祖父資蔭遂處

大官處上聲德義不修奢縱是好去聲主既幼弱臣又不

才顛而不扶豈能無亂隋煬帝錄宇文述在藩之功

擢化及於高位不思報效翻行弒逆述及隋相宇文述之子為右屯

衛將軍武德初。弒煬帝於江都。立秦王浩。復殺浩。此自立。稱許帝。二年。竇建德破化及於聊城。殺之。

非臣下之過歟。朕發此言。欲公等戒勗子弟。使無慙

過。即家國之慶也。太宗又曰。化及與玄感。即隋大臣

受恩深者。子孫皆反。其故何也。玄感。隋相楊素之子。兵黎陽。圍東都。隋主命宇文述等討之。遂敗死。岑文本對曰。君子乃能懷德

荷恩。荷。去聲。玄感化及之徒。並小人也。古人所以貴君

子而賤小人。太宗曰。然。

愚按。古者諸侯有世封。公卿大夫無世官。何也。蓋諸侯有大臣輔佐。自非甚無道者。皆足繼其先世。公卿大夫一非其人。民有受其害者矣。有周盛世。自諸侯入為公卿。必君呂伋召虎而後可也。自兩漢以來。未聞宰相大臣有世官者。煬帝無道。事不師古。玄感化及之禍。自取之耳。太

宗問守成之君。何以多亂。玄齡以為幼主生長深宮。不識人間情偽。所以多亂。其說是矣。太宗適歸。各於功臣之子弟。則愚不知其何說也。今觀太宗之後。近而高宗。中宗之昏庸。遠而穆敬。懿。僖之謬戾。馴致亂亡。咸其自取。豈功臣子弟之罪乎。

擇官第七。凡十章。

貞觀元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致理之本。惟在於審

量才授職。量。平聲。後同。務省官負。故書稱任官惟賢才。又

云。官不必備。惟其人。商周書之辭。若得其善者。雖少亦足

矣。其不善者。縱多亦奚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

於畫地作餅。不可食也。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就。詩小雅。小旻。又孔子曰。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虔切。論語

篇之辭。又孔子曰。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虔切。論語

辭

且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

史記商君問趙良曰

五殺大夫賢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士之諤諤

此皆載在經

典不能具道當須更併省官負使得各當所任各當

去聲則無為而理矣卿宜詳思此理量定庶官負位玄

齡等由是所置文武總六百四十員太宗從之因謂

玄齡曰自此儻有樂工雜類假使術逾儕輩者只可

特賜錢帛以賞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與夫朝賢君

子夫音扶比肩而立比音鼻同坐而食遣諸衣冠以為恥

累良偽切按通鑑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

進官負不充省符下諸州差人赴選勒赴省選集

武總六百四十三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材足矣

朱氏黼曰有事則有職有職則有官理也古人以

事任人省則職省故有有職而無官後世以人

任官人增則官增故有有官而無職有職而無官

非廢事也或一官而兼數職有官而無職非增事

也或一職而任數人周官雖多非皆具負也考之

周禮名存而實不備職具而官不除者尚多貞觀

之制非不甚美矣然負外置已見於當時將何以

一流品杜將來哉其後宰相或至數人負外官至

二千餘員其末流之弊未必不可非太宗啓之

愚按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

古之建官簡矣然九官四岳十二牧實二十五

人而書稱二百二十人蓋亦有以一人而兼二職

周之建官雖多然周禮者周公未行之書也書

稱召公以保兼冢宰畢公以太師兼司馬蓋

亦有一人以深懲斯弊省內外官文武總六百

無攝事太宗深懲斯弊省內外官文武總六百

復

復

四十員。自後世觀之。可謂省之極矣。然房玄齡以僕射而兼領度支。魏徵以侍中而兼東宮官。蓋亦有以一人而兼二職者矣。愚嘗論貞觀之善政。當以省官為首。何也。易於選擇。上不至於失人。俸祿易供。下不憂於厚歛。權任專一。無避事苟免之患。貞觀時。兵部之職。紛更生事之憂。官冗則四者反是。厥後。兵部之職。紛於樞密。戶部之職。分於三司。監軍。侵監司之權。州將。奪太守之任。貞觀之外。善政多矣。夫後世之天下。猶貞觀之天下。太宗何以致是哉。切謂其大要有二。一曰息。少。官不得以不增也。譬倖之門多。則私恩無所施。官不得以不增也。斯二者。省官之本也。有志於貞觀之治者。盍亦反其本而已。

貞觀二年。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助朕憂勞。廣開耳目。求訪賢哲。比聞公等鼻聽受辭。

訟日有數百。此則讀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賢哉。因

敕尚書省。貞觀中。以太宗曾為之。故缺而不置。其次

左右僕射各一人。左右丞各一人。其屬有六部。庶務

皆會決焉。凡符移關牒。必遣於都省。乃下。天下大事

不決者。皆細碎務。皆付左右丞。唐制。掌辨六官之儀

不當者。吏戶禮三部。左丞總焉。惟寬滯大事。合聞奏者

馬。兵刑工三部。右丞總焉。惟寬滯大事。合聞奏者

關於僕射。范氏祖禹曰。太宗責宰相。以求賢。而不使親細務。

可謂能任以其職矣。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

又列于庶位。此相之職也。苟不務此。而治簿書期會百吏之事。豈所謂相乎。

胡氏寅曰。宰相受詞。既非古制。然當之者。未有以

為不可。雖賢如房杜。亦且行之。何也。其說有五。無

經濟之畧。姑以是為勤於所職者。一也。人君明察。則不敢當權。而以吏事自為者。二也。才用粗淺。熟

於有司之務。躡躡其任。益以勉勉者。三也。上不知治本。而責成於叢脞。因以奉承之者。四也。實侵大權。故治文案以助其君者。五也。若誠知宰相職分。必不肯然矣。房杜之才。非能賢於太宗。故太宗如是而止。固不能為太甲。

高宗成王之事也。
唐氏仲友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蓋其位愈尊。其事愈要。其任愈逸。其位愈卑。其事愈詳。其責任愈勞。太宗以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當矣。責宰相以廣耳目。訪賢才。亦當矣。雖然。廣耳目。訪賢才。坐論大事。在房杜任之。尚恐未能無愧古人。而參之以封倫揚師道之屬。可乎。是知宰相之職。而未得擇宰相之道也。

愚按。人主之職。在論一相。一相之職。在任百官。此君相之要道也。受詞誠非為相之體。然大臣慮四方。豈惟高虛拱揖以自居哉。畢公周之元老。大臣也。克勤小物。弼亮四世。小物非細務乎。昔陳平不答錢穀決獄之問。而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此言固大矣。然錢穀。

國計。民命所關。冢宰之所制者也。獄者。生民之司命。二公之所當參聽者也。此皆裁成輔相以左右生民者。而曰宰相不當知。則所職者何事。邪。太宗敕宰相勿親細務。特不可下行。有司之事耳。克勤小物。以弼亮天子。有古人之相業在。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夜恒思百姓間事。或

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唐制。武德七年。改總管曰都督。掌督諸州兵馬。甲械城隍。

刺史鎮戍糧廩。總判府事。見前篇註。堪養百姓以否。故於屏風上錄

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於名下。朕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

輩實理亂所繫。尤須得人。

愚按。自秦罷侯置守之後。郡守古諸侯。其關係民生。至不輕也。漢宣帝謂與我共理者。惟良二

千石。太宗謂治民之本在刺史。斯言也。真知本者矣。然宣帝以刑名繩下。故當時固多循吏。而未免有酷吏。太宗英明仁恕。故當時居多循吏。而無酷吏。此又二帝之優劣也。

貞觀二年。太宗謂右僕射封德彝曰。致安之本。惟在

得人。比來比音鼻命卿舉賢。未嘗有所推薦。天下事重。

卿宜分朕憂勞。卿既不言。朕將安寄。對曰。臣愚豈敢

不盡情。但今未見有奇才異能。太宗曰。前代明王使

人如器。皆取士於當時。不借才於異代。豈得待夢傳

說。音悅。傳說商賢相也。武丁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

為相。逢呂尚。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虜。非

陽與語。大悅。遂載與俱歸。立為師。然後為政乎。且

何代無賢。但患遺而不知耳。德彝慙赧而退。報奴版切。愧態

也。按史傳係元年二月。帝謂封倫曰。大理之職。人命

事用倫曰云云。

孫氏甫曰。大臣之職。薦達人才。固非細事。天下之

大。群任之。衆可容。一日乏才乎。然人之才。有能有

不能。器而使之。衆職舉矣。豈有人主責其舉賢。已

未。推薦。但言無奇。才異能。上欲欺主。之明。下欲蔽

天。下之善。此真姦人也。蓋姦人不樂進賢。其情有

三。保位固寵。常懼失之。以賢者既用。必建立功業。

掩已之名。一見已之過。名滅。過露。則位不能保。寵不

能。固其情。一也。姦人立私。必附己。乃引之。賢者

進退。以道不肯趨附。姦人不為己之黨。其情二也。姦

人心。既不公。知人不明。雖遇賢才。不能深識。慮引

而進之。或有大過。為己之累。其情三也。封倫之情。

正在於此。太宗以前代未常乏人。主能照姦人之情。

辭。可謂能照姦人之情者。也。人主能照姦人之情。

則賢者進矣。

胡氏寅曰。舉賢才而效之君。大臣職也。為大臣而久無所舉。人主詰之。是也。若出此令而委之房杜王魏。非惟不應後志。亦必各得其人矣。乃以望於封倫。且取人以身不誣之理也。倫非賢者。安能知賢。若舉其類集于朝廷。豈非大憂乎。是則非特倫無知人之鑒。而太宗於倫亦初不知其姦邪也。信難知人之難我。

愚按。封倫諂佞人也。其在隋。附麗虞世基。諂順其主。得群臣表疏。則屏而不奏。鞫獄用法。則峻文深刻。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以隆。而孤隋之政。日以壞。皆倫所為也。以若所為。烏知所謂舉善薦賢之義哉。其曰未有奇才。異能。蓋未有如已者耳。是猶以隋事唐也。太宗雖愧於知人之明。幸不惑其說。然於人也。屏斥有餘地矣。

貞觀三年。太宗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比見比音吏

部擇人。惟取其言詞刀筆。不悉其景行。去聲。後同。數年之

後。惡跡始彰。雖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獲

善人。如晦對曰。兩漢取人。皆行著鄉閭。州郡貢之。然

後入用。故當時號為多士。今每年選集。選。去聲。後同。向數

千人。厚貌飾詞。不可知悉。選司但配其階品而已。銓

簡之理。實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太宗乃將依漢時

法令。本州辟召。今平聲。會功臣等將行世封事。遂止。

愚按。古者取士之法。鄉論秀士。升之司徒。司徒升之學。大樂正升之司馬。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未仕之前。凡經四級。已仕之後。又經三級。其詳且重如此。故嘗謂後世取人之道。不能復成周之法。皆苟焉而已。今觀太宗問如何可獲善人。大

我問乎。如晦政當告以成周取士之法。可也。乃以兩漢辟召之事為對。何其陋哉。厥後竟以將行世封不及施行。後世惜焉。然使真能行辟召之法。又豈足以致成周多士之隆乎。

貞觀六年太宗謂魏徵曰。古人云。王者須為官擇人。

為去聲。不可造次即用。造。七切。朕今行一事。則為天下所

觀。出一言。則為天下所聽。用得正人。為善者皆勸。誤

用惡人。不善者競進。賞當其勞。當。去聲。無功者自退。

罰當其罪。為惡者戒懼。故知賞罰不可輕行。用人彌

須慎擇。徵對曰。知人之事。自古為難。故考績黜陟。虞書

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察其善惡。今欲求人。必須審訪其行。

去聲。若知其善。然後用之。設令此人。今平聲。不能濟

事。只是才力不及。不為大害。誤用惡人。假令強幹為害極多。但亂代惟求其才。不顧其行。太平之時。必須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范氏祖禹曰。太宗以治亂在庶官。欲進君子。退小人。王者之言也。而魏徵之所謂才行者。不亦異乎。夫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禮作樂。孔子後世之所謂才者。古人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僻邪險詖。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王者創業垂統。敷求哲人。以亂職斯人之用。長世也。豈宜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與。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恐其或進也。豈可先用。而後廢。乃取才行兼全之人乎。徵之學。駁而不純。故所以輔導其君者。卒不至於三王之治也。

愚按春秋傳曰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是以才兼德而言之也司馬氏曰德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小人是以才對德而言之也學者安所折衷哉愚聞之孟子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程子曰才稟於氣氣有清濁朱子曰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以事理考之程子之言為密由此觀之春秋傳之言即孟子之意也司馬氏之言即魏微不當言亂代求才不顧其行其說是也然謂才行無所分別則將如程子之言何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曰理天下者以人為本欲令百姓安樂令平聲惟在刺史縣令縣令既眾不可皆賢若每州得良刺史則合境蘇息天下刺史悉稱聖意稱去聲則陛下可端拱巖廊之上百姓不慮

不安自古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遷擢為將相

並去聲必先試以臨人或從二千石漢世郡守入為

丞相及司徒太尉者朝廷必不可獨重內臣外刺史

縣令遂輕其選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太宗因謂

侍臣曰刺史朕當自簡擇縣令詔京官五品已上各

舉一人按史傳此與諫營造奢侈及

孫氏洙曰民者國之本也守令民之本也故擇其人以牧養之重其任以付責之假其權以安固之厚其祿以寵利之上之責吏一本於民下之報上一本於民則民重矣民重則守令重守令重則天下國家輕矣輕守令是輕民也民輕則天下國家重矣重守令是重民也民重則守令重守令重則天下國家輕矣

可出諫大夫補郡吏有治效者三公郎官出宰百里

金而不輒遷。公卿缺則選其尤異者用之。故良吏於是為盛。知所重也。魏晉以下。謂居朝者為要職。治外者為左遷。故內職多貪殘。而風俗日壞。失所重也。唐之失亦然。故內職常遷。外選常滯。然守宰之植風迹者。猶班班可言也。

胡氏寅曰。刺史至多。人君安能徧識人才。委大臣。謹舉可也。縣令卑而尤眾。近民尤甚。尤不可不擇。必欲得人。使為縣令。亦可致矣。人各有才。其用不同。則識趣各異。京官五品以上。安能皆得。縣令之才乎。

唐氏仲友曰。周之意。蓋謂察之於己任。則民被害。不如悉以才德選。則所得多矣。愚按。聖人以天下為一家。朝廷其堂。奧州縣其戶。庭也。唐虞之時。百揆統九官。四岳統十二牧。故曰。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邦咸寧。何內外之重輕哉。唐有天下。於重內。輕外之時。下至縣令。士多不屑為之。夫令親民之尤者也。以輕心處之。謂之何哉。馬周之言。其

可知也。
知體要者與。為天下者。莫先於謹擇守令。太宗之言。固善矣。然刺史錄名。屏上著政績。善惡。可重之。自擇矣。尤重之。尊豈能周知。惟當使內外輕重之。平均。朝堂擇刺史。都督。刺史。都督。舉縣令。

貞觀十一年。治書侍御史劉洎以為左右丞宜特加精簡。上疏曰。臣聞尚書萬機。寔為政本。伏尋此選授任誠難。是以八座比於文昌。左右僕射及六部。是為八座。漢志曰。斯乃文昌。

二丞方於管轄。二丞左右丞也。六爰至曹郎。務淵藪。衆上應列宿。音秀。漢明帝曰。郎官上應列宿。苟非稱職。稱。去聲。竊位興譏。

伏見比來。比。音鼻。後同。尚書省詔敕稽停。稽。音文案壅滯。

臣誠庸劣。請述其源。貞觀之初。未有令僕。尚書令及僕射也。

于時省務繁雜倍多於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徵並
曉達吏方質性平直。事應彈舉。應。彈。並。平聲。無所迴避。陛
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
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厲下。比者網維不舉。並為勲親
在位。為。去。聲。器非其任。功勢相傾。凡在官寮。未循公道。
雖欲自強。先懼囂謗。囂。音。枵。浮。薄。也。所以郎中予奪。予。上。聲。惟
事諮稟。尚書依違。不能斷決。或糾彈聞奏。故事稽延。
案雖理窮。仍更盤下。去無程限。來不責遲。一經出手。
便涉年載。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為
了。不究是非。尚書用便。僻為奉公。莫論當否。便。論。並。平聲。當。

去聲。互相姑息。惟事彌縫。且選眾授能。非才莫舉。天工

人代。虞書曰。天工人其代之。言人君代天理物。官所治皆天事。焉可妄加。焉。於。切。至

於懿戚元勳。但宜優其禮秩。或年高及老。音。冒。八。十。九。十。曰。老。

或積病智昏。既無益於時。宜當置之以閒逸。又妨賢

路。殊為不可。將救茲弊。且宜精簡尚書左右丞及左

右郎中。唐制。副二丞。所轄諸司事。署錄目。勘稽。失知。省內。宿直之事。如並得人。自

然網維備舉。亦當矯正趨競。豈惟息其稽滯哉。疏奏

尋以洎為尚書左丞。

張氏九成曰。觀洎以章疏白尚書。非人之弊。務欲擇賢任職。整綱維。振稽滯。此皆詳練治體。深達政本。惜乎忠誠憂國。不密其身。宜來者之戒也。

愚按唐制三省尚書省居其首樞機之要也尚書令掌典領百官其屬有六左右僕射統理六官為令之貳皆宰相也左丞則總吏部戶部禮部右丞則總兵部刑部工部其所關繫豈小哉劉洎以剛直果敢之才當糾彈舉劾之任於是而極言委任之弊其陳精簡之方可謂知政本稱厥職矣太宗即以洎為左丞可謂知人也以太宗之器使人才後之人主所宜為法也

貞觀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太平後必有大亂大亂後必有太平大亂之後即是太平之運也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賢才公等既不知賢朕又不可徧識日復一日無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舉令平聲於事何如魏徵對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為難自知誠亦不易以切且愚暗之人皆矜能伐善恐

長澆競之風長音不可令其自舉

愚按太宗急於得天下之賢於是有人自舉之議魏徵以為知人既難自知不易若令自舉恐長澆競之風誠為知言也夫三代盛時比閭族黨州鄉迤迤而考其德行道藝實興于王此所謂鄉舉里選也世道已降此制不復乃曰令人自舉吾見其自鬻而已矣非善論也

貞觀十四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則無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則無以齊萬國萬國咸寧一人有慶必藉忠良作弼俊又在官則庶績其凝無為而化矣故堯舜文武見稱前載咸以知人則哲多士盈朝元凱翼魏之功舜舉八元使布五教內平外成周召光煥乎之

美周公名旦。武王之弟。召公名奭。為周太保。二公夾輔成王。然則四岳唐虞官名。掌四岳諸

人而總兼之。侯之事。或一。九官舜命禹作司空。稷播百穀。契為司徒。皋陶作士。垂為共工。益掌山澤

伯夷為秩宗。夔典樂。龍作納言。是為九官。五臣論語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謂禹。稷。契。皋陶。伯益

也。十亂周書。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亂治也。十人。謂

散宜生。南宮适。其一。文母。論語曰。有婦人焉。九人而

已。先儒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

姜治內。豈惟生之於曩代。而獨無於當今者哉。在乎求

與不求。好與不好耳。好。並去聲。後同。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

夫音。孔翠。犀象。大宛之馬。宛。平聲。大宛。西域國。漢武

馬以。西旅之獒。西旅。西夷國。武王時。李廣利破其國。獲汗血

情也。生於八荒之表。塗遙萬里之外。重譯入貢。重。平

語不通。必重譯而求也。道路不絕者。何哉。蓋由乎中國之所好

也。況從仕者。懷君之榮。食君之祿。率之以義。將何往

而不至哉。臣以為與之為孝。則可使同乎曾參。子騫

矣。曾參。字子輿。子騫。姓閔。名損。皆孔子弟子。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論語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

其父母。昆弟之言。與之為忠。則可使同乎龍逢。比干矣。龍逢。比干。紂臣。皆見殺。

與之為信。則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莊子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

柱而死。展禽。魯大夫。展獲。名禽。食邑柳下。謚曰惠。

與之為廉。則可使同乎伯夷。叔齊矣。伯夷。叔齊。孤竹國君之二子。讓

國而逃。諫伐而餓。然而今之群臣。罕能貞白卓異者。蓋求之

不切。勵之未精。故也。若勗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各

有職分。去聲。得行其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

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

則觀其所不為因其材以取之審其能以任之用其

所長揜其所短進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則不嚴而

自勵不勸而自勉矣故說苑曰。前漢光祿大夫劉向

後采傳記行事人臣之行。去聲。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

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

音現。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

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

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

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

數稱往古之行事。數音朔。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

曰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去聲。絕其源轉禍

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

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去聲。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此

者貞臣也。六曰家國昏亂所為不諛敢犯主之嚴顏

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何謂六邪

。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代浮沉左右觀望如此

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

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

為樂音洛後同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內實險

諛音蔽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妬善嫉賢所欲進則明其

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

去聲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

以行說音稅內離骨肉之親外搆朝廷之亂如此者讒

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輕為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

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佞

邪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比音鼻以蔽主明使白黑無

別被列切是非無間去聲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

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處上聲後

同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理生則見樂死則見

思此人臣之術也禮記曰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

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

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禮經解篇之辭然則臣之情偽知

之不難矣又設禮以待之執法以御之為善者蒙賞

為惡者受罰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盡力乎國家思

欲進忠良退不肖十有餘載矣徒聞其語不見其人

何哉蓋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則出乎公道行

之非則涉乎邪徑是非相亂好惡相攻好惡並去聲後所惡惡之

同所愛雖有罪不及於刑所惡雖無辜不免於罰此

所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惡棄大善。或以小過忘大功。此所謂君之賞不可以無功求。君之罰不可以有罪免者也。賞不以勸善。罰不以懲惡。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賞不遺踈。遠罰不阿親貴。以公平為規矩。以仁義為準繩。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實。則邪正莫隱。善惡自分。然後取其實。不尚其華。處其厚。不居其薄。則不言而化。暮月而可知矣。若徒愛美錦。而不為人擇官。為去聲有至公之言。無至公之實。愛而不知其惡。憎而遂忘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遠忠良。背音倍。遠去聲。則雖夙夜不怠。

勞神苦思。將求至理。不可得也。書奏甚嘉納之。

愚按大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皋陶為陳九德。曰。載采采。言知人在於以德而驗於行事也。然德雖有九。豈能全哉。魏徵進求賢。審官之說。而舉劉向六正六邪之論。是則然矣。然知人者。惟在於辨君子小人邪正之分。固難一一以某臣某臣律之也。果君子邪。則正人也。聖良忠智貞。直六正之德。雖未必備。未必不兼也。果小人邪。則邪人也。具諂奸讒賊亡國六邪之惡。雖未必備。未必不兼也。其曰。知人則哲。則明之極矣。君子小人邪正之異。何所逃於哲之中乎。

貞觀二十一年。太宗在翠微宮。

在長安縣武德八年。置貞觀十年廢。是年

復備方成。授司農卿。

唐制。掌倉儲委積之事。

李緯戶部尚書。房玄齡

是時留守京城。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玄齡聞

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但云李緯大好髭鬚。更無他

語由是改授洛州刺史

洛州今河南府路

愚按太宗至是已倦于勤矣。玄齡以耆壽俊在厥服矣。翠微宴息。聞老臣有大好髭鬚之語。旋即改授。亦可謂留心治道者也。愚觀自古人君蓋有聞諫而不能改者。聞諫而能改者。斯為善矣。太宗之用李緯。玄齡未嘗諫也。特私有所議耳。太宗聞而遽改。迨近於不諫亦入者。眉山蘇氏謂太宗之從諫。近於聖。詎不信哉。

封建第八

凡二章

貞觀元年封中書令房玄齡為邦國公。兵部尚書杜如晦為蔡國公。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為齊國公。並為第一等食邑實封一千三百戶。皇從父淮安王神通

從去聲。後同。神通與高祖為從兄弟。上言義旗初起。從高祖平京師。典兵宿衛。封淮安王。

臣率兵先至

隋大業十三年五月高祖起兵太原。六月傳檄稱義師。故曰義旗。神通自長安

入鄠南山舉兵。應太原。從平京師有功。

今玄齡等刀筆之人功居第一

臣竊不服。太宗曰。國家大事惟賞與罰。賞當其勞

去當

聲後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為惡者咸懼。則知賞罰

不可輕行也。今計勲行賞。玄齡等有籌謀。惟幄畫定

杜稷之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蹤推轂。故得

功居第一

推他回切。漢高祖論功行封。群臣爭功。不決。帝以蕭何功盛。先封。鄭俠功。臣皆曰。何

無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居臣等上。何也。帝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諸君徒能得獸耳。功狗也。何之功。叔父於國至親。誠無愛惜。但以人也。群臣皆莫敢言。

不可緣私濫與勲臣同賞矣。由是諸功臣自相謂曰。

陛下以至公賞不私其親。吾屬何可妄訴。初高祖舉宗正籍弟姪再從三從孩童已上封王者數十人。至是太宗謂群臣曰：自兩漢已降，惟封子及兄弟，其疎遠者非有大功如漢之賈澤。漢高祖封從兄弟賈為荆王，從祖昆弟澤為燕王，並為將。並不得受封。若一切封王，多給力役，乃至勞苦萬姓，以養己之親屬，於是宗室先封郡王，其間無功者皆降為縣公。按本紀降封事係武德九年十月。又按膠東郡王道彥傳云：唐興務廣藩鎮，故從昆弟子自勝衣已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舉屬籍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漢賈澤尚不得茅土，所以別親疎也。先朝示一切封之，爵命崇而力役多以安百姓，不容勞百姓所以示至公。帝曰：朕君天下以安百姓，不容勞百姓。

以養己之親，於是疏屬王者皆降為公，惟有功者不降。故道彥等並降封公，由是言之，其初所封郡王者，後所降皆郡公也。愚按三代有國，大封同姓異姓，親親賢賢，褒表功德，示天下以至公也。豈為一家之私哉？周公至親，太公異姓，皆祚大國，以功德也。豈避至親之嫌哉？唐封功臣，雖非祚土而爵，猶食邑，禮典隆重，雖以皇從父之言，而亦示以賞不可私之說，猶有褒表功德之遺意。至如降封宗族弟姪，以明有功，尤足以見至公也。

貞觀十一年，太宗以周封子弟八百餘年，秦罷諸侯二世而滅，呂后欲危劉氏，終賴宗室獲安。呂后名雉，惠帝母也。惠帝崩，呂后臨朝，欲王諸呂，諸呂擅權，朱虛侯劉章因侍宴以軍法斬諸呂一人，自是諸呂憚益。劉氏封建親賢，當是子孫長久之道，乃定制以子

弟荆州都督荆王元景高祖第六子安州都督吳王恪太宗

次子也等二十一人又以功臣司空趙州刺史長孫無忌

尚書左僕射宋州刺史房玄齡等一十四人並為世

襲刺史禮部侍郎尚書之貳李百藥字重規定州人幼多病祖母趙以百藥名

之貞觀初拜中書舍人後遷是職復授右庶子卒謚曰康奏論駁世封事曰臣聞

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大方思聞

理定之規以弘長代之業萬古不易百慮同歸然命

曆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亂之異遐觀載籍論之詳

矣咸云周過其數昔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後歷三十七主八百六十七年過

其數也秦不及期初秦皇謂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後存二世被弒子嬰降漢不及期也

亡之理在於郡國周氏以鑒夏殷之長久遵皇王之

並建維城磐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弛廢而枝幹相持

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背音倍商書傳

說告高宗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棄先王之道剪華恃險罷侯置守

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理之憂故一夫號呼而

七廟隳祀平聲禮天子七廟賈誼曰斬華為城因河為津自以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萬

世之業也秦皇沒山東豪傑並起而亡秦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臣以為自

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不受命上玄冊名帝錄締構遇

興王之運殷憂屬啓聖之期雖魏武携養之資曹操沛人

父嵩為漢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末操子丕受漢禪國號魏追號操為武皇帝漢高

徒役之賤。漢高祖。姓劉。名邦。字季沛人。初為泗上亭

皆亡。乃縱所送徒。徒中願從者十餘人。由是起兵。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亦不

能去也。回切。他。若其獄訟不歸。孟子曰。獄訟者不菁華

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虞書贊堯之辭。謂德之大

舜之上。齊七政。虞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非止情存揖

讓守之。亦不可焉。以放勛重華之德。放。上聲。勛。與勳

者。總言堯之德。重華者。總言舜之德。史記因以為堯舜之名。尚不能克昌厥後。是

知祚之長短。必在於天時。政或興衰。有關於人事。隆

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

器尚存。斯龜鼎之祚已懸。定於杳冥也。至使南征不

返。周昭王。德衰。南巡。濟于漢。人惡之。以膠舟東遷避

逼。周平王。東遷。雒。裡。祀闕。如郊。畿不守。此乃陵夷之

漸。有累於封建焉。累。去。暴秦運距閏餘數。終百六世秦

為閏餘。百六為周之既數也。漢王莽傳云。餘分閏位。陽九之既。百六之會。謂莽為閏位。百六為漢之既數

也。律曆志曰。易九。尼曰。初入元。百六。注。易。爻有九。六。七八。百六。與三百七十四。六乘八之數也。六八四。十

八。合為四百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世之君。才非啓

誦。武。啓。夏。禹。之子。誦。周。借使李斯王綰之輩。咸開四履

李斯。王綰。皆秦丞相。四履。為諸將閭子嬰之徒。俱啓

千乘。將閭。秦公子。為二世所殺。子嬰。始皇之孫。趙高

出兵車千豈能逆帝子之勃興。抗龍顏之基命者也。

漢高祖應赤帝子之識。隆準而龍顏。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

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

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

要荒也。虞夏制。王城之外。四面各五百里。曰甸服。甸

服外。又各五百里。曰侯服。侯服外。又各五百里。曰綏

服。綏服外。又各五百里。曰要服。要服外。又各五百里。曰

百里。曰荒服。周制。乃分其五服。為九。見周禮。王畿

千里之間俱為采地。

周制。天子畿內之地方千里。詩曰。邠畿千里是也。采地者。天子

之卿大夫。邑地也。是則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

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此言雖用象刑之典治

劉曹之末。

虞書曰。象以典刑。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世之時。又豈可以帝紀網施。秦斷可知焉。鑿船求劍。未

之。法。而為治也。紀網施秦斷可知焉。鑿船求劍。未

求。劍。而。不。劍。不。行。若。此。膠。柱。成。文。彌。多。所。惑。往。聖。之。法。

膠。柱。而。調。瑟。徒。知。問。鼎。請。隧。有。懼。霸王。之。師。左傳宣

楚。子。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之。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僖。公。二。十。五。年。晉。侯。朝。

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白馬素車無復

藩維之援。

漢高祖初至霸上。使人約降秦。王子嬰繫

而。不。悟。望。夷。之。釁。秦。相。趙。高。弒。未。堪。羿。浞。之。災。羿音

夏。帝。相。既。立。后。羿。有。窮。氏。篡。位。帝。相。徒。商。丘。羿。就。于。敗。獵。信。用。寒。浞。浞。後。殺。羿。自。立。為。帝。因。羿。之。室。生。子。梟。篡。弒。帝。相。夏。之。貴。臣。殺。浞。既。罹。高。貴。之。殃。魏。高。貴。

昭。擅。政。遂。勒。兵。誅。昭。而。敗。為。昭。黨。所。弒。寧異申繒

見其可。

鑿音刻。呂氏春秋曰。楚人有涉江。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遂刻其舟。曰。是吾劍所從水也。舟

已行。

而不劍不行。若此膠柱成文。彌多所惑。往聖之法

求劍。

而不劍不行。若此膠柱成文。彌多所惑。往聖之法

膠柱。

而調瑟。徒知問鼎。請隧。有懼霸王之師。左傳宣

楚子。

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之。楚子問鼎之

大小。

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僖公二十五年。晉侯朝

代德。

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白馬素車無復

藩維。

之援。漢高祖初至霸上。使人約降秦。王子嬰繫

而。

不悟。望夷之釁。秦相趙高弒。未堪羿浞之災。羿音

夏帝。

相既立。后羿有窮氏篡位。帝相徒商丘羿就于

敗獵。

信用寒浞。浞後殺羿自立為帝。因羿之室生子

梟篡。

弒帝相。夏之貴臣殺浞。既罹高貴之殃。魏高貴

昭擅。

政遂勒兵誅昭而敗為昭黨所弒。寧異申繒

之酷周幽王嬖褒姒而廢申后立褒姒之子伯服此

乃欽明昏亂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

數世之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屏音餅詩曰价人維屏大邦維屏化為

仇敵家殊俗國異政強陵弱眾暴寡疆場彼此干戈

侵伐狐貍之役女子盡鬻莊華切髮麻髮合結也左

皆鬻魯於是乎鬻禮記曰魯婦人鬻而吊皆鬻魯於是乎鬻禮記曰魯婦人鬻而吊崤陵之師

隻輪不反戎敗秦師于殽匹馬隻輪無反者斯蓋略

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上平聲陸士衡名機晉吳郡

其天邑嗣王謂周惠王襄王悼王也委九鼎謂三王方規規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

也據天邑謂三子據國僭位也天下晏然以治待亂何斯言之謬也

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良之才膺共治之寄刺

舉分竹何世無人漢文帝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當發

代古之圭璋分竹亦其義也至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前漢黃霸

守政化大行嘉禾生鳳凰集後漢秦彭民稱父母讀

為穎川太守有甘露嘉禾鳳麟之瑞

甫牡前漢邵信臣為河南太守視民如子語曰前

後漢杜詩為南陽太守為政清平民為之語曰前有

邵父後政比神明守多貪珠徒交趾人物無資嘗至

有杜母華前弊去珠復還百曹元首魏人上六代方區區然

姓反業謂為神明後樂音洛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

稱與人共其樂者後同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

者人必拯其危豈容以為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

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藉其門資
忘其先業之艱難輕其自然之崇貴莫不世增淫虐
代益驕侈離宮別館切漢凌雲或刑人力而將盡或
召諸侯而共落陳靈則君臣悖禮共侮徵舒徵舒平聲
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宣儀行父通于夏姬十年公與
二人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
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而殺之衛宣公納子
之二子奔楚徵舒夏姬之子也衛宣則父子聚麀終
誅壽朔鹿音幽牝鹿也聚麀謂無禮也衛宣公納子
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
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逃壽竊其節先往賊殺之伋
至曰君命殺我壽何罪賊又殺之國人乃云為已思
哀之作二子乘舟之詩壽朔又殺之國人乃云為已思
治豈若是乎後為去聲內外群官選自朝廷擢士庶以

任之澄水鏡以鑒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
進取事切砥礪情深或俸祿不入私門後漢楊秉為
儉計日受祿餘妻子不之官舍後漢左雄為冀州
俸不入私門妻子不之官舍後漢左雄為冀州
每入官舍班條之貴食不舉火後漢左雄為冀州
不入官舍後漢左雄為冀州
火常食剖符之重居惟飲水晉鄧攸為吳郡太守載
乾飯米居官惟飲吳太守而巳
南陽太守弊布裹身後漢羊續為南陽太守常敝衣
薄食妻子資藏布衾敝祗稠而
已萊蕪縣長凝塵生甑長音掌後漢范丹為萊蕪縣
令家貧里歌曰甑中生塵范
史雲金中生專云為利圖物何其爽歟總而言之爵
魚范萊蕪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滅國弑君亂常干紀春
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民無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
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滅國弑君亂常干紀春

秋二百年間略無寧歲。

春秋始魯隱公元年終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言

二百者舉大數也。

次睢咸秩遂用玉帛之君。

睢音綏左傳僖公十九年宋公

使邾文公用鄆子於次睢之社睢水名此水受汴入泗有妖神東夷祀之鄆子小國之君乃殺而祭之非

也。魯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

魯道有蕩詩載驅篇之辭按春秋魯莊公夫人

姜氏會齊侯者凡六故齊人作是詩以刺文姜來會齊襄公也。

縱使西漢哀平之際

前漢都長安故曰西漢哀帝名欣定陶恭王之子平帝名衎山王之子皆元帝之庶孫。

東洛桓

靈之時。

後漢都洛陽故曰東洛桓帝名志章帝曾孫靈帝名宏章帝玄孫。

下吏淫暴

必不至此為政之理。

後為如字。

可以一言蔽焉伏惟陛

下握紀御天膺期啓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侵於寮

區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施平聲妙萬物

而為言獨照神衷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修舊制建

萬國以親諸侯竊以漢魏以還餘風之弊未盡勛華

既往至公之道斯乖況晉氏失馭寓縣崩離。

晉司馬氏初受

魏禪後遜于宋。

後魏乘時華夷雜處。

乘平聲後魏拓拔氏重本北狄種改姓元氏。

以關河分阻吳楚懸隔。

重平聲。

習文者學長短從橫之

術。

從音蹤。

習武者盡干戈戰爭之心畢為狙詐之階彌

長澆淳之俗。

長音掌。

開皇在運。

開皇隋文帝年號。

因藉外家驅

御群英任雄猜之數坐移明運非克定之功年踰二

紀人不見德。

文帝在位二十四年。

及大業嗣立。

大業煬帝年號。

世道交

喪一人一物掃地將盡雖天縱神武削平寇虐兵威

不息勞止未康。自陛下仰順聖慈，嗣膺寶曆，情深致

理綜覈前王，雖至道無名，言象所紀，略陳梗槩，實所

庶幾。平聲愛敬烝烝，勞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虞書稱舜曰克諧以

孝。烝烝，又。不格。姦。訪安內豎，親嘗御膳，文王之德也。禮記曰：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寢門外。問

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曰：安。文王乃喜。日中

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食下問所膳。每憲司讞罪尚書

奏獄大小必察，枉直咸舉，以斷趾之法，易大辟之刑。

仁心隱惻，貫徹幽顯，大禹之泣辜也。讞音碾。議也。說

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何為痛之？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之民各自以

其心為心。是以痛之。正色直言，虛心受納，不簡鄙訥，無棄芻蕘。

帝堯之求諫也。訥當作陋。虞書曰：弘獎名教，勸勵學

徒，既擢明經於青紫，將升碩儒於卿相，聖人之善誘

也。相去聲。論語曰：夫君子循循然善誘人。群臣以官中暑濕寢饑，或乖請

移御高明，營一小閣，遂惜十家之產，竟抑子來之願。

不吝陰陽之感，以安卑陋之居，頃歲霜儉，普天饑饉。

喪亂甫爾，倉廩空虛，聖情矜愍，勤加賑恤，竟無一人

流離道路，猶且食惟藜藿，樂徹篋簾。上音筍。下音巨。縣鐘鼓之拊也。

皆以木為之。橫曰篋。縱曰簾。言必悽動，貌成癯瘦，公旦喜於重譯。

重。平聲。旦。周公名。史記曰：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悠遠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文命矜其即叙。文命。史記以為

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

禹名。夏書曰。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即。陛下就也。言雍州水土既平。而餘功及於西戎也。

每見四夷款附。萬里歸仁。必退思進省。悉井凝神動

慮。恐安勞中國。以求遠方。不藉萬古之英聲。以存一

時之茂實。心切憂勞。志絕遊幸。每旦視朝。音潮聽受無

倦。智周於萬物。道濟於天下。罷朝之後。引進名臣。討

論是非。論平聲備盡肝膈。惟及政事。更無異辭。纔日晏

必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閒。高談典籍。雜以文詠。間以

玄言。間去聲乙夜忘疲。太宗嘗曰。若不甲夜視事。中宵

不寐。此之四道。獨邁往初。斯實生民以來一人而已。

弘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朞月之間。彌綸天壤。而

淳粹尚阻。浮詭未移。此由習之久。難以卒變。卒音請

待。斷雕成器。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

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為晚焉。易稱天

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易豐卦彖傳之辭美哉斯言也。

中書舍人馬周又上疏曰。伏見詔書。令宗室勲賢。平

聲。作鎮藩部。貽厥子孫。嗣守其政。非有大故。無或黜

免。臣竊惟陛下封植之者。誠愛之重之。欲其緒裔承

守與國無疆。可使世官也。何則。以堯舜之父。猶有朱

均之子。堯之子曰丹朱。舜之子曰商均。皆不肖。況下此以還。而欲以父

取兒。恐失之遠矣。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逸則兆庶

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政欲絕之也。則子文之理猶

在。子文。楚令尹。姓鬬。名穀。於菟。其孫克。黃使齊復命。自拘於司寇。王思子文之治。日子文無後。何以勸

善。使復其官。政欲留之也。而樂厲之惡已彰。厲音黠。樂姓。武子之子也。晉士鞅曰。樂厲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厲死。武子所施沒矣。而厲之怨實章。後盈見逐。盈厲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見音現。則寧使割恩

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嚮之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

古者天子以五色土為壇。封諸侯。取其方面。直

以白茅授之。使立社於其國。疇其戶邑。必有材行。

去聲。隨器方授。則

翰翮非強。亦可以獲免。尤累。

良偽切。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者。良由得其術也。願陛下

深思其宜。使夫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太宗並嘉納其言。於是竟罷子弟及功臣世襲刺史。

通按。鑑。貞觀五年。上令群臣議封建。魏徵以為若封建。則

御。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歛。又京畿賦稅不多。所資

畿外。若盡封國邑。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

以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各守其境。協力同心。足扶京室。為置官察

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福。朝貢禮儀。具

為條式。一定此制。萬代無虞。十一月。詔宗室勲賢。作

鎮藩部。云。十三年二月。于志寧以為古。今事殊。恐

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馬周亦上疏云。會長孫無

忌。等皆不願。上表固讓。稱承恩以來。形影相弔。若履

春冰。宗室憂虞。如真湯火。緬惟三代封建。蓋由力不

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已出。兩漢罷侯。蠲除

且後世之賞。致成勦絕之禍。或抵冒邦憲。自取誅夷。更因

賜其性命之恩。又因子婦長樂公主。固請於上。且言臣等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柰何棄之外。州與遷徙。何異。上曰。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復發言怨望。朕豈不同。今備錄于此。亦以見唐世議封建之章。所紀年歲。不同。今備錄于此。亦以見唐世議封建之章。所紀年也。蓋自禹曰。柳宗元有言曰。封建不得而廢也。周室既衰。併為郡縣。三代為六七。而封建之禮已亡。秦滅六國。以為郡縣。三代為六七。而封建之禮已亡。秦滅六國。之弱。則不足。以藩屏疆。則必至於亂。此後世之繼世。是以前。一而害一。國也。然則如之何。記曰。禮時。為大。順次。之。而。害。一。國。也。然。則。如。之。何。記。曰。禮。宜。以。便。其。民。也。後。世。如。有。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而。愛。民。慎。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為。盛。哉。平。而。興。禮。樂。矣。何。必。如。古。郡。縣。亦。足。為。盛。哉。設。胡。氏。寅。曰。職。以。太。宗。嘗。讀。周。官。書。辨。方。正。位。體。國。不。封。野。

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詔。群。臣。議。封。建。其。本。於。此。乎。夫。不。封。建。與。法。三。代。之。治。詔。群。臣。議。封。建。其。本。於。此。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魏。徵。謂。封。建。不。可。行。始。皇。莽。甚。矣。而。近。世。蘇。范。二。公。亦。謂。封。建。不。可。行。始。皇。李。斯。柳。宗。元。之。論。聖。人。不。能。易。也。嗚。呼。豈。其。然。乎。宗。元。之。言。曰。封。建。非。聖。人。不。能。易。也。勢。也。嗚。呼。豈。其。然。乎。侯。已。為。民。害。聖。人。不。得。已。而。存。之。則。唐。虞。之。際。洪。水。懷。襄。民。無。所。定。武。王。周。公。誅。紂。伐。奄。滅。國。五。十。皆。天。下。之。大。變。也。此。數。聖。人。不。能。明。矣。因。時。之。變。更。立。制。度。以。為。郡。縣。乃。畫。壤。列。土。脩。明。侯。甸。之。法。何。哉。宗。元。又。曰。德。在。人。者。死。必。奉。其。嗣。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為。其。德。之。不。可。忘。是。以。憫。其。絕。此。仁。之。至。義。之。盡。而。出。於。宗。元。之。固。然。者。固。非。聖。人。之。私。意。而。歸。之。盡。而。出。於。宗。元。之。固。然。者。固。非。聖。人。之。得。變。其。君。夫。孟。子。所。言。貶。國。削。地。六。師。移。之。法。皆。先。王。之。制。也。烏。在。其。不。改。變。乎。漢。不。能。制。侯。王。未。萌。之。惡。及。大。逆。不。道。然。後。勒。兵。夷。之。此。非。三。代。故。事。自。漢。之。失。爰。盛。固。言。之。矣。豈。可。舉。此。以。例。禹。湯。文。武。室。所。為。哉。方。三。代。盛。時。諸。侯。或。自。其。國。入。為。三公。王室。有。難。諸。侯。或。釋。位。以。間。王。政。至。其。衰。也。

五伯雖彊大猶且攘夷狄以尊戴天下之共主一
若此類宗元皆略而不稱乃摘取衰微禍亂之
二欲舉封建而廢之是猶見則者而欲廢天下之
履也宗元又曰湯資三千諸侯以黜夏武資八百
諸侯以翦商故不敢變易也息苟安於未舉兵之
前要結衆力及成功之後姑息宗元又曰封建非
庸主之所行而謂湯武為盜跖之事也謂秦無公
公之建者公天天下自秦始夫謂三代聖王無公
意以封建自私自是伯夷而為盜跖之事也謂秦
不類之甚歟宗元又曰諸侯繼世而立又有世
夫食祿采地以盡其封域雖侯聖賢生於其時無
立於天下天子聖明而公卿必得其人諸侯不敢
亂法度世固多賢也而又有鄉舉里選之法有明
明側陋之揚何患乎材之不用也若上無明君下
無賢臣如周之衰秦之季漢魏隋唐之時在位者
無非小人之興邦之良佐悉沈于宗伍不見庸也
雖守宰編宇內將何救於此故舜禹湯亦足論皆
王無稽治而不可信也夫三代亦無以加矣禹湯
天下之矣

使民各有以養其生不過千里大小相維輕重相
施其用。人主自治不過千里大小相維輕重相
外無彊暴侵陵微弱不立之患。內無廣土衆民奢
泰恣肆之失。是以義慶利均。天下之兼并而自
之法。天下之公私也。若秦則如郡縣之制。人欲
并。堯天下之私以自奉。故曰郡縣之制。人欲
也。或曰然則封建今可行乎。曰何獨封建也。二
三。王之法。孰不可行。者。在人而已矣。然欲行
先。自井田始。范子亦惑於宗元。謂今日之法。不
用。於古。猶古之法。不可用於今。夫後世之私意
為。固不可行。於古。則為天下者。不以稽古。帝
三。王善政。良法。為古。則為天下者。不以稽古。帝
愚。按。封建。古。先。哲。王。公。天。下。之。良。法。美。意。也。後
世。言。治。者。何。敢。妄。議。哉。自。秦。罷。侯。置。守。之。後。田
制。學。制。皆。非。古。矣。由。漢。以。下。封。建。郡。縣。參。錯。若
漢。七。國。晉。八。王。挺。禍。尤。甚。其。間。悖。逆。自。恣。負。強
梗。化。者。不。可。勝。數。而。維。垣。維。翰。者。亦。復。不。少。然
終。不。若。郡。縣。之。法。度。程。子。曰。有。古。先。哲。王。治。天。下。之
之。論。興。焉。河。南。程。子。曰。有。古。先。哲。王。治。天。下。之
可。行。周。官。之。法。度。後。世。無。古。先。哲。王。治。天。下。之

本。而用古先哲王治天下之具。宜致固難也。豈封
 建之失哉。愚不揆。竊謂柳宗元之論。固然也。豈非
 而謂封建非聖人意。謂公天下自秦始。此誠為
 過。不以封建。盛時封建。之義。處為言。而以季世之弊
 處。為說。此誠為偏。若胡氏以井田封建。可於黃
 後世。則亦未敢以。為知言也。封建井田。豈一朝夕之
 帝。畫壘分州。綿歷幾代。大備於周。取民而夕之
 故。我居今之世。出宗室而分。於。取民而夕之
 疆。之。紛紜。轆轤。何能有定。故以封建為非者。昧
 於古之實也。以封建為是者。泥於古之名也。蓋
 曰。彼三代而上。之事勢。此三代而下。之事勢。去
 古既遠。權時施宜。郡縣不可易也。惟當精擇守
 令。按其有治平之績者。加秩而久任之。登進而
 激勸之。體古先哲王之美意。而行後世之良法。
 可也。毋庸曰不井田。
 不封建。不足以治。

貞觀政要卷第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貞觀政要卷第四

戈直集論

論太子諸王定分九 論尊敬師傅十

論教戒太子諸王十一 論規諫太子十二

太子諸王定分第九章凡四章

貞觀七年授吳王恪齊州都督太宗謂侍臣曰父子

之情豈不欲常相見耶但家國事殊須出作藩屏且

令其早有定分令平聲分去聲絕覬覦之心我百年

後使其兄弟無危亡之患也按史傳恪初王鬱林貞

州都督帝賜書曰汝惟茂親勉思所以藩王室以義

制事以禮制心外為之君臣內為之父子今當去膝

下不遺汝珍而遺汝以言其念之哉帝後以非己甥

太子又欲立恪長孫無忌固爭帝曰公豈以非己甥



良邪且恪英果類我無忌曰晉王仁厚守文之

愚按是時承乾方處東宮凶德未著太宗出吳

王使其後既立晉王又欲立恪卒陷恪於死地何

矣其後既立晉王又欲立恪卒陷恪於死地何

始太宗之矛盾邪竊嘗論之漢高祖之欲易惠帝

唐太宗之欲易高宗皆為宗廟社稷之遠圖初

而觀之則太宗之事近正何也漢高祖之欲易

太子是也則太宗之事近正何也漢高祖之欲易

房之不立如意是也趙王則出於溺愛之私矣子

以成呂氏之禍杜牧所謂四老安劉反為滅劉子

者計其可心則蚤與張陳陵勃謀之以恒易盈可

也若吳王恪之在當時內不聞其母有戚姬嬖

愛之私外不聞恪有魏王奪嫡之計太宗深知

高宗之懦弱不足以外承宗廟之重故以社稷外

計問之無忌無忌以外承宗廟之重故以社稷外

家之私矣夫以恪之無辜陷恪而死地無忌之際

通於天矣夫以恪之無辜陷恪而死地無忌之際

庶幾匡正唐室不致北晨之禍如此其烈也豈

不悲哉然則太宗之事賢於高祖無忌之心則

貞子房之罪人矣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曰漢晉以來諸王皆

為樹置失宜為去聲不預立定分以至於滅亡人主熟

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

今諸王承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慮不惟慮其

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樹陳思及文帝即位防守

禁閑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從而畏之

也魏武帝曹操也操生四子丕彰植熊丕文帝也植

陳思王也植多藝能操愛之文帝既立植寵日衰後以恃慢貶安鄉

侯後進王東阿此則武帝之寵陳思適所以苦之

後以恃慢貶安鄉侯後進王東阿此則武帝之寵陳思適所以苦之

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別加優賜。曾無紀極。音層俚語曰。音里。俚語。猶云俗諺也。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聖創業。豈惟處置見在子弟而已。音上。聲見。當須制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疏奏太宗甚嘉之。賜物百段。

唐氏仲友曰。太宗制古之所不制。臣古之所不慮。而獨牽於私欲。不能自克。於嫡庶之際。不為遠慮。竟使賢才宗支。連頸就戮。周言有先見之明。惜哉言之不力。愚按。周官有王世子。不與之文。王之衆子。不與焉。夫先王愛子之心。豈不欲其周。編哉。蓋所以別嫌疑。明嫡庶。絕覲覲。息禍亂也。隋文帝既立。勇為太子。又使晉漢秦蜀四王各據方面。恩寵

相埒也。且誇示於人曰。前代兄弟相爭者。由嫡庶之分也。今吾五子同母。何憂禍亂哉。其後五子互相攘奪。無一人得令終者。至今為天下笑。太宗目覩隋室之禍。宜知所鑒矣。既立承乾為太子。復寵待諸王。無所高下。馬周窺見禍亂之端。亟以為言。太宗雖能嘉賞。迄不能改。愚觀太宗每事以隋為鑒。獨於諸王定分而忘之。豈所謂溺愛者不明邪。

貞觀十三年。諫議大夫褚遂良。以每日一作月特給魏

王泰府料物。有逾於皇太子。上疏諫曰。昔聖人制禮

尊嫡卑庶。謂之儲君。音除。副也。太子君。儲君之副。故謂之儲君。道亞霄極

甚為崇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

卑不得為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

必本於人情。然後制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

雖愛不得超越嫡子。正禮特須尊崇。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當親者踈。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徒。承機而動。私恩害公。或至亂國。伏惟陛下功超萬古。道冠百王。冠去聲。去聲。發施號令。施平聲。為世作法。為去聲。一日萬機。或未盡美。臣職諫諍。無容靜默。伏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見聞。不以為是。臣聞傳曰。傳去聲。愛子教以義。方忠孝恭儉。義方之謂。昔漢竇太后及景帝。並不識義方之理。遂驕恣。梁孝王封四十餘城。苑方三百里。大營宮室。複道彌望。積財鉅萬計。出警入蹕。小不得意。發病而死。蹕舉兩切。貫錢索也。蹕音畢。天子出稱警。入稱蹕。實太后。漢文帝之后。生景帝。

及梁王王名武。謚曰孝。事見本傳。宣帝亦驕恣。淮陽王幾至於敗。賴其輔以退讓之臣。僅乃獲免。幾平聲。淮陽王名欽。漢宣帝庶子也。謚曰憲。事傳見本傳。且魏王既新出閣。伏願恒存禮訓。妙擇師傅。示其成敗。既敦之以節儉。又勸之以文學。惟忠惟孝。因而獎之。道德齊禮。論語曰。道之以禮。有耻且格。乃為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太宗深納其言。
陳氏博備曰。甚哉太宗之不善為父也。所以啓泰之邪心者。太宗也。非泰之罪也。太宗既立。承乾為太子。而所以眷眷於泰。而寵錫之者。其禮乃過於承乾。其所以邪是時。雖未嘗許泰為太子。而禮數優異。則立泰之意。固已見於承乾者乎。及其邪心免。泰之無覬覦而不以計傾承乾者乎。及其邪心既啓。然後從而裁抑之。既幽之。復降之。是何異誘其入而復閉其門。不亦惑乎。

愚按古者不以私恩害公義。故嫡長之重。衆子雖愛。不得而並焉。所以明尊卑之等。杜僭忒之源也。太宗以聰明之君。而於太子魏王之事。獨不能定其分。異其禮。雖深納遂良之言。而私愛之心。終不能自克。卒至於兩廢焉。其亦可監也夫。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各

為我言之。為去聲後尚書右僕射高士廉名儉以字

薦為治中王為皇太子授右庶子既即位為吏部尚書封許國公後遷僕射攝太傅掌機務二十一年卒

曰養百姓最急黃門侍郎劉洎曰撫四夷急中書侍

郎岑文本曰傳稱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義為急傳去聲

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即日四方仰德不敢為非但太

子諸王須有定分陛下宜為萬代法以遺子孫遺去聲

此最當今日之急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將五十已

覺衰怠既以長子守器東宮長音諸弟及庶子數將

四十心常憂慮在此耳但自古嫡庶無良何嘗不傾

敗家國公等為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官爰及諸王咸

求正士且官人事王不宜歲久歲久則分義情深非

意闕闕分去聲闕音窺多由此作其王府官寮勿令

過四考令平聲

唐氏仲友曰太宗不知溺愛之在己獨欲責之保傳王者又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何也彼誠賢者雖終身而未足誠不賢一日猶不可况四考乎

愚按國家急務養百姓也撫四夷也道德齊禮也若高士廉劉洎岑文本之言皆急務也而褚

遂良則以太子諸王須有定分為當今之急考其時承乾之惡已著魏王泰窺伺之情頗露漢王元昌同惡之迹益彰遂良之言宜其為急務也非以養百姓撫四夷道德齊禮為不急也太宗不思所以正定分而責備於人抑末矣且踰年而有東宮之變矣方且曰公等為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宮又

尊敬師傅第十 凡六章

貞觀三年太子少師少去聲李綱字文紀觀州人始名為長史高祖平京師綱上謁既受禪拜禮部尚書太子詹事諫建成不聽遂乞骸骨有脚疾不堪踐履太宗賜步輿令三衛舉入東宮府令平聲唐制東宮六率宿衛之事詔皇太子引上殿親拜之大見崇重綱為

太子為去聲陳君臣父子之道問寢侍膳之方見封建理順辭直聽者忘倦太子嘗商略古來君臣名教竭忠盡節之事綱慄然曰慄音凜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論語曾子之言謂輔勿君攝國政也古人以為難綱以為易以豉每吐論發言皆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太子未嘗不聳然禮敬

愚按世子為王之貳天下之本也太宗即位之後蚤建太子以固天下之本而嚴太子尊位之節故其發一言吐論辭色毅然宜皇儲之所禮敬也古謂一心可敷事百君者謂綱之謂敷

貞觀六年詔曰朕比尋討經史比音鼻明王聖帝曷嘗

無師傳哉。前所進令，遂不覩三師之位。意將未可。何以然？黃帝學大顛，顛項學錄圖，堯學尹壽，一作壽舜學務成，昭禹學西王國，湯學成子伯文，王學子期，武王學號叔。已上出劉向新序前代聖王，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譽不傳乎載籍。況朕接百王之末，智不同聖人，其無師傳安可以臨兆民者哉？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嘉樂篇之辭夫不學則不明古道，夫音扶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可即著令，置三師之位。
按史志：隋廢三師，貞觀十一年復置。與三公皆不設官屬。
愚按：周書曰：立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

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豈易其人哉？若論其極，必臯、夔、稷、契、伊、傅、周、召而後可。世變無窮，隨世升降，可也。唐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天子所師法，無所總職。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此則非古制也。以太宗之時，固皆元勳，碩德居之，制雖殊古，而名意則同。降此則為加官視品，秩崇高耳。豈皆其人哉？人君欲稽古以正名，苟捨周官，愚未見其可也。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上智之人，自無所染，但中智之人，無恒從教而變。況太子師保，古難其選。成王幼小，周召為保傅。賈誼曰：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傅，周公為太保，保其身體。德義之左右皆賢，日聞雅訓，足以長仁益德。長音掌使為聖君，秦之胡亥，用趙高作傳教以刑法及其嗣位。

誅功臣殺親族酷暴不已旋踵而亡

胡亥秦二世名初始皇使趙高

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及嗣位高說曰陛下嚴法而列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宗室盡除先帝之故大臣置陛下之罪親信二世卒為高所弑故知人之

善惡誠由近習朕今為太子諸王

聲為去

精選師傅令

其式瞻禮度

聲令平

有所裨益公等可訪正直忠信者

各舉三兩人

愚按太子國家之根本也諸王公族之枝葉也根本安固枝葉茂盛永享于休則開導而訓告之豈不在師傅乎然三代尚矣自漢以來未嘗不切切於嚴師傅也而諸王之賢求如河間東平何不多見夫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况崇高之上者乎為君父者尚慎于茲

貞觀十一年以禮部尚書王珪兼為魏王師

唐因隋制皇叔

昆弟皇子為親王者置師掌傳相訓導匡其過失

太宗謂尚書左僕射房玄

齡曰古來帝子生於深宮及其成人無不驕逸是以

傾覆相踵少能自濟我今嚴教子弟欲皆得安全王

珪我久驅使甚知剛直志存忠孝選為子師卿宜語

泰每對王珪如見我面宜加尊敬不得懈怠珪亦以

師道自處上聲時議善之也

胡氏寅曰為人師者豈徒禮貌云乎哉必有道以授人而道以人倫為至魏王泰是時承寵偏厚於兄弟間漸生異慮防其微而革其心不於師而誰望而王珪告戒之方教訓之道未之聞也魏王卒以窺伺儲位廢斥而死夫豈獨泰之罪哉珪亦與有責矣

愚按太宗以王珪為魏王師且諭玄齡以嚴教之意可謂得人矣然嘗觀太宗愛泰之心甚至固父子之情也乃詔即府置文館得自引博士蘇勗勸泰延賓客著書如古賢王奏撰括地志於是士有文學者多與而貴游因藉其門如市泰之月稟又過太子遠甚褚遂良亦以為言其後卒有奪嫡之罪竟罹幽貶夫傲古賢王著書必如河間東平而後可也且漢武帝為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識者非之今泰諸王太子之置館引賓客私權勢其母乃與所謂嚴教之意異歟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司徒長孫無忌司空房玄齡曰三師以德道人者也若師體卑太子無所取則於是詔令^{平聲}撰太子接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師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

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

愚按太宗制太子接三師儀注委曲尊隆意亦至矣師嚴然後道尊況元良而屈體盡敬於師傳其關係豈不尤重也然嘗觀賈誼引大戴記之言於政事書曰師道之教訓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也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入學則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此古昔太子親師傳之實也又不止於儀注之文而已為君父者不可不考於賈誼之書

貞觀十八年高宗初立為皇太子貞觀十七年四月立晉王治為皇太子

子。是為高宗。尚未尊賢重道太宗又嘗令太子令平聲居

寢殿之側絕不往東宮散騎常侍劉洎上書曰臣聞

郊迎四方孟侯所以成德郊月令天子立春迎春於東郊立夏迎夏於南郊立秋

迎秋於西郊。立冬迎冬於北郊。按此非王世子之事。或曰周制東西南北之學在於四郊。孟長也。孟侯謂

世子也。此說於成齒學三讓元良由是作貞。文王世德為切。迎字疑誤。

物而三善皆得者。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而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曰有父在則禮然

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二曰君在則禮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矣。三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

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斯皆屈主祀之尊。一作祀治禮曰一有元良萬邦作貞。

主嗣申下交之義。故得芻言咸薦。睿問旁通。不出軒庭。坐知天壤。率由茲道。永固鴻基者焉。至若生乎深宮

之中。長乎婦人之手。長音未曾識憂懼。曾音無由曉

風雅。雖復神機不測。天縱生知。而開物成務。終由外

獎。匪夫崇彼干籥。夫音後同。籥音約。干舞者所執。之。籥樂管。以竹為之。三孔。長

三尺。以和衆聲者也。聽茲謠頌。何以辨章庶類。甄覈彝倫。甄音

歷考聖賢。咸資琢玉。器人記。玉不琢不成。是故周儲上

哲。師望爽而加裕。周儲謂成王也。望太公為師保。漢嗣

深仁。引園綺而昭德。漢嗣謂惠帝盈也。高祖欲廢太

置酒。太子侍。四皓從。皆年八十餘。上曰。煩公幸卒。調

護太子。既去。上目送之。曰。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

難動矣。卒不廢。四皓東園公。先生也。原夫太子宗祧是繫。善

惡之際。興亡斯在。不勤于始。將悔于終。是以鼂錯上

書。令通政術。鼂音潮。錯音措。漢文帝時。鼂錯為太子

名。揚於萬世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

下而治其衆。則群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

欺蔽矣。知所以安行。則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

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

賈誼獻策務知禮教

賈誼，雒陽人。漢文帝時為梁懷王傅。上書曰：古之王者，太

子適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已行矣。竊惟皇太子玉裕挺生，金聲夙振，明允篤

誠之美，孝友仁義之方，皆挺自天姿，非勞審諭，固以

華夷仰德，翔泳希風矣。然則寢門視膳，已表於三朝

音潮，事見封建篇註。藝宮論道，宜弘於四術。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

書禮樂以造士。雖富於春秋，飭躬有漸，實恐歲月易往。易：以

墮業興譏，取適晏安。言從此始，臣以愚短，幸參侍從

去聲。思廣儲明，暫願聞徹，不敢曲陳故事。切請以聖德

言之，伏惟陛下誕敷膺圖，登庸歷試，多才多藝，道著

於匡時，允文允武，功成於纂祀，萬方即叙，九圍清晏

尚且，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求異聞於振古，勞勩思於

當年。思去聲。後同。乙夜觀書，事高漢帝。漢紀：光武講論

上披卷，勤過魏王。魏紀：文帝雖在軍旅，手不釋卷。陛下自勵如此，而

令太子優游，棄日不習，圖書臣所未諭，一也。加以暫

屏機務。屏音餅。棄也。即寓雕蟲。揚子曰：或問吾子少而好

也。不為。紆寶思於天文，則長河韜映，摛玉華於仙札。摛音

癡，則流霞成彩，固以錙銖萬代。錙音淄。銖音殊。十黍

為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升堂。屈原名平，楚懷王時

詞賦之祖。宋玉，屈原弟。鍾張何階於入室。鍾，鍾繇字元

善草書張芝字伯英後漢太尉陛下自好如此好去聲

而太子悠然靜處上聲不尋篇翰臣所未諭二也陛下

備該衆妙獨秀寰中猶晦天聰俯詢凡識聽朝之隙

與隙同引見群官降以溫顏訪以今古故得朝廷是非

間里好惡凡有巨細必關聞聽陛下自行如此而令

太子久趨入侍不接正人臣所未諭三也陛下若謂

無益則何事勞神若謂有成則宜申貽厥詩曰貽厥厥孫謀茂

而不急未見其可伏願俯推勸範訓及儲君授以良

書娛之嘉客朝披經史觀成敗於前蹤晚接賓遊訪

得失於當代間以書札間去聲繼以篇章則日聞所未

聞日見所未見副德愈光群生之福也竊以良娣之

選徧於中國仰惟聖旨本求典內冀防微慎遠慮臣

下所知暨乎微簡人物微平聲則與聘納相違監撫二

周監平聲監撫謂監國撫軍也未近一士愚謂內既如彼外亦宜

然者恐招物議謂陛下重內而輕外也古之太子問

安而退所以廣敬於君父異宮而處上聲所以分別於

嫌疑別彼列切今太子一侍天闈動移旬朔師傅已下無

由接見假令供奉有隙供平聲暫還東朝拜謁既踈且

事俯仰規諫之道固所未暇陛下不可以親教官家

無因以進言案音采案屬也雖有具寮竟將何補伏願俯循

前躅音燭也稍抑下流弘遠大之規展師友之義則離

微克茂帝圖斯廣凡在黎元孰不慶賴太子温良恭

儉聰明叡哲含靈所悉臣豈不知而淺識勤勤思効

愚忠者願滄溟益潤日月增華也太宗乃令洎與岑

文本馬周遞日往東宮與皇太子談論按通鑑此疏係十七年又

按高宗諫誅穆裕太宗歸功洎等事在十八年則洎上此疏當在十七年

唐氏仲友曰劉洎此疏足見其為剛直果敢之士

太宗以太子諫誅穆裕歸功諫臣則洎接正人聞

正論之說驗矣惜太子不足有為也

又曰古之制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意防深矣易

子而教責善則離還東宮近師傅之諫當矣

愚按陳詳悉誠教世子之至善也太宗以洎言

疏條洎陳詳悉誠教世子之至善也太宗以洎言

令洎與岑文本馬周遞日往東宮談論可謂得

教戒太子諸王第十一章 凡七

貞觀七年太宗謂太子左庶子于志寧字仲謐京兆人貞觀三年

為中書侍郎遷左庶子上諫苑俄兼詹事晉王為皇太子復拜左庶子杜正倫曰卿等

輔導太子常須為說為說去聲後百姓間利害事朕年

十八猶在人間百姓艱難無不諳練及居帝位每商

量處置量平聲處上聲或時有乖踈得人諫諍方始覺悟若

無忠諫者為說何由行得好事況太子生長深宮長音

掌。百姓艱難都不聞見乎。且人主安危所繫不可輒為驕縱。但出敕云。有諫者即斬。必知天下士庶無敢更發直言。故克己勵精。容納諫諍。卿等常須以此意共其談說。每見有不是事。宜極言切諫。令有所裨益也。
唐氏仲友曰。太宗誠有知子之明。其教之亦云篤矣。此數語者。即周公無逸之書也。至謂若詔天下敢諫者死。將無復發言此。則煬帝有前鑒矣。柰何承乾方欲以殺止諫。雖百正倫何益哉。

貞觀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
唐氏仲友曰。太宗誠有知子之明。其教之亦云篤矣。此數語者。即周公無逸之書也。至謂若詔天下敢諫者死。將無復發言此。則煬帝有前鑒矣。柰何承乾方欲以殺止諫。雖百正倫何益哉。

為人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生文王而明聖。大任教之。以一識百。卒為周宗。而朕則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君子謂大任為能胎教。朕則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誨諭。見其臨食。將飯。謂曰。汝知飯乎。對曰。不知。曰。凡稼穡艱難。皆出人力。不奪其時。常有此飯。見其乘馬。
乘。平聲。後同。又謂曰。汝知馬乎。對曰。不知。曰。能代人勞苦者也。以時消息。不盡其力。則可以常有馬也。見其乘舟。又謂曰。汝知舟乎。對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爾方為人。至可不畏懼。見其休於曲木之下。又謂曰。汝知此樹乎。對曰。不知。曰。此木雖曲。得繩則正。為人君。雖無

道受諫則聖此傳說所言說音悅商書傳說告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聖則可以自鑒

愚按太宗懲承乾之失德望儲君之近德於是遇事必誨其愛儲君者所以愛百姓也將飯而戒則知民生之艱難矣乘馬而戒則知民力之困乏矣乘舟而戒則知民心之無恒矣休曲木而戒則知立身之必從正矣觀前代教誠太子之辭未有不切於此者稽之古禮經教世子之道亦不過如是也迨夫高宗臨御其於庶民猶知所以保養之意惟踈遠老臣失德官闈竟忘王業之艱難母乃雖誨諄諄而聽藐藐乎

貞觀七年太宗謂侍中魏徵曰自古侯王能自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長富貴長音掌好尚驕逸好音去聲多不解懈音親君子遠小人故爾遠去聲朕所有子弟欲使

見前言往行去聲冀其以為規範因命徵錄古來帝王

子弟成敗事名為自古諸侯王善惡錄以賜諸王其

序曰觀夫音扶膺期受命握圖御寓咸建懿親藩屏

王室布在方策可得而言自軒分二十五子國語黃

二十五子其同姓者二人青陽與夷鼓是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十四人別為十二姓姬酉祁已滕箴任荀僖吉偃舜舉一十六族即八元八凱爰歷周漢以逮

陳隋分裂山河大啓磐石者衆矣或保乂王家與時

升降或失其土宇不祀忽諸然考其隆替察其興滅

功成名立咸資始封之君國喪身亡多因繼體之后

其故何哉始封之君時逢草昧見王業之艱阻知父

兄之憂勤。是以在上不驕。夙夜匪懈。或設醴以求賢。

漢楚元王每置酒。嘗為穆生設醴。穆生不嘗。或吐飧而接士。公

戒伯禽曰。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

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

人。故甘忠言之逆耳。家語曰。忠言得百姓之懽心。孝

曰。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故得百姓之懽心。

後暨夫子孫繼體。多屬隆平。生自深宮之中。長居婦

人之手。不以高危為憂懼。豈知稼穡之艱難。周書曰。

厥父母勤勞于稼穡。厥昵近小人。昵與踈遠君子。網

繆哲婦。傲狠明德。犯義悖禮。淫荒無度。不遵典憲。僭

差越等。恃一顧之權。寵便懷匹嫡之心。矜一事之微。

勞遂有無厭之望。厭平棄忠貞之正路。蹈姦宄之迷

塗。宄音鬼。書曰。寇賊姦宄。復諫違卜。復音往而不返。

雖梁孝齊固之勲庸。梁孝名武。漢文帝子也。封梁王。

孝。齊固。姓司馬。名固。晉齊王攸子也。淮南東阿之才

為大司馬。封齊王。以功遷游擊將軍。淮南東阿之才

俊。淮南名安。漢武帝諸父也。封淮南王。好書鼓瑟。招

實客。喜文辭。後坐反謀自殺。謚曰厲。東阿。見定分

篇。摧摩霄之逸翮。成窮轍之涸鱗。棄桓文之大功。桓

公。晉文公。皆春秋諸侯之功。就梁董之顯戮。梁董。漢桓

伯。有尊于室。匡天下之功。帝時為大

可。不惜乎。皇帝以聖哲之資。拯傾危之運。耀七德以

清六合。左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定民

和衆。豐財者也。使子孫無忘其章。注云。此武

王之義。

總萬國而朝百靈。懷柔四荒。親睦九族。

九族高祖。

玄曾之親也。

念華萼於棠棣。

棠棣詩小雅篇名。燕兄弟之樂歌也。

寄維城於

宗子。心乎愛矣。靡日不思。爰命下臣。考覽載籍。博求

鑑鏡。貽厥孫謀。臣輒竭愚誠。稽諸則訓。凡為藩為翰。

有國有家者。其興也必由於積善。其亡也皆在於積

惡。故知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然

則禍福無門。吉凶由己。惟人所召。豈徒言哉。今錄自

古諸王行事得失。分其善惡各為一篇。名曰諸王善

惡錄。欲使見善思齊。足以揚名不朽。聞惡能改。能一作知。

庶得免乎大過。從善則有譽。改過則無咎。興亡是繫。

可不勉歟。太宗覽而稱善。謂諸王曰。此宜置于座右。用為立身之本。

愚按。人性皆善也。而惡則豈人之性哉。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耳。況太子諸王乎。嘗觀漢諸侯王。恪謹以守國者。何少。放逸以失國者。何多。今太宗命集往古之事。為諸侯王善惡錄。使知善之足以成名。惡之足以滅身。昭然可鑒矣。然唐室興王之初。其諸王如道宗。道玄。孝恭。道彥。皆相與艱難。共成大勳。賢德著聞。此善之可稱者也。暨有天下之後。諸王皆身享富貴。福澤順境。而喪德者。何多耶。蓋太宗家廷之內。恩常掩義。訓教之言。雖切。佩服之心。蓋寡。母乃居移氣。養移體。有以汨其本然之善乎。豈人性之惡哉。

貞觀十年。太宗謂荆王元景。漢王元昌。吳王恪。魏王

泰等曰。自漢已來。帝弟帝子。受茅土。居禁貴者甚衆。

惟東平及河間王

東平王名蒼漢光武帝子也。好經書。有智思。文稱典雅。明帝問。家何事最樂。王曰。為善最樂。謚曰憲。河間王名德。漢景帝子也。博學有德。武帝時奏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

謚曰最有令名。得保其祿位。如楚王瑋之徒。瑋音葦。楚王瑋。

晉武帝第五子也。元康中掌兵權。剛狠好殺。因矯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賈后遂執瑋。下廷尉斬之。謚曰隱。覆亡非一。並為生長富貴。為去聲。好自驕逸。所

致。好去聲。汝等鑒誠。宜熟思之。揀擇賢才。為汝師友。須

受其諫諍。勿得自專。我聞以德服物。信非虛說。比嘗

比音鼻。夢中見一人云。虞舜我不覺竦然敬異。豈不為

仰其德也。向若夢見桀紂。必應斫之。應平聲。桀紂雖是

天子。今若相喚作桀紂。人必大怒。顏回閔子騫。顏回字子

淵。閔損。字子騫。皆孔子弟子。以德行稱。郭林宗黃叔度。二人皆後漢時

宗名太。太原人也。范滂稱之曰。隱不違親。身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黃叔度名憲。汝南人也。郭林宗稱之曰。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滄之不濁。不可量也。雖是布衣。今若相稱

贊道類此四賢。必當大喜。故知人之立身。所貴者惟

在德行。去聲。後德行同。何必要論榮貴。汝等位列藩王家。食

實封。更能克修德行。豈不具美也。且君子小人本無

常。行善事則為君子。行惡事則為小人。當須自剋勵。

使善事日聞。勿縱欲肆情。自陷刑戮。

貞觀十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歷觀前代撥亂創業

之主。生長人間。長音掌。皆識達情偽。罕至於敗亡。逮乎

繼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貴。不知疾苦。動至夷滅。朕少
小以來。聲少去經營多難。備知天下之事。猶恐有所不
逮。至於荆王諸弟。生自深宮。識不及遠。安能念此哉。
朕每一食。便念稼穡之艱難。每一衣。則思紡績之辛
苦。諸弟何能學朕乎。選良佐以為藩弼。庶其習近善
人。得免於愆過爾。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吳王恪曰。父之愛子。人之常情。
非待教訓而知也。子能忠孝則善矣。若不遵誨。誘忘
棄禮法。必自致刑戮。父雖愛之。將如之何。昔漢武帝
既崩。昭帝嗣立。燕王旦素驕縱。講張不服。講音舟。講張狂貌。

霍光遣一折簡誅之。則身死國除。

漢武帝名徹。既崩。昭帝。燕王。名旦。武帝第三子也。霍光為大將軍。輔昭

帝。燕王與上官桀等潛謀不軌。事敗。桀等伏誅。乃賜
綬。自絞。賜謚曰刺。夫為臣子。夫音扶。不得不慎。

愚按。太宗之教戒諸王也。其辭旨諄諄矣。既以
漢河間東平之善。楚王瑋之惡。以曉之。復以虞
舜之聖。桀紂之惡。與夫漢霍光誅燕王旦之事。
以曉之。又謂玄齡選良佐以為藩弼。使其能佩
服斯訓。何以尚茲。然愚觀太宗教戒之辭。誠諄
諄。母乃以言教乎。所與言者。荆王元景。漢王元
昌。吳王恪。魏王泰也。其後荆王與房遺愛同反。
漢王與承乾同反。魏王以謀奪嫡而廢。吳王亦
以嫌疑為高宗所殺。四人無得令終者。豈富貴
驕奢。有以移其本性邪。抑太宗教戒之言。雖切
而表率之。道未至邪。

貞觀中。皇子年小者。多授以都督刺史。諫議大夫。褚

遂良上疏諫曰昔兩漢以郡國理人除郡以外分立諸子割土封疆雜用周制皇唐郡縣粗依秦法粗去聲

皇子幼年或授刺史陛下豈不以王之骨肉王去聲鎮

扞四方聖人造制道高前古臣愚見有小未盡何者

刺史師帥人仰以安得一善人部內蘇息遇一不善

人闔州勞弊是以人君愛恤百姓常為擇賢為去聲

或稱河潤九里京師蒙福漢光武時潁川盜起微

與人興詠生為立祠漢明帝時王堂拜巴州太守時

立祠漢宣帝名詢武帝曾孫也云與我共理者惟良二

千石乎如臣愚見陛下子內年齒尚幼未堪臨人者

請且留京師教以經學一則畏天之威不敢犯禁二

則觀見朝儀自然成立因此積習自知為人審堪臨

州然後遣出臣謹按漢明章和三帝後漢明帝名莊章帝名炟和帝

名能友愛子弟自茲以降以為準的封立諸王雖各

有土年尚幼小者各留京師訓以禮法垂以恩惠訖

三帝世諸王數十百人惟二王稍惡二王謂楚王英廣陵思王荆也

皆以謀逆自殺自餘皆沖和深粹惟陛下詳察太宗嘉納其

言

唐氏仲友曰遂良之諫切中太宗之病太宗十八舉義兵以已揆人不間幼小曾不知人才不同未

知稼穡之艱難。乃使之臨民。何止未能操刀而使
割也。况膏粱之性難正。古人病之。而况於帝子乎。
遂良欲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除遣。真良策也。
然帝子之重。土地不足。藩維磐石之宗。使臨一州。
亦何益哉。賢乎。適足以勞之。不賢。適足以累
之而已。惜哉。唐之君臣。其見之未及此也。
愚按。昔封建之世。固有其命。而天子者。何則。一
國而有卿大夫士。上焉者命於天子。下焉者命
於其國。國君之齒少。則正卿當國。法制秩然。成
王封小弱弟於唐。其後卒開大國。之迹。此封建
之世。事也。非如唐都督刺史。古方伯諸侯之職。而
事體不同。非如建國之有卿大夫士。以相參佐
也。而使皇子之年小者居之。非懦弱不自樹立。
則驕泰以取敗耳。非司牧之道也。遂良之疏。誠
為龜鑑。

規諫太子第十二。凡四章。

貞觀五年。李百藥為太子右庶子。時太子承乾。字高

宗長子也。生承乾殿。即以命之。貞觀初。立為皇太子。
甫八歲。特敏惠。及長。過惡浸聞。十七年。廢為庶人。十
八年卒。封常山王。諡曰愍。頗留意典墳。孔安國曰。伏羲神農黃帝
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
然閑讌之後。嬉戲過度。百藥
作贊道賦以諷焉。其詞曰。下臣側聞先聖之格言。嘗
覽載籍之遺則。伊天地之玄造。洎皇王之建國。曰人
紀與人綱。資立言與立德。履之則率性成道。違之則
罔念作忒。望興廢如從鈞。視吉凶如糾纏。音墨至乃受
圖膺籙。握鏡君臨。因萬物之思化。以百姓而為心。體
大儀之潛運。閱往古於來今。盡為善於乙夜。惜勤勞
於寸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故能釋層冰於

瀚海變寒谷於蹕林蹕都賴都例二切唐之思結地

繞林而總人靈以胥悅極穹壤而懷音赫矣聖唐大

哉靈命時維大始大讀泰運鍾上聖天縱皇儲固本居

正機悟宏遠神姿凝映顧三善而必弘見教誠祗四

德而為行去聲易文言傳曰君子行每趨庭而聞禮

論語伯魚曰鯉趨而過庭曰元亨利貞常問寢而資敬奉聖訓

以周旋誕天文之明命邁觀喬而望梓商子曰喬仰

也子道即元龜與明鏡自大道云革禮教斯起以正君

臣以篤父子君臣之禮父子之親盡情義以兼極諒

弘道之在人論語曰人能弘道豈夏啓與周誦亦丹朱與商

均既雕且琢温故知新惟忠與敬曰孝與仁則可以

下光四海上燭三辰日月星也昔三王之教子兼四時以

齒學將交發於中外乃先之以禮樂樂以移風易俗

禮以安上化人非有悅於鍾鼓將宣志以和神寧有

懷於玉帛將克已而庇身生於深宮之中處於群后

之上處上聲群未深思於王業不自珍於七鬯上音

音唱七所以載鼎實也謂富貴之自然恃崇高以矜

尚必恣驕狠動愆禮讓輕師傅而慢禮儀狎姦諂而

縱淫放前星之耀遽隱心三星中為君前少陽之道

斯諒震為少陽長雖天下之為家蹈夷儉之非一或

以才而見升。或見讒而受黜。足可以自省。厥休咎。省。

井觀其得失。請粗略而陳之。粗去聲。覲披文而相質。相去聲。

聲。在宗周之積德。乃執契而膺期。賴昌發而作貳。昌去聲。

武王名發。啓七百之鴻基。逮扶蘇之副秦。非有虧於聞。

望。去聲。以長嫡之隆重。長音掌。監偏師於亭障。監平聲。

始皇長子也。始皇欲坑諸生。扶蘇切諫。始皇怒。使北

監蒙恬上郡。始皇崩。公子胡亥詐受遺詔。自立。賜扶

蘇始禍。則金以寒離。左傳。閔公二年。晉侯使太子申

死。金玦。狐突歎曰。衣之龍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弃

其衷也。龍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金玦。金環也。

厥妖則火不炎上。五行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

性而為。既樹置之違道。見宗祀之遘喪。伊漢氏之長

世固明兩之遞作。易曰。明明兩作。離大人。高惑戚而寵

趙。以天下而為謔。惠結皓而因良。致羽翼於寥廓。並見

教戒。景有慙於鄧子。成從理之淫虐。終生患於強吳。

由發怒於爭博。漢景帝名啓。文帝太子也。鄧子名通。

吳王濞也。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帝吮之。帝曰。天下

誰最愛我。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帝使吮癰。

吮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帝吮心。慙。由此怨通。及

即位。鄧通免。太子又嘗與吳太子飲博。吳太子素驕。

博爭不恭。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徹居儲兩時。猶幼

沖。防衰年之絕議。識亞夫之矜功。故能恢弘祖業。紹

三代之遺風。徹。漢武帝名。儲兩。為太子時也。亞夫。周

戾太子。亞夫不可。帝由是疏之。帝據開博望。其名未

嘗目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

融哀時命之奇舛遇讒賊於江充雖備兵以誅亂竟

背義而凶終太子音倍。擿。戾。太子名。漢武帝子也。帝為

太子有隙。見帝年老。恐它日為所誅。因言帝疾。崇在

巫蠱。帝乃使充入宮治之。充云。太子宮木人尤多。又

有帛書。所言不道。太子遂捕充。斬之。長

安軍亂。因言太子反。上怒。太子自經。宣嗣好儒大

猷行闡嗟被尤於德教美發言於忠蹇始聞道於匡

韋終獲戾於恭顯術好。去聲。宣嗣。漢元帝也。名奭。好儒

相。多所嚮納。復以弘恭。石顯。相繼擅權。用事。太孫雜

藝雖異定陶馳道不絕抑惟小善猶見重於通人當

傳芳於前典漢成帝名。驚。字太孫。元帝太子也。定陶

子時。帝急召之。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

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

帝悅乃詔太子得絕馳道其後帝以定陶王有廢中興

材藝欲立為嗣賴侍中史丹輔助太子得無廢中興

上嗣明章濟濟俱達時政咸通經禮極至情於敬愛

惇友于於兄弟是以固東海之遺堂因西周之繼體

光武為漢中興之君。太子莊。是為明帝。號顯宗。明帝

太子。烜。是為章帝。號肅宗。東海王。明帝之兄。極相友

愛。史贊。顯宗。不丞。業。兢兢。危。心。恭。德。政。察。姦。五。官

勝。肅。宗。濟。濟。天。性。豈。弟。於。穆。后。德。諒。惟。淵。體。五官

在魏無聞德音或受譏於妲己且自悅於從禽雖才

高而學富竟取累於荒淫累。去聲。魏文帝。姓曹。名丕。

妻甄氏。美而悅之。太祖為之聘焉。及受漢禪。嘗出射

雉。謂羣臣曰。射雉。樂哉。辛毗對曰。於陛下甚樂。於羣

臣甚苦。暨貽厥於明皇構崇基於三世得秦帝之奢侈

亞漢武之才藝遂驅役於羣臣亦無救於凋弊明皇。名。獻。

名。獻。

魏文帝太子也。嗣帝位。侍中劉曄稱之曰。秦始皇漢
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景初元年。起土山於芳林
園。使公卿群僚皆負土栽木於其上。捕禽獸於中
其中。群臣皆面目垢黑。由是百姓凋弊。四海分崩。

撫寬愛。相表多奇。重桃符而致惑。納鉅鹿之明規。竟

能掃江表之氛穢。舉要荒而見羈。相去聲。要音腰。晉

晉王昭之子也。仕魏為中撫軍。桃符武帝弟齊王攸

之小名也。初晉王欲以攸為世子。何曾裴秀曰。中撫

軍聰明神武。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

晉王由是意定。立炎為世子。嗣晉王位。受魏禪。國號

晉。惠處東朝。察其遺跡。在聖德其如初。實御床之可

惜。處。上聲。晉惠帝名衷。武帝第三子。東朝為太子時

也。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為嗣。尚書令衛

瓘欲陳啓而未敢發。會侍宴陵雲臺。瓘陽醉。跪

帝前。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床曰。此座可惜。悼愍

懷之云。廢遇烈風之吹沙。盡性靈之狎藝。亦自敗於

凶邪。安能奉其桀盛。承此邦家。桀音咨。盛音成。晉愍

子也。有令譽。賈后忌之。使閹官輩媚之。為非。於

是慢弛益彰。賈后遂設計讒譖於帝。廢為庶人。惟聖

上之慈愛。訓義方於至道。同論政於漢幄。脩致戒於

京鄙。音鎬。地名。鄙。韓子之所賜。晉元帝好任刑法。重經術

以為寶。咨政理之美惡。亦文身之黼藻。庶有擇於愚

夫。慙乞言於遺老。致庶績於咸寧。先得人而為盛。帝

堯以則哲垂謨。虞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文王以多士興詠。詩曰。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取之於正人。鑑之於靈鏡。量其器能。量。平聲。審

其檢行。去聲。必宜度機而分職。度。待切。洛切。不可違方以從政。

若其惑於聽受。暗於知人。則有道者咸屈。無用者必

伸。讒諛競進以求媚。玩好不召而自臻。好去聲。直言正

諫以忠信而獲罪。賣官鬻獄以貨賄而見親。鬻音育。於

是虧我王度。戮我彛倫。戮音妬。九鼎遇姦回而遠逝。

九鼎周之寶器。周沈泗水中。始皇求之不能出。萬姓望撫我而歸仁。此一節述任用

成。蓋造化之至育。惟人靈之為貴。獄訟不理。有生死

之異塗。冤結不伸。乖陰陽之和氣。士之通塞。屬之以

深文。命之脩短。懸之於酷吏。是故帝堯畫像。陳恤隱

之言。虞書曰。象以典刑。又曰。惟刑之恤哉。漢書唐虞

刑也。犯黥者皂其中。犯劓者丹其服。犯宮者雜其屨。大辟之罪。誅極之刑。布其衣裾。無領緣。夏禹

泣辜。盡哀矜之志。見封述刑罰之戒。一因取象於大壯。

易大傳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乃峻宇

而雕墻。將瑤臺以瓊室。紂作瑤室。豈畫棟以虹梁。或

凌雲以遐觀。世說魏作凌雲臺。極精。或通天而納涼。

漢武帝作神明通天之臺於林光。高三十丈。極醉飽而刑人力。命痿歷而

受身殃。痿音透。歷音鱗。是以言惜十家之產。漢帝以昭儉而

垂裕。漢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

為。雖成百里之囿。周文以子來而克昌。孟子曰。文

七十里。此言百里者。舉成數言也。囿者。蕃育鳥獸之

所。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經之營之。不日成之。

營繕之節。述彼嘉會而禮通。重旨酒之為德。儀狄作酒

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遂至忘歸而受社。在齊

聖而温克。若其酗營以致昏。醜音响。營音 醜酒而成。

咸。醜音响。酒音 痛殷受與灌夫亦亡身而喪國。殷紂名受。

夫醉酒為池。竟亡其國。漢灌夫醉酒罵坐。遂誅其身。是以伊尹以酣歌而作戒。

商書伊尹作訓曰。敢有恒舞。周公以亂邦而貽則。周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亦周非酒。誥曰。越一小大邦。用喪亦。咨幽閑之令淑實好。

速於君子。好上聲。速匹也。詩曰。君子好逌。逌。辭。王輦而割愛。固班

姬之所耻。漢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

代未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脫簪珥而思愆。亦

宣姜之為美。宣姜。周宣王后也。王嘗晏起。后乃脫纓珥。待罪於永巷。使傳母通言於王曰。王

樂色而忘德。失禮而晏。起。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自是勤於

政事。早朝晏罷。乃有禍晉之驪姬。晉獻公伐驪戎。獲

卒成中興之主。乃有禍晉之驪姬。驪姬。愛之。生奚齊。公有子八人。惟太子申生。重耳。夷吾。賢。驪姬佯譽太

子。而陰令人譖之。欲立其子。太子自殺。又譖二公子。於是重耳走蒲。夷吾喪周之褒姒。周幽王嬖愛褒姒。生

吾走屈。竟以亂晉。喪周之褒姒。子伯服。王竟廢申。后

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後因取褒姒。笑。失信於諸侯。西夷犬戎殺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

而。去。盡妖妍於圖畫。極凶悖於人理。傾城傾國。思昭

示於後王。麗質冶容。宜永鑒於前史。此一節述復有

蒐狩之禮。蒐。音搜。禮。春曰。狩。田。馳射之場。不節之以正義

必自致於禽荒。匪外形之疲極。亦中心而發狂。老子曰。馳

騁田獵。令夫高深不懼。夫音 胥靡之徒。鞫縹為娛。小

豎之事。鞫音鉤。鷹帽也。縹。繫犬者。以宗社之崇重。持先王之

見文

名器與鷹犬而並驅。凌艱險而逸轡。馬有銜楛之理。

楛音厥。相如諫獵書。時有兩楛之變。獸駭不存之地。猶有覲於獲多。

也。愍。獨無情而內愧。此一節述禽荒之戒。以小臣之愚鄙。忝不

賞之恩榮。擢無庸於草澤。齒陋質於簪纓。遇大道行

而兩儀泰。喜元良會而萬國貞。以監府之多暇。每講

論而肅成。仰惟神之敏速。歎將聖之聰明。自禮賢於

秋實。足歸道於春卿。芳年淑景。時和氣清。華殿邃兮

簾幃靜。灌木森兮風雲輕。花飄香兮動笑日。嬌鶯轉

兮相哀鳴。以物華之繁靡。尚絕思於將迎。思去聲。猶允

蹈而不倦。極耽翫以研精。命庸才以載筆。謝摛藻於

天庭。異洞簫之娛侍。漢元帝為太子時。好吹洞簫。自度聲被歌調。王褒上洞簫賦。乃

令後官貴人皆誦讀之。芬飛蓋之緣情。魏文帝為世子時。曹植賦詩曰。清夜遊西園。飛

蓋相隨。闕雅言以贊德。思報恩以輕生。敢下拜而稽首。

願永樹於風聲。奉皇靈之遐壽。冠振古之鴻名。冠去聲。

太宗見而遣使。去聲。謂百藥曰。朕於皇太子處見卿所

作賦。述古來儲貳事。以誠太子。甚是典要。朕選卿以

輔弼太子。正為此事。為去聲。大稱所委。稱去聲。但須善始

令終耳。因賜廐馬一匹。綵物三百段。

愚按。此東宮毓德之初。群工贊善之始。承乾頗留意典墳。然燕閒之後。嬉戲無度。昔賈誼言輔

翼太子。有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蓋愛子教之以義方。亦孰不欲教之於其初。其後乃爾

相遠耶。夫子所謂下愚不移者乎。抑所以輔翼之。具有未至乎。然肅觀李百藥贊道賦一篇。歷述秦漢魏晉以來諸貳之善惡。與夫任賢去邪之道。明刑慎罰之方。峻宇雕墻。甘酒嗜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之戒。莫不畢具。事實切當。文辭流麗。光輔前星者。足為典訓也。

貞觀中。太子承乾數虧禮度。數音朔。侈縱日甚。太子左

庶子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是時太子右庶子

孔穎達。字仲達。與州人。八歲就學。日記千餘言。隋世

撰五經義疏。號為詳博。每犯顏進諫。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謂穎

達曰。太子長成。長音掌。何宜屢得面折。對曰。蒙國厚恩

死無所恨。諫諍愈切。承乾令撰。令平聲。孝經義疏。穎達

又因文見意。愈廣規諫之道。太宗並嘉納之。二人各

賜帛五百匹。黃金一斤。以勵承乾之意。按史傳。各賜帛百匹。黃金十斤。

愚按。于志寧撰諫苑。以形匡救之益。孔穎達疏經義。以廣規諫之道。太宗又賜賚二臣。以寓激勸之意。君父師友之責。盡矣。是時承乾雖虧禮侈。縱而於文史規誨。猶未拂拒。母亦不難於知而難於行耶。

貞觀十三年。太子右庶子張玄素。以承乾頗以遊畋

廢學。上書諫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周書。蔡仲

苟違天道。人神同棄。然古三驅之禮。非欲教殺。將為

百姓除害。為去聲。故湯羅一面。天下歸仁。湯出。見野張

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

湯德至美及禽獸

今苑內娛獵雖名異遊畋若行之無恒終

虧雅度且傳說曰學不師古匪說攸聞

說音悅商書博說告高宗

辭然則弘道在於學古學古必資師訓既奉恩詔令

孔穎達侍講

今平聲後同望數存顧問

數音朔後同以補萬一

仍博選有名行學士

兼朝夕侍奉覽聖人之遺教察既往之行事日知其所不足月無忘其所能此

則盡善盡美夏啓周誦焉足言哉

焉於切夫為人上者

夫音扶未有不求其善但以性不勝情

勝平聲後同耽惑成

亂耽惑既甚忠言盡塞所以臣下苟順君道漸虧古

人有言勿以小惡而不去上聲小善而不為故知禍福

之來皆起於漸殿下地居儲貳當須廣樹嘉猷既有

好畋之淫

好去聲後同

何以主斯七鬯慎終如始猶恐漸

衰始尚不慎終將安保承乾不納玄素又上書諫曰

臣聞稱皇子入學而齒胄者欲令太子知君臣父子

尊卑長幼之道

長音掌後同見教誠篇注

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

尊卑之序長幼之節用之方寸之內弘之四海之外

者皆因行以遠聞假言以光被伏惟殿下睿質已隆

尚須學文以飾其表竊見孔穎達趙弘智等非惟宿

德鴻儒亦兼達政要望令數得侍講開釋物理覽古

論今增輝睿德至如騎射畋遊酣歌妓翫苟悅耳目

終穢心神。漸染既久。

漸音尖。

必移情性。古人有言。心為

萬事主。動而無節。即亂。恐殿下敗德之源在於此矣。

承乾覽書愈怒。謂玄素曰。庶子患風狂耶。十四年。太

宗知玄素在東宮。頻有進諫。擢授銀青光祿大夫。行

太子左庶子。時承乾嘗於宮中擊鼓。聲聞于外。

聞去聲。

玄素叩閤請見。

現音。

極言切諫。乃出宮內。鼓對玄素毀

之。遣戶奴伺玄素早朝。

潮音。

陰以馬槌擊之。

槌音查。

殆至

於死。是時承乾好營造亭觀。

去聲。

窮極奢侈。費用日廣。

玄素上書諫曰。臣以愚蔽竊位兩宮。在臣有江海之

潤於國無秋毫之益。是用必竭愚誠。思盡臣節者也。

伏惟儲君之寄。荷戴殊重。

荷上聲。

如其積德不弘。何以

嗣守成業。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

物。不為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

極。孰云過此。龍樓之下。惟聚工匠。望苑之內。不覩賢

良。今言孝敬。則闕侍膳問豎之禮。語恭順。則違君父

慈訓之方。求風聲。則無學古好道之實。觀舉措。則有

因緣誅戮之罪。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群邪淫巧。昵近

深宮。愛好者皆遊伎雜色。施與者並圖畫雕鏤。在外

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哉。

勝平聲。

宣猷禁

門。不異闐闐。

上音環。下音會。

朝入暮出。惡聲漸遠。右庶子趙

弘智經明行修行去聲當今善士臣每請望數召進與

之談論庶廣徽猷令旨反有猜嫌謂臣妄相推引從

善如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必是招損古人云苦藥

利病苦口利行伏願居安思危日慎一日書入承乾

大怒遣刺客將加屠害俄屬官廢按後一書通鑑係

太子出用庫物所司勿為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故玄素上疏十七年承乾廢

胡氏寅曰周官有王及后世子不會之文以愚度

之故得肆為費侈豈節以制度自家刑國之道哉

正使周官饁夫酒正內府有此文然冢宰之職量

入為出得使以九式均節財用則雖曰不制而會

其中特不使有司以法沮止若自下而制上耳太

獨張玄素止於未流幾於被害豈非君臣之交失

乎。

唐氏仲友曰太宗於玄素可謂不察矣玄素力諫
太子至于一再至于三四承乾諱其切至遣戶奴
搗擊遣刺客伺之其脫死者幸矣乃於他官僚同
坐至除名為民起為刺史訖不復親近太宗於此
刑濫害及善人矣可不悲哉事與于志

寧同而賞罰異太宗何所見而然耶

愚按隋太子勇唐太子承乾皆以罪廢雖二人

也何也文帝既立勇為太子而復寵待煬帝太

宗既立承乾為太子而復寵待煬帝太

禍其初為魏王劼於其後承乾目覩庶人勇之

甚也今既早不能消其不平之忿乃賞擢張玄素

于志寧之末果何益之有哉

貞觀十四年太子詹事

唐制東宮置詹事府掌

于志

寧以太子承乾廣造宮室奢侈過度耽好聲樂好去聲

上書諫曰臣聞克儉節用實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

敗德之本是以凌雲槩日戎人於是致譏秦繆公夸示宮室之

盛為西戎由余所峻詳見納諫篇註峻字雕墻夏書以之作誠五子之

笑詳見納諫篇註峻字雕墻夏書以之作誠五子之昔趙盾匡晉盾晉靈公大夫呂

望師周望太公也師或勸之以節財或諫之以厚斂去聲

莫不盡忠以佐國竭誠以奉君欲使茂實播於無窮

英聲被乎物聽咸著簡策用為美談且今所居東宮

隋日營建觀之者尚譏甚侈見之者猶歎甚華何容

於此中更有修造財帛日費土木不停窮斤斧之工

極磨礱之妙且丁匠官奴入內比者曾比音無復監

曾音此等或兄犯國章或弟罹王法往來御苑出入

禁闈鉗鑿緣其身槌杵在其手監門本防非慮監平聲

宿衛以備不虞直長既自不知長音掌直千牛又復

不見千牛官名見納諫篇註爪牙在外廝役在內所司何以自

安臣下豈容無懼又鄭衛之樂古謂淫聲鄭衛二國名樂記曰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此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昔朝歌之鄉迴車者墨翟朝音翟音狄朝歌殷之邑名漢書鄒陽書曰邑號

朝歌墨夾谷之會揮劍者孔丘夾谷魯地名家語曰

子回車進以公退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俾不干盟兵不偪

好齊疾心忤。麾而避之。齊奏樂。佯優侏儒戲於前。孔子曰。匹夫熒惑侮諸侯者。罪應誅。於是斬侏儒。齊侯慙色。先聖既以為非。通賢將以為失。頃聞宮內屢有

鼓聲。大樂伎兒入便不出。聞之者股栗言之者心戰。往年口敕。伏請重尋。重去聲。聖旨殷勤。明誠懇切。在於

殿下。不可不思。至於微臣。不得無懼。臣自驅馳宮闕。已積歲時。犬馬尚解識恩。解音。木石猶能知感。臣所

有管見。敢不盡言。如鑒以丹誠。則臣有生路。若責其忤旨。則臣是罪人。但悅意取容。臧孫方以疾痰犯顏。

逆耳。春秋比之藥名。臧孫魯大夫。名紇。即臧武仲也。左傳襄公三十三年。臧孫曰。季

孫之愛我。疾痰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痰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痰之美。其毒滋多。伏願停

工巧之作。罷久役之人。絕鄭衛之音。斥群小之輩。則

三善允備。萬國作貞矣。承乾覽書不悅。十五年。承乾

以務農之時。召駕士等役。不許分番。人懷怨苦。又私

引突厥群豎入宮。志寧上書諫曰。臣聞上天蓋高。日

月光其德。明君至聖。輔佐贊其功。是以周誦升儲。見

匡毛畢。毛叔鄭畢公。漢盈居震。取資黃綺。見定分。姬

旦抗法於伯禽。姬周之姓。旦周公之名。伯禽周公。子

祚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成王幼不能蒞祚。周公踐

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賈生陳事於文

帝。賈生即賈誼也。咸殷勤於端士。皆懇切於正人。歷

代賢君。莫不丁寧於太子者。良以地膺上嗣。位處儲

君後同。上聲。善則率土霑其恩。惡則海內罹其禍。近聞

僕寺司馭駕士獸醫。始自春初迄茲夏晚。常居內役。

不放分番。或家有尊親。闕於溫清。禮記曰。子之事父。母。冬溫而夏清。

或室有幼弱。絕於撫養。春既廢其耕墾。夏又妨其播

殖。事乖存育。恐致怨嗟。儻聞天聽。後悔何及。又突厥

達哥支等。咸是人面獸心。豈得以禮義期。不可以仁

信待。心則未識於忠孝。言則莫辯其是非。近之有損

於英聲。昵之無益於盛德。引之入閤。人皆驚駭。豈臣

庸識。獨用不安。殿下必須上副至尊聖情。下允黎元

本望。不可輕微惡而不避。無容略小善而不為。理敦

杜漸之方。須有防萌之術。屏退不肖。狎近賢良。如此

則善道日隆。德音自遠。承乾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紇

干承基。紇音鵠。紇干虜復姓。就舍殺之。是時丁母憂。起復為詹

事。二人潛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苦廬。禮居父母之喪者。寢苦枕塊。

竟不忍而止。及承乾敗。太宗知其事。深勉勞之。勞去聲。按

前一書。通鑑係十四年。舊史曰。承乾敗後。推鞠具得其事。太宗謂志寧曰。知公數有規諫。事無所隱。深加

勉勞。右庶子令狐德棻等。以無諫書。皆從貶責。

胡氏寅曰。詹事東宮官之尊也。太子於之。學為父

子焉。學為君臣焉。于志寧不當起復。太宗不當奪

其喪也。人臣有奪喪者。惟金革之事耳。詹事輔導

儲君。以忠以孝。乃從金革之例。冒哀居官。則何以

-5 165 50 895" data-label="Text">

訓太子。宜太子之不納諫也。雖然。自太子言之。從

-45 165 90 895" data-label="Text">

欲肆情。又將殺諫臣。是兩刺客之不如。其不能終

哉宜。

愚按。自古臣子之事君親。能盡其道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也。嘗觀春秋傳。晉靈公不君。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麇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是宣子以敬於君而免於難也。今觀承乾無道。于志寧上書諫之。承乾怒。遣刺客張師政。紇于承基。殺之。時志寧母憂起復。二人潛入其第。見寢處。苦廬。不忍而止。是志寧以孝於親而脫於禍也。之二人者。庶幾無愧於鉏麇矣。承乾之為。曾不如刺客之有人心也。然亦未聞有寢苦枕塊而任於人之國。當輔翼太子之任者。太宗志寧胥失之矣。

貞觀政要卷第四



貞觀政要卷第五

戈直集論

論仁義十三

論忠義十四

論孝友十五

論公平十六

論誠信十七

仁義第十三 凡四章

貞觀元年。太宗曰。朕看古來帝王。以仁義為治者。國祚延長。任法御人者。雖救弊於一時。敗亡亦促。既見前王成事。足是元龜。今欲專以仁義誠信為治。望革近代之澆薄也。黃門侍郎王珪對曰。天下彫喪日久。陛下承其餘弊。弘道移風。萬代之福。但非賢不理。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在得人。太宗曰：朕思賢之情，豈捨夢寐。給事中杜正倫進曰：世必有才，隨時所用，豈待夢傳。說悅逢呂尚，然後為治乎。太宗深納其言。

愚按：太宗即位之初，知古帝王以仁義為治，欲以誠信行之。此其所以致貞觀之盛也。然嘗聞之三王，仁義之事也。心未達於家國，天下此二帝人利物之功，禁暴止亂之效，亦有補於當世。此齊桓晉文之假仁義之事也。太宗芟除禍亂，身致昇平，可謂偉矣。然由心而身，由身而家，皆有慚德。凡魏徵之所諫，太宗之所行，不過龜勉於仁義之功而已。故雖有志於三王，迄未能大異於五伯也。王珪謂非賢不理，惟在得人。斯言是已。然所謂得人者，必得周召孔孟其人而後可也。夫苟得周召孔孟而用之，則能施其致君澤民之術，盡其格心養德之方，而仁義之全體備於君身。仁義之大用，周於天下後世矣。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謂亂離之後，風俗難移。比觀比音鼻百姓漸知廉恥，官人奉法盜賊日稀，故知人無常俗，但政有治亂耳。是以為國之道，必須撫之以仁義，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異端，自然安靜。公等宜共行斯事也。

愚按：風俗有古今，人心無古今。人心之不如古，以風俗之不如古也。然欲美風俗者，則在於正人心。人心正，而風俗美矣。太宗謂比觀百姓漸知廉恥，故知人無常俗，但政有治亂耳。斯言也。其魏徵勸行仁義，畧效之時乎。夫太宗之所行，不過仁義之似而已。其明效大驗如此。况於真知實踐，正己以正人心者乎。

貞觀四年，房玄齡奏言：今閱武庫甲仗，勝隋日遠矣。

太宗曰。飭兵備寇。雖是要事。然朕唯欲卿等存心理道。務盡忠貞。使百姓安樂。音洛便是朕之甲仗。隋煬帝豈為甲仗不足。為去聲以至滅亡。正由仁義不修。而群下怨叛。故也。宜識此心。常以德義相輔。

愚按。周頌之美。武王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下武右文。信矣。武王之能保天下也。太宗身履行陣。芟除群雄。即位四年。謂不以甲仗之備為美。戒廷臣以德義相輔。亦信矣。其能保天下之道歟。

貞觀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林深則鳥棲。水廣則魚游。仁義積。則物自歸之。人皆知畏避災害。不知行仁義。則災害不生。夫仁義之道。扶音當思之在心。常令

相繼。令平聲。後同。若斯須懈怠。去之已遠。去如字。猶如飲食

資身。恒令腹飽。乃可存其性命。王珪頓首曰。陛下能知此言。天下幸甚。

唐氏仲友曰。仁義是帝王之道。然必如中庸九經。與大學自誠意達之明明德於天下。方為醇粹。太宗言仁義。本乎魏徵之勸。然所謂仁義。乃在制度紀綱而已。

愚按。太宗之言曰。林深則鳥棲。水廣則魚遊。仁義積。則物自歸之。此言真善喻也。謂仁義之道。當思之在心。如飲食資身。恒令腹飽。此固欲不忘乎仁義者。然不知仁義乃吾心固有之理。孟子所謂根於心者也。又何待思之在心哉。

論忠義第十四 凡十五章

馮立。馮人。武德中為東宮率。音律。唐制。東宮置左右率府。掌兵仗宿衛之政。

令。總諸曹之事。甚被隱太子親遇。太子之死也。左右多逃散。

立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去聲。於是率兵犯

玄武門。苦戰殺屯營將軍敬君弘。絳州人。謂其徒曰。微

以報太子矣。遂解兵遁於野。俄而來請罪。太宗數之

曰。數上聲。汝昨者出兵來戰。大殺傷吾兵。將何以逃死。

立飲泣而對曰。飲去聲。立出身事主。期之効命。當戰之

日。無所顧憚。因歔歔。上音虛。下音貌。悲歎貌。悲不自勝。平聲。太宗

慰勉之。授左屯衛中郎將。去聲。後同。唐制。掌宿衛之屬。立謂所親

曰。逢莫大之恩。幸而獲免。終當以此奉答。未幾。平聲。突

厥至。便橋。率數百騎與虜戰於咸陽。殺獲甚衆。所向

皆披靡。太宗聞而嘉歎之。時有齊王元吉府左車騎

謝叔方。萬年人。率府兵與立合軍拒戰。及殺敬君弘。中

郎將呂衡。將去聲。史作呂世衡。此避太宗諱。除世字。王師不振。秦府護軍

尉遲敬德。唐制。掌宿衛之職。尉音蔚。尉遲。複姓。名恭。以字行。朔州人。為劉武周將。武德

初舉地降。為右府統軍。後從討隱。巢有功。封鄂國公。卒。贈徐州都督。乃持元吉首以示

之。叔方下馬號泣。號平聲。拜辭而遁。明日出首。太宗

曰。義士也。命釋之。授右翊衛郎將。唐制。掌供奉侍衛之職。按通鑑。武

德九年六月。馮立聞建成死。乃與副護軍薛萬徹。屈

啞。直府左車騎謝叔方。帥東宮。齊府精兵二千。馳赴

玄武門。張公謹多力。獨閉關。以拒之。不得入。敬君弘

皆死之。守門兵與萬徹等力戰良久。萬徹欲攻秦府

尉遲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官府兵遂潰。萬徹亡

謝入終南山。馮立遂解兵。逃於野。高祖既赦天下。馮立
忠於所事。義士也。萬徹止匿。屢使諭之。乃出。秦王曰。皆
敬君弘。後贈左屯衛大將軍。呂衡贈右驍衛將軍。
唐氏仲友曰。若立者。所謂一心可事百君。忠義勇
敢兼有之。觀其於隱太子之死。能避難。然君弘
世衡既死。則解兵而去。不為已甚。則異乎。徒勇者
蓋可知也。然立之與叔方。俱可謂見危致命者矣。
較其人品。叔方
其立之亞與。

愚按馮立之言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者。謝叔方亦
此子路所謂食馬而不避其難者也。謝叔方亦
有慷慨殺身從容受死之意。此正興王之受爵。然
亦可謂忠義也。己太宗旌之。此正興王之受爵。然
然也。若薛萬徹亦不可謂忠於所事。始焉與馮謝
無異也。然知進而不可謂退。終以邪謀就誅。寧不
有愧乎。史臣是編。書馮謝於忠義
之首。萬徹乃削而不書。厥有旨哉。

貞觀元年。太宗嘗從容容從切言及隋亡之事。慨然歎

曰。姚思廉不懼兵刃。以明大節。求諸古人。亦何以加

也。思廉時在洛陽。因寄物三百段。并遺其書曰。遺去

想卿忠節之風。故有斯贈。初大業末。思廉為隋代王

侑侍讀。代。王侑。隋元德太子之子。煬帝十三年南及

義旗剋京城時。代王府僚多駭散。惟思廉侍王。不離

其側。離去兵士將昇殿。思廉厲聲謂曰。唐公高祖

唐舉義兵。本匡王室。卿等不宜無禮於王。眾服其言。

於是稍却布列階下。須臾高祖至。聞而義之。許其扶

代王侑至順陽閣下。思廉泣拜而去。見者咸歎曰。忠

烈之士。仁者有勇。此之謂乎。

張氏九成曰。君子以仁存誠。以義為勇。白刃在前。不能懼。凶暴之氣。不能懾。蓋不在力之武。由忠義之壯也。觀隋之亡。亂兵入京。侍臣駭潰。思廉以微軀奮不顧。以全君親之生。即甲兵之眾。顧輕於一言哉。誠以仁在其中也。易曰。能止健。大壯也。惜乎大厦傾而一木不支矣。慄慄風義。激懦夫之云。爾唐氏仲友曰。姚思廉節義學問之士。孟子論為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思廉之謂歟。學問惟寡欲。能精節義。能立。

說見第四章

貞觀二年。將葬故息隱王。建成海陵王元吉尚書右丞魏徵。與黃門侍郎王珪。請預陪送。上表曰。臣等昔受命太上。委質東宮。出入龍樓。垂將一紀。前宮結讐宗社。得罪人神。臣等不能死亡。甘從夷戮。負其罪戾。

寘錄周行。杭音徒竭生涯。牙音將何上報。陛下德光四海。道冠前王。冠去聲陟岡有感。追懷棠棣。明社稷之大義。申骨肉之深恩。卜葬二王。遠期有日。臣等永惟疇昔。忝曰舊臣。喪君有君。雖展事君之禮。宿草將列。未申送往之哀。瞻望九原。義深凡百。望於葬日。送至墓所。太宗義而許之。於是官府舊僚吏。盡令送葬。令平聲

愚按。王珪魏徵請送息隱海陵之喪。太宗義而許之。二子可謂篤於義矣。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可也。珪徵名臣也。詎容輕議哉。自有文公朱子之論。斷在焉。昔管子仲不死於子糾。而桓公。子貢子路以問夫子。夫子稱其功。論語集註引程子之言。因論管子而及於王珪魏徵之事。朱子謂管子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

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斯言盡之矣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忠臣烈士何代無之公等

知隋朝誰為忠貞王珪曰臣聞太常丞卿之佐也元善達

在京留守見群賊縱橫縱平聲遂轉騎遠詣江都諫煬

帝令還京師令平聲既不受其言後更涕泣極諫煬帝

怒乃遠使追兵身死瘴癘之地有虎賁郎中賁音奔獨

孤盛獨孤複姓威名也在江都宿衛宇文化及起逆盛惟一

身抗拒而死太宗曰屈突通為隋將屈區勿切將去聲後同屈突虜

復姓通名仕隋為虎賁郎將初代王遣通守河東高祖兵圍之通守節不降後被擄帝勞之泣曰臣不能盡人臣之節故至此為本朝羞帝曰忠臣也授兵部尚書從討王世充時通二子在洛帝曰以東畧屬公

如何通曰二兒死自其分終不以私害共國家戰於義帝曰烈士徇節吾今見之貞觀初卒

潼關在今華州華陽縣隸陝西省聞京城陷乃引兵東走去聲義兵

追及於桃林今陝州桃林縣隸河南朕遣其家人往招慰遽殺

其奴又遣其子往乃云我蒙隋家驅使已事兩帝今

者吾死節之秋汝舊於我家為父子今則於我家為

仇讎因射之其子避走所領士卒多潰散通惟一身

向東南慟哭盡哀曰臣荷國恩荷去聲任當將帥智力

俱盡致此敗亡非臣不竭誠於國言盡追兵擒之太

上皇授其官每託疾固辭此之忠節足可嘉尚因敕

所司採訪大業中直諫被誅者子孫聞奏

唐氏仲友曰。屈突通不死於稠桑。更盡力於唐。尚得為節義乎。曰。隋運已亡。河東之守。力戰不屈。天命有歸。通如之何。斬家奴。射其子。兵敗力屈。後擒亦足以報隋矣。商之亡也。雖如箕子。猶陳洪範。封朝。竭而欲責人。以必死。不亦難乎。若通之竭力於所事。亦足以為節義矣。

愚按。太宗稱獎隋世忠義之臣。於文臣。則姚思廉。於武臣。則屈突通也。或曰。二子隋臣。而仕於唐。不同也。思廉仕隋。不可過諸王。講讀之官。耳。於軍國之重事。社稷之大計。固不與聞也。國亡。諸人皆去。思廉獨不去。呵叱亂兵。辭嚴義正。又能扶掖舊君。泣拜而別。其後代王。竟得善終。思廉講讀調護之職。可謂無負矣。曷為而死哉。至於通。則不然。通仕隋。已躋貴顯。迨乎煬帝尊寵。加隆。楊諒玄惑之亂。嘗立大功。名聞天下。煬帝南行。付以關中之任。身受重寄。手握疆兵。國亡師敗。通安所辭。其死哉。並二子之事。觀之。庸夫能斷。其是非矣。然則太宗之獎忠義。其得於思廉。而失於屈突乎。

貞觀六年。授左光祿大夫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子也。成兄弟。閔。太宗帝感之。叔達極意救。及建成。誅高祖。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預義謀。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茲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禮部尚書。因謂曰。武德中。公曾進直言於太上皇。曾音層。明朕

有克定大功。不可黜退。云朕本性剛烈。若有抑挫。恐不勝憂憤。勝平聲。以致疾斃之危。今賞公忠。嘗有此遷授。叔達對曰。臣以隋氏父子。自相誅戮。以至滅亡。豈容目覩覆車。不改前轍。臣所以竭誠進諫。太宗曰。朕知公非獨為朕一人。為去聲。後同。實為社稷之計。

知公非獨為朕一人。為去聲。後同。實為社稷之計。

胡氏寅曰。人臣之義。無私交。而况藩王與太子。有隙之時乎。言所左右。疑所集也。而陳叔達無是心。特以秦王有功。不可黜。恐生後悔。是皆天下之公論。亦初無贊高祖廢立之意。於秦王非私交也。以叔達端良。自宜在親近之地。苟欲叙遷。何患無名。而太宗乃舉武德中直言。是以危疑向背。誘臣無下。為後日計。豈君道哉。

愚按。時平先長嫡。世亂先有功。陳叔達當時之直言。意固有在矣。誠公論。非私計也。太宗於是臨御已六年矣。揚其忠謇而遷秩之。雖用得其人。而心若私也。言者心之聲。可不慎哉。

貞觀八年。先是桂州隸今仍舊都督李弘節。以清慎聞。及身歿後。其家賣珠。太宗聞之。乃宣於朝曰。此人生平宰相。皆言其清。相去聲今日既然。所舉者豈得無罪。必當深理之。不可捨也。侍中魏徵承間言曰。間去聲陛

下生平言此人濁。未見受財之所。今聞其賣珠。將罪

舉者。臣不知所謂。自聖朝以來。為國盡忠。為去聲清

貞慎守終始不渝。屈突通。張道源而已。張道源并州人。初守并州。

賊平。拜大理卿。時何稠得罪。籍家屬以賜群臣。道源曰。禍福無常。安可利人之亡。取其子女自奉。仁者不為也。更資以衣食。遣之。家無貲產。比亡。餘粟二斛。通子三人來選。去聲有一匹

羸馬。道源兒子不能存立。未見一言及之。今弘節為

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歿後。不言貪殘。妻子賣

珠。未為有罪。未為如字審其清者。無所存問。疑其濁者。旁

責舉人。雖云疾惡不疑。是亦好善不篤。好去聲臣竊思

度。待洛切未見其可。恐有識聞之。必生枉議。太宗撫掌

曰造次不思到造切遂聞此語方知談不容易以致並

勿問之其屈突通張道源兒子宜各與一官舊本此

諫類今

愚按臯陶之稱堯舜有曰罰弗及嗣賞延于世蓋善善之意長惡惡之心短也太宗知屈突通源之善而不能錄其子弟聞弘節曖昧之過則遽欲罪及舉官此豈唐虞賞罰之道乎向非魏徵之言亦足為太宗君德之累矣

貞觀七年太宗將發諸道唐分天下為十道一曰關

九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四

陟使去聲後同將命而出掌畿內道唐建都之地也未

有其人太宗親定問於房玄齡等曰此道事最重誰

可充使右僕射李靖曰畿內事大非魏徵莫可太宗

作色曰朕今欲向九成宮亦非小寧可遣魏徵出使

朕每行不欲與其相離者適為其見朕是非得失去為

聲公等能正朕不可因輒有所言大非道理乃即令

李靖充使臣為諸道黜陟使未得其人李靖薦魏徵

上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與蕭瑀

等凡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疾苦禮

高年振窮乏褒善起淹滯俾使者至如朕親睹與此小異

愚按太宗嘗問群臣魏徵與諸葛亮孰賢岑文

本對曰亮才兼將相非徵所及斯言是已然嘗

論之太宗有餘於才而不足於德勇於敢為而

不能不為當時能攻其所短救其所偏惟徵一

人而已使武侯生於太宗之時未過為徵之所為

耳。故以唐之時勢觀之。則二子政未易優劣也。李靖之才兼資文武。非微所能及也。然貞觀之時。可以無靖。不可以無徵。何也。蓋靖之才能。不過增太宗之所有。餘徵之諫爭。乃能補太宗之所不足也。是以畿內之使。太宗寧使靖。而不使徵。豈非自知之明哉。

貞觀九年。蕭瑀為尚書左僕射。嘗因宴集。太宗謂房玄齡曰。武德六年已後。太上皇有廢立之心。我當此日。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蕭瑀不可以厚利誘之。不可以刑戮懼之。真社稷臣也。乃賜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瑀拜謝曰。臣特蒙誠訓。許臣以忠諫。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舊本此章首曰貞觀章。今按通鑑標年。附入于此。又按史傳。魏徵曰。臣有逆眾持法。主恕之以公。孤特守節。主恕之以介。昔聞

其言。乃今見之。使瑀不遇陛下。庸自保邪。

范氏祖禹曰。太宗以蕭瑀無二心於已。而嘉之。可謂能知臣矣。且太子在。而私於藩王者。明君之所甚惡也。或誘以利。或脅以死。而從之者。不亦多乎。惟瑀介然自立。有隕無二。太宗所以知其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人君以此取人。豈不可得忠正之士乎。

唐氏仲友曰。若以隱巢之事。不可以利怵死。懼亦可以為社稷。臣矣。然太宗此言。蓋亦有為。瑀初以切詆房。杜廢。又痛劾房。杜罷。至此復參知政事。太宗賜詩。欲群臣知委任之意也。魏徵之言。亦以發明太宗之意。若以瑀較揚子雲。近世社稷之臣。論則猶有愧云。

愚按。武德季年。高祖立秦王為皇太子。竟決於瑀。之一言。瑀以躁狹之量。剛勁之氣。罷黜者三。而卒預大政。太宗寔能容之者。豈非念夫此耶。瑀嘗劾奏。魏徵之過矣。今觀徵所言。若未嘗有胸中。徵之謂義相與不謂尤賢乎。

貞觀十一年。太宗行至漢太尉楊震墓。

楊震字伯起。弘農人也。好

學明經。諸儒稱為關西夫子。漢安帝時為刺史。誦清白吏。後徵為太常。遷太尉。為內戚。讒譖遣歸。震曰。死者人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姦臣狡猾而不能誅。傷

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飲醕而卒。傷

其以忠非命。親為文以祭之。房玄齡進曰。楊震雖當

年夭枉。數百年後。方遇聖明。停輿駐蹕。親降神作。

王可謂雖死猶生。沒而不朽。不覺助伯起幸賴欣躍

於九泉之下矣。伏讀天文。且感且慰。凡百君子。焉敢

不勗勵名節。馬於切知為善之有效。

愚按。太宗經異代名臣之墓。親為文以祭之。是

可以見其惓惓於忠貞之臣矣。異世相望。且企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狄人殺衛懿公。赤盡食

其肉。獨留其肝。懿公之臣弘演。呼天大哭。自出其肝。

而內懿公之肝於其腹中。內讀今覓此人。恐不可得。

特進魏徵對曰。昔豫讓為智伯報讎。為去聲。後同。豫

伯名瑤。號襄子。晉智宣子之後。為韓趙魏所滅。欲刺趙襄子。名無恤。晉趙襄

子執而獲之。謂之曰。子昔事范中行氏乎。春秋之世。晉

中行氏與智氏韓氏魏氏趙氏為六卿。春秋之末。晉

公室甲。六卿強。各據采地。更相攻伐。貞定王十一年。智

氏魏氏趙氏韓氏共伐范氏。中行氏滅之。而分其地。智伯盡滅之。子乃委質

智伯。不為報讎。今即為智伯報讎。何也。讓荅曰。臣昔

事范中行。范中行以眾人遇我。我以眾人報之。智伯

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趙世家記。在君禮之而已。亦何謂無人焉。

愚按。夫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夫子之言。涵容孟子之言。激切大槩。忠臣義士。何代無之。在上之人。有以感召之。則在下之人。與起矣。大。宗嘉古之忠臣。以為今覓此人。恐不可得。斯言。固所以激勸天下忠義之士。而謂世無其人。則。不可。宜魏徵引智伯豫讓之事。以為警也。雖然。為。人。臣。者。之。分。君。之。待。我。者。或。有。未。至。而。我。之。所。以。事。君。者。其。可。不。盡。心。乎。

貞觀十二年。太宗幸蒲州。今為解州。因詔曰。隋故鷹

擊郎將將去聲。隋制。親侍置鷹揚府。有鷹擊郎將。將。堯。君。素。魏。人。煬。帝。為。晉。王。時。君。素。所。部。獨。全。後。從。屈。突。通。守。河。郎。將。及。天。下。大。亂。君。素。所。部。獨。全。後。從。屈。突。通。守。河。

東。通。敗。通。誘。之。降。乃。引。弓。射。殺。之。嘗。曰。大。義。不。得。不。死。後。為。左。右。

所。往。在。大。業。受。任。河。東。固。守。忠。義。克。終。臣。節。雖。桀。犬

吠。堯。漢。書。曰。桀。犬。吠。堯。堯。非。有。乖。倒。戈。之。志。周。書。曰。不。仁。特。吠。非。其。主。耳。

戈。言。眾。服。周。仁。政。無。有。戰。心。前。徒。倒。戈。自。攻。于。後。也。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

爰踐茲境。追懷往事。宜錫寵命。以申勸獎。可追贈蒲

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

愚按。漢高祖赦季布。唐太宗褒堯君素。皆帝王。盛德事也。然合二子而論之。則君素為賢。何也。季布身為楚將。數窘沛公。此人臣之常事。國亡。不能死。而逃。何足深取哉。唐室方興。兵精將勇。戰無不勝。而逃。何足深取哉。唐室方興。兵精將勇。無疆援。徒以忠義激勸士卒。自義寧元年至武。德三年。始終四載。唐朝凡易數將。僅能克之。此。不惟忠義可嘉。其知勇才能亦古今所罕有也。

嗚呼難哉。太宗不惟褒贈。又訪錄其子孫忠義之士。其有不興起者乎。

貞觀十二年。太宗謂中書侍郎岑文本曰。梁陳梁。姓。蕭氏。

受齊禪。陳。姓。陳氏。受梁禪。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堪招引否。文

本奏言。隋師入陳。百司奔散。莫有留者。惟尚書僕射

袁憲獨在其主之傍。王世充將受隋禪。群僚表請勸

進憲子國子司業承家託疾。獨不署名。此之父子足

稱忠烈。承家弟承序。今為建昌令。建昌。縣名。今陞州。屬南康路。隸江西。

清貞雅操。實繼先風。由是召拜晉王友。兼令侍讀。令。平

聲。唐制。諸王友。掌陪侍遊居。尋授弘文館學士。

規。諷道義。侍讀。掌講導經學。弟之謂與。忠謹風操。不忍負主。誰不欲之。為人臣

乎。為之者勉之而已。

愚按。梁陳於唐。相距頗遠。猶有招引名臣子孫之言。太宗之意深遠矣。岑文本謂隋師入陳。袁

憲有獨侍其主之忠。王世充受禪。憲之子獨不署名。其弟又清貞雅操。一門父子兄弟。忠義傳

家。而不著聞。向非太宗心存忠義之臣。而興言及此。非文本之公忠。不揜人善如此。則袁氏之

忠節。何由著聞哉。

貞觀十五年。詔曰。朕聽朝之暇。觀前史。每覽前賢佐

時。忠臣徇國。何嘗不想見其人。廢書欽歎。至於近代

以來。年歲非遠。然其胤緒。或當見存。見音現。縱未能顯

加旌表。無容棄之遐裔。其周隋二代名臣。及忠節子

孫。有貞觀已來。犯罪配流者。宜令平聲。所司具錄奏聞。

於是多從矜宥

舊本此章在刑法篇今附入于此

愚按太宗好賢可以為至矣不唯尊榮其朝臣又能上及於前朝焉不唯登崇其一身又能下及於後裔焉是故祭比干之靈封楊震之墓褒贈君素之官爵錄用諸儒之子孫今也又詔周者孰不知所配流者悉從矜宥則凡列在庶位以開三百年之休運也嗚呼盛哉

貞觀十九年太宗攻遼東安市城

今為安市州隸鎮東高麗人

眾皆死戰詔令耨薩延壽惠真等降

音杭耨薩高延壽北部耨薩高

南部眾止其城下以招之城中堅守不動每見帝幡

旗必乘城鼓譟

乘平聲帝怒甚詔江夏王道宗

高祖從兄弟字

承範年十七從秦王討賊有功初封任城後封築土

山以攻其城竟不能剋太宗將旋師嘉安市城主堅

守臣節賜絹三百匹以勸勵事君者

舊本此章與第

章今按通鑑標年附入于此又按通鑑太宗親征遼東令李勣攻安市市人望見旗蓋輒乘城鼓譟上怒勣請克城之日男子皆阮之安市人聞之益堅守父不下江夏王道宗築土山於城東浸逼其城中亦增高其城以拒之又衝車礮石壞其城堞城中隨立木柵以塞之築山晝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五十萬山頽壓城崩城中數百人出戰遂奪據土山而守之諸將攻三日不克上以天寒糧盡先拔遼蓋二州戶口渡遼乃耀兵城下而旋城中皆屏跡不出城主登城拜辭上嘉其固守賜縑百匹
愚按遼東之役與前日義師有間矣夫以太宗之英武戡定禍亂於群雄競起之日天戈所指夷貊不能嬰其鋒而晚年悉乃心力不能制服一遠國何哉退而嘉安市城主堅守之節賞賜以旌之不以勵事君者斯意固美矣然不若不贖武之尤全美也

孝友第十五 凡五章

司空房玄齡事繼母能以色養去聲恭謹過人其母病

請醫人至門必迎拜垂泣及居喪平聲尤甚柴毀言毀瘠如

也柴太宗命散騎常侍劉洎就加寬譬遺寢床粥食鹽

菜遺去聲

愚按孝經傳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蓋天理

根於人心其發見於事親者此理也發見於事

君者此理也忠孝豈二道哉故求忠臣於孝子

之門未有事親孝而事君不忠者思脩身不可

虞世南初仕隋歷起居舍人隋制掌書王言動字文

化及殺逆之際殺讀其兄世基時為內史侍郎隋中書

為內史將被誅世南抱持號泣號平聲請以身代死化及

竟不納世南自此哀毀骨立者數載時人稱重焉

愚按虞世基兄弟出於吳中嘗從顧野王學一

時文學才譽人比之晉二陸入隋而俱登班列

世基與字文化及之難世南不愛其身求代其

兄其孝友可尚已世南歸唐為唐名卿蓋其温

韓王元嘉高祖第十一子也少好學藏書至萬貞觀

初史作為潞州刺史潞州今仍時年十五在州聞太

妃有疾太妃韓王之母隋大將軍宇文述之女也為

而以母有寵便涕泣不食及至京師發喪平聲哀毀過

禮太宗嘉其至性。屢慰勉之。元嘉閨門修整。有類寒素士大夫。與其弟曾哀。王靈夔。高祖第十九子。韓王。同母弟也。好學善音律。後以謀欲起兵。應接越王。貞父子事洩。自縊。謚曰哀。甚相友愛。兄弟集見。如布衣之禮。其修身潔已。內外如一。當代諸王。莫能及者。

霍王元軌。

高祖第十四子也。多才藝。出為刺史。所至

王所長。玄平曰。王無不備。吾何以稱之。

武德中。初封為吳王。

武德六年。封蜀王。八年。

年徙封吳王。

貞觀七年。為壽州刺史。

壽州。今為安豐路。隸淮西。

屬高祖

崩。去職毀瘠過禮。自後常衣布服。

衣去聲。

示有終身之

戚。太宗嘗問侍臣曰。朕子弟孰賢。侍中魏徵對曰。臣

愚暗不盡知其能。惟吳王數與臣言。

數音朔。

臣未嘗不

自失。太宗曰。卿以為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

之間平。

漢河間獻王德也。

至如孝行。

去聲。

乃古之曾閔也。

曾參閔損也。

由是寵遇彌厚。因令妻徵女焉。

令平聲。妻去聲。

愚按孟子言性善。堯舜至於塗人。一也。王孫公子之貴。其性豈與人異哉。孟子所謂其居。使之然也。觀太宗諸弟。若韓王元嘉。霍王元軌。天性之孝友。居處之儉約。操履之修潔。有一介之士。所難能者。可謂賢也。已矣。是尤見人性之初。無爾殊也。彼昏不知者。乃自絕其天理耳。

貞觀中有突厥史行昌。

突厥。阿史那氏。此因以史為姓。行昌其名也。

直玄

武門。

玄武。北方宿名。取以名門也。

食而捨肉。人問其故。曰。歸以奉

母。太宗聞而歎曰。仁孝之性。豈隔華夷。賜尚乘馬一

疋

乘去聲。尚乘。主車乘之官。詔令給其母肉料。令平

愚按。一直門之士。夷貊之人也。而有孝於其母之心。事聞於萬乘。獲仁孝之褒。優賜之厚。則有

人心者。孰不感發於孝乎。
公平第十六 凡八章

太宗初即位。中書令房玄齡奏言。秦府舊左右未得

官者。並怨前宮及齊府左右。處分之先已。處上聲。分

太宗曰。古稱至公者。蓋謂平恕無私。丹朱商均子也。

而堯舜廢之。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卒授

管叔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誅之。管叔名鮮。蔡叔名度。

既克殷。封鮮於管。封度於蔡。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叔疑之。乃挾武

庚作亂。周公承王命。遂誅武庚。殺管叔。流蔡叔。故知君人者。以天下為公。無

私於物。昔諸葛孔明。小國之相。去聲。諸葛。複姓。字孔

丞。猶曰吾心如稱。不能為人作輕重。為去聲。蜀況

我今理大國乎。朕與公等。衣食出於百姓。此則人力

已奉於上。而上恩未被於下。今所以擇賢才者。蓋為

求安百姓也。用人但問堪否。豈以新故異情。凡一面

尚且相親。況舊人而頓忘也。才若不堪。亦豈以舊人

而先用。今不論其能不能。而直言其嗟怨。豈是至公

之道耶。

貞觀元年。有上封事者。請秦府舊兵。並授以武職。追

入宿衛。太宗謂曰：朕以天下為家，不能私於一物。惟
有才行是任。行去聲豈以新舊為差？況古人云：兵猶火
也。弗戢將自焚。汝之此意，非益政理。

愚按：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初，
視聽以民為視聽。一至公而已。太宗踐祚之初，
首發至公無私之論。古帝王憲天聰明，用是道
也。房玄齡言：秦府未得官者，共怨前官。齊府左
右之先己，則曰：用人惟才，不論舊故。不如是，則
私故府之士矣。有請秦府舊兵授以武職，追入
宿衛，則曰：惟以才行是任。豈以新舊為差？不如
是，則私故府之兵矣。君天下者，每以至公存心，
何往而不當於人心乎？

貞觀元年，吏部尚書長孫無忌嘗被召，不解佩刀入東
上閣門，出閣門後，臨門校尉始覺，尚書右僕射封德彝

議以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無忌誤帶刀入，徒二年。

罰銅二十斤。太宗從之。大理少卿少去聲卿戴胄駁

曰：校尉不覺無忌帶刀入內，同為誤耳。夫臣子之於

尊極扶夫音，不得稱誤。准律云：供御湯藥飲食舟船誤

不如法者，皆死。陛下若錄其功，非憲司所決。若當據

法罰銅，未為得理。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

下之法。何得以無忌國之親戚，便欲撓法耶？更令定

議。令平聲後同德彝執議如初。太宗將從其議，胄又駁奏

曰：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於法，當輕。若論其過，誤則為

情一也。為情如字而生死頓殊，敢以固請。太宗乃免校尉

之死是時朝廷大開選舉或有詐偽階資者太宗令其自首首去聲不首罪至于死俄有詐偽者事洩胄據法斷流以奏之太宗曰朕初下敕不首者死今斷從流是示天下以不信矣胄曰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虧法太宗曰卿自守法而令朕失信耶胄曰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朝音昭而許殺之既知不可而寘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臣竊為陛下惜之為去聲太宗曰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復何憂也

張氏九大理曰法者天下公雖天子喜怒不得輕重胄為大之議可謂用法平允矣守所司之法不顧天子之詔救上之失達君之聽使四海取信民不冤濫為吏若此國家何所患哉唐氏仲友曰書曰無虐瑩獨而畏高明君子反是向無胄之言則情必虐瑩獨而畏高明君子反是向無胄之言則太宗為失刑背皇極之訓矣其為利害豈淺哉愚按封德彝隋之佞人也及唐之興以秘策而見用遂移其所以事隋者事唐勸用法律之說若行則仁義之効無忌校尉之罪用捨之間其觀德彞與戴胄論無忌校尉之罪用捨之間其得失視仁義法輕哉非戴胄執法之公太宗從善之速其不寬人者幾希矣

貞觀二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朕比見比音鼻隋代遺老咸稱高頴善為相者相去聲後同高頴字昭玄隋

之誅。遂觀其本傳。去聲可謂公平正直。尤識治體。隋室

安危繫其存沒。煬帝無道。枉見誅夷。何嘗不想見此

人。廢書歛歎。又漢魏已來。諸葛亮為丞相。亦甚平直。

嘗表廢廖立。字公淵。武陵人。仕蜀為長水使者。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仕蜀為中都說

於南中。立聞亮卒。泣曰。吾其左袵矣。嚴聞亮卒。發病

而死。故陳壽晉人。撰三國志稱亮之為政。開誠心。布公道。盡

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卿等豈可

不企慕及之。朕今每慕前代帝王之善者。卿等亦可

慕宰相之賢者。若如是。則榮名高位。可以長守。玄齡

對曰。臣聞理國要道。在於公平正直。故尚書云。尚如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周書洪範篇之辭

又孔子稱舉直錯諸枉。則民服。錯讀曰措。孔子對魯哀公之辭今聖

慮所尚。誠足以極政教之源。盡至公之要。囊括區宇

化成天下。太宗曰。此直朕之所懷。豈有與卿等言之

而不行也。

愚按。昔傳說告商宗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太宗謂朕每慕前代帝王之善者。卿等可慕宰相之賢者。其有合於師古者乎。前代帝王之善者。若堯舜禹湯文武成康。降是則漢七制之主是已。前代宰相之賢者。若臯夔稷契伊傅周召。降是則蕭曹丙魏是已。高頴之公平。正直。亦可謂賢相矣。惜昧於不可則止之義。諸葛亮王佐才也。誠有古良相之遺風。三代而下。所不常見。太宗令相臣企慕之。亦知人哉。嗚呼。二帝三王之相。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如武侯者斯

可矣。

長樂公主

樂音洛。公主。太宗第五女。封長樂郡。下嫁長孫沖。

文德皇后所生

也。貞觀六年將出降。

謂下嫁也。

敕所司資送倍於長公主。

長音掌。後同。通鑑作永嘉。長公主。乃高祖之女也。

魏徵奏言。昔漢明帝欲封

其子。帝曰。朕子豈得同於先帝子乎。可半楚淮陽王。

楚王英。淮陽王。眎。皆光武子。

前史以為美談。天子姊妹為長公主。

天子之女為公主。既加長字。良以尊於公主也。情雖

有殊。義無等別。

彼列切。

若令公主之禮。

令平聲。

有過長公

主。理恐不可。實願陛下思之。太宗稱善。乃以其言告

后。后歎曰。嘗聞陛下敬重魏徵。殊未知其故而令聞

其諫。乃能以義制人主之情。真社稷臣矣。妾與陛下

結髮為夫妻。曲蒙禮敬。情義深重。每將有言。必候顏

色。尚不敢輕犯威嚴。況在臣下。情踈禮隔。故韓非謂

之說難。

韓非。戰國時。刑名之學者。

東方朔稱其不易。

以豉切。東方朔。字曼倩。平

原人。漢武帝時為大夫。

良有以也。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有國有

家者。深所要急。納之則世治。杜之則政亂。誠願陛下

詳之。則天下幸甚。因請遣中使。賫帛五百匹。詣徵

宅以賜之。

愚按。易之歸妹曰。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

也。娣媵以容飾為事。而衣袂。所以為容飾者也。尚禮而不尚飾。故其袂不及其娣之袂。良以儉

德也。太宗於公主之降，敕所司資送倍長公乎。雖以後之，所以禮越法矣。幸魏徵之忠諫，太宗之聽從，而文德皇后又從而褒賞之也。若后之德，雖漢之陰馬，亦不能及。可謂無愧周之任矣。邑姜者矣。正家而天下定，后之謂歟。

刑部尚書張亮坐謀反下獄。亮為相州刺史，假子公孫節以讖有弓長之字，當別都。亮自以相舊都弓長其姓，陰有怪謀，陝人常德告發其謀，并言亮養假子五百，太宗曰：『正欲反耳。』

不自脩，乃至此。將柰何？於是斬之，籍其家。公詔令百官議之。令平聲。後同。多言亮當誅，惟殿中少監少監，唐制，殿中監掌天下服御之事，少監其貳也。李道裕奏亮反形未具，明其無罪。太宗既盛怒，竟殺之。俄而刑部侍郎有闕，書之貳，令宰相妙擇其人。相去聲。累奏不可，太宗曰：『吾已得其人矣。』

往者李道裕議張亮云：『反形未具，可謂公平矣。』當時雖不用其言，至今追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唐氏仲友曰：『道裕議張亮反形未具，太宗不暇省。』

唐氏仲友曰：『道裕議張亮反形未具，太宗不暇省。』

愚按：因李道裕議張亮之獄，遂有刑部侍郎之除。不惟見太宗悔過之心，亦足見太宗擇人之術。又所以示天下以明慎用刑之意。開人臣以有過必諫之路也。唐之刑部，周官司寇，掌邦禁之職。妙擇其人，而不輕授。帝舜之命皋陶，由此其選也。太宗是舉，衆善集焉。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朕今孜孜求士，欲專心政道。聞有好人，則抽擢驅使，而議者多稱彼者皆宰臣親故。但公等至公，行事勿避此言，便為形迹。古人內舉』

不避親。外舉不避讎。而為舉得其真賢故也。但能舉用得才。雖是子弟。及有讎嫌。不得不舉。

愚按。祁奚舉賢。不避祁午。謝安舉將。不避謝玄。大臣之用。人。唯其公而已矣。苟得其人。雖子弟。可也。况親戚乎。太宗謂侍臣。但雖舉用。得才。勿避形迹。斯言當矣。異時或告魏徵。阿黨親戚。太宗命案驗。無狀。乃使謂徵曰。自今宜存形迹。則又與斯言相戾矣。使非鄭公直言。不撓。果得以踐斯言否乎。

貞觀十一年。時屢有閹宦充外使。閹音淹。使去聲。後同。安有奏事發。太宗怒。魏徵進曰。閹豎雖微。狎近左右。時有言語。輕而易信。易。切以。鼓切。浸潤之譖。為患特深。今日之明。必無此慮。為子孫教。不可不杜絕其源。太宗曰。非卿朕

安得聞此語。自今已後。充使宜停。魏徵因上疏曰。臣

聞為人君者。在乎善善而惡惡。上烏去聲。下如字。後同。近君子

而遠小人。遠去聲。後同。善善明則君子進矣。惡惡著則小

人退矣。近君子則朝無秕政。遠小人則聽不私邪。小

人非無小善。君子非無小過。君子小過。蓋白玉之微

瑕。小人小善。乃鈇刀之一割。鈇刀一割。良工之所不

重。小善不足以掩眾惡也。白玉微瑕。善賈之所不棄。

賈音古。小疵不足以妨大美也。善小人之小善。謂之善

善。惡君子之小過。惡。烏去聲。謂之惡。惡此則蒿蘭同嗅。玉

石不分。屈原所以沉江。屈原。名平。楚懷王大夫。王信。諛而不見用。乃自沉汨羅江。

而卞和所以泣血者也。卞和楚人。得玉璞。獻厲王。王死。繼之。既識玉石之分。又辨蒿蘭之臭。善善而不能進。

以繼之。既識玉石之分。又辨蒿蘭之臭。善善而不能進。

惡惡而不能去。聲。此郭氏所以為虛。諫篇。納。史魚所

以遺恨也。家語曰。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不能進也。生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其子從之。靈公弔其子。以告公。公曰。寡人之過也。命殯之。客位。進。遂。伯玉而用。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陛下聰明神武。天安英睿。志存泛愛。引納

多塗。好善而不甚擇人。好去聲。疾惡而未能遠佞。又

出言無隱。疾惡太深。聞人之善。或未全信。聞人之惡。

以為必然。雖有獨見之明。猶恐理或未盡。何則。君子

揚人之善。小人訐人之惡。聞惡必信。則小人之道長

矣。長音掌。後同。聞善或疑。則君子之道消矣。為國家者。急

於進君子而退小人。乃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則君

臣失序。上下否隔。否音。亂亡不卹。將何以理乎。且世

俗常人。心無遠慮。情在告訐。好言朋黨。夫以善相成。

夫音扶。後同。謂之同德。以惡相濟。謂之朋黨。今則清濁共

流。善惡無別。彼列。以告訐為誠直。以同德為朋黨。以

之為朋黨。則謂事無可信。以之為誠直。則謂言皆可

取。此君恩所以不結於下。臣忠所以不達於上。大臣

不能辯正。小臣莫之敢論。遠近承風。混然成俗。非國

不能辯正。小臣莫之敢論。遠近承風。混然成俗。非國

不能辯正。小臣莫之敢論。遠近承風。混然成俗。非國

不能辯正。小臣莫之敢論。遠近承風。混然成俗。非國

家之福。非為理之道。適足以長姦邪。亂視聽。使人君不知所信。臣下不得相安。若不遠慮。深絕其源。則後患未之息也。今之幸而未敗者。由乎君有遠慮。雖失之於始。必得之於終。故也。若時逢少隳。往而不返。雖欲悔之。必無所及。既不可以傳諸後嗣。復何以垂法將來。且夫進善黜惡。施於人者也。施平聲。後同。以古作鑒。施於己者也。鑒貌在乎止水。鑒已在乎哲人。能以古之哲王。鑒於己之行事。則貌之妍醜。死然在目。事之善惡。自得於心。無勞司過之史。不假芻蕘之議。巍巍之功。日著赫赫之名。彌遠為人君者。可不務乎。臣聞

道德之厚。莫尚於軒唐。仁義之隆。莫彰於舜禹。欲繼軒唐之風。將追舜禹之跡。必鎮之以道德。弘之以仁義。舉善而任之。擇善而從之。不擇善任能。而委之俗吏。既無遠度。必失大體。惟奉三尺之律。以繩四海之人。欲求垂拱無為。不可得也。故聖哲君臨。移風易俗。不資嚴刑峻法。在仁義而已。故非仁。無以廣施。如非義。無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義。則其政不嚴而理。其教不肅而成矣。然則仁義。理之本也。刑罰。理之末也。為理之有刑罰。猶執御之有鞭策也。人皆從化。而刑罰無所施。馬盡其力。則有鞭策無所用。由此言之。刑罰不可致理。亦

已明矣。故潛夫論

夫如字。後漢王符字。節信。著書號潛夫論。

曰。人君之理。

莫大於道德教化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

心也。本也。俗化者。行也。末也。

行去聲。後同。

是以上君撫世。

先其本。而後其末。順其心。而履其行。心苟正。則姦

慝無所生。邪意無所載矣。是故上聖無不務理民心。

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孔子辭。

道之以禮。

務厚其性。而明其情。民相愛。則無相傷害之意。動思

義。則無畜姦邪之心。若此。非律令之所理也。此乃教

化之所致也。聖人甚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教契。

以敬敷五教。

契音世。舜臣名。五教。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而後任咎繇以五刑也。

咎繇與皋陶同。五刑。凡立法。謂墨劓剕宮大辟也。

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也。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患。

檢淫邪。而內正道。

內讀。納。

民蒙善化。則人有士君子之

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故善化之養民。猶工

之為麴鼓也。六合之民。猶一廕也。黔首之屬。

秦稱民。曰黔首。

猶莖麥也。變化云為。在將者耳。遭良吏。則懷忠信。而

履仁厚。遇惡吏。則懷姦邪。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太

平。淺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

威刑也。德者所以循已也。威者所以理人也。民之生

也。猶鑠金在爐。方圓薄厚。隨鎔制耳。是故世之善惡。

俗之薄厚皆在於君世之主。誠能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感忠厚之情而無淺薄之惡。各奉公正之心而無姦險之慮。則醇醞之俗。醇音淳。醞音驗。言俗如酒味之和也。復見於茲矣。後王雖未能遵尊尚仁義。當慎刑卹典。哀敬無私。故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公不任私。故王天下。王去聲。理國家。貞觀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於法。縱臨時處斷。上上聲。下去聲。或有輕重。但見臣下執論。無不忻然受納。民知罪之無私。故甘心而不怨。臣下見言無忤。故盡力以効忠。頃年以來。意漸深刻。雖開三面之網。見規諫篇注。而察見川中之魚。取捨在於愛憎。

輕重由乎喜怒。愛之者罪雖重而強為之辭。強上聲。惡之者過雖小而深探其意。惡烏去聲。後同。探平聲。法無定科。任情以輕重。人有執論。疑之以阿偽。故受罰者無所控告。當官者莫敢正言。不服其心。但窮其口。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又五品已上。有犯。悉令平聲。曹司聞奏。本欲察其情狀。有所哀矜。今乃曲求小節。或重其罪。使人攻擊。惟恨不深。事無重條。求之法外。所加十有六七。故頃年犯者。懼上聞。得付法司。以為多幸。告訐無已。窮理不息。君私於上。吏姦於下。求細過而忘大體。行一罰而起衆姦。此乃背公平之道。背音倍。乖泣辜之意。

見封建篇注欲其人和訟息不可得也故體論云夫淫泆盜竊百姓之所惡也我從而刑罰之雖過乎當去聲百姓不以我為暴者公也怨曠飢寒亦百姓之所惡也遁而陷之法我從而寬宥之百姓不以我為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輕百姓之所憐也是故賞輕而勸善刑省而禁姦由此言之公之於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私之於法無可也過輕則縱姦過重則傷善聖人之於法也公矣然猶懼其未也而救之以化此上古所務也後之理獄者則不然未訊罪人則先為之意及其訊之則驅而致之意謂之

能探平不探獄之所由探平生為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為制謂之忠其當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則名利隨而與之驅而陷之欲望道化之隆亦難矣凡聽訟吏獄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權輕重之序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忠愛疑則與眾共之疑則從輕者所以重之也故舜命咎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出虞書又復加以三訊周禮以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民眾所善然後斷之是以為法參之人情故傳傳去聲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為情也者取貨者也立愛憎者也右親戚

者也。陷怨讎者也。怨平聲何世俗小吏之情與夫古人之懸遠乎。有司以此情疑之。羣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通相疑也。欲其盡忠立節。難矣。凡理獄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主不敢訊。不旁求。不貴多端。以見聰明。故律正其舉劾之法。參伍其辭。所以求實也。非所以飾實也。但當參任明聽之耳。不使獄吏鍛鍊飾理成辭於手。孔子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也。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也。故析言以破律。任案以成法。執左道以必加也。又淮南子漢淮南王安著書曰淮南子曰。豐水之深十仞。金鐵在焉。則形見於外。見音現非不

深且清而魚鱉莫之歸也。故為者以苛為察。以功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訐多為功。譬猶廣革。大則大矣。裂之道也。夫賞宜從重。罰宜從輕。君居其厚。百王通制。刑之輕重。恩之厚薄。見思與見疾。其可同日言哉。且法國之權衡也。時之準繩也。權衡所以定輕重。準繩所以正曲直。今作法貴其寬平。罪人欲其嚴酷。喜怒肆志。高下在心。是則捨準繩以正曲直。棄權衡而定輕重者也。不亦惑哉。諸葛孔明小國之相。去聲猶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為去聲況萬乘之主。天子畿內之地故曰萬乘之主。唐虞之世而任心棄

方千里。出車萬乘。故曰萬乘之主。

當可封之日。

唐虞之世

而任心棄

法取怨於人乎。又時有小事，不欲人聞，則暴作威怒，以弭謗議。若所為是也，聞於外，其何傷？若所為非也，雖掩之何益？故諺曰：欲人不知，莫若不為；欲人不聞，莫若勿言。為之而欲人不知，言之而欲人不聞，此猶捕雀而掩目，盜鐘而掩耳者，祇以取誚，將何益乎？臣又聞之：無常亂之國，無不可理之民者。夫君之善惡，由乎化之薄厚，故禹湯以之理，桀紂以之亂。文武以之安，幽厲以之危。是以古之哲王，盡己而不以尤人，求身而不以責下，故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左傳：威文仲。告魯君之辭。為之無已，深乖惻隱。

之情實啓姦邪之路。溫舒恨於曩日。

溫舒前漢人嘗上書言獄吏之

害。臣亦欲惜不用，非所不聞也。臣聞堯有敢諫之鼓。

通曆曰：堯定四岳置諫鼓。

舜有誹謗之木。

淮南子曰：舜立誹謗之木。

湯有司過

之史。

淮南子曰：湯有司直之人。

武有戒慎之銘。

太公述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

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武王聞之，此則退而為戒，乃書於几，鑑孟樂為銘，出大戴禮。此則

聽之於無形，求之於未有，虛心以待下，庶下情之達

上。上下無私，君臣合德者也。魏武帝云：有德之君，樂

聞逆耳之言，犯顏之諍。

樂音洛。

親忠臣，厚諫士，斥讒慝

遠佞人者。

遠去聲，後同。

誠欲全身保國，遠避滅亡者也。凡

百君子膺期統運，縱未能上下無私，君臣合德，可不

全身保國。遠避滅亡乎。然自古聖哲之君。功成事立。未有不資同心。予違汝弼者也。昔在貞觀之初。側身勵行。謙以受物。蓋聞善必改。時有小過。引納忠規。每聽直言。喜形顏色。故凡在忠烈。咸竭其辭。自頃年海內無虞。遠夷懾服。志意盈滿。事異厥初。高談疾邪。而喜聞順旨之說。空論忠讜。而不悅逆耳之言。私嬖之徑漸開。至公之道日塞。往來行路。咸知之矣。邦之興衰。實由斯道。為人上者。可不勉乎。臣數年以來。每奉明旨。深懼群臣莫肯盡言。臣切思之。自比來。比音鼻人或上書事。有得失。惟見述其所短。未有稱其所長。又

天居自高。龍鱗難犯。在於造次。

造七到切

不敢盡言。時有

所陳。不能盡意。更思重竭。

重平聲

其道無因。且所言當

理。

當去聲

未必加於寵秩。

意或乖忤

將有恥辱隨之。莫

能盡節實由於此。雖左右近侍。朝夕堦墀。事或犯顏。咸懷顧望。況踈遠不接。將何以極其忠欵哉。又時或宣言云。臣下見事。祇可來道。何因所言。即望我用。此乃拒諫之辭。誠非納忠之意。何以言之。犯主嚴顏。獻可替否。所以成主之美。匡主之過。若主聽則惑。事有不行。使其盡忠讜之言。竭股肱之力。猶恐臨時恐懼。莫肯效其誠欵。若如明詔所道。便是許其面從而又

責其盡言進退將何所據欲必使乎致諫在乎好之

而已好去聲後同故齊桓好服紫而合境無異色楚王好

細腰而後宮多餓死言上有好者下必有甚之意夫以耳目之玩

人猶死而不違況聖明之君求忠正之士千里斯應

信不為難若徒有其言而內無其實欲其必至不可

得也太宗手詔曰省前後諷諭省悉井切皆切至之意固

所望於卿也朕昔在衡門尚惟童幼未漸師保之訓

漸音尖罕聞先達之言值隋主分崩萬邦塗炭慄慄黔

黎慄音蝶庇身無所朕自二九之年有懷拯溺發憤投

袂便提干戈蒙犯霜露東西征伐日不暇給居無寧

歲降蒼昊之靈稟廟堂之略義旗所指觸向平夷弱

水流沙今屬甘肅並通輜軒之使去聲輜輕車也被髮左衽四夷之人

也皆為衣冠之域正朔所班無遠不屆及恭承寶曆

寅奉帝圖垂拱無為氛埃靖息於茲十有餘年斯蓋

股肱罄帷幄之謀爪牙竭熊羆之力協德同心以致

於此自惟寡薄厚享斯休每以撫大神器憂深責重

常懼萬機多曠四聰不達戰戰兢兢坐以待旦詢于

公卿以至隸皂推以赤心庶幾明賴一動以鍾石淳

風至德永傳於竹帛克播鴻名常為稱首朕以虛薄

多慙往代若不任舟楫豈得濟彼巨川不藉鹽梅安

得調夫五味。

商書高宗命傅說曰。若濟巨川。用汝賜。作舟楫。又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綰三百匹。

愚按。春秋之世。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多篡弑。夫所貴乎聖賢者。以其見禮知政。而前知於未然之先也。善乎魏徵之言曰。閹宦雖微。為患特深。今日之明。必無此慮。為子孫計。不可不杜絕其源。厥後唐之中葉。竟以宦者而亂。及其末世。遂以宦者而亡。徵之明見。雖周公季子。何遠之有哉。太宗斯時。正當著之為令。俾後之子孫。世世無得使宦者與政。可也。乃不過傳其充使。是特一時之計耳。豈貽厥孫謀者邪。徵既言閹宦之禍。復上疏數千言。極陳當時之失。史稱徵諫疏二百餘篇。其見於世者。則此其最詳者也。太宗答詔丁寧。寵賜優渥。君臣相與之際。何其盛哉。

誠信第十七 凡四章

貞觀初。有上書請去佞臣者。

去上聲。

太宗謂曰。朕之所

任。皆以為賢。卿知佞者誰耶。對曰。臣居草澤。不的知

佞者。請陛下佯怒。以試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進

諫。則是正人。順情阿旨。則是佞人。太宗謂封德彝曰。

流水清濁。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猶水。君自為詐。

欲臣下行直。是猶源濁而望水清。理不可得。朕常以

魏武帝多詭詐。深鄙其為人如此。豈可堪為教令。謂

上書人曰。朕欲使大信行於天下。不欲以詐道訓俗。

卿言雖善。朕所不取也。

范氏祖禹曰。太宗可謂知君道矣。夫君以一人之身。而四海之廣。應萬務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

役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心智之所及者。其能
 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莅之。虛己以待之。如鑑
 之明。如水之止。則物至而不眩。繩墨設而不可欺。
 不可欺。如以水之輕重者。唯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
 曲直者。唯其正也。我以其正。彼以不辨。而必行詐。
 彼以其偽。何患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辨。而必行詐。
 以試之。哉。一為不誠。則心且蔽矣。邪不正。何能辨乎。
 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能見也。已
 不明。故也。且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也。况不誠而
 能動物乎。夫為君而使左右前後之人。皆莫測其
 所為。雖欲不欺。而不可得也。唯能御以至
 誠。則忠直者進。而儉邪者無自入矣。
 愚按。昔夫子答顏淵為邦之問。終之曰。遠佞人。
 佞人殆。甚矣佞人之足以喪家國也。禹之答皋
 陶曰。知人則哲。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蓋人主
 一而心攻之者。衆。一有所偏。則讒邪面諛之人。乘
 隙而進。儻君心虛明。旁燭無疆。則正邪自不能
 逃。吾水鑑矣。太宗謂君自為詐。欲臣下直。是猶
 源濁而望水清。欲使大信行。於天下。不欲以詐。真王言哉。

貞觀十年。魏徵上疏曰。臣聞為國之基。必資於德禮。
 君之所保。惟在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形。
 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在於君臣父
 子。不可斯須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
 以忠。孔子對魯定公之辭。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孔子
貢之文子姓辛。名鉅。一名計。然。濮上人。師事老曰。同
 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
 信。言無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無誠之
 令。為上則敗德。為下則危身。雖在顛沛之中。君子之
 所不為也。自王道休明。十有餘載。威加海外。萬國來

見文之六

三

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而道德未益。厚仁義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於誠信。雖有善始之勤。未覩克終之美。故也。昔貞觀之始。乃聞善驚歎。暨八九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惡鳥去聲。後惡利。雖或勉強有所容。強上聲。非復曩時之豁如。謬諤之輩。稍避龍鱗。便佞之徒。肆其巧辯。便平聲。謂同心者為擅權。謂忠讜者為誹謗。謂之為朋黨。雖忠信而可疑。謂之為至公。雖矯偽而無咎。彊直者畏擅權之議。忠讜者慮誹謗之尤。正臣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爭。讀曰諍。熒惑視聽於大道。妨政損德。其在此乎。故孔

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蓋為此也。為去聲。且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無苟免。難去聲。殺身以成仁。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唯利之所在。危人自安。夫苟在危人。則何所不至。夫音扶。後同。今欲將求致理。必委之於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於小人。其待君子也。則敬而踈。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踈則情不上通。是則毀譽在於小人。譽平聲。刑罰加於君子。實興喪之所在。可不慎哉。此乃孫卿所謂使智者謀之。與愚者論之。使脩潔之士行之。與汙鄙之人疑之。欲其成功。可得乎哉。夫中智之人。豈

無小惠。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於傾敗。况內懷奸利。承顏順旨。其為禍患不亦深乎。夫立直木而疑影之不直。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得亦已明矣。夫君能盡禮。臣得竭忠。必在於內外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為道大矣。昔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如何而害霸乎。管仲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中行氏穆伯晉卿也。

攻鼓

名城

經年而弗能下。

餽間倫

間去聲後同

曰。鼓之晉夫。

間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

曰。不折一戟。

折音苦

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為不取。

穆伯曰。間倫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吾

可以不賞之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

晉國之士。捨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

國之大夫。管仲霸者之良佐。猶能慎於信任。遠避佞

人也。如此。

遠去聲

况乎為四海之大君。應千齡之上聖。

而可使巍巍至德之盛。將有所間乎。若欲令

平聲

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

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上烏去聲。下如字。後同。審罰而明賞。

則小人絕其私佞。君子自強不息。無為之治。何遠之

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上聲。罰不及於有罪。

賞不加於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祚胤。將

何望哉。太宗覽疏。歎曰。若不遇公。何由得聞此語。按史

傳係十一年。是歲大雨。穀洛溢。毀官寺十九。漂居人

六百家。故徵上疏陳事。帝手詔嘉答。於是廢明德宮。

疏文比此章尤多。

唐氏仲友曰。徵論基於德禮。保於誠信。然而道德

未益厚。仁義未益博。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最中

太宗之時。乃日新德仁。豈至有善始之勤。無克終之美哉。

愚按。此天下之理也。而誠信者。實此理者也。魏徵之

言於。是乎知本矣。

諫疏。並舉德禮誠信而言之。其要主於誠信。其

間如文子。管仲。中行穆伯之言。皆出於誠信。而

言之也。夫誠信者。實心也。有德有禮。而以實心

行之。則固善始而善終矣。何憂於危亡哉。徵之

患。施平。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此語。天下大寧。絕

域君長。皆來朝貢。長音。九夷重譯。相望於道。重平。凡

此等事。皆魏徵之力也。朕任用。豈不得人。徵拜謝曰。

陛下聖德自天。留心政術。實以庸短。承受不暇。豈有

太宗嘗謂長孫無忌等曰。朕即位之初。有上書者非

一。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任。不得委任羣下。或欲耀

兵振武。懾服四夷。惟有魏徵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

惠。施平。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此語。天下大寧。絕

域君長。皆來朝貢。長音。九夷重譯。相望於道。重平。凡

此等事。皆魏徵之力也。朕任用。豈不得人。徵拜謝曰。

陛下聖德自天。留心政術。實以庸短。承受不暇。豈有

貞觀政要卷第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貞觀政要卷第五

五

貞觀政要卷之六

戈直集論

論儉約十八

論謙讓十九

論仁惻二十

慎所好二十一

慎言語二十二

杜讒邪二十三

論悔過二十四

論奢縱二十五

論貪鄙二十六

儉約第十八章凡八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凡有興造必須

貴順物情昔大禹鑿九山禹貢曰九山刊旅蔡氏注

岐之類通九江禹貢曰九江孔殷蔡氏注即今之洞庭

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故曰九江。漢志所謂九江。非是。用人力極廣而無怨讟

者。物情所欲。而眾所共有。故也。秦始皇營建宮室。而

人多謗議者。為徇其私欲。為去聲不與眾共。故也。朕今

欲造一殿。材木已具。遠想秦皇之事。遂不復作也。復音

缶古人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周書旅祭之辭不見可欲。使民

心不亂。老子辭固知見可欲。其心必亂矣。至如雕鏤器

物。鏤音陋珠玉服玩。若恣其驕奢。則危亡之期可立待

也。自王公已下。第宅車服婚嫁喪葬。喪平聲準品秩不

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斷。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簡樸。衣

無錦繡。財帛富饒。無飢寒之弊。

貞觀二年。公卿奏曰。依禮季夏之月。可以居臺榭。禮記

仲夏之月。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今夏暑未退。

秋霖方始。宮中卑濕。請營一閣以居之。太宗曰。朕有

氣疾。豈宜下濕。若遂來請。糜費良多。昔漢文將起露

臺。而惜十家之產。見教戒朕德不逮于漢帝。而所費

過之。豈為人父母之道也。固請至于再三。竟不許。

朱氏黼曰。財用之贏。縮。關於侈儉。風俗好尚。本之

人主。以儉約為先。則公卿大夫不敢踰制。朝廷以

儉約為先。則士庶人不敢越分。尊卑上下。事事物

苟或反是。則朝廷百官。夸多鬪靡。四方士民。歆羨

儆。而普足哉。漢文帝惜十家之產。基址既成。而一

臺不築。於是成富庶之功。唐太宗監秦人之敝。材

用既具。而一殿不為。於是成貞觀之治。博節於一身者甚微。而功利之及一世者甚大。室過一時之欲者甚微。而培養數百年之基。本者甚著。人主其可不察哉。

愚按太宗可謂知化民之本矣。一殿之建。材木已具。監秦皇之侈。而亟已之。一閣之營。公卿所請。慕漢帝之儉。而竟不許其所以致貞觀之富庶也。宜哉。

貞觀四年。太宗謂侍臣曰。崇飾宮宇。遊賞池臺。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勞弊。孔子云。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施平聲。後同。論語之辭。勞弊之事。誠不可施於百姓。朕尊為帝王。富有四海。每事由己。誠能自節。若百姓不欲。必能順其情也。魏徵曰。陛下本憐百

姓。每節己以順人。臣聞以欲從人者昌。以人樂己者

亡。樂音洛。隋煬帝志在無厭。平聲。惟好奢侈。好去聲。所司

每有供奉營造。供平聲。小不稱意。稱去聲。則有峻罰嚴刑。

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競為無限。遂至滅亡。此非書籍

所傳。亦陛下目所親見。為其無道。為去聲。故天命陛下

代之。陛下若以為足。今日不啻足矣。啻音翅。若以為不

足。更萬倍過此。亦不足。太宗曰。公所奏對甚善。非公

朕安得聞此言。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近讀劉聰傳。去聲。劉

明元海第四子。本新興匈奴。以漢高祖嘗以宗女妻冒頓。故子孫冒劉姓。元海於晉永興中立國。是為前

趙聰殺聰將為劉后女為去聲。后太保劉殷之起鷄儀
殿廷尉陳元達廷尉。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改姓陳。切諫。
聰大怒命斬之。劉后手疏啓請辭情甚切。聰怒乃解。
而甚愧之。晉載記。劉聰將起殿於後庭。陳元達切諫。
出斬之時。在道遙園。李中堂。劉后聞之。密敕停刑。上
手疏曰。今宮室已備。宜愛民力。廷尉之言。四海之福。
也。陛下宜加封賞。而更誅之。四海謂陛下如何哉。陛
下今興工費廣。為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天下罪妾。妾
何以當之。願賜死。以塞陛下之過。聰覽之。命引元達
謝之。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復何憂。更命園曰。納
賢堂。曰。人之讀書欲廣聞見。以自益耳。朕見此事。
可以為深誠。比者比音鼻欲造一殿。仍構重閣。重平今
於藍田屬縣。名今仍舊。採木並已備具。速想聰事。斯作

遂止

愚按。隋煬帝窮土木之工。極宮室之麗。迨有甚
於紂之傾宮鹿臺。季致家國不保。然亦隋文帝
有以啓之也。文帝興王之後。君也。天下既平。而仁
壽之役。民不勝困。是以後嗣微之。殆有甚焉。太
宗取孤隋殘弊之天下。所宜休息。幸而營造之
事。或納人言而止。或監前古而止。其過隋文遠
矣。觀其言曰。帝王所謂欲者。放逸。百姓所欲者。
勞弊。以聖人之所。謂恕而推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之心。君人者。而味斯言也。豈惟崇飾官宇。池
臺為然哉。樂聲色。而味斯言也。豈惟崇飾官宇。池
獵也。肆遊觀也。凡非百姓之道也。魏徵之復其君曰。
一。言行之。祈天永命之道也。魏徵之復其君曰。
萬倍過此。亦不足。今日不啻足矣。若以為不足。更
曰。太宗之言。固善矣。飛山。翠微。玉華。之作。何居
蓋飛山之作。既善矣。飛山。翠微。玉華。之作。何居
疾避暑。而即其舊。以修之。
未可以。是而求其備也。

貞觀十一年。詔曰。朕聞死者終也。欲物之反真也。葬

者。藏也。欲令人之不得見也。令平上古垂風。未聞於

封樹。後世貽則。乃備於棺槨。易大傳曰。古之葬者。厚

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譏僭侈者。非愛其厚費。美儉

薄者。實貴其無危。是以唐堯聖帝也。穀林有通樹之

說。呂氏春秋。堯葬穀林。通樹之。秦穆明君也。橐泉無立隴之處。秦

公名任好。史記注。穆公葬雍州橐泉宮。祈年觀下。仲尼孝子也。防墓不墳。孔子

合葬親於防。曰。吾墳。延陵慈父也。嬴博可隱。吳延陵季

聞古也。墓而不墳。延陵慈父也。嬴博可隱。子名扎。適

齊而返。其子死。葬於鄉里。斯皆懷無窮之慮。成獨決之明。

乃便體於九泉。非徇名於百代也。洎乎闔閭違禮。珠

玉為鳧鴈。闔閭。吳王名。葬虎丘山下。發士十萬人。治

尺。以黃金珠。始皇無度。水銀為江海。秦始皇葬於驪

玉。為鳧鴈。始皇無度。水銀為江海。山。使徒數十萬。

曠日十年。合采金石。被以珠燭。季孫擅魯。斂以璆璠。斂

聲。璆音與。璠音煩。季孫魯大夫。季平子也。左傳定公

五年。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陽虎將以璆璠

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桓魋專宋

葬。以石槨。音類。桓魋。宋向戌之孫。為司馬。禮記。子

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莫不因多藏。以速禍。由

有利而招辱。玄廬既發。致焚如於夜臺。玄廬。夜臺。墓

黃腸再開。同暴骸於中野。漢梁商薨。賜以東園朱壽

也。以朱飾之。以銀鏤之。以黃腸也。詳思曩事。豈不悲哉。由此

觀之奢侈者可以為戒節儉者可以為師矣朕居四海之尊承百王之弊未明思化中宵戰惕雖送往之典詳諸儀制失禮之禁著在刑書而勲戚之家多流通於習俗閭閻之內或侈靡而傷風以厚葬為奉終以高墳為行孝遂使衣衾棺槨極雕刻之華靈輻冥器窮金玉之飾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貧者破資產而不逮徒傷教義無益泉壤為害既深宜為懲革宜為去其王公已下爰及黎庶自今已後送葬之具有不依令式者仰州府縣官明加檢察隨狀科罪在京五品已上及勲戚家仍錄奏聞舊本此章在慎終篇今附入此

愚按漢文帝嘗曰以北山為槨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對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銅南山猶有隙也異時文帝之遺詔曰厚葬以破業吾甚不取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斯言也其有感於釋之之言乎唐太宗初作獻陵務存隆厚猶文帝初年之意也虞世南諫而不能止十一年之詔豈非世南之言啓之歟愚嘗合二君之詔觀之則文帝之詔專為已之一身而已太宗之意則欲使天下之人同為儉約之歸以免於暴骸之禍此又文帝之所未及也
岑文本為中書令宅卑濕無帷帳之飾有勸其營產業者文本歎曰吾本漢南一布衣耳竟無汗馬之勞徒以文墨致位中書令斯亦極矣荷俸祿之重荷去為懼已多更得言產業乎言者歎息而退舊本自此下四章並

在貪鄙篇今附入于此

愚按儉約者人之所難能也。何曾之先見而日食萬錢。謝安之相業而不忘聲色。儉約豈可易能哉。雖然有其道矣。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士之仕於人之國者。唯不忘其貧賤之時。則自無侈靡之失矣。岑文本身為中書令。而能不忘其為漢南布衣時。茲所以能不營產業。而為唐名相歟。

戶部尚書戴胄卒。子聿反。太宗以其居宅弊陋。祭享無

所。令有司特為之造廟。令平聲。為去聲。

溫彥博為尚書右僕射。家貧無正寢。及薨。公侯死曰薨。殯

於旁室。太宗聞而嗟嘆。遽命所司為造。為去聲。當厚加

賻贈。

魏徵宅內先無正堂。及遇疾。太宗時欲造小殿。而輟

其材為徵營構。五日而就。遣中使齎齋素褥布被而

賜之。以遂其所尚。此章重出。任賢篇。

愚按奢侈者常情之所同。樂儉之際。有以抑此揚不堪。自非為人君者。於奢儉之際。有以抑此揚彼。則為人臣者。何憚而去其所同。樂趨其所不堪乎。戴胄居宅弊濕。太宗為之造廟。溫彥博死。殯旁室。太宗為之造正寢。魏徵宅無正堂。太宗輟其材而營之。三臣之儉德行於下。太宗之褒賞不加於上。天下之士。其有不聞風興起者哉。

謙讓第十九 凡三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人言作天子則得自尊崇。

無所畏懼。朕則以為正合自守謙恭。常懷畏懼。昔舜

誠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

莫與汝爭功

虞書大禹

又易曰人道惡盈而好謙

好惡

謙卦彖辭

凡為天子若惟自尊崇不守謙恭者在身

儻有不是之事誰肯犯顏諫奏朕每思出一言行一

事必上畏皇天下懼群臣天高聽卑何得不畏群公

卿士皆見瞻仰何得不懼以此思之但知常謙常懼

猶恐不稱天心及百姓意也稱去聲魏徵曰古人云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鮮上聲詩大雅蕩篇之辭願陛下守此常謙常

懼之道日慎一日則宗社永固無傾覆矣唐虞所以

太平實用此法

呂氏祖謙曰無逸之書稱商三宗之享國而周公

蔽之以一言曰畏而已蓋惟天子之尊苟以無所

畏之心而自恃則治易忘亂安易忘危危亂而不

自知矣惟能自恃則治易忘亂安易忘危危亂而不

臣民歸之如是而不敢為心則上焉天心享之而下焉

愚按昔史臣贊堯曰允塞夫堯舜五帝之盛帝也

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夫堯舜五帝之盛帝也

聖德輝光在謙讓而已易之謙曰天道下濟而

光明天謂天子不當自尊崇正合謙恭此帝王

哉太宗謂天子不當自尊崇正合謙恭此帝王

之盛德也魏徵於此時不將順其美而舉詩之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望其君謂常謙常懼日慎

一日唐虞所以太平寔用此法是固有以知太

宗之心矣蓋以堯舜之志於帝王之道始如一非

一時之言也後之人君志於帝王之道始如一非

貞觀三年太宗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云以能問

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

論語曾子之言

穎達對曰。聖人設教。欲人謙光。已雖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訪能事。已之才藝。雖多。猶病以為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已之雖有其狀。若無已之。雖實其容。若虛。非惟匹庶。帝王之德。亦當如此。夫音帝王內蘊神明。外須玄默。使深不可知。故易稱以蒙養正。易蒙卦彖辭。曰。蒙以養正。以明夷莅衆。明入地中。明夷。君用晦而明。若其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也。太宗曰。易云。勞謙君子有終吉。易謙卦九三爻辭。九誠如卿言。詔賜物二百段。

胡氏寅曰。太宗之問。疑其不必如是。蓋其為人。已有善。惟恐人之不知。故於不矜。不伐。未能有行焉。孔穎達所對。亦足以箴之矣。雖然。吾友從事於斯。又問。則未易曉也。夫既能矣。不自以為多。可也。而少。彼不能與。既多矣。不自以為多。可也。而一乎。義之不然。惟善學者。將何益我。不幾於偽。以下人者。然哉。故曰。學。然。後。知。不。足。夫。聖。如。孔。子。猶。曰。我。好。古。敏。求。以。之。我。學。不。厭。誠。以。道。無。量。理。無。極。而。事。庶乎。少。進。矣。唐氏仲友曰。太宗之失。正在矜伐。穎達之對。箴其膏育。太宗儻得此道。雖帝王可及也。惜其資矯拂。勉強之。力。故時有用賢。納諫。之。益。亦。蹈。飾。非。拒。諫。之。悔。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愚。按。論。語。載。曾。子。之。言。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見。於。寡。有。若。無。實。若。虛。蓋。惟。知。義。理。之。無。窮。不。以。為。吾。友。之。謂。顏。淵。也。太。宗。以。天。下。之。君。舉。此。為。

問而孔穎達因德蓋以太宗英明之資雄傑之才勉進於帝王之德蓋以穎達之言有勞謙有終之語穎達其善於格君心歟

河間王孝恭太祖之子也佐高祖多進圖策獨存方

武德初封為趙郡王累授東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

孝恭既討平蕭銑輔公祐遂領江淮及嶺南北皆統

攝之專制一方威名甚著累遷禮部尚書孝恭性惟

退讓無驕矜自伐之色時有特進江夏王道宗尤以

將略馳名兼好學將好並敬慕賢士動修禮讓太宗

並加親待諸宗室中惟孝恭道宗莫與為比一代宗

英云

愚按自古國家之將興也天必生英傑奇偉之才於其子弟族屬之間所以昌大其門戶而光啓其運祚也周之興也周公康叔漢之興也陽本支尤盛孝恭之威名與李靖相亞道宗之將畧與李勣齊肩又能好學習禮退讓不伐求之布素之士有不可多得者雖未可方之周公之才之美其亦康叔朱虛之流輩歟嗚呼盛哉

仁惻第二十章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婦人幽閉深宮情實可愍隋

氏末年求採無已至於離宮別館非幸御之所多聚

宮人此皆竭人財力朕所不取且灑掃之餘更何所

用今將出之任求伉儷上音抗敵也下音麗耦也非獨以省費兼

以息人亦各得遂其情性於是後宮及掖庭前後所

出三千餘人

按通鑑貞觀二年九月。天少雨。中書舍

上皇宮及掖庭宮人無用者尚多。豈惟虛費衣食。且

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曰云云。於是遣尚書左丞戴

胄給事中杜正倫於掖庭西門。孫氏甫曰。隋煬荒虐自古無比。強取良家女置後

宮者固無其數。萬祖初入關。放離宮之人還親屬。此得美事之一節。及受禪。安然有其後宮。欲不荒

恣得乎。賴聖子承之。立矯其過。計出三千之衆。使

唐之盛德也。詠尹氏起莘曰。按禮天子立后。固有六宮。三夫人。九

嬪。二十七世婦。八十子。御妻矣。然未聞千百其數

也。昔晉武平吳之後。掖庭殆將萬人。遂殞其軀。而

止其國。今太宗即位。首放宮女三千餘人。可謂盛

德之事。遂使後人流也。論者謂聖子承統。行武德之初

之歌。詠不一而足也。初論者謂聖子承統。行武德之初

而愚按。仁哉太宗之初。論者謂聖子承統。行武德之初

見於貞觀之初。論者謂聖子承統。行武德之初

未嘗行。誠可謂仁已。然司晉陽之管鑰。遂犯分

於宮闈。此謀臣因以迫之。以興師也。有天下之

後。安其後。宮猶晉陽之心也。昔漢祖入秦宮室。

能無所幸。識者知其智不在小。奄奠區宇。規摹

宏遠矣。非唐祖所及也。太宗其殆庶幾乎。

貞觀二年。關中旱。大饑。太宗謂侍臣曰。水旱不調。皆

為人君失德。聲為去。朕德之不修。天當責朕。百姓何罪。

而多遭困窮。聞有鬻男女者。朕甚愍焉。乃遣

御史大夫杜淹。字執禮。如晦叔也。材辯多聞。秦王引

夫。俄檢校吏部尚書。所薦。巡檢出御府金寶贖之。還

其父母。愚按齊宣不忍牛之斃。棘而就死地。孟子曰。是

心足。以王矣。然惜其愛物之心。重愛民之心。輕。

欲其舉斯心。加諸彼也。太宗處九重。出御府金。撫四海之廣大。而能軫念。飢人之重矣。夫萬姓至繁也。博施濟眾。聖人猶病。飢人子女。豈能人人獲所哉。然。是心也。足以王矣。貞觀之盛。孰謂非此心所致乎。

貞觀七年。襄州都督襄州。今為襄陽。隸河南。張公謹卒。太宗聞

而嗟悼。出次發哀。有司奏言。準陰陽書云。日在辰。不

可哭泣。此亦流俗所忌。太宗曰。君臣之義。同於父子。

情發於中。安避辰日。遂哭之。按通鑑。係六年夏四月。辛卯。襄州都督鄒襄公。

張公謹卒。明日上。出次發哀云云。

唐氏仲友曰。太宗辰日哭張公謹。謂君臣猶父子。義感人心。駕馭之畧高矣。

愚按。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非私恩也。蓋公義也。是故衛之柳莊既死。而獻

公祭弔。論者是之。晉之荀盈未葬。而晉侯飲樂。膳宰譏之。太宗於張公謹之卒。雖辰日不為之。輟哭。可不謂賢君乎。

貞觀十九年。太宗征高麗。次定州。今中山府。隸腹裏。有兵士

到者。帝御州城北門樓。撫慰之。有從卒一人。從去聲。後同。

病不能進。詔坐床前。問其所苦。仍敕州縣醫療之。是

以將士。將去聲。後同。莫不欣然。願從。及大軍回次柳城。屬營。

州。今廢。詔集前後戰亡人骸骨。設太牢致祭。牛羊豕。親曰太牢。

臨哭之。盡哀。臨去聲。軍人無不灑泣。兵士觀祭者。歸家

以言。其父母曰。吾兒之喪。天子哭之。死無所恨。太宗

征遼東。攻白巖城。唐置巖州。今廢。右衛大將軍李思摩。頡利族。

諸部納款。思摩獨留高祖封和順郡王。與秦王結為兄弟。賜姓李。為化州都督。統頡利故部。為可延陀。思摩遣使謝曰。望世世為國一犬。守天子北門。如其入朝。逼願入保長城。太宗詔許之。居三年。不得其象。入朝。遼伐。為流矢所中。帝親為吮血。將士莫不感勵。

愚按太宗親征。葬戰亡之骨。吮思摩之瘡。可謂仁恕也。已。然遠國強臣。雖不義而未至於虐。劉遼鄙也。若以偏方。不露王化。自有太司馬九伐之制。在何至躬率六師乎。思遼水之無極。慮扈從之匪輕。仁恕一念。油然發生於中。則可慎所好。第二十一。凡四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云。君猶器也。人猶水也。方圓在於器。不在於水。故堯舜率天下以仁。而人

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人從之。下之所行。皆從上

之所好。後同。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浮華。惟好釋氏

老氏之教。武帝末年。頓幸同泰寺。親講佛經。百寮皆

大冠高履。乘車扈從。終日。乘平聲。後談論苦空。佛也。

未嘗以軍國典章為意。及侯景率兵向闕。見君尚書

郎已下。多不解乘馬。解音。狼狽步走。狼似犬。銳首白

而。行離則躡。故粹遽謂之。狼狽。死者相繼於道路。武

帝及簡文。簡文。名綱。武帝第。卒被侯景幽逼而死。卒

切。孝元帝。名繹。武帝第七子。起。在于江陵。郡名。今中

湖。為萬紐于謹所圍。謹將兵五萬。入寇。攻江陵。于帝

猶講老子不輟

元帝好玄談嘗於龍光殿講老子百

察皆戎服以聽

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繫

將軍留亦歎其如此

及作哀江南賦乃云宰衡以干

戈為兒戲

縉紳以清談為廟略此事亦足為鑒戒朕

今所好者惟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為如鳥有翼

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

胡氏寅曰太宗不好釋氏而好堯舜周孔之道可謂不知所去取矣而以堯舜周孔之道為如魚有水鳥有翼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

爾也夫允執厥中者堯舜之誠能然乎抑徒意之云

不踰矩者孔子之微也而始於志學志者非讀書

記誦之謂道心之微也與老釋玄妙之言之者何以別

好乎自者知之如庶乎則能好之矣孔子曰知之者不以

我好玩而好之也孔子之道云者妄也夫道非有一物可

把玩而好之也百姓日用而不能離亦猶鳥之有

翼不自知耳

真氏德秀曰太宗之言可謂知所擇矣然終身所

行未失而於三聖授受之微旨六經致治之成法

未之有聞其所得有佛時仔有之益故名為希

亦則其列安得實無得焉其亦可憾也夫

慕前聖而於道實無得焉其亦可憾也夫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神仙事本是虛妄空有其

離也。可離非道也。不可暫無其不可須臾

後世則謂之教堯舜之道也。周公孔子之

謂教道者率性而已。中庸曰率性之謂道。脩道之

君人之道。所罕聞也。中庸曰率性之謂道。脩道之

君人之道。所罕聞也。中庸曰率性之謂道。脩道之

謂教道者率性而已。中庸曰率性之謂道。脩道之

後世則謂之教堯舜之道也。周公孔子之

離也。可離非道也。不可暫無其不可須臾

離也。可離非道也。不可暫無其不可須臾

離也。可離非道也。不可暫無其不可須臾

離也。可離非道也。不可暫無其不可須臾

離也。可離非道也。不可暫無其不可須臾

離也。可離非道也。不可暫無其不可須臾

離也。可離非道也。不可暫無其不可須臾

離也。可離非道也。不可暫無其不可須臾

離也。可離非道也。不可暫無其不可須臾

離也。可離非道也。不可暫無其不可須臾

離也。可離非道也。不可暫無其不可須臾

離也。可離非道也。不可暫無其不可須臾

名秦始皇非分愛好分好並為方士所詐乃遣童男

童女數千人隨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

不歸始皇猶海側踟躕以待之踟音遲。躕音還至沙

丘而死始皇東遊海上方士徐市等上書請得與童

復遊海上後三年遊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

五年復至海上冀遇仙藥不得還到沙丘崩沙丘在

今順德路漢武帝為求神仙為去乃將女嫁道術之

人事既無驗便行誅戮漢武帝元鼎四年樂成侯登

言曰黃金可成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神仙可致

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迺拜大為五利將軍賜

列侯甲第童千人又以衛長公據此二事神仙不煩

主妻之後竟坐誣罔遂腰斬

妄求也

愚按漢儒有言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

怪通於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太宗深懲

秦皇漢武之失謂神仙虛妄空有其名可謂不

惑於神怪不罔於非類者矣然晚年深信婆羅

門娑婆窳之說使之合長生

之藥則又何所見而然耶

貞觀四年太宗曰隋煬帝性好猜防好去專信邪道

大忌胡人乃至謂胡林為交林胡瓜為黃瓜築長城

以避胡終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達殺之令去聲

行達其名又誅戮李金才名渾為將軍有方士言曉

時為校尉及諸李殆盡卒何所益卒

天子渾與宇文述有隙述及諸李殆盡卒何所益卒

因誣搆之於是盡誅渾族及諸李殆盡卒何所益卒

且君天下者惟須正身修德而已此外虛事不足

在懷

愚按桑穀生於朝而大戊以興。雉人君能至誠而
殷道復盛。識緯之書雖有定數。然人君能至誠而
修德。未有不轉禍為福。改妖為祥者也。太宗謂
君天下者。惟須正身修德。譏煬帝狂殺李金才
等。其說是已。然晚年竟以女主武
王之識。淫刑及於功臣。則又何邪。

貞觀七年。工部尚書唐制。工部掌山澤屯田。段綸。姓

綸。奏進巧人楊思齊至。太宗令試令平綸造造傀儡

戲具。漢祖平城之圍。其城一面。即冒頓妻閼氏兵強

於三面。陳平訪之。閼氏妬忌。造木偶人。運機關。舞。後

問。閼氏望見。謂是生人。慮下城。冒頓必納。遂退軍。後

戲具。為太宗謂綸曰。所進巧匠。將供國事。供平卿令先

造此物。是豈百工相戒。無作奇巧之意耶。乃詔削綸

階級。並禁斷此戲。舊本此章在儉

愚按中庸曰。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
也。朱子釋之曰。日省月試。以程其能。既廩稱事。
以饋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矣。段綸
奏進工人。首令試造。傀儡。非所謂作奇技淫巧
者乎。太宗既削綸階級。且令
禁斷此戲。可謂知所先矣。

慎言語第二十二 凡三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

思此一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給事中

兼知起居事。唐制。起居郎及舍人。掌天子起居法度。

魏杜正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左史。春秋左臣職當

兼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

則千載累於聖德。累音非止當今。損於百姓。願陛下

慎之太宗大悅賜綵百段

唐氏仲友曰太宗言不敢多言意在史筆正倫之一言兩得將順正救之美宜乎太宗悅而賜之也愚按易大傳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適者乎甚矣人君之言尤不可不慎也一言之善行之當世不惟天下蒙其利後世亦以為訓一言之不善行之當世不惟天下受其害後世亦以為戒人君之言可不慎哉太宗之言雖意在史筆其關於君道則甚重也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談何

容易以鼓切凡在眾庶一言不善則人記之成其恥累

類音況是萬乘之主不可出言有所乖失其所虧損至

大豈同匹夫我常以此為戒隋煬帝初幸甘泉宮泉

石稱意稱去聲而恠無螢火敕云捉取多少於宮中照

夜所司遽遣數千人採拾送五百舉於宮側小事尚

爾況其大乎魏徵對曰人君居四海之尊若有虧失

古人以為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實如陛下所戒慎

愚按易大傳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迥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可不慎乎蓋能知所以慎言則知所以慎行矣行之不慎尚何望其慎言太宗謂言語者君子之樞機衆庶猶爾况於萬乘可謂知所慎言矣魏徵謂人君有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實如陛下所戒慎則足以兼慎言慎行之意也

貞觀十六年太宗每與公卿言及古道必詰難往復

難去聲散騎常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

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
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
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群下
未敢對揚。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援古以
排其議。欲令凡蔽令平聲。何階應答。臣聞皇天以無言
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老子稱大辯若訥。莊生稱至
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是以齊侯讀書。輪扁竊議。桓
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下。曰。君之
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夫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
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應之
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古之人與不可傳也。出莊
子。漢皇慕古。張孺陳譏。漢張良嘗匿下邳。見老父。授

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
雖不覺。後必為累。音類。後同。須為社稷自愛。為去聲。後同。豈為
性好自傷乎。好去聲。竊以今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
欲其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慎茲取捨。每事
敦朴。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至如秦政強辯。
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材。虧眾望於虛說。此才辯之
累。皎然可知。累音類。伏願略茲雄辯。浩然養氣。孟子曰。我善養
吾浩然之氣。簡彼緗圖。緗。淺黃色。圖。書也。澹焉怡悅。固萬壽於南

曰張孺。項羽圍漢王於滎陽。王與酈食其謀撓楚。食其曰。昔湯武伐桀紂。皆封其後。請立六國。後王曰。善。具以告張良。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此亦不欲勞也。陛下事去矣。為陳八不可之說。見史。

岳詩曰不寫不崩齊百姓於東戶則天下幸甚皇恩

斯畢太宗手詔答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

比有談論比音遂至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

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按通鑑係十八

多辯敏群臣言事者多引古今以折之

張氏九成曰君子以謹密成德而踈直致患而況

以速禍蓋太宗英明剛武以取天下挾振矜之態

雖議論及於群臣而是正之語或不吝下或往復

詰難或面折其短才辯自逞氣驕於人夫以咫尺

之威生殺在手非剛直之徒孰與抗哉而洎遠引

聖人不言大辯若訥深為勸戒所以恢寬厚之德

其發言之不審始卒有異乎抑疑似之詰有以啓之

也

唐氏仲友曰上執其謙下輸其直此議論之體也

以之君之最足謂非則太宗許以鑑既往獨洎能不然其去德豈遠乎哉

愚按劉洎諫疏想見太宗以英雄之姿選神機

縱天辯未免有輕物驕人之失儻非能勉已自

勵勉強從諫則所謂智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

也宜哉

杜讒邪第二十三章凡七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朕觀前代讒佞之徒皆國之

蠱賊也。

蠱音矛。蠱之害稼者。

或巧言令色朋黨比周。

比音鼻。

若暗

主庸君莫不以之迷惑忠臣孝子所以泣血銜冤故

叢蘭欲茂秋風敗之王者欲明讒人蔽之此事著於

史籍不能具道至如齊隋間讒譖事耳目所接者略

與公等言之斛律明月

斛律復姓。明月其字。名光。後齊朝兼行將相。有名譽。鄰敵

所齊朝良將

去聲。

威震敵國周家每歲斷汾河水慮齊

兵之西渡及明月被祖孝徵

名珽。密為謠言。讒構伏

誅周人始有吞齊之意高頴

隋之賢相。有經國大才為隋

文帝贊成霸業

蓋為去聲。後

知國政者二十餘載天下

賴以安寧文帝惟婦言是聽特令擯斥

令平及為煬

帝所殺刑政由是衰壞又隋太子勇

文帝太子名勇。後廢為庶人。

撫軍監國

監平聲。

凡二十年間固亦早有定分

去聲。楊素

為感之父。

欺主罔上賊害良善使父子之道一朝滅

於天性

朝音昭。楊素揣知獨孤。后意。盛言太子不才。文帝於是禁太子勇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

文巧詆以成其獄。廢勇立晉王廣為皇太子。是為煬帝。

逆亂之源自此開矣隋

文既混淆嫡庶竟禍及其身社稷尋亦覆敗古人云

代亂則讒勝誠非妄言朕每防微杜漸用絕讒搆之

端猶恐心力所不至或不能覺悟前史云猛獸處山

林

處上聲。

藜藿為之不採直臣立朝廷姦邪為之寢謀

此實朕所望於群公也魏徵曰禮云戒慎乎其所不

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中庸首章之辭。詩云：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詩小雅青蠅篇之辭。又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去聲。惡鳥聲。蓋為此也。臣嘗觀自古有國有家者，若曲受讒譖，安害忠良，必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矣。願陛下深慎之。

愚按：自古讒邪之為惑人，主非有知人之明，不能辨也。太宗援據古今，以責望於其臣，魏徵數述經訓，以致戒於其君，可謂極君臣之契，博邪無得而間矣。厥後有致微阿黨者，使溫彥博按之，雖足以直徵之枉，而左右之為讒者，竟不聞顯正其罪，固非止讒之道。及徵之卒，乃因杜正倫之黜，復以阿黨疑之，疑情一萌，讒言遽入。謂徵錄諫辭，示史官，有責己直彰君過之意者，遂有停婚，遼東之碑，尚令何不察之甚邪？使太宗之難無征，遼東之悔，尚得為明主乎？信夫知人之難也。

也。

貞觀七年，太宗幸蒲州，刺史趙元楷課父老服黃紗單衣，迎謁路左，盛飾廨宇，修營樓雉，以求媚。又潛飼羊百餘口，魚數千頭，將饋貴戚。太宗知，召而數之曰：「朕巡省河洛，省上聲。經歷數州，凡有所須，皆資官物，卿為飼羊養魚，為去聲。雕飾院宇，此乃亡隋弊俗，今不可復行。復音。當識朕心，改舊態也。以元楷在隋邪佞，故太宗發此言以戒之。元楷慙懼，數日不食而卒。

子聿反。舊本此章在貪鄙篇。今附入此。

愚按：元楷仕隋為歷陽郡丞，以獻異味，超遷江都郡丞。迹其邪佞，蓋與高德孺之指野鳥為鸞。

無異。太宗縱不能誅之。豈可復使為民之父母乎。與時潛飼羊魚。盛飾解宇。蓋猶以事隋者而致其罪也。太宗數而責之。是矣。然使能黜其官。致其罪布告天下。咸以為戒。豈不允偉矣乎。

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太子保傅古難其選。成王

幼小。以周召為保傅。左右皆賢。足以長仁。長音致理

太平。稱為聖主。及秦之胡亥。始皇所愛。趙高作傳教

以刑法。及其篡也。誅功臣。殺親戚。酷烈不已。旋踵亦

亡。以此而言。人之善惡。誠由近習。朕弱冠。聲去遊。惟

柴紹。字嗣昌。臨汾人。以任俠聞。高祖妻以平陽公主。

竇誕等。外戚也。貞觀為宗正卿。太宗與為人。既非三

益。論語曰。益者三友。多聞。及朕居茲寶位。經理天下。雖不

及堯舜之明。庶免乎孫皓高緯之暴。孫皓三國吳主。是為烏程侯。降

于晉。高緯北齊。後主為周所虜。以此而言。復不由染。何也。魏徵曰。中

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然上智之人。自無所染。陛下

受命自天。平定寇亂。救萬民之命。理致升平。豈紹誕

之徒。能累聖德。累音類但經云。放鄭聲。遠佞人。遠去聲。論語。孔

子答顏淵問。為邦之辭。近習之間。尤宜深慎。太宗曰。善。按。近習

已上。文重出。師傳篇。舊本此。章在直諫篇。今附入于此。

愚按。帝堯與共驩。而不為共驩之所化。夫上智不

公與管蔡同處。而不為管蔡之所化。夫上智不

懼。唯堯與周公為能耳。然堯猶畏孔壬。周公猶

下此。則善人之資質之美。而謂惡人不能染哉。

俱化者也。唐太宗少與柴實為友。而不能昏太

太宗之德世莫不疑焉以愚觀之太宗之所以為
太宗者以其資質之過人也其不能進於三代之
君者以其柴寶輩為之累也雖然太宗少年之事
爾及其君臨天下雖房杜王魏並居輔相而封
權字文之流亦得厠乎其間此貞觀之治所以
止於如是也然則太宗所謂不由漸染者其然
豈其然乎

尚書左僕射杜如晦奏言監察御史陳師合史無上
拔士論兼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知數職以論
臣等太宗謂戴胄曰朕以至公理天下今任玄齡如
晦非為勲舊以其有才行也為行並此人妄事毀謗
止欲離間我君臣聲間去昔蜀後主昏弱名禪先齊文
宣狂悖然國稱理者以任諸葛亮楊遵彥並見不猜

之故也朕今任如晦等亦復如法於是流陳師合于

嶺外舊本自此已下三章

孫氏甫曰人主之任大臣不可不專亦不可專若
深知其人可付國事不專任之何以責成功蓋專
任則責重責重則人必盡其才力也若知人未至
而專任之苟無成功則有敗事又或竊擅威福有
難制之患二者惟在人主審之不可一失失則事
機難追矣太宗可謂能審知人之術者也知房杜
之賢而付以國事房杜方盡心職事已著功効陳
師合以平常之見欲移主意如晦奏其事意似不
廣然慮小臣間言漸害於事公言之爾太宗不惑
所以成太平之治也然有太宗之明房杜之賢則
不可專任而不容人言人主知人未至當審其付任
此不可執

說見後章

貞觀中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朕聞自古帝王上合天心以致太平者皆股肱之力朕比開直言之路者比音鼻庶知冤屈欲聞諫諍所有上封事人多告訐百官結許音細無可採朕歷選前王但有君疑於臣則下不能上達欲求盡忠極慮何可得哉而無識之人務行讒毀交亂君臣殊非益國自今已後有上書訐人小惡者當以讒人之罪罪之魏徵為秘書監有告徵謀反者太宗曰魏徵昔吾之讎祗以忠於所事吾遂拔而用之何乃妄生讒構竟不問徵遽斬所告者

范氏祖禹曰太宗欲聞直言而惡告訐不惟聖諧讒而又罪之可謂至明且遠矣此為君為長之道愚按上封事者訐人小惡而太宗罪之讒人告魏徵謀反而太宗誅之此可謂明也已陳師合上按士論謂一人不可總知數職斯乃天下之確論也如晦遽以為譏論臣等太宗遽以為毀謗離間至流師合於嶺外亦可謂寬也已然則合三事而觀之太宗得其二而失其一乎貞觀十六年太宗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比來比音鼻記我行事善惡遂良曰史官之設君舉必書善既必書過亦無隱太宗曰朕今勤行三事亦望史官不書吾惡一則鑒前代成敗事以為元龜二則進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則斥棄群小不聽讒言吾能守之終不轉也

唐史仲友曰。太宗所言皆君道。然謂守而不失。亦望史官不書吾惡。則有護過之意矣。伐遼之監不遠而窮兵用魏徵。而仆碑於身後。知宇文士及。而游言自解。謂守而不失。未免自矜也。愚按。善惡直書。而義自見。此史臣之職也。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此人情之常也。為人上者。其於言行之際。知善而力行之。知惡而力改之。在我而已。史臣直筆。吾不知也。太宗嘗欲觀史矣。而復問起居所記之行事。是欲史臣每有以彰其善。而有不善者。則削而不書也。所行果出於善。始終如一。史臣豈得而表襮於起居注之臣。則似言。雖為君道之善。而表襮於起居注之臣。則似有矜善之意矣。

悔過第二十四章 凡四

貞觀二年。太宗謂房玄齡曰。為人大須學問。朕往為聲去群克未定。東西征討。躬親戎事。不暇讀書。比來音此

鼻四海安靜。身處殿堂。聲上不能自執書卷。使人讀而聽之。君臣父子。政教之道。共在書內。古人云。不學墻面。莅事惟煩。周書周不徒言也。却思少小時行事。少去大覺非也。

愚按。夫子於易之益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釋者謂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無過矣。益於人者。無大於是。夫遷善改過。學者之所難。而太宗定天下之亂。處帝王之尊。乃能知之。讀書之善。而能遷之。知少時之過。而能改之。可謂知為益之道矣。克是心也。為益之道。豈有窮際乎。

貞觀中。太子承乾。多不修法度。魏王泰。尤以才能為太宗所重。特詔泰移居武德殿。魏徵上疏諫曰。魏王

既是陛下愛子須使知定分去聲常保安全每事抑其
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也今移居此殿使在東宮之西
海陵昔居時人以為不可雖時移事異猶恐人之多
言又王之本心亦不寧息既能以寵為懼伏願成人
之美太宗曰我幾不思量甚大錯誤幾量並平聲遂遣泰
歸於本第

愚按古者世嫡之位既定而衆子各有定分觀於周官之衣服膳羞之不會者必曰惟王及后世子王及后固也而世子與焉者所以示尊隆絕覬覦也太宗之時既知承乾不修法度矣乃重魏王泰之才固以喻分越制矣又使居武德殿他日兩廢之事寧非太宗有以啓之也雖以魏徵之言覺大錯誤終非宜為矣重天下之本者慎之哉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人情之至痛者莫過乎

喪親也故孔子云三年之喪平聲天下之通喪孔子

我之自天子達於庶人也又曰何必高宗商君武丁也古

之人皆然孔子答子近代帝王遂行不逮漢文以日

易月之制漢文帝行短喪以日易月甚乖於禮典朕昨見徐幹中

論後漢徐幹撰復三年喪篇義理甚深恨不早見此

書所行大疏略疏平聲但知自咎自責追悔何及因悲

泣久之

愚按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夫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然自漢文短喪以日

易月歷代因之恬不知改天子遂無三年之喪人紀廢壞綱常不明莫甚於此太宗雖不能蚤遵經訓躬行其禮而能引咎自責追悔悲泣抑亦可以為孝矣後之人君所宜遵復古制以詔後世俾子孫守之永永無斁固使蹈漢文之失貽太宗之悔豈不卓冠千古哉

貞觀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夫扶人臣之對帝王多承意順旨甘言取容朕今欲聞已過卿等皆可直言散騎常侍劉洎對曰陛下每與公卿論事及有上書者以其不稱旨稱去聲或面加詰難去聲無不慙退恐非誘進直言之道太宗曰朕亦悔有此問難當即改之

此章重出納諫篇直諫類比此為詳

奢縱第二十五章凡一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陳時政曰臣歷觀前

代自夏殷周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

餘年史記注周凡三十七少者猶四五百年史記注

桀凡十七君十四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四

帝凡四百二十皆為去聲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豈

無僻王賴前哲以免尔自魏晉已還降及周隋多者

不過五六十年少者纔二三十年而亡三國蜀二主

五主南齊七主吳四主五十九年西晉四主五十三

元魏十二年東晉十一主一百三年東魏一主十七年西魏

三主二十二年北齊五主三十八年後良由創業之

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
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去聲而天下土崩矣今陛
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崇禹湯文武
之道廣施德化施平聲使恩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代之
基豈欲但令政教無失令平聲以持當年而已且自
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以節儉
於身恩加於人二者是務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
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
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
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

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
每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
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怨
嗟之言以陛下不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
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復可行於今漢文帝惜百
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夫人
慎夫人也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綦組妨害女工特詔
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
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
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

諸處

益州。今仍舊隸四川。

營造供奉器物

供平聲。

并諸王妃主服

飾。議者皆不以為儉。臣聞昧旦丕顯。後世猶怠。作法

於理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少去聲。處上聲。知百姓辛苦。

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

不更外事。長音掌。更平聲。即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

竊尋往代以來。成敗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為盜賊。

其國無不即滅。人主雖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

修政教。當修之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

則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

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有失。是以殷紂笑夏桀之亡。

而幽厲亦笑殷紂之滅。

周幽王。名宮涅。厲王。名胡。皆無道之主。

隋帝大

業之初。又笑周齊之失國。然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

之視周齊也。故京房

京。姓。房。名。字。君。明。漢。東。郡。人。治。易。

謂漢元帝云。

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此言不可不戒也。往

者貞觀之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纒得粟一斗。而天下

怡然。百姓知陛下甚憂憐之。故人人自安。曾無謗讟。

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十餘石粟。而百姓

皆以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今所營為者。頗多

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蓄積多少。

唯在百姓苦樂。洛音。且以近事驗之。隋家貯洛口倉。而

李密因之。東京積布帛。王世充掘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即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眾。但貯積者。固是國之常事。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若人勞而彊斂之。斂去聲竟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已躬為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矣。而用之不息。儻中國被水旱之災。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因之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非徒聖躬旰食晏寢而已。旰居案切。日晚也。若以陛下之聖明誠欲勵精為政。不煩遠求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

初。則天下幸甚。太宗曰。近令造小隨身器物。不意百姓遂有嗟怨。此則朕之過誤。乃命停之。按史傳通鑑。

定分刺史縣令同一疏。

范氏祖禹曰。紂積鉅橋之粟。武王發之。人主不務德而務聚斂者。民散而國亡。太宗在位寢久。將外事四夷。內治宮室。聚財積穀。欲以有為。馬周先事而諫。欲如初年之節儉。可謂順其美而救其惡矣。胡氏寅曰。馬周所言四五事。太宗從其一而已。其要曰。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豈得但持當年而已。此最太宗之病也。豈特太宗凡三代已後。得天下者皆然。皆不知治蠱先甲後甲之義。前弊未盡。革而後患已生矣。汲黯謂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太宗嬪御不為稀。營造不為少。窮兵黷武。以收遠畧。在位十餘年矣。年豐食足。而百姓怨咨。馬周言之。帝未改也。豈非經濟之術已殫。無所可為乎。愚按。馬周此疏。以三代帝王取天下保天下之道。望之太宗。可謂能責難於其君矣。夫禹湯文

見文之六

武之道。修之於身。推之於家國。天下而後道洽。政治。澤潤生民。非可以勉強而為之也。太宗為唐賢君。謂其行事有合於禹湯文武則可。槩以禹湯文武之道。則未之盡也。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營造器物。而百姓怨嗟。與皞皞之氣象有間矣。幸而因周之言。即命停罷。其足以保貞觀之盛也。以此。若夫廣施德化。為子孫立萬代之基。此王者必世後仁之事。未能進於是矣。三代之所以長治久安者。其必有道也夫。

貪鄙第二十六章 凡六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人有明珠。莫不貴重。若以彈雀。豈非可惜。況人之性命。甚於明珠。見金錢財帛。不懼刑網。徑即受納。乃是不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不可彈雀。何況性命之重。乃以博財物耶。群臣若

能備盡忠直。益國利人。則官爵立至。皆不能以此道求榮。遂妄受財物。賂賄既露。其身亦殞。實可為笑。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勞役無度。信任羣小。踈遠忠正。去聲。有一於此。豈不滅亡。隋煬帝奢侈自賢。身死匹夫之手。亦為可笑。

愚按。周禮。天官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必察之以廉。甚矣貪之足以禍其身也。夫利所以資身。利積而身敗。則利乃所以殞身也。可不戒哉。然自昔戒貪之言。多矣。善乎太宗之言曰。明珠。身外之物。尚不可以彈雀。何況性命之重。乃以博財物。此可為有官君子之箴。終之曰。帝王亦然。是不惟不以戒其臣。而亦以自戒也。可不謂賢君乎。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嘗謂貪人。不解愛財也。

解音懈 後同 懈 至如内外官五品以上祿秩優厚一年所得

其數自多若受人財賄不過數萬一朝彰露祿秩削

奪此豈是解愛財物規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儀休

公儀復姓休名魯相也性嗜魚而不受人魚其魚長存且為主

貪必喪其國為臣貪必亡其身詩云大風有隧貪人

敗類詩大雅桑柔篇之辭固非謬言也昔秦惠王即秦惠公借稱王是為惠

王欲伐蜀不知其逕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

之以為牛能便金便平聲蜀王使五丁力士拖牛入蜀

道成秦師隨而伐之蜀國遂亡蜀事見漢大司農漢大司農漢制

錢穀金帛之職田延年字子賓齊諸田之後後臧賄三千萬漢昭帝時為大司農

事覺自死

時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積貯炭

豫收不祥物異疾用以求利非臣民所當為請沒入

官奏可富人皆怨出錢求延年詐增二千凡六千萬

車三萬兩為儻車直千錢延年廢昌邑王時嘗

盜取其半焦賈告其事時議以延年廢昌邑王時嘗

發大議當以功覆過霍光曰往就獄公如此之流何

議過延年曰我何面目入牢獄遂刎死可勝記勝平聲朕今以蜀王為元龜卿等亦須以延年

為覆轍也

愚按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中庸曰忠信重

祿所以勸士蓋分田制祿所以養其愧耻之心

而屬其忠廉之節也太宗謂當時五品已上祿

秩自厚若受財不過數萬其知所以勸矣自以

蜀王為監以贖而頒身非特以此戒臣下且以此律

其身則列于庶臣者寧不知所懲哉

貞觀四年。太宗謂公卿曰。朕終日孜孜。非但憂憐百姓。亦欲使卿等長守富貴。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常兢兢業業。以畏天地。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寧。自身常得驩樂。音洽古人云。賢者多財。損其志。愚者多財。生其過。此言可為深誠。若徇私貪濁。非止壞公法。損百姓。縱事未發。間中心豈不常懼。恐懼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豈得苟貪財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孫每懷愧耻耶。卿等宜深思此言。

愚按。詩云。上帝臨女。毋貳爾心。自古聖人。拳拳於畏天者。豈謂人君尊無與敵。借天以壓之哉。

蓋兢兢業業。抵懼是乃天心之所存。而堯舜禹湯所傳之。大原也。太宗自謂常兢兢業業。以畏天地。又使群臣當如朕畏天。所謂天者。蒼蒼之天耳。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何往而非天哉。一息之間。斷非畏天也。一事之作。輟非畏天也。詩曰。文王之德之純。聖人之所以事天者。純而已矣。愚觀太宗之行事。知謹刑矣。而復濫殺。知尚文矣。而復牽愛。甚矣其雜而不純也。此豈足為畏天之實哉。

貞觀六年。右衛將軍陳萬福。自九成宮赴京。違法取驛家麩數石。太宗賜其麩。令自負出以耻之。令平聲

愚按。大學引孟獻子之言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蓋君子寧止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也。陳萬福違法取驛家麩。非有取於民者。其盜臣之謂乎。太宗賜其麩。令自負出。以愧其

心而不加罪。可謂寬仁也已。

貞觀十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宣州。今為

寧國路。饒州。今仍舊。並隸江東。諸山大有銀坑。採之極是利益。每歲

可得錢數百萬貫。太宗曰。朕貴為天子。是事無所少

乏。惟須納嘉言。進善事。有益於百姓者。且國家贖得

數百萬貫錢。何如得一有才行人。行去聲。不見卿推賢

進善之事。又不能按舉不法。震肅權豪。惟道稅鬻銀

坑。以為利益。昔堯舜抵璧於山林。投珠於淵谷。由是

崇名美。彌見稱千載。後漢桓靈二帝。後漢。桓帝。名。好

利賤義。好去聲。漢靈帝時。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千

萬。卿。五百萬。又賣關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五百萬。為近代庸暗之主。卿遂

欲將我比桓靈耶。是日勅放令萬紀還第。令平聲。

孫氏甫曰。太宗所以能斥言利之臣者。無它。內能

節用。外謹制度。絕權倖。抑恩寵。無妄賞耳。官中欲

修一殿。則想秦皇之過。公卿請營一閣。則念文帝

之儉。將修洛陽殿。則聽張玄素之言。而遂止。嫁送

長樂。則納魏徵之諫。而從薄。官人罷遣。而文武官

千。此其謹身節用。天下已陰受其賜矣。而文武官

止。六百。其天子惟三員。府兵止六十萬。又皆散之農

以自給。天子惟三員。府兵止六十萬。又皆散之農

臣。所以不能合也。胡氏寅曰。大學之教。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

小入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故治國不以

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也。自事言之。國家歲得數百

萬緡。非因頭會箕斂。而取之山澤。似亦未有害者。

太宗不惟置其利。又且黜其人。而專以進賢利為

為急。以桓靈私藏為戒。容斥取舍。明示好惡。可為

法人君

愚按大學曰治國家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也。觀太宗卻權萬紀銀坑之奏真能不以利為利者蓋當是時官室服用每能慎乃儉德是宜諄諄訓下無愧辭也。夫表正而景隨源清則流清表未正而求正於景源未清而求清於流。是理也是故欲臣下屬廉名當自人君之崇儉始。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云鳥棲於林猶恐其不高復巢於木末魚藏於水猶恐其不深復穴於窟下然而為人所獲者皆由貪餌故也。今人臣受任居高位食厚祿當須履忠正蹈公清則無災害長守富貴矣。古人云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然陷其身者皆

為去聲貪冒財利與夫扶音魚鳥何以異哉。卿等宜思此

語為鑒舊本此章重出鑒戒篇今按誠此章喻貪為切故去彼存此愚按太宗訓臣下廉潔之為美貪利之為害者豈矣魚鳥之喻尤其明白痛切令人讀之竦然誠足懲創人之逸志也可不戒哉

身書正理卷六 三十四

貞觀政要卷第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貞觀政要卷第六

三十一



貞觀政要卷第七

戈直集論

崇儒學二十七

論文史二十八

論禮樂二十九

崇儒學第二十七章 凡六章

太宗初踐祚即於正殿之左置弘文館精選天下文

儒令以本官令平聲兼署學士給以五品珍膳更日宿

直更平聲以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討論墳典論平聲商略

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詔勳賢三品已上子孫為弘

文學生舊本此與後三章通為一章今按崇儒雖同

殿月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



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並以本官兼學士。云。

真氏德秀曰。後世人情於好學。者莫如唐太宗。當

戰攻未息之餘。已留情於經術。召名儒學士以講

磨之。此三代以下。無有也。既即位。置弘文館於

殿之側。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暇。與討論古今

論成敗。或曰。吳夜艾。未嘗少怠。此三代以下。所

又無也。故陸贄舉之。以告德宗。謂言及稼穡。艱難

則務遵節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此所以

致貞觀之治也。後之人君。有志於帝王之事業。則

不可觀之。規模。愚按太宗之好學。可謂至矣。其未即位也。廣招

瀛洲之賢。其既即位也。大啓弘文之館。討論墳

典。商略政事。蓋自三代以下。人君講學之勤。未

能或之先也。然嘗論之。太宗之所講學。豈真堯

舜禹湯文武孔顏之學也。夫允執厥中。堯之學

也。危微精一。舜禹之學也。建中極。湯武之學

也。忠恕一貫。孔子之學也。愚不得而知也。愚獨怪不

講也。一物之細。無不講也。獨於統宗會元之地。

迺無一語及之。是則太宗之學。其學所學。非堯

舜禹湯文武孔顏之學也。嗚呼。周公沒而百

世無善治。孟軻死而千載無真儒。詎不信哉。

貞觀二年。詔停周公為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

稽式舊典。以仲尼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兩邊俎豆干

戚之容。始備于茲矣。是歲大收天下儒士。賜帛給傳

去聲。驛。傳也。令詣京師。後同。擢以不次。布在廊廟者甚

衆。學生通一大經已上。咸得署吏。署吏職。國學增築

學舍四百餘間。國子太學四門廣文亦增置生員。其

書算各置博士學生。以備衆藝。唐制。國子太學廣文

君所講亦嘗及於此乎。愚不得而知也。愚獨怪不

君臣問答之際。詔令章疏之間。一事之微。無不

講也。一物之細。無不講也。獨於統宗會元之地。

迺無一語及之。是則太宗之學。其學所學。非堯

舜禹湯文武孔顏之學也。嗚呼。周公沒而百

世無善治。孟軻死而千載無真儒。詎不信哉。

貞觀二年。詔停周公為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

皆置博士。國子掌教三品以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以上。曾孫為生者。太學掌教五品以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曾孫為生者。廣文館掌領國子學生業進士者。四門館掌教七品以上。侯伯子男為生。及庶人子為俊士生者。律學書學算學掌教八品以下。及庶人子為俊士生者。又有五經博士。掌以其經教國子。太宗又數幸國學。令祭酒司業。凡會同饗醮。必先故曰祭酒。長者之稱也。唐制國子監祭酒。掌邦國儒學訓導之政。兼領諸學。凡釋奠。則為初獻。司業。其貳職也。博士講論畢。各賜以束帛。四方儒生負書而至者。蓋以千數。俄而吐蕃及高昌高麗新羅等諸夷酋長。亦遣子弟請入于學。於是國學之內。鼓篋升講筵者。以盛書籍者。幾至萬人。儒學之興。古昔未有也。按儒林傳。貞觀十四年。召天下博學老德。以為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廣學舍千二百區。益生員。

至三千二百。自屯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能通經者。聽入貢限。四方秀艾。全集京師。於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群酋長。並遣子弟入學。鼓篋踵堂者。凡八千餘人。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范氏祖禹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士。脩之於家。而後升於鄉。而後升於國。升於國。而後成於人。有德。小子有造。賢才不可勝用。由此道也。後世鄉里之學。廢人君能教者。不過聚天下之士。而烏合於京師。學者眾多。眩耀於一時而已。非有教養之實也。唐之儒學。惟貞觀開元為盛。其人倫才之所成就者。亦可睹矣。孟子曰。學所以明人倫也。無學。則人倫不明。故有國者。以為先。如不復三代之制。未知其可也。愚按。昌黎韓子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文武周公。孔子。然周公而上。得位與時者。其道見之於事。不得位與時者。其道託之於言。而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夫堯舜而至周公。去夫子之

時邈矣。正道日以榛蕪。非得夫子。則堯舜之道。何由而明於後世哉。六經之訓。如日行天。夫子之功德。先儒周子謂宜乎後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夫周公固為先聖。而孔子為廟堂於國學。以夫子為先聖。實始於太宗。遂為萬代之定制。廟祀徧天下。人知尊夫子之道。即知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矣。太宗聰明。英睿之君。真特見也。王封起於開元。亦太宗有以致之。

貞觀十四年詔曰。梁皇侃。為散騎侍郎。侃名。明三禮。

者褚仲都。明周周熊安生。為國子博士。長樂人。沈重。字子厚。通

春秋群書。為陳沈文阿。字國衛。通三禮。春五經博士。為張譏。字直言。武城人。隋何妥。字栖鳳。

為國子博士。後張譏。為國子博士。武城人。隋何妥。字栖鳳。

祭酒。劉炫。字光明。河間人。並前代名儒。經術可紀。

加以所在學徒。多行其講疏。宜加優賞。以勸後生。可

訪其子孫。見在者。見音錄。姓名奏聞。二十一年詔曰。

左丘明。左丘明。見於論語。程子謂古之聞人。唐啖趙

非丘明所為。亦有姓左而不得其名者。為此傳也。或

問朱子。朱子曰。未可知也。先友鄧著作考姓氏書曰。

蓋左丘姓。而名明。傳春秋者。乃左氏耳。然則太宗詔

後祀諸儒。以左丘明為首。而實於公穀之列者。蓋漢

晉以來相傳。設以卜子夏。稱序孔子弟子。以文學公

羊高。公羊姓。高名。子穀。梁赤。穀梁姓。赤名。子伏勝。濟

人為秦博士。漢文時求治尚書者。聞伏生能治之。欲

召。時年九十餘。詔使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藏於屋

壁。兵起。流亡。獨得二十。高堂生。魯人。前漢為博士。得

九篇。教于齊魯之間。高堂生。魯人。前漢為博士。得

禮宗。言戴聖。前漢為九江太守。號小戴。記三毛萇。趙漢

河間獻王孔安國孔子之後漢武帝時為博士至
博學治詩漢元王之後漢武帝時為博士至
向帝時為光祿大夫校五經鄭眾後漢為大杜子春
後漢河馬融字季長扶風人漢桓帝時為南盧植字
南人漢為鄭玄字康成北海人後漢為大司農卿著
北中郎將鄭玄字康成北海人後漢為大司農卿著
文等服虔字慎後漢太守何休字邵公後漢為大
論語王肅字子雍三國時為魏太王弼字輔嗣三國
等書常蘭亭侯注孔子家語南大范甯為豫
郎注杜預字元凱晉惠帝時為鎮南大范甯為豫
易注當陽侯注春秋左氏傳范甯為豫
太守注春等二十有一人並用其書垂於國胄既行
其道合褒崇自今有事於太學可並配享尼父廟
堂父音甫魯哀公其尊儒重道如此

唐氏仲友曰梁周陳隋之際吾道窮矣儒於此時
猶守先王之經有如劉炫之徒至於流離饑餓而
不悔其所發明之至於資後學之講習太宗能引擢
其子孫以報之至於左丘明等二十一人用其書
行其道者則又有配享於夫子之祀者則今之諸儒
蒙引擢之恩又為得配夫子之祀者則今之諸儒
能不加勉又足為後世故
實太宗二舉豈不美哉
愚按太宗既以夫子為先聖立廟堂於國學後
數年復優異梁周陳隋名儒之子孫雖其經術
學行未探聖賢之闡奧然亦可以風厲天下矣
又後數年復聖賢之闡奧然亦可以風厲天下矣
廟左氏諸儒注釋經義考論不刊之使後世有所
依據誠足以當此秩祀遂為不刊之使後世有所
舉亦前帝王所未及行也夫儒之近者恩沾於
子孫儒之遠者禮秩於配享太宗之崇儒重道
顧不美歟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

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為去聲。學識為

本。諫議大夫王珪曰：人臣若無學業，不能識前言往

行。豈堪大任？漢昭帝時，昭帝名弗陵，武帝幼子。有人詐稱衛太子。

名據武帝太子。聚觀者數萬人，眾皆致惑。雋不疑音雋

說姓也。不疑其名。字曼倩。渤海人。時為京兆尹。斷以蒯瞶之事。蒯古買切。蒯瞶春秋時衛

靈公世子也。出奔于宋。靈公卒，孫出公，輒立。晉又納蒯瞶于戚。父子爭國。後十五年，蒯瞶入。是為莊公。輒

乃出。昭帝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古義者。昭帝始元

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公卿

識視。皆不敢言。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蒯瞶

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

即死。今來自請。此罪人也。遂詔送獄。帝嘉之。廷尉驗

治。竟得。此則固非刀筆俗吏所可比擬。上曰：信如卿言。

愚按賈子有言：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

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昔漢霍光因夏侯勝之

言而重用經術之士。昭帝因雋不疑之事。謂公卿

也。而明效大驗如此。況真知道者哉？太宗謂任

人須用德行學識為本。王珪謂人臣若無學業

豈堪大任。其說美矣。此真觀之治所由致也。

然太宗王珪之所稱道者，又果真儒也哉。

貞觀四年，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詔前中

書侍郎顏師古。名籀，其先琅琊人。博學善屬文。隋世

授朝散大夫。遷中書舍人。詔令一出其手。貞觀中，於

釐正五經。拜秘書少監。後撰五禮成。進爵為子。於

秘書省考定五經及功畢，復詔尚書左僕射房玄齡

集諸儒重加詳議。重平聲。時諸儒傳習師說，舛謬已久，

皆共非之。異端蠱起，而師古輒引晉宋已來古本，隨

方曉谷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服太宗

稱善者久之賜帛五百匹加授通直散騎常侍晉以

故常侍與散騎常通直頒其所定書於天下令學者習

焉聲令平太宗又以文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師古與國

子祭酒孔穎達等諸儒撰定五經疏義凡一百八十

卷名曰五經正義付國學施行舊本五經疏義另為

唐氏仲友曰五經出於煨燼之餘諸儒習傳不勝

異說當其並行之初是非當否之說特未定也世

傳既久其迂怪淺陋之學稍稍埋滅其能盛行於

世者如王弼之易孔安國之書毛鄭之詩鄭氏之

三禮杜預之左氏何休之公羊范甯之穀梁皆卓

然顯行於世而其他不勝異說之數十百家為之

盡廢然為數子之學者又謂無益於經哉然亦崇

儒為義疏以統一之豈可謂無益於經哉然亦崇

道未也其教而已

又曰自漢以來經學分析傳習不同重以南北之

分浸益訛舛師古家世齊周乃能通晉宋舊文故

能釐正南北之謬其

有益於學者多矣

愚按自經籍僅遺於秦火之餘漢儒修補掇拾

而專門名家之學紛紜轆轤學者不勝考也太

宗興起斯文命顏師古考定五經孔穎達撰定

疏義易主於王弼書主於安國詩主於毛鄭三

禮主於康成杜預之左傳何休之公羊范甯之

穀梁皆卓然顯行於世而其數十百家盡廢

唐之疏義可謂有功於經矣然嘗論之古者易

有田氏焦氏費氏數家自唐以歐陽氏大小夏侯

漢象數之學晦矣古者書有歐陽氏大小夏侯

氏數家自唐以安國為正而古文今文之本亂

矣古者詩書之序不附於正經易之十翼不附

於文錄自唐之疏義則明六經之出而經傳殺亂不可復

考矣由此論之則明六經之出而經傳殺亂不可復

經之道者亦疏義也雖然名物度數之詳字義

經之道者亦疏義也雖然名物度數之詳字義

經之道者亦疏義也雖然名物度數之詳字義

音釋之備。毫分縷析。使後世有考焉。此則其功之不可誣者也。

太宗嘗謂中書令岑文本曰。夫人雖稟定性。扶音必

須博學以成其道。亦猶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音

腎大蛤也。海上月明。蜃吐氣如樓閣之狀。木性懷火。待燧動而焰發。燧取

木也。春取榆柳之皮。夏取棗杏之皮。冬取槐檀之皮。夏季取人性含

靈待學成而為美。是以蘇秦刺股。刺音漆。蘇秦字季

子。得三公陰符。伏而誦之。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簡練揣摩。至期年而成。後遊說。佩六國相

印董生垂帷。董生名仲舒。廣川人。漢景帝時為博士。

見其面。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擢為江都王相。尊之不勤

道藝。則其名不立。文本對曰。夫人性相近。情則遷。

移。必須以學飭情。以成其性。禮云。玉不琢不成器。人

不學不知道。禮學記。所以古人勤於學問。謂之懿德。

愚按。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而後可以明善。而復其初。

也。由此論之。善者吾性之所本有。非學則無以成。復之也。猶水者。蜃性之所本有。非月則無以成。

之也。此論雖後世醇儒。不能遠過。文本斯時。政

當告之曰。陛下既知性善之具於內。則性無始終之

外。不當謹於始而怠於終也。於內也。性無始終之

異。非心庶乎疾之。有瘳矣。顧乃泛引學記之言。無所匡救。道之不明。有君

文史第二十八章凡四

貞觀初。太宗謂監脩國史房玄齡曰。比見比音前後

漢史載錄楊雄甘泉羽獵楊雄字子雲成都人漢成

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

承明之庭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後上羽獵雄

從之以為非堯舜成湯文王三司馬相如子虛上林

驅之為意故作羽獵賦以風三司馬相如子虛上林

複姓相如名成都人著子虛賦漢武帝讀而善之乃

召問相如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

藉獵之賦相如以天子諸侯之苑囿為子虛上林賦其卒

章歸之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為子虛上林賦其卒

儉因以諷諫班固兩都等賦漢明帝時為校書郎繼

父業著西漢書後遷玄賦此既文體浮華無益勸誠何

武司馬作西都東都賦此既文體浮華無益勸誠何

假書之史策其有上書論事詞理切直可裨於政理

者朕從與不從皆須備載

胡氏寅曰凡人之心已以為是則欲天下皆是已

以為非則欲天下皆非太宗於此其心天下皆是已

言猶為是而沒人之善使後有考焉雖然切直之

而姑存其方豈若勉而疾也如其可服舍而不服

愚按春秋者諸史之本也褒善貶惡進君子退

後世之史表年紀事而已固難律之以春秋之法

法要使其善足為勸惡足為戒可也無益之文

何必廁於其間哉太宗謂漢史載甘泉等賦文

體浮華無益勸戒其說是也近時司馬氏作通

鑑於韓文載文暢序於柳文載梓人傳取其有

益於世教也較之舊史載進學解等文相去遠

矣司馬氏之書真

太宗之遺意哉

貞觀十一年著作佐郎鄧隆通鑑作鄧世隆避

表請

編次太宗文章為集太宗謂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

於人者史則書之足為不朽若事不師古亂政害物

雖有詞藻終貽後代笑非所須也。祗如梁武帝父子

武帝及昭明太子統也。及陳後主。名叔寶字元秀高宗長子也。國號陳多與狎客賦詩後為

隋所滅封長城公。隋煬帝亦大有文集。如玉樹後庭花曲清夜遊西園曲之類。

而所為多不法宗社皆須更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

去聲。何必事文章耶。竟不許。按通鑑係十二年。

愚按昔史臣贊堯曰。欽明文思贊舜曰。濟哲文明。未嘗不言文也。夫子之言堯曰。煥乎其有文。

章。朱子謂文者德之著乎外者也。其經緯天地者乎。後世帝王於是乎有文集矣。若梁武帝父子。

陳後主。隋煬帝。所謂文。文與行乖。何足云也。太宗謂人主惟在德行。何必事文章。此言固

為要論。然蘊之為德行。發之為文辭。昭回天章。光被萬物。如帝堯之文章。尚何厭於文哉。

貞觀十三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

問曰。卿比知起居。比音鼻。書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觀

見否。朕欲見此。注記者將却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

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禮天子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

之。以記人君言行。去聲。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

幾平聲。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

耶。遂良曰。臣聞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何不書

之。黃門侍郎劉洎進曰。人君有過失。如日月之蝕。人

皆見之。設令平聲。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

范氏祖禹曰。人君言行。被於天下。炳若日月。衆皆睹之。其得失。何可私也。欲其可傳於後世。莫若自

修而已矣。何畏乎史官之記。必自觀之。邪。劉洎謂天下亦皆記之。斯言足以儆其君心。全其臣職矣。

愚按古者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所以約飭人君之身心。使之無言動之失而已。唐制雖不盡古。而意則猶古。必得其人以舉厥職。則庶乎其有微也。若遂良之言。可謂能守其職矣。劉洎之言。則兩歲之也。賢矣哉。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每觀前代史書。彰

善。瘕惡。瘕音亶。病也。足為將來規誡。不知自古當代國史。

何因不令平聲帝王親見之。對曰。國史既善惡必書。庶

幾平聲人主不為非法。止應平聲畏有忤旨。故不得見也。

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國史者。蓋有善

事。固不須論。若有不善。亦欲以為鑒誡。使得自修改

耳。卿可撰錄進來。玄齡等遂刪略國史。為編年體。撰

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見六月四日

事。武德九年六月丁巳。秦王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語多微文。乃謂玄齡曰。

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見公平篇注。季友鳩叔牙而魯

國寧。鳩直禁切。毒鳥也。以羽歷飲食。即殺人。春秋時魯莊公有三弟。長慶父。次叔牙。次季友。莊公娶

孟任生子班。欲立之。及病。問嗣於叔牙。叔牙曰。慶父可為嗣。公患之。問季友。季友請立班。季友以公命。使人

牙以飲鳩。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人

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侍

中魏徵奏曰。臣聞人主位居尊極。無所忌憚。惟有國

史。用為懲惡勸善。書不以實。後嗣何觀。陛下今遣史

官正其辭。雅合至公之道。

范氏祖禹曰古者官守其職史書善惡君相不與焉故齊太史兄弟三人死於崔杼而卒不沒其罪此姦臣賊子所以懼也後世人君得以觀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司馬遷有言文史星歷近乎卜祝蓋止於執簡記事直書其實而已非如春秋有褒貶賞罰之文也後之為史者務褒貶而忘事實失其職矣人君任臣以職而宰相不與史事則善惡度乎其可信也又曰昔者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公為相也則誅之子也則封之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已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愛之而已矣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是有王者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王而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舜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則聖人所以公誅之是也舜處其變此則聖人所以公誅之是也舜處其變此則聖人所以公誅之是也

愚按唐世臨湖之事先儒論之詳矣太宗至是乃自比於周公誅管蔡為同類尤不能逃儒者之議焉文公朱子謂只消以公義斷之周公全以周家天下為心太宗則假仁義以濟私欲斯言盡之矣愚謂使建成有泰伯固讓之心而太宗得如王季因心之友則至德在建成聖德在太宗矣是為嘆息也千古

禮樂第二十九 凡十章

太宗初即位謂侍臣曰準禮名終將諱之前古帝王亦不生諱其名故周文王名昌周詩云克昌厥後春秋時魯莊公名同十六年經書齊侯宋公同盟于幽唯近代諸帝妄為節制特令生避其諱聲令平理非通允宜有改張因詔曰依禮二名義不偏諱尼父達聖

非無前指近世以來。曲為節制。兩字兼避。廢闕已多。率意而行。有違經語。今宜依據禮典。務從簡約。仰效先哲垂法。將來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並不須避。

愚按春秋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禮曰。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著在禮經。昭然可法。諱名所以示尊事之意也。降及後世。諱益繁而愈重。有偏有旁。有嫌。甚至改易聖經之字。遂失其義。甚非古也。太宗灼見近代之失。去其繁文。二名不偏諱。允合古義。

貞觀二年。中書舍人高季輔上疏曰。竊見密王元曉等。高祖第二子也。俱是懿親。陛下友愛之懷。義高古昔。分以車服。委以藩維。須依禮儀。以副瞻望。比見鼻音帝

子拜諸叔。諸叔亦即答拜。王爵既同。家人有禮。豈合如此顛倒。昭穆。昭如字。古者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說見朱子中庸或問。伏願一垂訓誡。永循彝則。太宗乃詔元曉等。不得答吳王恪。魏王泰兄弟拜。

唐氏仲友曰。詩書所載。必起宗族。家之未正。其如邦何。正帝子諸叔之昭穆。豈惟得敘族之禮。亦以明本支。見尊無二上之義。

愚按禮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入學齒胄。所以尚敬也。矧以帝諸子而受諸叔之答拜。殊失親親之殺。豈禮也哉。李輔之言。太宗之詔。誠為彝則。

貞觀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比聞比音鼻京城士庶居父母喪者。喪平聲乃有信巫書之言。辰日不哭。以此辭於

吊問拘忌輟哀敗俗傷風極乖人理宜令平州縣教導齊之以禮典

愚按太史公謂陰陽家使人拘而多畏降及後世其說愈長其術愈衍而拘畏愈甚令人欲遠絕而不能然嘗觀傳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從古以來有是說此又何也子卯而公不樂亦猶辰日而破時俗之惑而天下至有辰日而不及乃以辰日而天母地之情果何為哉太地之不及乃以辰日而天母地之情果何為哉太宗令州縣教導齊之以禮典善矣然陰陽之說流弊于今豈惟辰日不哭而已哉傷風敗俗乖亂人理者尤多上之人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庶幾其少改乎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佛道設教本行善事豈遣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損害風俗悖

亂禮經宜即禁斷仍令平聲致拜於父母

愚按張子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人藐焉而中處則天地其大父母也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則天子者天下之父也詩曰父母兮鞠我母兮育我則育我鞠我者一家之父母也僧道二字三代無是名也後世而有其名有其人矣獨非上乾下坤而處於中者乎獨非為天下父母者之乎獨非其不曰出世間矣上而不拜君王下而不拜父母其不出也君臨之內與不坐受鞠育之中歟吾不知其何心也若唐世至於坐受鞠育之母之拜尤為不知其何甚太宗勅之禁斷仍令致拜父母允合民彝誠可為後世之法也

貞觀六年太宗謂尚書左僕射房玄齡曰比有比音

山東崔盧李鄭四姓雖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好自矜大好去聲稱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廣索聘財以

多為貴論數定約同於市賈音古甚損風俗有紊禮經

既輕重失宜理須改革乃詔吏部尚書高士廉御史

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

棻音汾令狐複姓德棻名也宜州人博貫文史武德初起居舍人嘗建言論次隋周正史貞觀三年詔德

棻等撰周齊梁陳隋史書成遷禮部侍郎刊正姓氏普責天下譜牒兼據

憑史傳去聲剪其浮華定其真偽忠賢者褒進悖逆者

貶黜撰為氏族志士廉等及進定氏族等第遂以崔

幹為第一等太宗謂曰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

嫌為其世代衰微為去聲全無官宦猶自云士大夫婚

姻之際則多索財物或才識庸下而偃仰自高販鬻

松檟音賈依託富貴我不解音懈人間何為重之且士大

夫有能立功爵位崇重善事君父忠孝可稱或道義

清素學藝通博此亦足為門戶可謂天下士大夫今

崔盧之屬唯矜遠葉衣冠寧比當朝之貴公卿已下

何暇多輸錢物兼與他氣勢向聲背實音倍以得為

榮我今定氏族者誠欲崇樹今朝冠冕何因崔幹通鑑

作崔民幹避太猶為第一等祇看卿等不貴我官爵

耶不論數代已前祇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級宜一

量定用為永則遂以崔幹為第三等至十二年書成

凡百卷頒天下又詔曰氏族之義寔繫於冠冕婚姻

豈宜以天子之女。而壞五常之大倫乎。太宗能善王珪言。使公主行婦禮。可謂庶幾乎人倫之也。主也。

貞觀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古者諸侯入朝。有湯沐

之邑。古者諸侯。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蓋朝宿亦名湯沐。諸侯來京師。主為朝王。故名。

朝宿從王巡狩。主為助祭。祭必沐浴。故名湯浴。隨事立名。爾。芻禾百車。芻。芻也。禾。稗也。所以

供軍。待以客禮。書坐正殿。夜設庭燎。音療。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

以物百枚。并而束之。設於門內也。思與相見。問其勞苦。又漢家京城

亦為去聲。後同。諸郡立邸舍。頃聞考使去聲。後同。即朝集使也。至京

者。皆賃房以坐。與商人雜居。終得容身而已。既待禮

之不足。必是人多怨歎。豈肯竭情於共理哉。乃令平聲。

就京城閑坊。為諸州考使各造邸第。及成。太宗親幸

觀焉。

愚按漢世於京師置諸侯邸第。諸侯王朝會寓焉。上計吏到京寓焉。太宗為諸州考使各造邸第。允合古制。及其成。親幸臨觀。尤見優異之意。孰不竭情於共理哉。

貞觀十三年。禮部尚書王珪奏言。準令三品已上。遇

親王於路。不合下馬。今皆違法申敬。有乖朝典。太宗

曰。卿輩欲自崇貴。卑我兒子耶。魏徵對曰。漢魏已來。

親王班皆次三公下。今三品並天子六尚書九卿。為

王下馬。為去聲。王所不宜當也。求諸故事。則無可憑行

之於今。又乖國憲。理誠不可。帝曰。國家立太子者。擬

以為君人之脩短不在老幼。設無太子，則母弟次立。

母弟同母之弟也。

以此而言，安得輕我子耶？徵又曰：殷人尚

質，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已降，立嫡必長。音所以絕

庶孽之窺窬，塞禍亂之源本。為國家者，所宜深慎。太

宗遂可王珪之奏。

愚按：昔漢賈誼治安之書曰：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蹇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又曰：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然則臣之所以致敬於其君，君之所謂伯父伯舅也。然則臣盡其道而已。王珪之奏固然而未竟，啓太宗輕我子之疑，而太宗之言亦豈貴貴尊賢之道哉？且當是時，儲位之定久矣。太宗至是而有設無太子，則母弟次立之語，固一時遠慮之言也。如魏王泰輩之妄想，寧不兆於此言邪？可不慎哉！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禮官曰：同爨尚有總麻之恩，而

嫂叔無服。又舅之與姨，親踈相似，而服之有殊。未為

得禮，宜集學者詳議。餘有親重而服輕者，亦附奏聞。

是月尚書八座與禮官定議曰：臣竊聞之禮，所以決

嫌疑，定猶豫，別同異。別，披切。明是非者也。非從天下

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人道所先，在乎敦睦九族。九族

者，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者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九族敦睦，由乎親親。

以近及遠，親屬有等差。故喪紀有隆殺。喪，平聲。殺，音賽。隨恩

之薄厚，皆稱情以立文。稱，去聲。後同。原夫音扶舅之與姨，雖

為同氣，推之於母，輕重相懸。何則？舅為母之本宗，姨

乃外戚他姓求之母族姨不與焉與音預考之經史舅

誠為重故周王念齊是稱舅甥之國左傳成公二年晉侯使鞏朔獻

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曰夫齊甥舅之國也寧不亦淫從其欲抑豈不可諫秦伯懷晉

實切渭陽之詩詩秦渭陽篇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

耳也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為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

送之於咸今在舅服止一時之情為姨居喪五月為去聲後同喪平聲後喪

情或有未達所宜損益是在茲乎禮記曰兄弟之子

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蓋推而遠之也

推他回切遠去聲並禮繼父同居則為之期未嘗同

居則不為服從母之夫後同舅之妻二人相為服

或曰同爨總麻然則繼父且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

恩輕在乎異居固知制服雖係於名文蓋亦緣恩之

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長音掌遇孩童之叔幼音勞鞠

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偕老契音挈譬同居之繼

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

其生也乃愛同骨肉於其死也則推而遠之求之本

源深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為是為如字後同則不可生而共居

生而共居為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

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如字載

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名均。後漢時人。好義。篤實。養寡嫂孤兒。恩禮敦

至。兄子長。令別居並門。盡推財與之。使得一尊其母。顏弘都則竭誠致感。名含。晉時

人。嫂樊氏。因疾失明。含盡心奉養。醫須蚘蛇膽。含憂歎累時。有童子持囊授含。開視乃膽也。藥成。嫂病愈。

馬援則見之必冠。馬援字文淵。扶風人。後漢伏波將軍。奉嫂致恭。不冠。不敢入廬。見

孔伋則哭之為位。孔伋字子思。魯國宋人。子思之哭嫂也。為位

此蓋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

覺者歟。但于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

鬱於千載。至理藏於萬古。其來久矣。豈不惜哉。今陛

下以為尊卑之叙。雖煥乎已備。喪紀之制。喪平聲或情

理未安。爰命秩宗。詳議損益。臣等奉遵明旨。觸類傍

求。採摭群經。討論傳記。論平聲。傳去聲。或抑或引。兼名兼實。

損其有餘。益其不足。使無文之禮。咸秩。敦睦之情。畢

舉。變薄俗於既往。垂篤義於將來。信六籍所不能談。

超百王而獨得者也。謹按曾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

齊讀曰咨。衰七雷切。齊衰五服之第二。請加為齊衰。等衣長六尺。博四寸。裳下緝。曰齊衰。

五月。嫡子婦舊服大功。月九請加為期。衆子婦舊服

小功。今請與兄弟同為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

服小功。五月。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舊服總

麻。請加與從母同服小功。五月。詔從其議。詔從。如字。此並

魏徵之詞也。

范氏祖禹曰。人莫不有本。自高祖以上。推而至於無窮。苟或知之。何可忘其所以。既遠矣。則服於有時。而絕先王之意。豈以服盡而親絕乎。而後世不達於禮者。或益之。或損之。出於私意。不足為法也。嫂叔之無服。古之人豈於其嫂獨無恩乎。傳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嫂獨無恩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至於嫂。不可以為母。無屬乎妻道者。也。故推而遠之。以明人倫。加之而無義。不若不加之。為愈。凡喪服從先王之禮。則正矣。

愚按古之制禮尚矣。嘗聞之師曰。凡喪禮制為斬衰。功。緦。之制。禮尚矣。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飭以文。是為情文。殺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後世有隆古之喪。蓋服制一以周公之禮為正。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昧乎其禮。而不究古制禮之意者。也。如從父之妻。兄弟之母之黨。不可名。以從子之妻。名以無服者。惟

而遠之也。然兄弟有妻之服。已之妻。有娣如之。服已。雖無服。必不華靡於其躬。宴樂於其室。如無服。猶無相。杵巷歌之聲。奚獨於兄嫂弟鄰之喪。而愬然待之。如行路。人乎。古人制禮之意。必有在。而未易以淺識窺也。夫實之無所不隆者。仁之至此。後世意欲加殺者。義之精。古人制禮之意。蓋如此。後世意欲加厚於古。而不知古者之制。未嘗薄也。大抵古人所勉於古。而不知古者之於已者。也。後世所加者。喪之實也。可號於人者。也。誠偽之相去。為何如。嗚呼。安得起唐之君臣。而與語斯義哉。

貞觀十七年十二月癸丑。太宗謂侍臣曰。今日是朕生日。俗間以生日可為喜樂。後音洛。在朕情。翻成感思。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追求侍養。去聲。永不可得。仲由懷負米之恨。家語。子路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於外。親沒之後。

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米萬鍾。願良有以也。況詩云。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詩上音渠。病苦也。辭也。柰何以劬勞之

辰。遂為宴樂之事。甚是乖於禮度。因而泣下久之。通鑑

係二十年十月二十日

胡氏寅曰。劬勞之日。父母存。置酒為壽。因以自慶。可也。父母既亡。於是為大為宴樂。有人心者。宜乎

此焉變矣。天子者。天下之表儀也。太宗念親不宴。而泣去之。數百歲。讀其言。猶使人惻然有感。而後

世流弊之遠。取於百姓。而為人臣報上之忠。必如

太宗一掃除之。則人主孝慕之志彰。而臣子諂諛之習革矣。

愚按。以己之生日。而念劬勞。君上之至情也。以君之生日。而上朝賀。臣子之至情也。君上教天下。以忠。兩盡其情。可天也。

太常少卿去聲祖孝孫祖。姓也。奏所定新樂。初隋用

宮。惟擊七鍾。其五鍾設而不擊。謂之啞鍾。至是。叶律

郎。張文收。乃依古斷竹。為十二律。命與孝孫吹調。五

鍾。叩之。而應。由是十二律。皆用。而孝孫又以二十二

用。旋相。為六十聲。八十四調。雅樂成調。無出七聲。七

聲。一宮。二商。三角。四變。徵。五正。徵。六羽。七變。宮。本官

近。相用。唯樂章。則隨律定均。合以笙。磬。節。以鍾。鼓。

太宗曰。禮樂之作。是聖人緣物設教。以為搏節。搏。祖

治政善惡。豈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對曰。前代興亡。

實由於樂。陳將亡也。為玉樹後庭花。陳後主。奢淫。日

嬪與狎客。共賦詩。采其艷麗者。被以新聲。選官女千

餘人。習而歌之。分部迭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

樂。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相。齊將亡也。而為

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為常。由是覆滅。齊將亡也。而為

伴侶曲。齊東昏侯時。作伴侶

曲。後為蕭衍所滅。伴侶

行路聞之。莫不悲泣。所

謂亡國之音。以是觀之。實由於樂。太宗曰。不然。夫音

聲豈能感人。夫音歡者聞之則悅。哀者聽之則悲。悲

悅在於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其人心苦。然苦心

相感。故聞而則悲耳。何樂聲哀。然能使悅者悲乎。今

玉樹伴侶之曲。其聲具存。朕能為公奏之。為去聲知公

必不悲耳。尚書右丞魏徵進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

帛云乎哉。此唐史無字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論語孔子之辭樂

在人和。不由音調。去聲太宗然之。按通鑑係貞觀二年。

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

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二十一。是斟酌南北。考以古

乙酉。張文收與孝孫同修定。六月云云。

司馬氏光曰。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

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百

世傳之。於是作禮樂焉。夫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

本也。容聲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

本。未嘗須臾去其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

身。興於閨門。著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鄰。達於諸侯。

流於四海。自祭和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

禮樂之中。如此數千百年。然後治化而周。決鳳凰來

儀也。苟無其本。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舍之。

則雖韶夏。漢武之音。亦不能有一日。化一夫矣。况齊

陳。淫昏之主。亡國之音。暫奏於庭。烏能變一世之

哀樂乎。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其發

言。非聖人也。樂生於人心。未嘗不與政通也。發於外

者。雖本於人心。之喜。怒。哀。樂。而作於外者。亦足以

感其心。之逆。順。邪。正。世有治亂。故其音有安樂。怨

怒之別。而其音。噍。殺。嘽。緩。粗。厲。勁。真。亦足以為其民

之思。憂。康。樂。剛。毅。肅。敬。之殊。間韶。護之。音。不覺和

易。聽。鄭。衛。之。曲。不。期。流。靡。事。有。固。然。是。豈。經。傳。謾

云我如太宗所言則聖人曰鐘鼓易俗蓋傷後世情教
和之理皆妄誕也聖人曰鐘鼓易俗蓋傷後世情教
而忘情知未喪本耳魏徵知太宗之非不諫也
反執是以順其旨不惟不知樂固亦不知經義也
愚賢按古者聖人之作樂也功成治定德洽仁泱
衆賢和於上萬民和於下然後定律本制器物
立曲調習舞節作爲一體用功効廣大深情性育
才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効廣大深情性育
是故黎民時雍韶樂之盛綏萬邦屢豐年武樂之本
也然非周公制樂何以成也又有以輔聖人之樂
本於聖人之德而樂之成也又有以輔聖人之樂
德樂本於天之德而樂之成也又有以輔聖人之樂
地之樂和先王之重其本而未嘗遺其末也盡其實
而美教舍其文也徒有其樂而無其德而無其樂則
亦何以爲感神人知樂之本矣然唐之君臣謂
樂在人和亦可謂知樂之本矣然唐之君臣謂
惡豈此和之謂先王樂之本矣然唐之君臣謂
悖哉嗚呼自由秦滅典籍樂經最爲殘缺今其可不

知者百不存一後爲無人君汲汲而求之猶懼其
漫滅難考而况譽爲無用之具乎司馬氏譏其
非發聖人之詎不信哉

貞觀七年太常卿蕭瑀奏言今破陳樂舞

德舞也太宗為秦王時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破陳
樂用樂工百二十八人破銀甲執戟而舞凡三變每
變爲四陣象刺左圓右方先偏後伍交錯曲伸以象
魚麗鵠觀者莫不扼腕踊躍元冬至朝會慶賀
常奏後舞人改用進賢冠虎文袴騰蛇帶烏皮靴二
人執旌居前更號神功破陣樂七德者取左傳武有
七德揚蹈屬之容以示天下之所共傳然美盛德之形
容尚有所未盡前後之所破劉武周鷹揚校尉義寧
初據馬邑郡起兵附于突厥突厥立武周為定揚所
汗稱帝改元後太宗敗之于并州奔突厥為突厥所
斬薛舉帝號于蘭州太宗起兵自號于高墟城未幾死

貞觀七年太宗起兵自號于高墟城未幾死

仁果代立。秦王率諸將討之。竇建德王世充等。臣願

以仁果及其黨歸京師。斬之。竇建德王世充等。臣願

圖其形狀。以寫戰勝攻取之容。太宗曰。朕當四方未

定。因為天下為去聲。後救焚拯溺。故不獲已。乃行戰

伐之事。戰一作攻。所以人間遂有此舞。國家因茲亦制其

曲。然雅樂之容。止得陳其梗槩。若委曲寫之。則其狀

易識。易。以。鼓切。朕以見在將相。相。見音現。將。並去聲。多有曾經受彼

驅使者。曾音層。既經為一日君臣。今若重見其被擒獲

之勢。重平聲。必當有所不忍。我為此等。所以不為也。蕭

瑀謝曰。此事非臣思慮所及。按史志。太宗令魏徵與

名曰七德舞。舞初成。觀者皆踊躍。諸將上壽。羣臣皆

稱萬歲。蠻夷在庭者。請相率以舞。自是朝會慶賀。與

同。九功舞

思按古之樂。莫善於韶舞。韶舞尚矣。今不可得

而滅矣。夫子之論武舞。有曰。武始而北。出而分

周。公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東。五成而西。六成

而北。七成而東。八成而南。九成而西。十成而北。十

之。容進退擊刺之節。不過以象其克殷紂服荆蠻

魚。德之舞。已固未聞。圖畫亡國之君。而陳之也。唐

舞之遺意矣。蕭瑀以爲未盡。請圖畫劉武周等

形狀。以識之。夫太宗謂今日將相。有嘗為其臣者

觀之。有所不忍。此特言當時之情耳。要之瑀者

論非特不便於當時。蓋亦無稽於往古也。

貞觀政要卷第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貞觀政要卷第八

戈直集論

論務農三十

論刑法三十一

論赦令三十二

論貢賦三十三

辯興亡三十四

務農第三十

凡四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夫不失時者。夫音扶。後同。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若兵戈屢動。土木不息。而欲不奪農時。其可得乎。王珪曰。昔秦皇漢武。外則窮極兵戈。內則崇侈宮室。人力既竭。禍難遂

興難去彼豈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

之轍殷鑒不遠陛下親承其弊知所以易之易如然

在初則易以豉切終之實難伏願慎終如始方盡其美

太宗曰公言是也夫安人寧國惟在於君君無為則

人樂音洛君多欲則人苦朕所以抑情損欲剋己自勵

耳

愚按太宗之言曰國以人為本人不失時以人君簡靜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

為本竊嘗因其言而推之舜之罔遊于逸萬邦咸寧之本也禹之克儉于家朔南暨聲教之本

也湯之不邇聲色表正萬邦之本也文王之不敢盤于遊田懷保小民之本也自古興王之君

未有不簡靜寡欲者也自古亡國之君未有不淫侈多欲者也至我太宗之言乎其可謂知本

者矣雖然言之非艱行之為難太宗既以隋之崇侈宮室為鑒矣而復有飛山翠微之作既以

隋之窮兵黷武為鑒矣而復有高麗西域之魏徵曰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王珪曰在初

則易終之實難然則向非二臣之言又豈能始終踐言也哉

貞觀二年京師旱蝗蟲大起太宗入苑視禾見蝗蟲

掇數枚而呪曰人以穀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

百姓有過在于一人爾其有靈但當蝕我心無害百

姓將吞之左右遽諫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

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復為灾

林氏之奇曰夫天灾可以至誠感不可以人力勝太宗掇蝗而吞之不忍民受其灾其害自息明皇

遣使捕之欲以人力勝天而其灾愈甚天人之際豈不甚明矣哉

愚按昔成湯禱旱於桑林以六事自責身代犧牲是不自有其身矣夫千金之子猶知愛其身人君如也惟能知吾之一身意萬蒼生之身也為何如也惟能知吾之一身意萬蒼生之身也則凡吾赤子之痒病疾痛舉切其身矣太宗念蝗之為民害取而吞之曰寧食吾肺腸與湯之身代犧牲皆不自有其身者也其感天心也宜哉漢王嘉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此之謂也

貞觀五年有司上書言皇太子將行冠禮冠去聲宜用

二月為吉請追兵以備儀注太宗曰今東作方興恐

妨農事令改用十月令平聲太子少保蕭瑀奏言準陰

陽家用二月為勝太宗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

靜必依陰陽不顧理義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所行

皆遵正道自然常與吉會且吉凶在人豈假陰陽拘

忌農時甚要不可暫失

愚按夫子曰使民以時釋者曰時謂農隙無事之時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民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夫朝廷之上宮廷之間行儲君首服之禮固未至於使民而奪其時也而以追兵備儀妨農而止此太宗之心一念在民而不敢少弛也推是心於天下天下其有不務本者乎

貞觀十六年太宗以天下粟價率計斗直五錢其尤

賤處計斗直三錢因謂侍臣曰國以民為本人以食

為命若禾黍不登則兆庶非國家所有既屬豐稔若

斯朕為億兆人父母唯欲躬務儉約必不輒為奢侈

朕常欲賜天下之人皆使富貴今省徭賦不奪其時

使比屋之人比音恣其耕稼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鄉閭之間少敬長少去聲妻敬夫此則貴矣但今天下皆然令平聲朕不聽管絃不從畋獵樂在其中矣樂音洛

愚按論語曰既庶矣又何以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富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歛以富之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而孟子之告梁惠王亦曰王者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此皆三代盛時所以王天下之要道也太宗謂朕欲賜天下人皆富貴省徭薄賦不奪其時恣其耕稼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鄉閭之間咸知敬順此則貴矣斯言也與孔孟之言同一揆也雖三代固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云至矣朱子則謂其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法太宗其能然乎愚謂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太宗其能然乎愚謂太宗之言仁言也貞觀之政善政也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謂樂在其中者又當何如哉

刑法第三十一章凡九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簡古人云鬻棺者欲歲之疫非疾於人利於棺售故耳售音受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求深刻欲成其考課今作何法得使平允諫議大夫王珪進曰但選公直良善人斷獄允當者當去聲增秩賜金即姦偽自息詔從之太宗又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

周禮秋官左九棘。孤卿大夫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夫位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今三公九卿。太常寺卿掌禮樂郊廟社稷之事。光祿寺卿掌酒醴膳羞之政。衛尉寺卿掌器械之物。宗正寺卿掌天子族親屬籍。以別昭穆。太僕寺卿掌賓客凶儀之事。司農寺卿掌倉儲委積之事。太府寺卿掌貨廩藏貳。即其職也。自今以後。大辟罪。辟音闕。皆令聲。中書門下四品已上。及尚書九卿議。之。如此。庶免冤濫。由是至四年。斷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幾致刑措。下。幾。平聲。舊本自太宗又曰。以。愚按。昔舜命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不曰。刑。期于無刑。蓋帝王之治。以教為先。刑者。不得已而用之。則曰。惟明克允。蓋明者。所以得其情。明刑之要。則曰。惟明克允。蓋明者。所以得其情。

允者。有以當於心。理官之所重者。在此。而穆伯訓刑。尤切切於其審克之一語。正奏獄。詳審之。謂也。王珪謂必選良直善之人。斷獄允當者。增秩賜金。而太宗又使宰相及尚書九卿議之。固宜。致刑措。而盛也。夫唐虞之世。期於無刑。成周之隆。至于刑措。無刑尚矣。刑措亦王者之極功也。若漢之文景。唐之太宗。史臣皆以幾致刑措。美之。自漢唐而論。可謂仁君矣。幾。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比有鼻。奴告主謀逆。此極弊法。特須禁斷。假令平聲。有謀反者。必不獨成。終將與人計之。衆計之事。必有他人論之。豈藉奴告也。自今奴告主者。不須受盡令斬決。愚按。人臣謀逆。此以下而叛上也。奴告其主。是亦以下而叛上也。迺使叛上者。得逞其志。是以亂易亂。相去幾何。太宗詔自今告主者。勿受。盡令斬決。斯言一出。固足以感格。

天下使無叛上之事矣

貞觀五年張蘊古為大理丞相州人李好德相好並去聲後

同素有風疾言涉妖妄詔令鞠其獄令平聲蘊古言好

德癩病有徵法不當坐太宗許將寬宥蘊古密報其

旨仍引與博戲持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之太宗大

怒令斬於東市既而悔之謂房玄齡曰公等食人之

祿須憂人之憂事無巨細咸當留意今不問則不言

見事都不諫諍何所輔弼如蘊古身為法官與囚博

戲漏洩朕言此亦罪狀甚重若據常律未至極刑朕

當時盛怒即令處置處上聲後同公等竟無一言所司又

不覆奏遂即決之豈是道理因詔曰凡有死刑雖令

即決皆須五覆奏五覆奏自蘊古始也又曰守文定

罪或恐有冤自今以後門下省覆有據法令合死而

情可矜者宜錄奏聞蘊古初以貞觀二年自幽州大

興路總管府記室兼直中書省表上大寶箴易大傳曰

寶曰位蓋取此義箴誠也文義甚美可為規誡其詞曰今來古往

俯察仰觀惟辟作福辟音壁君也周書為君實難孔

告魯定公宅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有

禹貢曰任土作貢具僚和其所唱和去聲是故恐懼之心日弛

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

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拯音軫屯諸倫切歸罪於已因心於人

大明無偏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

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見文

史篇出警而入蹕天子出稱警入稱蹕警蹕者止行也四時調其

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身為之律史記

為律身為度注禹聲音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

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樂音洛極樂成哀欲不可縱

縱欲成災曲禮曰欲不可極壯九重於內重平聲楚辭

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桀作瑤

瓊羅八珍於前周禮膳夫珍用八物謂淳熬淳所食

不過適口惟狂罔念周書曰惟聖丘其糟而池其酒

桀紂酒池可以望十里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夏書

之或歌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有一于此

謂之勿貴難得之貨老子曰不貴難得勿聽亡國之音

詩序曰亡國之音內荒代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

物侈亡國之聲淫勿謂我尊而傲賢侮士勿謂我智

而拒諫矜已聞之夏后據饋頻起史記夏禹一饋而

民亦有魏帝牽裾不止魏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

毗隨而引其裾帝怒良久曰卿安彼反側如春陽秋

露魏魏蕩蕩推漢高大度漢紀高祖寬撫茲庶事如

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小旻篇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水大明篇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詩云不識不知詩皇矣篇曰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書曰無偏無黨周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一彼此於胸臆捐

好惡於心想好惡並去聲眾棄而後加刑眾悅而後命賞

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

不定物以數物之懸者輕重自見音現如水如鏡不示

物以形物之鑿者妍蚩自露勿渾渾而濁音渾勿皎

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

於未形冕十有二旒天子冠用五采藻為旒以藻貫五采玉垂於延之前後各十二取目不須視

惡色雖黠續塞耳而聽於無聲黠他口切續音曠黠續黃色綿也

為圓用組垂之於冕當兩耳旁示不聽讒邪也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

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効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

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寧王之貞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正

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為而受成豈知帝

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戡音堪勝也人

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

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性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去聲

苞括理體抑揚辭令如字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

祝接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

之爭臣司直爭讀諱敢告前疑太宗嘉之賜帛三百段

仍授以大理寺丞

按通鑑古無與博戲之說唐史張蘊古文章鯁直之士太宗以一

唐氏仲友曰張蘊古文章鯁直之士太宗以一

時加以帝之病蘊古敏書傳曉世務文擅當

朱子黼曰詩三百五十一篇而疾讒者六君子有七

惡而以訐為直居其一自昔賢智之棄逐政治之

陳北國與治功乃復容萬紀革玷污朝列何我積

玄齡一代名相而萬紀以按事不實劾之玄齡以魏徵

平反妖言而萬紀非命挾恩依勢逞其姦謀其為

免按而蘊古竟雁非乎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

太宗盛德累豈少乎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

也萬紀夫愚按自古王霸之辨治亂之分曰德刑曰義利

而巳太宗知尚德而不尚刑故能拒絕封德彝利

採法律之言此其天資聰明最為合於帝王之道

者也夫既知其言之非矣則廢逐其目之官德彝然

德彝則任股肱之罪置杖尉於死地萬紀論好德

論無忌罪陷蘊古於非辜小人深文如出一律

何太宗明於先而暗於後得於彼而失於此乎

校尉以戴胄而免蘊古則遂罹極刑愚觀蘊古

之箴曰衆棄而後加刑嗚呼蘊古之

罪豈所謂衆棄者邪亦可哀也已

貞觀五年詔曰在京諸司比來比音鼻奏決死囚雖

云五覆一日即了都未暇審思五奏何益縱有追悔

又無所及自今後在京諸司奏決死囚宜三日中五

覆奏天下諸州三覆奏又手詔勅曰比來有司斷獄

多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守文定罪或恐

有冤自今門下省復有據法合死而情在可矜者宜

錄狀奏聞

范氏祖禹曰。易中孚之象曰。君子出於至誠也。古者中孚者。信發於中也。議獄緩死者。出於至誠也。古者以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刑。先王重慎。如此。故刑清而民服。若太宗之恆刑也。可謂至誠而近於古矣。幾致刑措。宜哉。

愚按。易之象言刑獄者。五而議獄。緩死。必見於中孚者。蓋以君子者。每於事於物。無不用其中。於人命所繫。尤見中孚之至也。獄者。不得已而設。議謂必究其情也。死者。不可復生。緩謂求所以生之也。呂刑曰。罔非在中。又曰。獄成而詔。則中孚者。誠議獄者歟。亦近其出於中心之誠者歟。亦近乎周官五聽三訊之遺意矣。

貞觀九年。鹽澤道行軍總管岷州和岷州。今為西都督高甌生史無傳坐違李靖節度。又誣告靖謀逆。減死徙

邊時有上言者曰。甌生舊秦府功臣。請寬其過。太宗曰。雖是藩邸舊勞。誠不可忘。然理國守法。事須畫一。今若赦之。使開僥倖之路。且國家建義太原。元從及征戰有功者甚衆。從去聲若甌生獲免。誰不覬覦有功之人。皆須犯法。我所以必不赦者。正為此也。

愚按。諸葛武侯之治蜀也。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堂堂三代之佐。此後世之所不能也。太宗以王魏為相。以薛萬徹為將。非所謂雖讎必賞歟。至若高甌生。以秦府舊臣。身從百戰。一旦犯法。黜之。不疑。非所謂雖親必罰歟。嗚呼。太宗之布公道。其庶幾武侯之治者乎。

貞觀十一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書曰。明德慎罰。

周書康誥之辭。惟刑恤哉。虞書舜典之辭。禮云為上易事。易以。致為

下易知則刑不煩矣。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

長勞矣。長音掌。後同。禮夫音扶。上易事則下易知。君

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上播忠厚

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詠

斯起。虞書。皋陶賡歌。曰。庶事康哉。當今道被華戎。功高宇宙。無思

不服。無遠不臻。然言尚於簡文。志在於明察。刑賞之

用。有所未盡。夫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之

所以與天下為畫一。不以貴賤親疎而輕重者也。與

疎。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屈伸在乎好惡。並去聲。或

輕重由乎喜怒。遇喜則矜其情於法中。逢怒則求其

罪於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

癍痕。癍音盤。癍痕可求。則刑斯濫矣。毛羽可出。則賞因

謬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

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夫

暇豫清談。皆敦尚於孔老。孔子老聃也。威怒所至。則取法

於申韓。申不害。韓非。皆戰國刑名之學。直道而行。非無三黜。三。去聲。論

惠直道而事人。馬往而不三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

弘。刻薄之風已扇。夫刻薄既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

時。則憲章不一。稽之王度。稽音羈。實虧君道。昔州犁上

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楚與秦

子圍與之爭。正於伯州犁。州犁乃立囚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

子。囚曰。頡遇王子弱馬。戌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歸。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

漢張湯為廷尉。所治。即上意所欲。臯。予監史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

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帝以人臣之頗僻。頗平。於是往往釋湯所言。出本傳。

莫能申其欺罔。况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乎。

以睿聖之聰明。無幽微而不燭。豈神有所不達。智有

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為念。樂其所樂。

遂忘先笑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所召。安可

不思。頃者責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帳不贍。或以

營作差違。或以物不稱心。

稱。去聲。或以人不從命。皆非

致治之所急。實恐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

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非徒語也。且我之所

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所臨照。以隋氏

之府藏。去聲。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甲兵。况當今之

士馬。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比大。

度。待洛切。曾何等級。曾。音層。然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之也。我以

貧窮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

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然鮮蹈平易之塗。

鮮。上解。

聲。易以。致切。後同。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於安不思危。治不

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無

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

息。至於將受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由也。可不哀

哉。夫鑒形之美惡。必就於止水。鑒國之安危。必取於

亡國。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詩大雅蕩篇之辭。又曰。伐

柯伐柯。其則不遠。詩幽風伐柯篇之辭。臣願當今之動靜。必思

隋氏以為殷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

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

矣。知存亡之所在。節嗜欲以從人。省遊畋之娛。息靡

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慎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便佞。去

聲。便。杜悅耳之邪說。甘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

難得之貨。採堯舜之誹謗。堯舜設誹謗之木於五達之衢。以書政治之愆失。

追禹湯之罪己。左傳。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惜十家之產。見納諫篇注。

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易謙

卦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不自滿以招損。虞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有動則庶

類以和。出言而千里斯應。易大傳曰。君子居其室。出善則千里之外應之。

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此聖哲之宏規。而帝

王之大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而已。夫守之則易。取

之實難。既能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

保之不固則驕奢淫泆動之也慎終如始可不勉歟
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
而國家可保也易文言傳釋誠哉斯言不可以不深
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聞過必改少
虧於曩日若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
盡美矣固無得而稱焉太宗深嘉而納用按史傳上
肱仁宮多所譴責徵諫曰隋惟責不獻食或供奉不
精為此無限而至於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當兢兢
戒約奈何令人悔為不奢若以為足今不啻足矣以
為不足萬此寧有足邪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退又
上疏
云云
唐氏仲友曰徵言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今
之刑賞或由喜怒此即皇極所謂王道書曰無有

作好無有作惡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二說並行而
不相悖無作好惡道也惟作威福權也德大而常
禮不足以賞於是乎有作威此非有司之法守而常
誅於是乎有作福而德稱乎賞豈作好哉雖作威而
罪宜乎誅豈作惡哉然則賞刑非不由喜怒也而不
由乎一人之私喜怒也
愚按漢世賢良之策曰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
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
遇民信也末世貴爵賞而民不信也夫子曰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子曰其身正不
令而行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子曰其身正不
知其可也其是謂歟夫以太宗之人而無善賞
功之制明罰恤民之詔屢形於言亦謂競競
於君道者然而刑賞之失猶有言如魏徵之言者
豈正身之觀徵所謂欲善之志不減而改過之心
於民乎觀徵所謂欲善之志不減而改過之心
少虧其未正於已而信於民者致敬於庸君常
然徵之疏必諄諄以隋為戒若致敬於庸君常

主之前者亦猶賈山於漢而借秦為喻之意憂治危明之心也若傲者可謂忠愛其君者矣

貞觀十四年戴州今濟北地刺史賈崇以所部有犯十

惡者被刺史劾奏太宗謂侍臣曰昔陶唐大聖柳下

惠大賢其子丹朱甚不肖其弟盜跖為巨惡盜跖莊子雜篇

以為柳下惠之弟夫以夫音扶聖賢之訓父子兄弟之

親尚不能使陶染變革去惡從善去上聲今遣刺史化

被下人咸歸善道豈可得也若令平聲緣此皆被貶

降或恐邇相掩蔽罪人斯失諸州有犯十惡者刺史

不須從坐但令明加糾訪科罪庶可肅清姦惡

愚按夫子曰道之以禮有耻且格謂政刑之不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謂政刑之不如

德禮也蓋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者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後世之為治者德禮而有愧教化不能先非惟德禮不能使民有耻且格而政刑亦不能使民免而無耻矣甚而至於罪麗于十惡尚忍言之哉然究厥本原則承流宣化坐罪宜也而遂至於邇相掩蔽罪人斯失反以長姦容隱遂使麗于十惡者乃得全身於覆載之間而可乎哉太宗不坐刺史但令明加糾察以正其罪蓋深有以知其弊而不得不然也司牧民者其亦於德禮政刑而知本末先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大理卿孫伏伽貝州人武德初

可謂誼臣矣貞觀中曰夫作甲者夫音扶欲其堅恐人

之傷作箭者欲其銳恐人不傷何則各有司存利在

稱職故也稱去聲朕常問法官刑罰輕重每稱法網寬

於往代仍恐主獄之司利在殺人危人自達以鈞聲價今之所憂正在此耳深宜禁止務在寬平

唐氏仲友曰太宗留心聽斷天下刑幾措固嘗拒封德彝刑法伯道之說從魏公仁義之言雖道德齊禮未純三代而欽恤之意

愚按漢景帝之詔有曰欲令理獄者務先寬又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以貨賂為市朋黨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罪者不服姦法為暴甚無謂也諸獄雖疑若文致於法而罪人心不厭者則讞之誠後王之所當知也太宗謂恐主獄之司利在殺人危人自達深宜禁止務在寬平斯言也與景帝之詔同仁心也史臣俱以刑措美之宜哉蓋寬則矜恕可得其情急則殘忍有失其情者矣然寬非縱弛之謂也寬而流於縱弛則幸免者有焉今日務在寬平則平若持衡輕重此平也實寬之所致而從輕罪在於重而從重此平也

也則寬平者實明刑之典要歟

赦令第三十二章凡四

貞觀七年太宗謂侍臣曰天下愚人者多智人者少

智者不肯為惡愚人好犯憲章好去聲凡赦宥之恩惟

及不軌之輩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

赦善人喑啞凡養稂莠者傷禾稼稂莠音郎酉稂莠音郎酉惠姦

宥者賊良人宥音詭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周書康誥武王之辭

又蜀先主姓劉名備字玄德漢中山靖王之後三國時繼漢統都蜀嘗謂諸葛亮

曰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之間元方名紀康成名玄並後漢人每見

啓告理亂之道備矣曾不語赦音層故諸葛亮理蜀

十年不赦而蜀大化。梁武帝每年數赦。數音朔卒至

傾敗。卒子夫謀小仁者。夫音扶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

已來絕不赦。今四海安寧禮義興行非常之恩。彌

不可數。將恐愚人常冀僥倖。惟欲犯法不能改過。

范氏祖禹曰。數赦之害。前世論之詳矣。夫良民不
被澤而罪人獲宥。政之偏黨莫甚於此。欲以致不和
而措刑不亦踈乎。而人君每以赦為推恩
或祈陰德之報。太宗懲之。可謂善治矣。

馬氏存曰。先王以教而化民。以刑而禁民。不幸或
陷於憲網者。聖人則原其情而省其過。之大小而
肆赦之。蓋赦者聖人所以行之宥過也。可以行而不
則傷乎仁。不可以行而行之。則失乎義。故世之議
者或以宜踈而不可以宜數。或以宜數而不可以宜踈。是踈
者太簡。數者太繁。蓋惟當語其當否。而不論其踈
數也。故宥之官。三宥三赦。如之法。曰勿弱。曰老。曰遺。
忘。以為宥之可用。止於赦。如此。曰勿弱。曰老。曰遺。

愚則以為為赦之可行。止於天下如此。由是觀之。赦宥之
法。當其時而用之。則為止於天下如此。由是觀之。赦宥之
之。則為小利。而大害。故魯肆大青。春秋譏之。管仲亦
曰。赦者。小利。而大害。故魯肆大青。春秋譏之。管仲亦
害而不知。無赦之為福。是亦議其赦之。大者乎。赦之
福。而不知。無赦之為福。是亦議其赦之。大者乎。赦之

幸也。按書曰。普災肆赦。怙終賊刑。青過。大者乎。赦之
此聖人用法之輕重。而悉赦之也。易曰。雷雨作。解。
聞不擇罪。過宥罪。雷動而雨作。天之澤所施溥矣。
君子曰。赦過宥罪。雷動而雨作。天之澤所施溥矣。

宥之。秋。已。亦非謂不擇罪。大青。聖人以小。而為非常之事也。
故春。秋。已。亦非謂不擇罪。大青。聖人以小。而為非常之事也。
書之。於。經。正。以其非古也。自是而赦。令。數。矣。然
或者。因。天。下。有。非常之事。與。夫。凶。荒。流。離。之。後。
盜賊。垢。汗。之。餘。於。是。有。事。與。夫。凶。荒。流。離。之。後。
得已。而。用。之。猶。云。可。也。否。則。沛。然。洗。濯。於。天。下。不
未免。刑。賞。之。小。柄。以。勸。善。懲。惡。酌。古。之。道。揆。今。之

者。操。刑。賞。之。小。柄。以。勸。善。懲。惡。酌。古。之。道。揆。今。之
者。操。刑。賞。之。小。柄。以。勸。善。懲。惡。酌。古。之。道。揆。今。之

者。操。刑。賞。之。小。柄。以。勸。善。懲。惡。酌。古。之。道。揆。今。之
者。操。刑。賞。之。小。柄。以。勸。善。懲。惡。酌。古。之。道。揆。今。之

者。操。刑。賞。之。小。柄。以。勸。善。懲。惡。酌。古。之。道。揆。今。之
者。操。刑。賞。之。小。柄。以。勸。善。懲。惡。酌。古。之。道。揆。今。之

通鑑文選卷八

宜必赦過宥罪而不可數。要為得中也。太宗謂絕不放赦而四海安寧。非常之恩。彌不可數。其深道者見於治道者哉。

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國家法令惟須簡約不可

一罪作數種條格式既多官人不能盡記更生姦詐

若欲出罪即引輕條若欲入罪即引重條數變法者

數音朔實不益道理宜令審細令平聲毋使互文毋無通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詔令格式若不常定則

人心多惑姦詐益生周易稱渙汗其大號易渙卦九五爻辭

言發號施令施平聲若汗出於體一出而不復也書曰

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為反周書周官之辭且漢祖日不暇

給蕭何起於小吏制法之後猶稱畫一今宜詳思此

義不可輕出詔令必須審定以為永式

愚按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殺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為惡而入于罪戾者。一斷之以律。律之書凡十二篇。所以使民遷善遠罪而無犯也。皆太宗詔房玄齡等與法司因隋之舊而更定增損多降重為輕。迄貞觀用之無所變改。夫律令格式皆所以用法也。太宗謂貴簡約。貴常定。此最為知法意者。夫不簡約則出入輕重。吏因之而作弊。不常定則朝之夕改。民莫知所信從。太宗取則於蕭何畫一之法。而不輕於數變法。必須審定以為永式。能致刑措。實由此也。

長孫皇后遇疾漸危篤皇太子承乾啓后曰醫藥備

盡今尊體不瘳音抽也請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
福祐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
非為惡者若行善無效何福可求赦者國之大事佛
道者上每示存異方之教耳常恐為理體之弊豈以
吾一婦人而亂天下法不能依汝言按通鑑貞觀九年
有氣疾前年從上幸九成宮柴紹等中夕告變上探
甲出閣問狀后扶疾以從左右止之右曰上既震驚
吾何心自安由是疾甚太子私以語房玄齡玄齡白上上
汝言吾不如速死太子私以語房玄齡玄齡白上上
哀之欲為之
赦后固止之
唐氏仲友曰天啓興運亦不偶然助興運必有賢
妃以漢唐論長孫賢於陰馬有古后妃之美無後
謂世后良佐之信夫太宗

愚按三代興王之主無不內有賢助以協成至
治任如邑姜其表表於經傳者為天下母儀之
所取則焉若長孫皇后之賢自三代而下之絕
無僅有者也馬鄧不足以及之矣遇危疾而不
以肆赦微福非卓然有見何以能茲不幸而弗
登者艾宜太宗有失內良佐之嘆也天假之年
使之擁佑於高宗之世則庶幾其
過禍亂之萌乎此可為深悲也

貢賦第三十三章凡五

貞觀二年太宗謂朝集使曰使去聲唐制諸州奉貢
任土作貢布在前典當州所產則充庭實當去聲比聞
都督刺史比音鼻邀射聲名厭土所賦或嫌其不善踰
意外求更相倣效更平聲遂以成俗極為勞擾宜改此
弊不得更然

愚按夏書載禹平水土之績而以貢名篇貢者
下獻上之名水土未平何由定貢書以貢名見
地乎天而成之功也然曰任土作貢者亦非以其
土器用之常宗廟朝廷之不可闕者非徒奉一
人耳目之心志之所欲也而唐之刺史至於越境
求物更相倣倣亦由國無定制使踰越於常度
之外太宗深懲而力革其弊誠王者之先務也
貞觀中林邑國貢白鸚鵡性辯慧尤善應答屢有苦
寒之言太宗愍之付其使令還出於林藪使去聲今
鑑貞觀五年十一月林邑獻五色鸚
鵡魏徵以為不宜受上喜而歸之
愚按周書載召公戒武王之言曰犬馬非其土
性不畜珍禽異獸不育于國其後穆王得白狼
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其得失可睹也太宗卻
林邑白鸚鵡之獻可謂能遵古先哲之訓而鑒
後世之失矣

貞觀十二年踈勒朱俱波甘棠

皆西域國名踈勒距長安九千里餘王姓

裴氏朱俱波在葱嶺之西甘棠在大海南

遣使貢方物

後同

太宗謂群

臣曰向使中國不安日南

南蠻國在安南之外

西域朝貢使亦

何緣而至朕何德以堪之覩此翻懷危懼近代平一

天下拓定邊方者

拓音托

惟秦皇漢武始皇暴虐至子

而亡漢武驕奢國祚幾絕

幾平聲

朕提三尺劍以定四

海遠夷率服億兆乂安自謂不減二主也然二主末

途皆不能自保由是每自懼危亡必不敢懈怠惟藉

公等直言正諫以相匡弼若惟揚美隱惡共進諛言

則國之危亡可立而待也

按通鑑係貞觀九年十二月

唐氏仲友曰太宗因四夷之賓而以秦皇漢武自
傲求輔弼之言此忠言可進之機惜哉玄齡無杜
漸保治之道乎帝

愚按昔武王克商西旅底貢厥絜太保作旅絜
用訓于王而致慎德之戒夫以武王之聖而召
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人主可不深思而
加念之哉太宗因四夷之賓以秦皇漢武自傲
以求言而當時大臣雖不聞有如太保作書之
訓然自懷危亡不敢懈怠有合於夙夜罔或不
勤之言庶幾乎帝

貞觀十八年太宗將伐高麗其莫離支高麗官名其職如中國吏

部兼兵部尚書也貞觀十六年高麗東部大人泉蓋

遣使去聲貢白金黃門侍郎褚遂良諫曰莫離支虐殺

其主九夷所不容東方之夷有九種曰吠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

又一日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飭五曰陞

下以之興兵將事弔伐為遼東之人為去聲報主辱之

恥古者討弒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宋春秋時國名字華父宋

戴公遺魯君以郕鼎遺去聲魯君桓公名執郕鼎孫也桓

公受之於大廟大音泰後同大臧哀伯孫達也臧哀伯

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

大廟百官象之又何誅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蓋

九鼎殷所受夏鼎也武王克商乃義士猶或非之伯

夷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寘諸大廟其若之何見

左傳桓公二年宋督弒其君殤公與夷以郕鼎賂公

故遂相宋公四月取郕鼎于宋納于大廟臧哀伯諫

公曰云云夫春秋之書百王取則若受不臣之筐篚

納弒逆之朝貢不以為愆將何致伐臣謂莫離支所

獻自不合受太宗從之按通鑑太宗又謂高麗使者

離支弒逆汝曹不能復讎今更為之遊

唐氏仲友曰名其為賊乃可服之此兵法也太宗

固深忿莫離支必欲討之其貢使之來欲治之而

未有辭遂良之諫與太宗

意會宜其從之速也

愚按褚遂良援古證今諫太宗卻莫離支之獻

則善矣而不能因以消其忿兵黷武之心而其

諫辭與太宗意會卒

成遼水之征惜哉

貞觀十九年高麗王高藏藏去聲高

蓋音盍高麗臣名金蓋蘇文既弒其王武於是專

文擅國事其狀貌雄偉意氣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

敢仰視常令貴人武將伏地而履之上馬出行必整

隊伍導者長呼則人皆奔迸不避坑谷路絕行者國

人甚苦之遣使去獻二美女太宗謂其使曰朕憫此女離

其父母兄弟於本國若愛其色而傷其心我不取也

並却還之本國按通鑑係貞

觀二十年

愚按周書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

獻方物惟服食器用未聞以美女為貢者也適

而以西伯興魯受齊人女樂之歸而孔子行蓋自

辯興亡第三十四章

古臣下之詭計列國之陰謀未有不以女子為

間使之下先有以惑其耳目移其心志或乘隙以

沮敗其所為或遂中不以不測之禍可不慎哉高

麗美女之貢夫豈不為是邪况當與師致討之

時乎太宗還之謂不欲傷其心固仁惻之意亦

豈非有見於此邪若太宗其可謂賢君也已

貞觀初太宗從容從。即謂侍臣曰。周武平紂之亂。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國。其得天下不殊。祚運長短若此之相懸也。尚書右僕射蕭瑀進曰。紂為無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諸侯不期而會。武王伐紂。諸侯會孟津者八百餘國。周室微。六國無罪。秦氏專任智力。蚕食諸侯。平定雖同。人情則異。太宗曰。不然。周既克殷。務弘仁義。秦既得志。專行詐力。非但取之有異。抑亦守之不同。祚之脩短。意在茲乎。

愚按。太宗君臣嘗論創業守成孰難。玄齡以創業為難。魏徵以守成為難。夫創業者既往之事。守成者方來之事。與其追論於既往。曷若致力於方來者。為有益乎。他日與群臣論周秦運

祚長短之由。蕭瑀之言。即創業之事。太宗之言。即守成之事也。夫所貴乎君臣之間。講論古今者。欲其反之於已。而推之於治也。取天下之事。太宗既已身親之矣。方當即位之初。所宜監秦之所失。效周之善。所以得庶乎如周祚之長。不至如秦祚之短也。嗚呼。太宗之言。可謂能切已近思者矣。

貞觀二年。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隋開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飢乏。是時倉庫盈溢。竟不許賑給。乃令百姓逐糧。隋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比至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供。平聲。年。煬帝恃此富饒。所以奢華無道。遂致滅亡。煬帝失國。亦此之由。凡理國者。務積於人。不在盈其倉庫。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

與足

論語有若對魯哀公之辭

但使倉庫可備凶年此外何煩儲

蓄後嗣若賢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積倉庫徒

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舊本此章重出奢縱篇今去彼存此

愚按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此蓄積者所以垂訓而公私之積猶可哀痛賈誼所以言於漢文帝之時也蓋蓄積固國之先務也至於蓄積豐富侈心一生貫朽粟陳不足以供排山倒海之欲非惟無可以養民且至於厲民矣太宗謂但使倉廩可備凶年此外何煩儲蓄此得古人制國用之意良足取也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天道福善禍淫事猶影響

昔啓人

本太宗諱改曰人

亡國來奔隋文帝不恡粟

帛大興士衆營衛安置乃得存立既而彊富子孫不

思念報德纔至失脫即起兵圍煬帝於鴈門

郡名今為代州

隸腹

及隋國亂又恃彊深入遂使昔安立其國家者

身及子孫並為頡利破亡豈非背恩忘義所至也群

臣咸曰誠如聖旨

愚按三代之待夷狄也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蓋不以中國之治治之也文王之伐嚴狁止於城彼朔方而已宣王之伐淮夷止於徐方來庭而已曷嘗盡欲郡縣其地而臣妾其人哉後世不明華夷之辨務為懷遠之圖適以自遺患而已矣故漢宣扶立呼韓而建武多北邊之擾隋文撫存啓民而煬帝有鴈門之圍由不能以三代為法故也可不戒哉

貞觀九年北蕃

北突厥

歸朝人奏突厥內大雪人饑

羊馬並死中國人在彼者皆入山作賊人情大惡太宗謂侍臣曰觀古人君行仁義任賢良則理行暴亂任小人則敗突厥所信任者並共公等見之略無忠正可取者頡利復不憂百姓恣情所為朕以人事觀之亦何可久矣魏徵進曰昔魏文侯名斯晉卿桓子之子為諸侯問李克戰國時人諸侯誰先亡克曰吳先亡文侯曰何故克曰數戰數勝數並音數勝則主驕數戰則民疲不亡何待頡利逢隋末中國喪亂遂恃眾內侵今尚不息此其必亡之道太宗深然之

愚按大雪人飢羊馬並死突厥將亡之徵也太宗不以此論其必亡而以不任忠良不憂百姓

知其必亡可謂善觀人之國矣然魏徵論吳亡之事則又有深意焉蓋頡利固數戰數勝者也太宗自起兵已來亦豈非數戰數勝者乎觀頡利之亡亦可惕然而懼矣厥後太宗既老而復興高麗之師殆近於李克之所論者太宗固曰魏徵若在使我有是行豈不信哉

貞觀九年太宗謂魏徵曰頃讀周齊史末代亡國之主為惡多相類也齊主齊後主也名緯世祖之子深好奢侈好去聲所有府庫用之略盡乃至關市無不稅歛去聲朕常謂此猶如饒人自食其肉肉盡必死人君賦歛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齊主即是也然天元後周宣帝名贇自稱天元齊主若為優劣徵對曰二主亡國雖同其行則別行去聲齊主悞弱悞與懦同政出多門國無綱紀遂至亡滅

天元性亮而強威福在己亡國之事皆在其身以此

論之齊主為劣

舊本此章重出存此

愚按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又曰宜鑒于殷峻命不易夫殷之鑿以夏周之鑿以殷太宗以開基之明君而能以亡國之庸君為鑿可知其所鑿矣其得為寡過也宜我至論周齊之孰優魏徵以齊主為劣愚觀周子之書有剛柔惡之說然則天元其剛惡齊主其柔惡歟剛柔雖異亡國則一政未易以優劣論也

貞觀政要卷第八



貞觀政要卷第九

戈直集論

議征伐三十五

議安邊三十六

征伐第三十五

凡十章

武德九年冬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音韓。凡言可汗並同。以其

衆二十萬至渭水便橋之北漢武帝初作便橋。門即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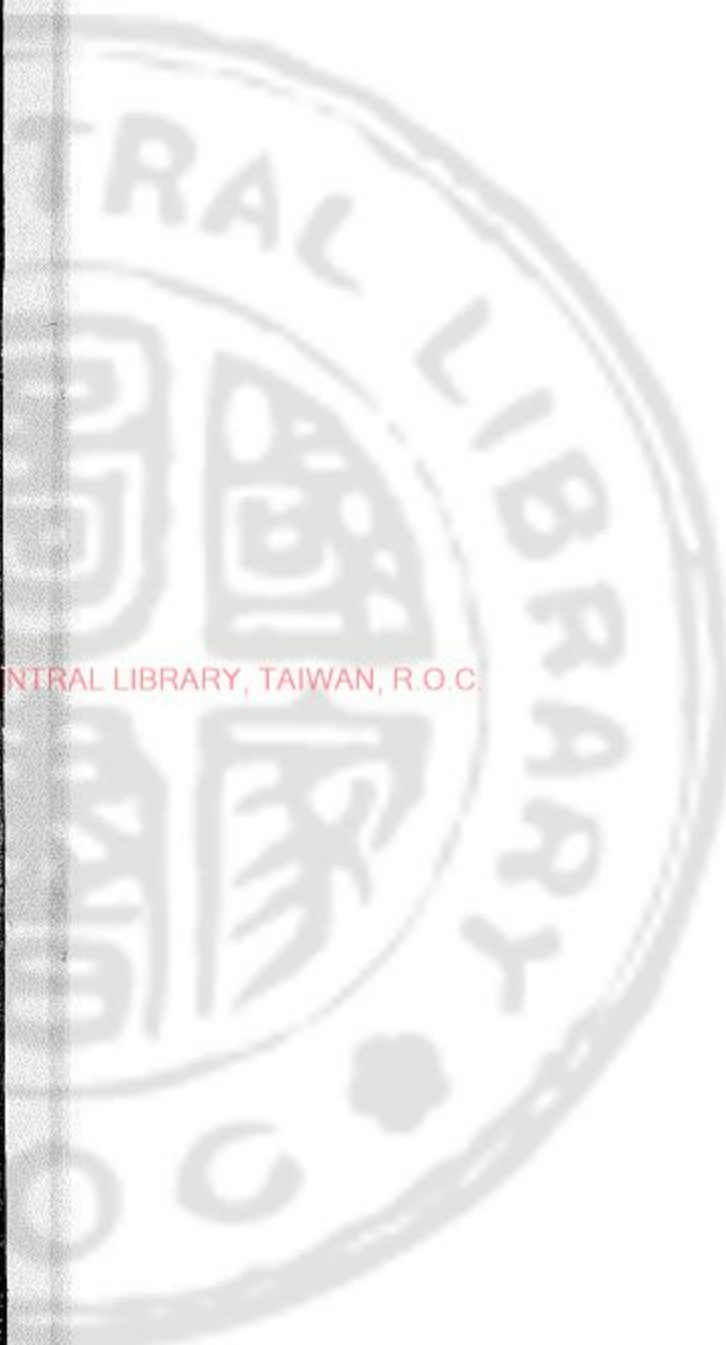
門也。古者平便字同。於此道作橋。遣酋帥執矢思力。

酋帥長帥也。執矢。虜姓思力其名。入朝為覘。自張聲勢云二可汗總

兵百萬今已至矣。乃請返命。太宗謂曰。我與突厥面

自和親。汝則背之。背音倍。我無所愧。何輒將兵將去聲。入

我畿縣。自夸彊盛。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而請命。蕭



瑀封德彝等請禮而遣之太宗曰不然今若放還必謂我懼乃遣囚之太宗曰頡利聞我國家新有內難去聲又聞朕初即位所以率其兵衆直至於此謂我不敢拒之朕若閉門自守虜必縱兵大掠疆弱之勢在今一策朕將獨出以示輕之且耀軍容使知必戰事出不意乖其本圖制服匈奴在茲舉矣遂單馬而進隔津與語頡利莫能測俄而六軍繼至頡利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懼請盟而退按通鑑載此事甚詳

辭多不錄

愚按蠻夷猾夏帝者嚴明刑之訓蠻夷率服帝者謹悌德之心故弼成五服之制於要服則近

而揆文教遠而奮武衛至於荒服則流蔡而已內外之限截乎其不可紊也降及後世德不足以懷柔而藉乎威威不足以讐服而至于亂太宗內定中國外綏四夷以漢武窮征遠討而不能服者咸歸版圖若突厥為患久矣唐有天下之初已憑陵上國至于斯時率騎二十萬直至渭水亦云肆矣太宗一時輕騎示威其氣槩直可以寒總裘之膽而奪之氣不以一矢相加遺而中國尊安裔夷退抑雖不可與帝者明刑悌德並論其不戰屈人亦足偉也謂之英武不亦宜乎

貞觀初嶺南諸州今廣海奏言高州今仍舊酋帥馮

盎談殿盎字明達高州人隋亡擢嶺表唐興以其地

阻兵反叛詔將軍蘭暮蘭音暮也名暮姓發江嶺數十州兵

討之發江南道嶺南秘書監魏徵諫曰中國初定瘡

疾未復嶺南瘴癘山川阻深兵遠難繼疾疫或起若
 不如意悔不可追且馮盎若反即須及中國未寧交
 結遠人分兵斷險破掠州縣署置官司何因告來數
 年兵不出境此則反形未成無容動衆陛下既未遣
 使人後同就彼觀察即來朝謁恐不見明今若遣
 使分明曉諭必不勞師旅自致闕庭太宗從之嶺表
 悉定侍臣奏言馮盎談殿往年恒相征伐陛下發一
 單使嶺外恬然太宗曰初嶺南諸州盛言盎反朕必
 欲討之魏徵頻諫以為但懷之以德必不討自來既
 從其計遂得嶺表無事不勞而定勝於十萬之師乃

賜徵絹五百匹

按通鑑貞觀元年九月馮盎談殿等

十數上命將討之魏徵諫曰云云乃罷兵十月遣
負外散騎侍郎李公掩持節慰諭之盎遣其子智戴
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不可不賞賜絹五百匹
表遂安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賜絹五百匹
唐氏仲友曰甚哉讒人之可畏也盎不為南越王
於武德之初而肯反於貞觀耶諧言無端樂害忠
良非魏徵何明之當唐之興運然直壯曲老蘭
剪除盎之區區何足當唐之興運然直壯曲老蘭
驕倨文帝猶以未可必也况宗罷之明知命之臣止無
名之師江淮以南萬眾特以兵勢較之耳兵隙一言
其利博哉賢於十萬衆特以兵勢較之耳兵隙一言
開瘴癘之鬼可以十萬軍干戈轉
愚按昔漢文之時人有上書告周勃欲反下廷
尉捕治之薄太后曰絳侯始誅諸呂縮皇帝下廷
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時欲反
耶帝乃赦之復爵邑此與魏徵論馮盎談殿之反

事頗同。蓋周勃異於馮盎談。殿之事勢而薄太
后之言。誠類於魏徵之諫也。其察人之情亦明
哉矣。

貞觀四年。有司上言林邑蠻國。林邑。南蠻國名。淨南
象郡之地。在交州南

千餘表疏不順。請發兵討擊之。太宗曰。兵者凶器。不

得已而用之。故漢光武云。每一發兵。不覺頭鬚為白。

自古以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也。符堅自恃兵彊。

欲必吞晉室。興兵百萬。一舉而亡。符堅。畧陽人。晉
時符健。長安。是

為前秦。健死。子立。符堅弒生自
立。伐晉大敗。後為姚萇所殺。隋主亦必欲取高麗。

平頻年勞役。人不勝怨。勝。平遂死於匹夫之手。至如

頡利。往歲數來。數音侵我國家。部落疲於征役。遂至

滅亡。朕今見此。豈得輒即發兵。但經歷山險。土多瘴

癘。若我兵士疾疫。雖尅翦此蠻。亦何所補。言語之間。

何足介意。竟不討之。按通鑑。林邑獻大珠。有司以其
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

亡。如煬帝。頡利皆所親見也。
小國勝之不武。况未可必乎。

胡氏曰。太宗不以夷狄一言之慢。遽興兵革。幾於
能忍。然林邑表辭。敢為不順者。以獻大珠。嘗試朝

廷也。還其獻。則善矣。今不聞還其獻。則是太宗貪
其寶。而甘其慢也。明年鸚鵡繼來。則納侮多矣。雖

不還。夫豈格遠人之道。
詔使者。豈格遠人之道。

愚按。是年方擒突厥。北土以寧。有司請討林邑。
而太宗不欲再勞師。以贖武也。然自古窮兵。逐

武。未有不亡。又取譬於符堅之伐晉。隋主之取
遼。與夫頡利之侵疆。皆致於滅亡之地。可謂知

所鑒矣。夫是三為鑒。宜太宗終其身而不忘。夫何晚
而知者。也。以此為鑒。宜太宗終其身而不忘。夫何晚

始年與忿兵於遼水之上而不知止邪書曰終

貞觀五年康國

建即漢康居國一曰薩末健亦曰颯秣

君姓溫本月氏為突厥所破請歸附時太宗謂侍臣

曰前代帝王大有務廣土地以求身後之虛名無益

於身其人甚困假令平於身有益於百姓有損朕必

不為况求虛名而損百姓乎康國既來歸朝有急難

不得不救難去兵行萬里豈得無勞於人若勞人求

名非朕所欲所請歸附不須納也

范氏祖高曰太宗知招來絕域之弊有所不為然
以兵克者則以為己有而郡縣置之其為疲勞百
姓一也豈先世行其言而後從事者歟然其不受康
國足以為後世法矣使其行事每如此其盛德可

少貶

唐氏仲友曰古之待荒服之外正如此耳太宗推
所以待康國而推之它夷不求臣服不亦善乎惜
如其未盡如此也

愚按關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三代未之聞也
蓋遐荒遠夷不足關中國之重輕得之適足以
勞民而不為益棄之斯足以安民而不為損其
利害豈不甚明哉漢建武中西域求內屬光武
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而竟不許唐貞觀初康
國請歸附太宗謂求虛名損百姓而竟不納二
君柔遠之道可謂無愧於古宜乎為開基之明
主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二君之謂矣

貞觀十四年兵部尚書侯君集

幽州人從征伐有少

王即位進吏部尚書後伐高昌及師次柳谷

騎言高昌王麴文泰死

文泰聞唐兵臨磧憂 尅日

將葬國人咸集以二千輕騎襲之可盡得也副將聲

薛萬均燉煌人萬徽之兄高祖以其材武授上柱姜

行本名確以字行以幹力稱為宣威將軍太宗皆以

為然君集曰天子以高昌驕慢使吾恭行天誅乃於

墟墓間以襲其葬不足稱武此非問罪之師也遂按

兵以待葬畢然後進軍遂平其國按通鑑於是鼓行

不下詰朝攻之及午而克

唐氏仲友曰高昌地不千里勝兵諷萬人恃

遠不賓太宗討之以其地控西域之中故也

愚按師平高昌所以關西陞也高昌去唐七千

餘里當是時可謂遠討矣然幸功臣風將智勇

足封域東西九千五百餘里自高昌既平之後唐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北狄代為寇亂今延陀

倔彊渠勿切延陀鐵勒諸須早為之所朕熟思之

惟有二策選徒十萬擊而虜之滌除克醜百年無患

此一策也若遂其來請與之為婚媾朕為蒼生父母

苟可利之豈惜一女北狄風俗多由內政亦既生子

則我外孫不侵中國斷可知矣以此而言邊境足得

三十年來無事舉此二策何者為先司空房玄齡對

曰遭隋室大亂之後戶口太半未復兵凶戰危聖人

所慎和親之策實天下幸甚按通鑑即命六部侍郎

里為唐之極盛故嘗謂太宗之世於帝王懷柔

之道雖不足而方之漢武致遠之功則有餘也

渠勿切延陀鐵勒諸

渠勿切延陀鐵勒諸

渠勿切延陀鐵勒諸

渠勿切延陀鐵勒諸

渠勿切延陀鐵勒諸

渠勿切延陀鐵勒諸

渠勿切延陀鐵勒諸

渠勿切延陀鐵勒諸

渠勿切延陀鐵勒諸

文自
隱忍
彼知
得罪
大以
畏自
大國
之討
必嚴
設守
備陛
下姑
為未
之

貞觀十八年太宗以高麗莫離支賊殺其主殘虐其

下議將討之諫議大夫褚遂良進曰陛下兵機神算

人莫能知昔隋末亂離克平寇難聲及北狄侵邊西

蕃失禮陛下欲命將擊之將去聲群臣莫不苦諫唯陛

下明略獨斷卒並誅夷卒切今聞陛下將伐高麗意

皆熒惑然陛下神武英聲不比周隋之主兵若渡遼

事須剋捷萬一不獲無以威示遠方必更發怒再動

兵眾若至於此安危難測太宗然之按通鑑李勣又曰間者薛延陀

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為患鼻

之而不欲言恐塞良諫故也上欲自征高麗褚遂良

上疏以為命二三猛將四五萬眾仗陛下威靈取

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釋自餘藩屏陛下

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輸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

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

時羣臣多諫者上皆不聽

范氏祖禹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為賊臣所弑

為大國者不可不討然高麗之大未如突厥其險

遠不過於高昌吐谷渾此三國者皆命將帥以偏

師取之遂墟其國何獨至於高麗而欲自征之乎

太宗若不從遂良之言雖
朱氏黼曰自昔人主親睹亂敗者不勸而自懲深
知禍咎者不戒而自戢湯帝伐遼之禍至於家
國破身死而宗族屠蓋太宗自謂吾之戰勝攻取
疾起以襲其蹟何哉蓋其心自謂吾之戰勝攻取
國富民眾非隋敢望也乘平定四夷之志力用諸
將蕩平之餘威臨城一鼓可以勦除意定志決雖

可傾朝盡諫。不復止矣。

唐氏仲友曰。王魏既歿。諫臣惟遂。良爾。而其識量不及魏徵。李勣一折。而遂良之諫不行。勣武臣爾。所見惟邊功。奈天下計何。魏徵存。勣此言必不發。就使有此言。徵肯但已邪。遂良以克為善。則其言已不能無過矣。胡不夷夏之分。申知之。足之戒。以告帝曰。高麗小醜。不犯邊吏。今而討之。勝之不武。不勝為笑。不亦善乎。勣之指魏徵。乃以杜遂良之再諫。惜乎不抗疏而力陳之。太宗之欲用兵也。指魏徵之失。其悔用師也。興魏徵之思。諫臣繫國之輕重如此。論諫必若魏徵之思。諫臣

愚按貞觀十七年。廷臣請增戍兵。以逼高麗。太宗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戍兵能威絕域者也。斯言也。帝王柔遠之道。何以尚茲。不數月而有討遼之議。越明年而有親征之。行不過為遼主雪怨。為新羅報仇。乃欲襲漢武隋場之所為。所存者小。而所棄者大。何言行之相反邪。豈言之非艱。而行之惟艱哉。當時諫者多矣。若古齡之言。以漢武隋場為鑒戒。誠保國之

深規也。無忌之言。欲待其縱肆而後討。亦保國之長策也。遂良於下議之初。固阻其意。而親征之際。復莫之從也。若李勣沮遂良之諫。以魏徵為非。明致其君於不善之地。此孟子所謂逢君之惡者。其罪不亦大乎。

貞觀十九年。太宗將親征高麗。開府儀同三司尉遲敬德奏言。車駕若自往。遼左皇太子又監國。監平定州東西二京府庫所在。雖有鎮守。終是空虛。遼東路遙。恐有玄感之變。隋煬帝親征高麗。揚且邊隅小國。不足親勞萬乘。若克勝不足為武。儻不勝。翻為所笑。伏請委之良將。自可應時摧滅。太宗雖不從其諫。而識者是之。按通鑑。上不從。以敬德為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

而識者是之。按通鑑。上不從。以敬德為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

而識者是之。按通鑑。上不從。以敬德為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

而識者是之。按通鑑。上不從。以敬德為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

而識者是之。按通鑑。上不從。以敬德為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

而識者是之。按通鑑。上不從。以敬德為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

而識者是之。按通鑑。上不從。以敬德為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

而識者是之。按通鑑。上不從。以敬德為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

而識者是之。按通鑑。上不從。以敬德為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

而識者是之。按通鑑。上不從。以敬德為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

而識者是之。按通鑑。上不從。以敬德為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

而識者是之。按通鑑。上不從。以敬德為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

而識者是之。按通鑑。上不從。以敬德為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

而識者是之。按通鑑。上不從。以敬德為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

而識者是之。按通鑑。上不從。以敬德為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

而識者是之。按通鑑。上不從。以敬德為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

而識者是之。按通鑑。上不從。以敬德為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

而識者是之。按通鑑。上不從。以敬德為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

愚按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請討古者臣弒其君子弒其父人皆得而誅之高麗為君之藩臣其君為莫離支所弒太宗舉兵討之具亦異乎煬帝無名之師矣但不當鑿與自行耳尉遲敬德請委之良將自可摧滅其說是已然嘗論之高麗以蕞爾小國四拒隋師五拒唐師非有謀臣良將能如是乎當時李靖嘗言莫離支自謂知兵故輕中國太宗亦嘗諷靖使伐高麗靖欣然請行太宗不能從也異時無功而歸問於靖曰吾以天下之力屈於小夷何也靖曰茲事道宗知之蓋指駐蹕之戰請分軍襲平壤之事也由此論之太宗若用李靖為帥其平高麗必矣太宗不能靖而用李勣為將勣違惠真延壽之言舍烏骨而不攻昧城有不攻之計守安市而不置卒之師老糧少無功而返由不用靖而用勣也

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從太宗征高麗詔道宗與李勣為前鋒及濟遼水尅蓋牟城蓋音盍今為遼州隸鎮東逢賊兵

大至軍中僉欲深溝保險待太宗至徐進道宗議曰

不可賊赴急遠來兵實疲頓恃眾輕我一戰可摧昔

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弇音揜耿弇漢光武將我既職在前軍當

須清道以待輿駕李勣大然其議乃率驍勇數百騎

直衝賊陣左右出入勣因合擊大破之太宗至深加

賞勞去聲道宗在陣損足帝親為針灸音救賜以御膳按

鑑載此事甚詳辭多不錄

范氏祖禹曰太宗之伐高麗非獨恃其四海之富兵力之彊也本其少時奮於布衣志氣英果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能深思高拱猶自以逞志扼腕踴躍喜於用兵如馮婦搏虎不能自止非有禮義以養其心中和以養其氣石於勇敢終於勇敢而已矣記曰貴於勇敢疆有力者貴其

敢行禮義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天下無敵，用之於禮義。而禮義則順治。太宗於天下無事，不知用之禮義，而戰則勝。為美也。是故天子之尊，而較勝於遠夷，一戰而克，自以為功。其器不亦小哉。

愚按漢耿弇之討張步也。弇為飛矢所中。光武時在魯。知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剽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待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釀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戰而破之。此與道宗敗高麗兵事正同。蓋臣子之職，當如是也。若道宗者，可謂能盡臣子之義矣。

太宗帝範曰：

貞觀二十二年正月，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

夫兵甲者，國家凶器也。土地雖廣，好戰則人凋；

中國雖安，忘戰則人殆。凋，聲好去。中國，雖安，忘戰則人殆。凋，聲好去。

非保全之術，殆非擬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故農隙講武，習威儀也。三年治兵，辨等列也。是以

勾踐軼蛙，卒成霸業。

勾踐越王名。越王既為吳所敗，脩德治兵，謀雪吳耻。見蛙下車。

徐偃棄武，終以喪邦。

徐偃，稱偃王。周穆王曰：彼亦有氣者。徐偃，故至於此。吾類何也？越習其威。徐

忘其備也。孔子曰：以不教人戰，是謂棄之。

孤矢之威，以利天下。此用兵之職也。

愚按書稱放牛歸馬，詩言戢戈囊弓，甚矣兵非聖人之所尚也。然嘗觀周公作周禮，極言師旅之儀，卒長伍長之制，詳陳振旅、蒞舍、治兵、大閱、亦非聖人之所廢也。善乎太宗之言曰：凋非保全之術，殆非擬寇之方。兵不可以全除，亦不可保。

以常用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貞觀二十二年太宗將重討高麗重平是時房玄齡

寢疾增劇頌謂諸子曰當今天下清謐咸得其宜唯

欲東討高麗方為國害吾知而不言可謂銜恨入地

遂上表諫曰臣聞兵惡不戢惡鳥去聲後同武貴止戈當今

聖化所覃無遠不暨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

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詳觀古今為中國患害無過突

厥遂能坐運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

典禁衛執戟行間行音杭後同其後延陀鴟張鴟惡鳥也尋就

夷滅鐵勒莫義請置州縣沙漠已北萬里無塵至如

高昌叛渙於流沙吐渾首鼠於積石偏師薄伐俱從

平蕩高麗歷代逋誅莫能討擊陛下責其逆亂殺主

虐人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日即拔遼東前後

虜獲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處不滿雪往代之宿耻

隋文帝十八年高麗寇遼西遣楊諒討之無功煬帝六年徵其王元入朝不至八年徵天下兵擊之帝親攻

諸城不下來護兒宇文述等大敗九年復親掩嶺陵

之枯骨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

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比功校德萬倍前王此聖主所

自知微臣安敢備說且陛下仁風被于率土孝德彰

於配天覩夷狄之將亡則拍期數歲授將帥之節度

將帥之將則決機萬里屈指而候驛視景而望書符去聲後同

應若神筭無遺策擢將於行伍之中取士於凡庸之

末遠夷單使去聲一見不忘小臣之名未嘗再問箭穿

七札札甲也養由七札弓貫六鈞左傳定公八年魯伐齊皆列類高之弓六鈞

加以留情墳典屬意篇什屬音筆邁鍾張見師傳詞

窮賈馬漢賈誼司馬相如皆文人文鋒既振則宮徵自諧徵音輕

翰暫飛則花葩競發撫萬姓以慈遇群臣以禮褒秋

毫之善解吞舟之網逆耳之諫必聽膚受之愬斯絕

論語曰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好生之德好去聲禁障塞於江湖

惡殺之仁息鼓刀於屠肆鳧鶴荷稻梁之惠荷去聲犬

馬蒙帷蓋之恩降尊吮思摩之瘡貞觀十九年太宗征遼攻白巖城右

衛大將軍李思摩為之吮血所中太宗親為之吮血登堂臨魏徵之柩臨去聲

正月魏徵卒太宗哭戰亡之卒則哀動六軍十九年太宗臨哭之勸

至營州詔遼東戰亡士卒骸骨並集柳城東南命有司設太牢上自作文祭之臨哭盡哀負填道

之薪則情感天地十九年太宗渡遼遼澤泥潦車馬不通命長孫無忌將萬人剪草填

道水深處以車為梁上繫薪於馬鞞以助後重黔黎之大命特盡心於庶

獄臣心識昏憤豈足論聖功之深遠談天德之高大

哉陛下兼衆美而有之靡不備具微臣深為陛下惜

之重之愛之寶之周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

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

者其惟聖人乎。

易文言傳釋 乾卦之辭

由此言之。進有退之義。

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為陛下惜之者。蓋謂此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恥不殆。臣謂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理。古來以魚鱉畜之。宜從闊略。必欲絕其種類。深恐獸窮則搏。且陛下每決死囚。必令平聲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者。蓋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也。況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之於戰陣之間。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轎車而掩泣。

抱枯骨而摧心。足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之冤痛也。且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而陛下誅之可也。侵擾百姓。而陛下滅之可也。久長能為中國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於此。雖日殺萬夫。不足為媿。今無此三條。坐煩中國。內為舊主雪怨。為去聲。後外為同。十七年高麗臣莫離支弒其君高武而獨專國政。太宗於是征遼之議外。為新羅報讎。十七年。新羅遣使言百濟攻取其國四十餘城。復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命司農丞相里玄奘。齎書賜高麗。使勿攻新羅。莫離支竟不從。玄奘還。具言其狀。上於是欲征之。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願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誠。以保萬代巍巍之名。發霽然之恩。

降寬大之詔。順陽春以布澤。許高麗以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衆。十八年。太宗欲征遼東。長安募士三千。戰艦五百艘。自然

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老病三公。朝夕入地。所恨竟無塵露。微增海岳。謹罄殘魂。餘息豫代結草之誠。左傳

宣公十五年。秦伐晉。次于輔氏。魏顆敗秦師。獲杜回。初。魏武子有嬖妾死。子武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甚。則曰。必殉。及卒。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之婦人父也。爾用爾先人之治命。儻蒙錄此哀鳴。即臣死骨不朽。太宗見余是以報。

表歎曰。此人危篤如此。尚能憂我國家。雖諫不從。終為善策。

唐氏仲友曰。易既濟六三。與未濟九三。均是伐鬼方。均是三年之伐。在既濟則戒之。在未濟則勉之。

武功之未成。聖人必勉之於始。武功之既成。聖人必戒之於終。玄齡之書。得既濟之象。太宗莫之聽者。無畏相之心耳。

朱氏黼曰。玄齡於太宗左右。未嘗有所可否。每逢帝怒。惟震懼遜謝。非不能諫也。史稱王魏善諫。諍房杜讓其直。是以太宗初舉伐遼。遂良再言之。不聽。至是再舉。外庶無敢一言。雖玄齡任用之久。相信之深。亦不敢面陳。於在廷之日。獨表諫於屬。僅存之際。理切詞盡。太宗嘉納。不之從也。至身沒而後。節大畧可觀矣。

愚按。玄齡此疏。乃太宗征遼無功之後。思謀再舉之時。而玄齡行將屬纊之日也。此疏辭意懇切。何乃不見於初親征之際耶。豈太宗忿心難懲。縱忠言苦口。不足以尼其行耶。母乃俟其大舉。無成。夫然後諫耶。然玄齡此疏切矣。太宗止曰。此人危篤。尚能憂我國家。亦未有樂從之意。越明年。則以疾而命。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又再舉。事未可知也。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又再

明王慎德。四夷咸賓。帝王保治。厥有旨哉。以太宗之賢猶爾。況其次者乎。

貞觀二十二年。軍旅亟動。宮室互興。百姓頗有勞弊。

充容唐制女官號徐氏名惠。長城人。生五月能言。四

試使擬離騷。為小山篇曰。仰幽巖而流盼。撫桂枝以

才人。手不釋卷。文辭敏贍。帝上疏諫曰。貞觀已來。二

十有餘載。風調雨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

饑饉之災。昔漢武帝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漢

帝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齊

桓公小國之庸君。尚塗泥金之望。齊桓公既

於葵丘。欲行封禪。後漢制。封禪用玉牒。會諸侯

已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通典。古者帝

姓而起。以致太平。必封云亭佇謁。未展升中之儀。黃

乎泰山。所以告成功也。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網

羅千代者矣。然古人有云。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保

未備。聖哲罕兼。是知業大者易驕。易。以豉。願陛下難

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

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

車倦於轉輸。轉。去且召募投戎。去留懷死之痛。因風

阻浪。人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年無數十之獲。一船

致損。則傾覆數百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功。填無窮

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克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習兵。先招所戒。昔秦皇併吞六國。反速危禍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忘害。肆情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此下疑闕四字減行役之煩。增雨露之惠。妾又聞為政之本。貴在無為。竊見土木之功。不可遂兼。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踰時。玉華創制。曾音層。翠微。玉華。並宮名。非惟構架之勞。頗有工力之費。雖復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

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室。聖王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為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並音洛。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不竭矣。用而息之。則心斯悅矣。夫珍玩技巧。為喪國之斧斤。夫音扶。後同。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醜毒。竊見服玩鮮靡。如變化於自然。職貢奇珍。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紂始為象。必將為犀玉之杯。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夫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

照未形。智周無際。窮奧秘於麟閣。漢宣帝麟閣。臣於麒麟閣。盡探

蹟於儒林。探平聲。蹟土革切。千王理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迹。

興亡衰亂之數。得失成敗之機。固亦包吞心府之中。

循環目圍之內。乃宸衷久察。無假一二言焉。惟知之

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著。體逸於時安。伏願抑志

摧心。慎終成始。削輕過。以添重德。擇今是以替前非。

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泰。太宗甚善其

言。特加優賜甚厚。

愚按人臣進諫於君。古人擬之批鱗。雖士夫猶以為難。況婦人女子乎。其見之史傳。則鄧粲論劉氏救元達之刑。寥寥千載。不多見也。太宗納

諫之德。冠絕古今。外之房杜。王魏。內之文德。皇后亦足以交修而夾輔之矣。宮妾之中。復有如

徐氏者。不能遠過者。嗚呼。賢哉。

安邊第三十六章 凡二

貞觀四年。李靖擊突厥。頡利敗之。其部落多來歸降。

者。降下江切。後同。詔議安邊之策。中書令溫彥博議。請於河

南處之。處上聲。後同。準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

塞音賽。後同。五原塞。今為豐州。隸河東。全其部落。得為捍蔽。又不離其

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

是含育之道也。太宗從之。秘書監魏徵曰。匈奴自古

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此是上天勦絕。宗廟神武。且

其世寇中國萬姓冤讎陛下以其為降不能誅滅即
宜遣發河北今山東道居其舊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
類強必寇盜弱則卑伏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
之者若是故時發猛將以擊之將去聲收其河南以為
郡縣陛下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
後滋息過倍居我肘腋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為後
患尤不可處以河南也温彥博曰天子之於萬物也
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除餘落歸
附陛下不加憐愍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
意臣愚甚謂不可宜處之河南所謂死而生之亡而

存之懷我厚恩終無叛逆魏徵曰晉代有魏時胡部
落分居近郡江統勸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數年
之後遂傾瀍洛江統字應元陳留人晉武帝時為山陰令時關龍為氐羌所擾統深推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帝不能用前代覆車
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人服其深識
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彥博言遣居河南所謂養獸自
遺患也彥博又曰臣聞聖人之道無所不通突厥餘
魄以命歸我收居內地教以禮法選其酋首酋慈由切後同
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河南單于
於內郡單音蟬以為漢藩翰終于一代不有叛逆又曰
隋文帝勞兵馬費倉庫樹立可汗令復其國令平聲後同

後孤恩失信圍煬帝於鴈門

隋開皇二十年文帝以突厥突利為啓民可汗

妻以義成公主大業十一年煬帝巡北邊始畢可汗帥騎數十萬謀襲帝義成公主遣使告變帝馳入鴈門突厥圍鴈門急攻之帝泣

目盡腫後公主以計解圍今陛下仁厚從其所欲

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長音不相統屬力散勢

分安能為害給事中杜楚客如晦弟也少尚奇節初

觀四年召為給事中太宗曰人不恆無官患才不副而兄與我共支一心者尔當如兄事吾進蒲州刺史有能名遷工部尚書進曰北狄人面獸心難以德懷

攝府事以威肅聞

易以威服易切今令其部落散處河南逼近中華必為患至如鴈門之役雖是突厥背恩背音自由隋

主無道中國以之喪亂豈得云興復亡國以致此禍

夷不亂華前招明訓存亡繼絕列聖通規臣恐事不

師古難以長久太宗嘉其言方務懷柔未之從也卒

用彥博策卒子自幽州至靈州東至幽州西置順祐

化長四州都督府以處之其人居長安者近且萬家

自突厥頡利破後諸部落首領來降者皆拜將軍中

郎將布列朝廷郎將之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

相半唯拓拔不至拓他各切拔蒲又遣招慰之使者

相望於道使去涼州都督李大亮以為於事無益徒

費中國上疏曰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

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猶於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

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

棄也。左傳。閔公元年。管仲告齊侯之辭。自陛下君臨區宇深根固本

人逸兵強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雖入

提封臣愚稍覺勞費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民庶鎮

禦藩夷州縣蕭條戶口鮮少。鮮上聲。加因隋亂減耗尤

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業。匈奴微弱以來始就農

畝。若即勞役恐致妨損。以臣愚惑請停招慰。且謂之

荒服者。故臣而不納。是以周室愛民攘狄竟延八百

之齡。秦王輕戰事胡故四十載而絕滅。漢文養兵靜

守天下安豐。孝武揚威遠略。海內虛耗。雖悔輪臺追

已不及。漢武帝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有溉田五千頃

以上請置校尉分護歲收其利以威西國上請不從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至于隋室早得

伊吾兼統鄯善。伊吾鄯善並西域國名伊吾在大磧外南至玉門關八百里漢宜禾都尉

治所。且既得之後勞費日甚。虛內致外竟損無益。遠尋

秦漢近觀隋室動靜安危昭然備矣。伊吾雖已臣附

遠在藩磧民非夏人地多沙鹵其自豎立稱藩附庸

者請羈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懷德永為藩臣。蓋

行虛惠而收實福矣。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能俘

之江淮以變其俗乃置於內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

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每見一人初降，賜物五匹，袍一領，酋長悉授大官，祿厚位尊，理多糜費，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凶虜，其衆益多，非中國之利也。太宗不納。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宮，突厥可汗弟中郎將阿史那結社率陰結所部將去聲。阿史那突厥姓名。結社率突利可汗之弟。時為中郎將。并擁突利子賀羅鶻夜犯御營，事敗皆捕斬之。太宗自是不直突厥，悔處其部衆於中國，還其舊部於河北，建牙於故定襄城，立李思摩為乙彌泥熟俟利苾可汗，以主之。因謂侍臣曰：中國百姓實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又

安未之有也。初不納魏徵言，遂覺勞費日甚，幾失久

安之道。幾平聲。舊本李亮疏以下。至太宗不納。另為一章。十三年以下。接前段為一章。今按其

是事因次第其辭合為一章。又按通鑑載此事衆議甚詳辭多不錄。胡氏寅曰：獻言之道惟理是憑，則言必忠，聽言之道勿以同於己言為是，則聽必審。太宗處降突厥

徧詢在廷，未若魏徵之言盡善也。而太宗不從，顧用溫彥博之策，何也？彥博之策，太宗之所欲為者，其偶同歟？未可知也。其先意承志歟？未可知也。如

所見偶同，則不應言之再三。如先意承志，則不得為忠矣。太宗用其言，未幾有矢及帳殿之變，如此

而欲功加外荒，冠帶百蠻者，非聖主之盛節也。此又曰：魏公嘗勸用侯君集為宰相，君集反，太宗疑

徵黨之絕昏，仆碑。溫彥博勸居突厥寨內，突厥反，太宗不怒，彥博而追思魏徵之言，事同而處之異。

何也？以不見留，突厥寨內，使充宿衛，如一家者，本太宗

然行官入幕之變，亦已危矣。太宗慕冠帶百蠻之

然行官入幕之變，亦已危矣。太宗慕冠帶百蠻之

名。推心不疑。幾至危殆。

唐氏仲友曰。荀卿言。以德兼人者王。以富兼人者

於邊無擾。於國無費。不亦善乎。乃卒用彥博之策

之。費不亦重乎。大抵處置降人最難。內之中國。亂

其故俗。服則為藩國。去

愚按。昔成周盛時。四夷來朝。坐之國門之外。蓋

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其後揚拒泉臯。伊維

失也。晉江統之論。可以為鑑矣。唐興。太宗以武

尤。漢以下。魏徵以忠直得上心。屢有回天之

而。竟莫之回。溫彥博以儒臣遇合。處置卻落之

議。胡為乎獨異。衆正之見邪。遂使蕃酋列在禁

衛有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此與陸渾之居
伊維何以異哉。彼為成周之衰時。此為有唐之
盛際。太宗樂於從魏徵之言者。胡獨於此而不
從之乎。他日祿山之亂。宮闈豈非太宗詒謀有
之。以啓

貞觀十四年。侯君集平高昌之後。太宗欲以其地為

州縣。魏徵曰。陛下初臨天下。高昌王先來朝謁。自後

數有商胡數音朔稱其過絕。貢獻加之不禮。大國詔使

去聲。遂使王誅載加。若罪止文泰高昌王姓斯亦可矣。

未若因撫其民而立其子。所謂伐罪弔民。威德被於

遐外。為國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為州縣。常須

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每來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

遣辦衣資離別親戚十年之後隴右空虛陛下終不
得高昌撮穀尺布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而事無用
臣未見其可太宗不從竟以其地置西州仍以西州
為安西都護府每歲調發千餘人調去防遏其地黃
門侍郎褚遂良亦以為不可上疏曰臣聞古者拓后
臨朝明王創業必先華夏而後夷狄廣諸德化不事
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反周宣王名靖詩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言
逐出之而始皇遠塞中國分離秦始皇使蒙恬發兵
不窮追也為四十四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陛下誅滅高昌威
險塞起臨兆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收河南地
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為州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

安言沮吾軍撤繫敬至廣武遂至平城匈奴果出奇
兵圍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還至廣武赦敬曰吾不
用公言以困平城迺漢獻袁紹敗於官渡而誅田豐帝時
封敬千戶為關內侯曹操袁紹敗於官渡紹與八百騎渡河走至黎
陽衆稍復歸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今戰敗
而歸內患將發吾不望生紹謂逢紀曰田別駕前諫
止吾吾慙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
之也遂殺朕恒以此二事為誠寧得忘所言者乎
范氏祖禹曰魏徵之言其利害非不明也以太宗
不能以義制心故忠言有所不從而欲前世帝王皆莫我若也
又曰有國者喪師之禍小而或以靈王齊湣王是也
是也故得地不若廣德疆兵不若疆民先王患德之
不足而地不患地之不廣患民之不安不患兵之不
疆封域之外聲教所不及者不以煩中國也太宗
不從忠諫卒自咎悔况不及若太宗之疆而可為乎

遣辦衣資離別親戚十年之後隴右空虛陛下終不
 得高昌撮穀尺布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而事無用
 臣未見其可太宗不從竟以其地置西州仍以西州
 為安西都護府每歲調發千餘人調去防遏其地黃
 門侍郎褚遂良亦以為不可上疏曰臣聞古者拓后
 臨朝明王創業必先華夏而後夷狄廣諸德化不事
 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反周宣王名靖詩曰薄
 逐出之也而始皇遠塞中國分離秦始皇使蒙恬發兵
 不窮追也秦始皇使蒙恬發兵為四十四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收河南地
 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陛下誅滅高昌威
 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為州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

安言沮吾軍械繫敬至廣武遂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還至廣武故故曰吾不

此缺第廿四頁 漢訂在下卷
 第一百頁之後因重訂正

且漢獻帝時
心至黎
戰敗
其前諫
古其言
白乎
太宗
名

是故廣地不若廣德疆兵不若疆民先王患德之不
 不足而地不患之不廣患民之不安不患兵之不
 疆封域之外聲教所不及者不以煩中國也太宗
 不從忠諫卒自咎悔況不及若太宗之煩中國而可為乎

總 統 府

胡氏寅曰。中國禮義之地。四夷所為。視効而賓服者也。高昌有罪。王師討之。既聞其喪。是罪人已死。則宜按兵遣使。立其嗣子。懷以恩信。乃不攻而自服。之。道也。今乃伐其憂荒。無禮無義。夫豈天子之兵乎。是故。以利害言之。乘人之隙。迫以強暴。坐收數百里之地。斥廣與圖。信足以夸耀。一時以義言之。則窮兵遠討。以高昌王一人桀驁之故。而係累其孤。郡縣其土。仁者不為也。真氏德秀曰。是時褚遂良亦諫不從。十七年。西突厥入寇。帝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初議。變而悔。後議。以高昌。為郡縣。徵爭之。而帝復不從。又以西突厥入寇。而悔。使早從忠言。安有是哉。然知過而能悔。此其所與也。

愚按。自夏禹。西戎。即敘之後。成周。西旅。底貢。之餘。通西域。而開玉闕。極城郭。諸國悉服。實始於漢武。所以為威德也。太宗滅高昌。置都護。由是

為開通西域之計。而燕支。踈勒。丘慈。于闐。四鎮。遂為遐陬重地。至于開元。自玉門以西。烟火萬里。為唐極盛。曾幾何時。天寶以後。事勢日非。前日之輿圖。舉為戎馬之郊矣。周公。有言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况奪其土地。而置以郡縣乎。務廣地。不如務廣德。古訓豈虛語哉。

貞觀政要卷第九

貞觀政要卷第九

十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貞觀政要卷第十

戈直集論

論行幸三十七

論畋獵三十八

論灾祥三十九

論慎終四十

行幸第三十七

凡四章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廣造宮室以肆行幸
 自西京至東都離宮別館相望道次乃至并州涿郡
今涿州路無不悉然馳道皆廣數百步種樹以飾其
 傍人力不堪相聚為賊逮至末年尺土一人非復已
 有以此觀之廣宮室好行幸好去聲竟有何益此皆朕
 耳所聞目所見深以自誡故不敢輕用人力惟令平聲



百姓安靜不有怨叛而已

貞觀十一年太宗幸洛陽宮泛舟于積翠池顧謂侍

臣曰此宮觀臺沼觀去聲並煬帝所為所謂驅役生人

窮此雕麗復不能守此一都以萬人為慮好行幸不

息好去聲人所不堪昔詩人云何草不黃何日不行詩大

雅何草不黃篇之辭大東小東杼軸其空詩小雅大東篇之辭正謂此也

遂使天下怨叛身死國滅今其宮苑盡為我有隋氏

傾覆者豈惟其君無道亦由股肱無良如宇文述虞

世基裴蘊之徒皆隋之臣居高官食厚祿受人委任惟行

諂佞蔽塞聰明欲令其國無危令平聲不可得也司空

西供役之年供平聲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

年不復陛下每歲遣千餘人而遠事屯戍終年離別

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機杼

經途死亡復在方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所遣之內

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為國生事為去聲高昌塗路沙磧

千里冬風冰冽夏風如焚行人遇之多死易云安不

忘危理不忘亂設令平聲張掖塵飛酒泉烽舉張掖今為甘肅州

路酒泉今為肅州路隸甘肅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

終須發隴右諸州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

於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

用陛下平頡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落為
立可汗吐渾遺萌更樹君長音復立高昌非無前例
此所謂有罪而誅之既服而存之宜擇高昌可立者
徵給首領遣還本國負戴洪恩長為藩翰中國不擾
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後代疏奏不納至十六年
西突厥遣兵寇西州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西州有警
急雖不足為害然豈能無憂乎往者初平高昌魏徵
褚遂良勸朕立麴文泰子弟依舊為國朕竟不用其
計今日方自悔責昔漢高祖遭平城之圍而賞婁敬
漢高帝欲擊匈奴使婁敬使匈奴還報曰匈奴伏奇
兵以爭利不可擊也上怒曰齊虜以口舌得官迺今

長孫無忌奏言隋氏之亡其君則杜塞忠讜之言臣
則苟欲自全左右有過初不糾舉寇盜滋蔓亦不實
陳擿此即不惟天道實由君臣不相匡弼太宗曰朕
與卿等承其餘弊惟須弘道移風使萬世永賴矣
貞觀十三年太宗謂魏徵等曰隋煬帝承文帝餘業
海內殷阜若能常處關中處上聲豈有傾敗遂不顧百
姓行幸無期徑往江都不納董純崔象皆隋之臣等諫諍
身戮國滅為天下笑雖復帝祚長短委以玄天而福
善禍淫亦由人事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長久國無危
敗君有違失臣須極言朕聞卿等規諫縱不能當時

即從再三思審必擇善而用之

貞觀十二年太宗東巡狩將入洛次於顯仁宮宮苑

官司多被責罰侍中魏徵進言曰陛下今幸洛州為

是舊征行處為去聲後庶其安定故欲加恩故老城

郭之民未蒙德惠官司苑監多及罪辜或以供奉之

物不精供平聲又以不為獻食此則不思止足志在奢

靡既乖行幸本心何以副百姓所望隋主先命在下

多作獻食獻食不多則有威罰上之所好去聲下必有

甚競為無限遂至滅亡此非載籍所聞陛下目所親

見為其無道故天命陛下代之當戰戰慄慄每事省

約參蹤前列昭訓子孫奈何今日欲在人之下陛下

若以為足今日不啻足矣音翹若以為不足萬倍於

此亦不足也太宗大驚曰非公朕不聞此言自今已

後庶幾無如此事幾平聲按通鑑係十一年上至顯

微諫曰云云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

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儻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

得猶嫌不足乎

范氏祖禹曰富而不忘貧則能保其富矣夫以萬乘之貴四海之富而不

忘賤則能保其貴矣夫以萬乘之貴四海之富而不

猶以為不足何哉忘其始之賤貧而欲大無窮也

是以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及其即位卒為賢

君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周公作書以成王恐

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驕逸也漢文有曰朕能任

衣冠念不至此是以恭儉愛民惟恐煩之嗚呼其

可謂有德者矣若太宗聞諫而能自省不亦賢乎

又曰太宗可謂不忘戒矣觀隋之官室而所以諂
掩蔽戒羣臣夫知彼之所以亡則圖我之所以存
而不敢怠矣此三
王之所由興也

愚按有虞之制五載一巡守成周之盛六年一
時巡肆覲群后大明黜陟協時月正日同律度
量衡無非事也其所行為幸所不行為不幸所謂
儉約故民以其所行為幸後世楊廣朱溫巡遊
吾王不遊吾何以休是也後世楊廣朱溫巡遊
不息始務豐侈其飲食美麗其行官以供給過
制為賢能以百姓聞頓不脩為罷軟州縣承風競為
勞費於是百姓聞頓不脩為罷軟州縣承風競為
首盛額而相告矣太宗親睹煬帝之禍猶以供
奉不精多所責罰况其餘者乎夫古之巡幸所
以徇民後之巡幸所以徇己人君欲復虞周巡
守之制苟不先省其車從之數約其供給之儀
未有不蹈隋
梁之失者也

畋獵第三十八章 凡五

秘書監虞世南以太宗頗好畋獵好去聲上疏諫曰臣

聞秋獮冬狩蓋惟恒典獮音薊周禮大司馬仲秋教

冬教大闕以狩射隼從禽備乎前誥射食亦切隼也伏

惟陛下因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伐將欲摧珽碎

掌親御皮軒田獵之車也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之林藪

夷兇翦暴以衛黎元收革擢羽用充軍器舉旗効獲

式遵前古然黃屋之尊金輿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

國之所繫心清道而行猶戒銜檠斯蓋重慎防微為

社稷也為去聲是以馬卿直諫於前司馬相如字長卿漢武帝時為郎嘗

從帝獵長揚帝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帝從之張昭變色於後張昭字子

嘗乘馬射虎。昭變色而諫之。臣誠細微敢忘斯義。

且天弧星畢。網也。所殪已多。殪音翳。頒禽賜獲。皇恩

亦溥。伏願時息獵車。且韜長戟。不拒芻蕘之請。降納

涓澮之流。袒襦徒搏。任之群下。則貽範百王。永光萬

代。太宗深嘉其言。

愚按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也。王制。天子無事則歲三田。周禮。大閱之制。獨為詳備。則畋獵固古禮也。何外作禽荒。見於大禹之訓。而不敢盤于遊田。乃為文王之德。正以畋獵。雖古制。有因是而勞師耀武。妨農害民者矣。况後世萬乘之動。供給之繁。微求之夥乎。太宗身親行陣。寇捷奏功。其於遊獵。固其好尚。必有不遵制而病民者。宜世南懇切之諫。有以聽動上之。

谷那律。魏州昌樂人。貞觀中。累遷國子博士。後遷為諫議大夫。淹識群書。褚遂良稱為九經庫。

諫議大夫嘗從太宗出獵。在途遇雨。太宗問曰。雨衣

若為得不漏。對曰。能以瓦為之。必不漏矣。意欲太宗

弗數遊獵。朔音。大被嘉納。賜帛五十段。加以金帶。按

鑑此事係在高宗永徽元年九月。癸亥。與此異。而新舊唐書則同。

唐氏仲友曰。谷那律淹識羣書。褚遂良嘗稱為九經庫。油衣瓦為不漏之對。可見質直。蓋淹識之士。難乎質直。故三益之友。得一已善。而況兼之者乎。

愚按家語記孔子之言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其五曰。諷諫。惟度主以行之。吾從其諷諫乎。夫所以諷諫者。假他事引援。而諫者也。谷那律以儒學之臣。居諫議之職。以瓦為衣之對。雖過於質直。其諷諫之謂乎。太宗悅其直而賞資之。是亦從諫之美也。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昨往懷州今懷慶路

有上封事者云何為恒差山東衆丁於苑內營造即

日徃役似不下隋時懷洛以東殘人不堪其命而田

獵猶數音朔驕逸之主也今者復來懷州田獵忠諫不

復至洛陽矣復音正四時蒐田蒐音搜春曰蒐夏曰獮既

是帝王常禮今日懷州秋毫不干於百姓凡上書諫

正自有常準臣貴有詞主貴能改如斯詆毀有似呪

詛侍中魏徵奏稱國家開直言之路所以上封事者

尤多陛下親自披閱或冀臣言可取所以僥倖之士

得肆其醜臣諫其君甚須折衷從容諷諫從即漢元

帝名爽嘗以酎祭宗廟酎音紂三重釀酒也出便門御

樓船御史大夫薛廣德沛字長卿當乘輿免冠曰宜從

橋陛下不聽臣言臣自刎以頸血汙車輪汙去聲陛下

不入廟矣元帝不悅光祿卿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

直乘船危後乘平聲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廣德言可聽

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以此而言張猛可

謂直臣諫君也太宗大悅

愚按魏徵不取廣德之直言而取張猛之直諫

不過順太宗之意而言耳蓋嘗聞先儒之言曰

諫者之委曲君德未信於人也諫者之剴切君

德已信於人也其遜其忤言者之得失則二在

人主為進德之驗則一而已由此觀之諫書詆

毀有似詛呪此正太宗君德信於人之驗也若

以張猛之諷諫為是。則是以漢元之昏庸期太宗耳。豈責難之道乎。

貞觀十四年太宗幸同州今仍舊沙苑親格猛獸復

晨出夜還後音旋特進魏徵奏言臣聞書美文王不敢

盤于遊田周書曰文王不敢盤于傳述虞箴稱夷羿

以為戒傳去聲左傳魏絳告晉侯曰昔虞人之箴曰

昔漢文臨峻坂欲馳下楚人為中郎將攬轡曰聖

主不乘危乘平聲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名馬馳不測之

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欲自輕柰高廟何文帝從

欲西馳下峻坂袁盎諫帝曰將軍怯邪盜曰臣聞孝

武好格猛獸好去聲相如進諫力稱烏獲秦武王力

鼎捷言慶忌吳王僚之子射能捷矢人誠有之獸亦宜然猝遇

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雖烏獲逢蒙之伎逢音廐逢

射者不得用而枯木朽株盡為難矣雖萬全而無患然

而本非天子所宜事見首孝元帝郊泰時郊祀之因

留射獵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時為稱竊見關東困

極百姓離災今日撞亡秦之鍾歌鄭衛之樂士卒暴

露從官勞倦從去聲欲安宗廟社稷何憑河暴虎未之

戒也臣竊思此數帝心豈木石獨不好馳騁之樂音

後而割情屈已從臣下之言者志存為國為去聲不

為身也臣伏聞車駕近出親格猛獸晨往夜還以萬

乘之尊閣行荒野踐深林涉豐草甚非萬全之計願
陛下割私情之娛罷格獸之樂上為宗廟社稷下慰
群寮兆庶太宗曰昨日之事偶屬塵昏非故然也自
今深用為誡

愚按魏徵諫獵之辭援古監今惓惓忠篤比虞
世南奏疏尤為懇至切到足以儆動其君之聽
塵昏之語太宗烏得不為之感悟
哉若魏徵者可謂能引君於道矣

貞觀十四年冬十月太宗將幸櫟陽櫟音藥櫟陽今
為咸寧縣屬奉

元路遊畋縣丞劉仁軌字正則汴州人初為陳倉尉部
人魯寧為折衝都尉豪縱犯法
縣莫敢屈仁軌榜殺之太宗召詰責仁軌曰寧辱臣
臣故殺之帝以為剛直擢咸陽丞累遷給事中武后
時射以收穫未畢非人君順動之時詣行所上表切

諫太宗遂罷獵擢拜仁軌新安令新安縣名今仍
舊隸河南府路

按史傳太宗校獵同州仁軌諫曰今茲澍澤霑足百
穀熾茂收纒十二常日贊調已有妨又供獵事繕
橋治道役雖簡省猶不損數萬少延一旬使場圃畢
勞陛下六飛徐驅公私交泰上重書褒納拜新安令
愚按劉仁軌一縣丞耳而能效一言之忠所未能
乘之聽其忠君愛民之心有侍從之臣所未能
者可不謂難乎哉蓋仁軌嘗為陳倉尉太宗以
其剛直擢咸陽丞則其受知於太宗有由来矣
然非太宗有從諫之美樂善之誠則仁軌雖有
剛直之操將安所施哉適足以獲罪而已矣仁
軌官由州縣而致宰相善致聲譽得吏民懽心
為史傳所稱美出宰百里者不可不知所效法邪

災祥第三十九章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比見眾議比音鼻以祥瑞
為美事頻有表賀慶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

人足。雖無祥瑞，亦可比德於堯舜。若百姓不足，夷狄

內侵。縱有芝草、徧街衢、鳳凰巢苑園，亦何異於桀紂。

嘗聞石勒時，石勒上黨匈奴人。晉元帝時，據襄國，稱帝。是為後趙。有郡吏燃連

理木煮白雉肉喫，豈得稱為明主耶？又隋文帝深愛

祥瑞，遣秘書監王劭著衣冠在朝堂對考，使夫焚香

讀皇隋感瑞經。隋文帝好機祥小數。王劭言上受命

曲加誣飾。撰皇隋靈感志三十卷。上令宣示天下。劭

集諸州朝集使，監手焚香，閉目讀之。曲折有聲，如歌

詠。經旬朔始徧上。舊嘗見傳說此事實以為可笑。夫

為人君扶夫音當須至公理天下，以得萬姓之懽心。若

堯舜在上，百姓敬之如天地；愛之如父母，動作興事

人皆樂之。樂音洛發號施令。施平聲人皆悅之。此是大祥

瑞也。自此後諸州所有祥瑞，並不用申奏。按通鑑係

又曰：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

稱賀。上曰：我嘗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

賀。命毀其巢於野外。愚按：聖人之作春秋也，祥瑞不書。惟災異書。豈

無意哉？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豈無祥瑞？

而不書也？而有年大有之年，之資克勤于政，不以祥瑞

為祥瑞，而以堯舜之政化為大祥瑞，豈無見而

然哉？嘗觀文公朱子通鑑綱目，貞觀一代皆不

見祥瑞之書，惟貞觀四年以大有年書錄其外

戶不閉，家給人足，斗米三錢之美，斯祥瑞之大

者歟？然則太宗之為此言也，非苟言之實允蹈之矣。

貞觀八年隴右山崩，大蛇屢見。音現山東及江淮多

大水。太宗以問侍臣。秘書監虞世南對曰。春秋時梁

山崩。梁山晉地。晉侯召伯宗而問焉。伯宗晉大夫。對曰。

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樂。降服乘縵。乘

聲。縵音漫。謂乘車之無飾文者。祝幣以禮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

之。故得無害。事見左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

山同日崩。水大出。令郡國無來獻。令平。施惠於天下。

施平。遠近歡洽。亦不為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座。

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朝。按蛇宜

在草野而入市朝。所以為怪耳。今蛇見山澤。蓋深山

大澤。必有龍蛇。亦不足怪。又山東之雨。雖則其常。然

陰潛過久。恐有冤獄。宜斷省繫囚。庶或當天意。且妖

不勝德。修德可以銷變。太宗以為然。因遣使者使去

賑恤飢餒。申理冤訟。多所原宥。

貞觀八年。有彗星見于南方。彗。徐醉切。見音現。後同。彗星。妖星也。其狀如帚。

長六丈。一作六尺。經百餘日。乃滅。太宗謂侍臣曰。天見彗

星。由朕之不德。政有虧失。是何妖也。虞世南對曰。昔

齊景公名杵臼。時彗星見。公問晏子。晏嬰也。晏子對曰。公

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

夫見彗星為公戒耳。景公懼而修德。後十六日而星

沒。作十六三。陛下若德政不修。雖麟鳳數見。數音朔。終是

無益。但使朝無闕政，百姓安樂。音雖有災變，何損於德。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太勿以太平漸久而自驕逸。若能終始如一，彗見未足為憂。太宗曰：吾之理國，良無景公之過。但朕年十八，便為經綸王業。便為之為北剪劉武周，西平薛舉，東擒竇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音降。海內又安。自謂古來英雄撥亂之主，無見及者。頗有自矜之意，此吾之過也。上天見變，良為是乎。秦始皇平六國，隋煬帝富有四海，既驕且逸，一朝而敗。吾亦何得自驕也。言念於此，不覺惕焉震懼。魏徵進曰：

臣聞自古帝王未有無災變者，但能修德，災變自銷。陛下因有天變，遂能戒懼，反覆思量，深自剋責，雖有此變，必不為災也。

唐氏仲友曰：世南對山壞蛇見大水，恐有冤獄，打繫亦未足以應天變矣。詩曰：維虺維蛇，女子之祥。唐之末，其兆先見於此。世南名博學，非不知此。顧太宗無女寵之溺，無迹可言。然獨不能援詩以居。說取證於漢靈晉惠乎。乃曰：蛇見山澤，適其所。又曰：世南論彗星，戒驕矜。此最中太宗之意。惜哉。
愚按：昔劉向五行傳，其失則其谷徵應說者，以為鑿。春秋所書災異傳者，亦推迹未來之事。應之說者，以為拘且妖由人興，天事恒象人君。惟當恐懼，省以銷其變，固難盡信。淫巫瞽史之所推測也。夫蛇虺固內蛇與外蛇，關於門之。

外。固不見為女禍也。唐高宗昏惑溺愛。遂啓女后專政。卒應大蛇之妖。彗所以除舊布新也。春秋之世。魯有星孛。齊有彗星。固不見有所除布也。唐武后肆其凶毒。幾易唐祚。卒應彗星之異。茲二者皆見於貞觀之八年。極盛之時也。天心仁愛。儆戒之意。早已見矣。天人之際。良可畏哉。

貞觀十一年大雨穀水溢衝洛城門入洛陽宮平地五尺毀宮寺十九所漂七百餘家太宗謂侍臣曰朕之不德皇天降災將由視聽弗明刑罰失度遂使陰陽舛謬雨水乖常矜物罪已載懷憂惕朕又何情獨甘滋味可令尚食令平聲尚食掌御膳之官斷肉料進蔬食文武百官各上封事極言得失中書侍郎岑文本上封事曰臣聞開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

易以鼓切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子聿切所以崇其基也今雖億兆乂安方隅寧謐音密既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戶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猶少覆燾之恩著矣而瘡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去聲是以古人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疎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以黑墳上聲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暫有征役則隨日凋耗凋耗既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充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孔安國曰

人以君為命故可愛君失道人叛之故可畏

孔安國釋虞書

之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

舟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為此也

為去聲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

為重下以億兆在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

聞過即改從諫如流為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

願神養性省遊畋之娛去奢從儉去上聲減工役之費

務靜方內而不求闢土載橐弓矢而不忘武備橐音

也凡此數者雖為國之恒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

昧惟願陛下思而不怠則至道之美與三五比隆三五

三皇五帝也億載之祚與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為妖史記

為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大戊懼問伊陟伊

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關歟帝其修德大

戊從之祥桑枯死而去龍蛇作孽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為不

孽之雉雉於鼎耳史記商紀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

丁從之殷道復興石言於晉地左傳昭公八年猶當

轉禍為福變災為祥況雨水之患雨水旱陰陽恒理

豈可謂天譴而繫聖心哉臣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

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輒陳狂瞽伏待斧鉞

太宗深納其言養當作食

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輒陳狂瞽伏待斧鉞

貴成湯所以反躬致戒也太宗之言雖未能一

出於誠。亦庶幾乎舜湯之遺意矣。惜乎岑文本之論。皆非所以戒其畏天憂民之心。而勉其側身修行之實也。其曰陰陽恒理。豈繫聖心。不幾於傲忽天戒乎。豈君臣相儆之道哉。

慎終第四十 凡七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假令內安。聲令平必有外擾。當今遠夷率服。百穀豐稔。盜賊不作。內外寧靜。此非朕一人之力。實由公等共相匡輔。然安不忘危。理不忘亂。雖知今日無事。亦須思其終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貴也。魏徵對曰。自古已來。元首股肱。不能備具。或時君稱聖。臣即不賢。或遇賢臣。即無聖主。今陛下明。所以致理。向若直有賢臣。而

君不思化。亦無所益。天下今雖太平。臣等猶未以為喜。惟願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耳。

愚按昔帝舜之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釋者謂舜之意。以人臣樂於趨事赴功。則人之君之治為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皋陶之意。以為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也。虞廷君臣之相與責難者如此。雍熙之治。所以為一人之可及也。太宗之告侍臣。謂當今太平。非言也。其帝舜作歌之意乎。魏徵之對。則曰。陛下聖明。所以致理。若有賢臣。而君不思化。亦猶無益。是猶皋陶勸陛下居安思危。又曰。今雖太平。臣未以為喜。惟願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亦猶皋陶戒舜之意也。太宗能責難於其君。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唐虞之責難於其君。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唐虞之

遺風焉。是故有唐之治。雖未能上齊時雍之美。而貞觀之盛。可謂三代而下之所罕見者矣。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人君為善者多不能

堅守其事。漢高祖泗上一亭長耳。長音初能拯危誅

暴。以成帝業。然更延十數年。縱逸之敗。亦不可保。何

以知之。孝惠為嫡嗣之重。溫恭仁孝。而高帝惑於愛

姬之子。欲行廢立。見師傳蕭何韓信功業既高。蕭既

妄繫。蕭何沛人。漢丞相。封鄼侯。嘗為民請曰。長安地

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苑。乃下何廷韓亦濫黜。黜

尉械繫數日。因王衛尉之言赦出之韓亦濫黜。黜

作誅韓信。淮陰人。佐漢高祖取天下。封楚王。有告信

此怨望。後復有言信反於呂后者。后令蕭自餘功臣

黜布之輩。懼而不安。至於反逆。黜布姓英名布。嘗坐

王。及韓信彭越之誅。陰聚兵候伺警急。中大夫賁君

臣父子之間。悖謬若此。豈非難保之明驗也。朕所以

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以自戒懼。用保其終

愚按太宗言漢祖創業之君。而廢嫡立庶。濫誅

功臣。斯言誠是也。太宗能保全功臣。無濫誅之

失。過漢高遠矣。然不能正承乾之惡。而於諸子

之定分。亦牽於愛。而有不能自克者。豈知人之

明而自知之蔽耶

貞觀九年。太宗謂公卿曰。朕端拱無為。四夷咸服。豈

朕一人之所致。實賴諸公之力耳。當思善始令終。永

固鴻業。子子孫孫。遞相輔翼。使豐功厚利。施於來葉。

見文之二

施平聲令數百年後聲平讀我國史鴻勳茂業繁然可

觀豈惟稱隆周炎漢及建武光武年號永平明帝年號故事而

已哉房玄齡因進曰陛下攝挹之志推功群下致理

昇平本關聖德臣下何力之有惟願陛下有始有卒

子聿切則天下永賴太宗又曰朕觀古先撥亂之主皆

年踰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舉兵年

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昇為天子此則武勝於古

也少從戎旅少去聲不暇讀書貞觀以來手不釋卷知

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行之數年天下大理而風移

俗變子孝臣忠此又文過於古也昔周秦已降戎狄

內侵今戎狄稽顙皆為臣妾此又懷遠勝古也此三

者朕何德以堪之既有此功業何得不善始慎終耶

愚按詩書所載聖君賢相之所以保治於雍熙

泰和之時者固幸功業之克成未嘗以功業而

自足也太宗謂欲使豐功厚利施於永久鴻勳

盛業繁然可觀不使後世惟稱隆周炎漢志則

高矣然炎漢可企而及也隆周豈止於若是哉

俾彼雲漢為章於天制之為禮樂布之為法度

此文王之文也不知太宗之所載戰干戈果能勝乎

無競維烈撫弱耆昧功成而載戰干戈果能勝乎

乎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華夏所謂武固不率

俾由是而慮此中國以綏四方此文武之懷遠

也不知太宗之功伐善意出於中心而善始慎終

後章魏徵之對則善矣

貞觀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讀書見前王善事皆
力行而不倦其所任用公輩數人誠以為賢然致理
比於三五之代猶為不逮何也魏徵對曰今四夷賓
服天下無事誠曠古所未有然自古帝王初即位者
皆欲勵精為政比迹於堯舜及其安樂也樂音洛則驕
奢放逸莫能終其善人臣初見任用者皆欲臣主濟
時追縱於稷契音洩及其富貴也則思苟全官爵莫能
盡其忠節若使君臣常無懈怠各保其終則天下無
憂不理自可超邁前古也太宗曰誠如卿言

愚按太宗致理不逮三五之言所以責難於其
臣也魏徵之對曲盡人君放逸之端人臣懷祿

之弊誠可為上下之箴蓋人君固在於慎終如
始而人臣尤當始終如一也嘗觀貞觀諸名臣
久於其位者雖於大節無所虧然於格非之道
無聞焉母乃以成功難居至理無盡始保其福
祿榮名歟耻君不及堯舜者何
如人哉魏徵之言厥有旨矣

貞觀十三年魏徵恐太宗不能克終儉約近歲頗好
奢縱好去聲後同上疏諫曰臣觀自古帝王受圖定鼎皆
欲傳之萬代貽厥孫謀故其垂拱巖廊布政天下其
語道也必先淳朴而抑浮華其論人也必貴忠良而
鄙邪佞言制度也則絕奢靡而崇儉約談物產也則
重穀帛而賤珍竒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
之後多反之而敗俗其故何哉豈不以居萬乘之尊

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已逆。所為而人必從。公道溺於私情。禮節虧於嗜欲。故也。語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所言信矣。伏惟陛下：羊甫弱冠，去聲大拯橫流，橫去聲削平區宇，肇開帝業。貞觀之初，時方克壯，抑損嗜欲，躬行節儉，內外康寧，遂臻至治。論功則湯武不足方，語德則堯舜未為遠。臣自擢居左右，十有餘年，每侍帷幄，屢奉明旨，常許仁義之道，守之而不失，儉約之志，終始而不渝。一言興邦，斯之謂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頃年已來，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漸不克終。謹以所聞，列之如左。陛下貞觀之

初，無為無欲，清靜之化，遠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墜。聽言則遠，超於上聖。論事則未踰於中主。何以言之？漢文、晉武，俱非上哲。漢文辭千里之馬，漢文帝時有馱千里馬者，詔還其馬，與道里費。晉武焚雉頭之裘，晉武帝時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以奇技異服，典禮所禁，焚之于殿前。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外。取恠於道路，見輕於戎狄。此其漸不克終一也。昔子貢問理人於孔子，孔子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遵之，則吾讎也。若何其無畏？」家語之辭故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為人上者，柰何不敬？書五子之歌陛下貞觀之始，視人如傷，恤其勤

勞愛民猶子每存簡約無所營為頃年已來意在奢
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
則易使易以改後同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音洛後同而
致傾敗者也何有逆畏其驕逸而故欲勞役者哉恐
非興邦之至言豈安人之長筭此其漸不克終二也
陛下貞觀之初損己以利物至於今日縱欲以勞人
卑儉之迹歲改驕侈之情日異雖憂人之言不絕於
口而樂身之事實切於心或時欲有所營慮人致諫
乃云若不為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復爭讀曰諍
此直意在杜諫者之口豈曰擇善而行者乎此其漸

不克終三也立身成敗在於所染蘭芷鮑魚家語與
之俱化慎乎所習不可不思陛下貞觀之初砥礪名
節不私於物唯善是與親愛君子踈斥小人今則不
然輕褻小人褻音泄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遠之音遠
援後同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
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則不問而自踈問去聲後同不見其
非則有時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踈遠君子
豈興邦之義此其漸不克終四也書曰不作無益害
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人乃足犬馬非其土
性不畜許六切珍禽奇獸弗育於國周書旅葵之辭陛下貞觀

之初動遵堯舜捐金抵璧反朴還淳頃年以來好尚
奇異好去聲後同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玩之作無時能
止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朴未之有也未作滋興而求
豐實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漸不克終五也貞觀
之初求賢如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恒恐
不及近歲已來由心好惡鳥去聲或衆善舉而用之或
一人毀而去棄之或積年任而用之或一朝疑而遠之夫
行有素履夫音扶去聲後同行事有成跡所毀之人未必可信
於所舉積年之行不應頓失於一朝應平聲朝音昭君子之
懷蹈仁義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讒佞以為身謀陛

下不審察其根源而輕為之臧否部音是使守道者
日踈千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莫能盡力此其漸
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視事惟清靜心
無嗜慾內除畢弋之物畢網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外絕畋獵之
源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夏書太康盤遊無度畋于
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或過三驅之禮遂使盤遊之娛見譏於百
姓鷹犬之貢遠及於四夷或時教習之處道路遙遠
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為歡莫慮不虞之變事
之不測其可救乎此其漸不克終七也孔子曰君使
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孔子對魯定公之辭然則君之待臣義不

可薄。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達。咸思竭力，心無所隱。頃年已來，多所忽略。或外官充使去聲奏事入朝，思覩闕庭，將陳所見，欲言則顏色不接，欲請又恩禮不加。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聰辯之略，莫能申其忠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難乎。此其漸不克終八也。傲不可長，欲不可縱。長音後樂不可極，志不可滿。禮曲禮篇之辭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賢以為深誠。陛下貞觀之初，孜孜不怠，屈己從人。恒若不足。頃年已來，微有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為，皆

取遂意。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無厭倦。雖未全妨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此樂將極也。率土乂安，四夷款服。仍遠勞士馬，問罪遐裔。此志將滿也。親狎者阿旨，而不肯言。踈遠者畏威而莫敢諫。積而不已，將虧聖德。此其漸不克終九也。昔陶唐成湯之時，非無災患，而稱其聖德者，以其有始有終，無為無欲。遇災則極其憂勤，時安則不驕不逸。故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携負老幼，來往數千。曾無一戶逃亡。一人怨苦。此誠由識陛下矜育之懷，所以至死無攜貳。頃年已來，疲

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之徒下日悉留和
雇正兵之輩上番多別驅使和市之物不絕於鄉間
迺送之夫相繼於道路既有所弊易為驚擾脫因水
旱穀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此其
漸不克終十也臣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人無釁焉
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統天御寓十有三年道洽寰中
威加海外年穀豐稔禮教聿興比屋踰於可封比音鼻
菽粟同於水火暨乎今歲天災流行炎氣致旱乃遠
被於郡國凶醜作孽忽近起於轂下夫天何言哉垂
象示誠斯誠陛下驚懼之辰憂勤之日也若見誠而

懼擇善而從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湯之罪已前王所
以致理者勤而行之今時所以敗德者思而改之與
物更新更平聲易人視聽則寶祚無疆普天幸甚何禍
敗之有乎然則社稷安危國家理亂在於一人而已
當今太平之基既崇極天之峻九仞之積猶虧一篲
之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篲言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也千載休期時難再
得明主可為而不為微臣所以鬱結而長歎者也臣
誠愚鄙不達事機略舉所見十條輒以上聞聖聽伏
願陛下採臣狂瞽之言參以芻蕘之議冀千慮一得
袞職有補詩大雅烝民之篇曰袞職有補則死日生年甘從

斧鉞疏奏。太宗謂徵曰：人臣事主，順旨甚易，忤情尤難。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論思獻納。朕今聞過能改，庶幾克終善事。幾平聲若違此言，更何顏與公相見？復欲何方以理天下？自得公疏，反覆研尋，深覺詞強理直。遂列為屏障，朝夕瞻仰。又錄付史司，冀千載之下，識君臣之義。乃賜徵黃金十斤，廐馬二疋。按史傳十三年

社率作亂。雲陽石然自冬至五月不雨。故徵上此疏。

唐氏仲友曰：人君善否之分，其始毫釐，其末千里。論太宗貞觀初之所為，皆可以為三代之令主。至漸不克終，則九三代之辟王。其極至於亂者，不過乎此。可不畏哉？徵有憂之，極言至論，數其十漸。有伊傳周召戒其君，大禹訓其後世之意，非慮之至忠之盡安能及此。使太宗聞過願改，以終善道。以至

保貞觀之隆，奇髣髴乎三代之令主。皆徵力也。史以三代遺直許徵於十漸見之。葉氏適曰：太宗聞十漸之戒，令錄付史官，使萬世知有君臣之義。至徵錄前後諫爭語於史官，帝鄰不說。夫十漸之戒，徵之所錄，多不過此。而太宗在說。何也？蓋錄在徵，則天下惟知徵之能諫。若錄在太宗，則天下將不止此。太宗能聽諫，且知太宗眷眷不忘之意。凡此皆太宗好聽諫之名處。愚按魏徵之初，如此其善。近歲以來，如此其未善。其善也，可以為三代之令主。其未善也，無異於後世之辟王。何太宗一人之身，始終之相遠如此哉？蓋其始之善者，天資之過人也。終之初善者，學力之不繼也。昔者周公之成王，即位之初，有感於二叔之言，不能明周公之德。迺天資之美，有不能如太宗者矣。及其終也，敬迺天威，無敢昏逾。至於死生之際，炯然不亂。此豈太宗之所及哉？愚然於後，知周公輔導之功，為不可及。而魏徵格君之道，猶有所不足也。嗚呼！以太宗之聰明，猶不能保其終。而况天資之未逮者，其可不

學學而務學也哉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平定天下朕雖有其事守之失圖功業亦復難保秦始皇初亦平六國據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實可為誠公等宜念公忘私則榮名高位可以克終其美魏徵對曰臣聞之戰勝易以守勝難陛下深思遠慮安不忘危功業既彰德教復洽恒以此為政宗社無由傾敗矣

范氏祖禹曰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又曰無輕民事惟難孔子曰為君難夫知所難而後可以為難則其易也將至矣太宗知其難也將至矣君能以難則其易也將至矣太宗知其難也將至矣君能以難則其易也將至矣太宗知其難也將至矣

愚按魏徵之言於太宗凡三告以守天下之難矣居安忘危之言始終弗渝其憂治危明之心為何如哉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徵之謂也

貞觀十六年太宗問魏徵曰觀近古帝王有傳位十代者有一代兩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朕所以常懷憂懼或恐撫養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驕逸喜怒過度然不自知卿可為朕言之為去聲當以為楷則徵對曰嗜慾喜怒之情賢愚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愚者縱之多至失所陛下聖德玄遠居安思危伏願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終之美則萬代永賴

愚按太宗問運祚長短之殊魏徵對以自制克終之美其論可謂的矣然嘗論之古昔聖賢著

書立言。其托始終之際。皆有深意。吳氏之著。是
編也。始之以太宗問魏徵。正身之道。終之以魏
徵對太宗。克終之言。其意之所存。雖不可知。以
事實攷之。則二者皆太宗之所納。諫任賢而太
宗削除禍亂。寬仁而愛人。屈己而納諫。任賢而
能恭儉節用。寬仁而愛人。屈己而納諫。任賢而
而僅有者也。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皆
有慚德。豈非正身之道。有所不足歟。太宗能納
諫矣。而晚年有什碑之失。能慎刑矣。而晚年有
君羨之誅。能息兵矣。復有高麗西域之師。能節
用矣。復有飛山翠微之作。豈非克終之道。有所
不足歟。合二者而論之。則太宗所以不能克終
者。由其不能正身也。然則吳氏之
書。豈非始言其本而終言其效歟。

貞觀政要卷第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